景印摛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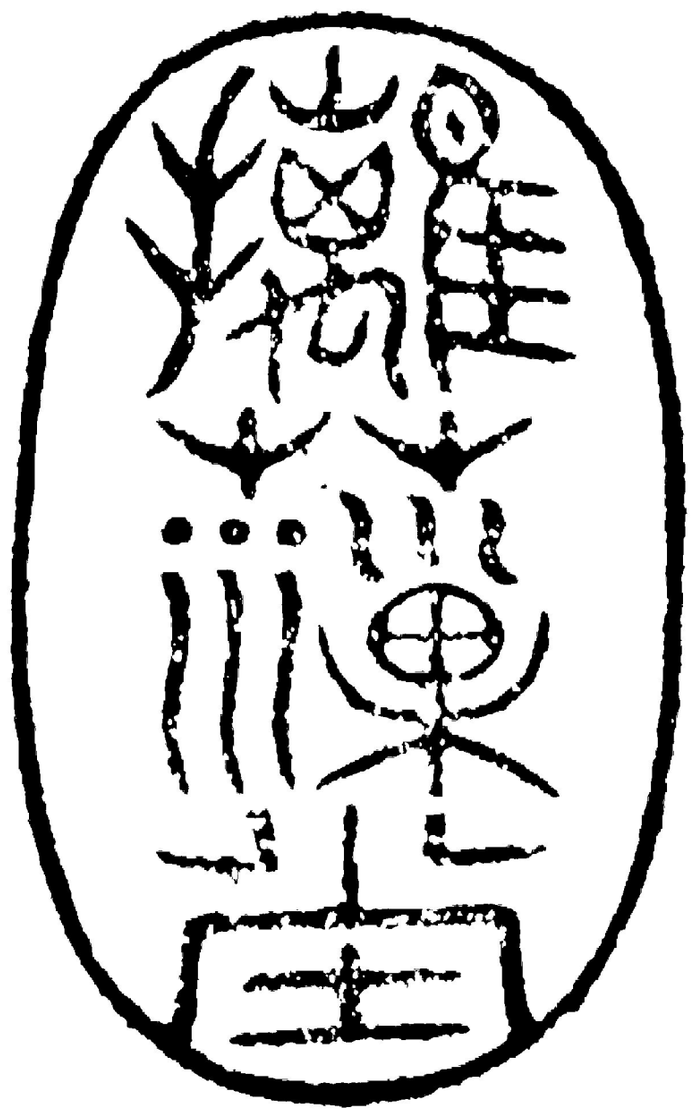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三〇册

別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臨川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	卷六十九至卷一百	三七七一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　宋文同撰	卷一至卷四十	三七七一二九二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七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禄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閔習

禄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禄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禄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禄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禄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
別之下而庇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罷
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
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
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
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
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
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
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善教者
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
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
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
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
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

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
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
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詰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
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
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
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
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
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
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
善教者洽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
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
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
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治鱗介乎一失其制脫
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
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詰戒不足以
為教乎曰法令詰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

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曰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

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斡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衆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浮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

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

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偏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大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

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焉為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實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為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

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燕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綏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廣求為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扈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為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他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閎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為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為制所謂積之消消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偽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向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

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
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為奉養若此之麗而
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
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
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鄙之行成
貪鄙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
聲尚陵逼者為時宜守檢押者為鄙野節義之民少兼
幷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
夫人之為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
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
崖破岩之水原自消消千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
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
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為
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
業之無用而又為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
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鞏轂之內治而天下不
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
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
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
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
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
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
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
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
習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八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雜著

使醫

汴說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義見於春秋傳以為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也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

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

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為也賢不肖吾所為也吾所為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為者吾獨慣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矣率於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

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為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為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為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睨汴之術士菩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名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為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為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為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論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為便於古義實為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歛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

之間而不知與之為取之過也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絶於道路也既罷搉之之法則凡此之為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為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闕市之入自足佯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為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為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為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搉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歛之臣務以求利為功而不知與之為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為人父而搉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為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鐃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鐃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鐃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鐃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租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負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搉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為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

既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窖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己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己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殽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己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己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為二等新好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不堪賣遂轉鬻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欽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為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為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又為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為欽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斃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刻刷殆無

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摠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

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六百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為仙人之麒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高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為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為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

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為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名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己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為己功烏在其為堯禹也又以為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二

問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為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令天下困敝不革其為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為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為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為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為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

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賜若狂常雨若
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
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
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
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
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

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
此邪宋之為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
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為王者未制作用先王
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
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吕刑所謂三后恊功于民乃堯
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
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
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
民而為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

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
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黄帝獨曰黄帝可也於堯舜曰堯
曰舜可也蕪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為解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
武之仁聖而以當祭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
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為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為牧蓋鉅萬頃外則棄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九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雜著

先大夫述并集序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許氏世譜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書瑞新道人壁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讀江南録

書李文公集後

書刺客傳後

孔子世家議

書洪範傳後

題張忠定書
題燕華仙傳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與妙應大師說
題旁詩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邪即與校至府門效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令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為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摘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為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為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惟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效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詔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

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為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天鳴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埶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為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扳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强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為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橐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為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癁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荊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

郡守生允為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為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穴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庶子懋生亨為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圖師欽寂欽明其後也

圉師紹少子寛博有器幹别自封平恩男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為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説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為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為庾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狥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

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為將而親為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羇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中黄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黄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為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逖迥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垍為進士逖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為

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為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酇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為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為嫁其女如已子有子五人恂黄州録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為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

士癸運判官七年遂為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迴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為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為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為太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皐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邻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

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

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輜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

讀江南録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

實録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説周武王克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録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子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辠屏何也予甚怪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辠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説及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過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

以為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自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

2752429

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敢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愧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為傳亦辯麗可喜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為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塵說無量義然匆匆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密為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良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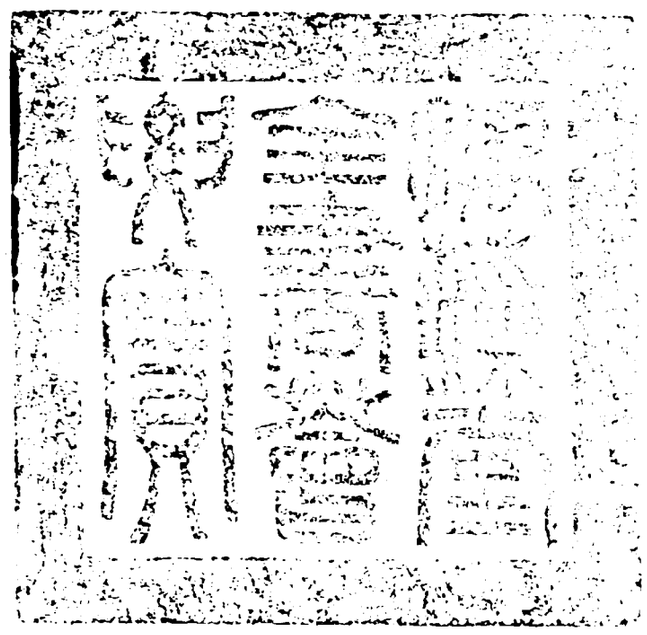
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而知子又何足
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
欲歸巖下宿為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
云絶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一

謹案卷六十九第十四頁前三行於燕獨以然者
刊本燕訛秦據別本改
卷七十一第六頁前三行其後見經者四國刊本
國訛目據宋文鑑改
第七頁後二行平原太守刊本守訛子據別本改
第九頁前七行俞兩子均垣為進士刊本脫垣字
據宋文鑑增
第十六頁後八行太史公敘帝王刊本敘訛叙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甄輔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二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書

答韓求仁書

答龔深父書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答王深父書三

與王深父書二

答劉讀秀才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畧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兎罝之人遠

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

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東新而後東楚忽之揚之水先東楚而後東新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禍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閟宮雖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為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

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辠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辠悔以迄于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廓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廓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為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楊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吾之所弃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

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書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

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為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舉行也以為舉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無統四體者其肖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夫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已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

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為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為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為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為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為雄幾可以无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為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為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為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

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為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為無道以無吉德為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為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為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為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惓惓也凡此皆略為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荅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父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殊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為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為悅者則以不容為戚安吾社稷為悅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某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自正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謂大人者豈顧無

大器者蓋孟子所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無為怒也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我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詬讒此其所以為不省而得罪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絶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辜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辜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為明知者又以為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為言某乃異於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為多乎工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為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為何如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為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為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

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為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為如此而可以無辠固夫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為辠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為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為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饑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為勤幸甚幸甚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曰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為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臨川文集卷七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書

答徐絳書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答呂吉甫書

與王子醇書四

與趙卨書

回蘇子瞻簡

與陳和叔內翰簡

答許朝議書

答蔡天啓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答曾子固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為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為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為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為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為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如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焉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為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為之不已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

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詬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詬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

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强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

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

不可過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為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攻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某荼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為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為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為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為一切之計亦宜勿際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為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吾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蓁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恤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

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為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强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為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即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遥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為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為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為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為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氊也誠能使屬羌為我用則非特無内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為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為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為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遥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國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内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宂費理財穀為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埸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揺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

惓惓唯為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鳥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偪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偪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偪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旨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為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賜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為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叙不宣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泫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為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恐尺思一相見情何有

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書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優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永合此而成自衆生為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見此此即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即會晤為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為書

與蔡政王禹玉書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特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為開陳使得發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見留以重某通慢之罪也區區之悃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聖訓徜徨踧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靡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通慢之誅欲及皐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為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為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為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

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
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
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
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
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
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
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
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
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
去取故異學無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
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為尚可以異學亂之
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
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苦
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臨川文集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七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書

上相府書

上富相公書

上曾參政書

上執政書

上歐陽永叔書四

與劉原父書

答吳孝宗書二

答錢公輔學士書

答崔伯易書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與吳特起書

與曾子山書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二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為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賤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宗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裹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殞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篔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為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為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

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寒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禄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斁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悦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産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禄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禄而居則無常産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

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閤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忮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閤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為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為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為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閑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為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為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

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為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紱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為也偷假歲月饕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為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閉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舉退無所託其

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蓐瞽
昏瞶侏儒蘧篨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
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
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
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
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

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
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
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
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為其貧也使之有屋廬
而多祿廩為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
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
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
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
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
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為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
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
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
比之向時為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
年籍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
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私急固辭竊度
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既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
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
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
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
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
私計為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

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之尊亡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為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遠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為學者師法惟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尚紛冗故修

啓不奉伏惟幸察閤下以道德為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尚惟攄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辠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棄知遇特深違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奬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為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潦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

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為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騖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為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答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為之柰何某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予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為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為者唯揚雄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

自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尚有欲為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為書博矣所欲為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為才不及子貢而於子貢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為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丈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丈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丈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

子惟順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不得脩報以為到高郵即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為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為銘最為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為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為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萃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為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

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巾幗永以為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剌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皋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録貶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絶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幗永以為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為人慎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戀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皋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吴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吴師禮浙人也有文學節行欲為逢原壻彼極多人欲壻之而慕逢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鍾為人不妄吴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逝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為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呶呶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為難沉州縣之勢固已相遼郡若推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吴司録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為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為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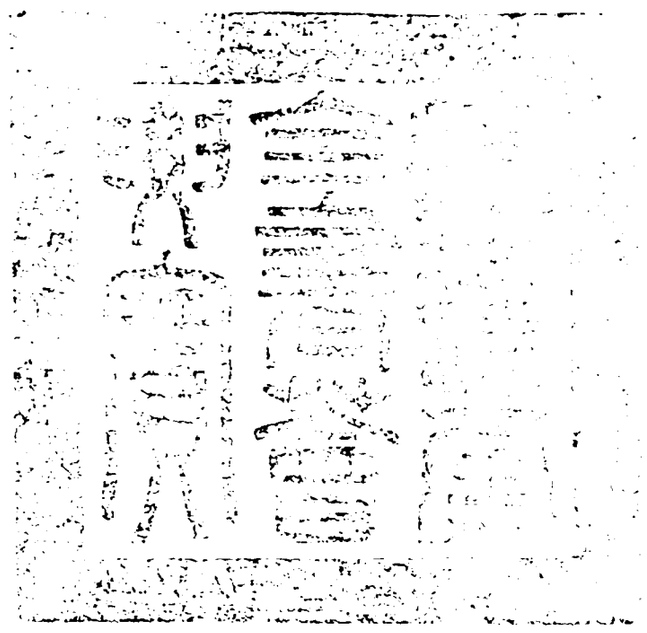
其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為過當皆不足信其此深察其所為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絶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為贍足雖然不應舉以其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

臨川文集卷七十四

謹案卷七十二第四頁前七行胡臭亶時刊本胡訛故今改

卷七十三第十一頁後一行抗兵相加愛者勝矣刊本愛訛哀據唐宋文醇改

卷七十四第七頁後六行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刊本恕訛怒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甄輔廷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三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五 宋 王安石 撰

書

與王逢原書七

與劉元忠待制書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答黎檢正書

與丁元珍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與馬運判書

答王伯虎書

答段縫書

答姚闢書

答李參書

答史諷書

上邵學士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閒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閲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泪墨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感也感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子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借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喻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刑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瀆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為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勿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皋鬱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為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為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

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澗朝廷
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辜鬱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脫
足下安以為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
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為當如何施
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
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
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為惠
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
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
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方力求
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
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
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
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
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
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
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濶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
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
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
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潦為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昏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
歸之思爾上聰明日隆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
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
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
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為解釋

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録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間自愛

答黎檢正書　侁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為士之所尚者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為道唯天下之英材為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為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尚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即見為恨嚮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詢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為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為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為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為舉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兒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舉則某何敢解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為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為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邂從者為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閤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鄭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

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為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為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懽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曆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閤下比奉書即蒙寵荅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閤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閭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閤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惠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踊以謂宜料幾兵之鴈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為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荅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
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已不害人而已不辱已
所以為有義不害人所以為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
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
人君子之所不為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
復從容為左右道之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

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
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怪
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
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
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
家事鉥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
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
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舉之也宜足下深攻之
也於舉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
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
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
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
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
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
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
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
固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
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
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
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
詡詡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詬其困
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
詡詡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
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

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絶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為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絶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其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

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為何如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飣人以壯者之食而强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為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

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為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為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絶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温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堕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茂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堕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將邵之名各齊驅並騖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兹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四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書

上田正言書二

謝張學士書

荅李秀才書

荅孫長倩書

上杜學士書

與孫莘老書

上徐兵部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上郎侍郎書二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奬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

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猥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瘉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猥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辭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無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

否則君子撝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為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無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為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奬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為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為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已為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為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阻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為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

其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稱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為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煒煒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為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為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庳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禄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禄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謦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為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為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

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及信猥事深恩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為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為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為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為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臧直以為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為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掾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臧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臧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

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緜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滿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遲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為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貴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為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為國自壽迓休福某此月

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為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閤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閤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絶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所謀謨伏惟為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閤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閤下非故為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閤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瞻日引久而闕然不即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為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為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憃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閤

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絶之罪者也然閤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顦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叙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閤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為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為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蹙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絶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詢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隷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究墨之賜丈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

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縱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艘戶使不得成其業艘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也鄞於州為大邑其為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為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輒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閭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閭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閭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閭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閭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為閭下惜此也在閭下之勢

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為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宜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閤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閤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

上淅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敢造辭以竊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為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為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奬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為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為善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五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七

宋 王安石 撰

書

上張太博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答孫元規大資書

答孫少述書

答王該祕校書二

答張幾書

答楊忱書

答陳柅書

答余京書

答王景山書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為無間大之為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憮然欲出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為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為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既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為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某蔇昧淺薄不知所以為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覩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璜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級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欻然以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姻舊故有狼

疾馬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樞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詩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詩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其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為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實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

兄乃板其辭以為貶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煥然而推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衆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當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秘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予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連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為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爨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為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俟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為解矣某甚重

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為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為火所燔為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縕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為君臣之師則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為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為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

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閭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莊然不知其為媿且恐也伏惟閭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閭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昧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閭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為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為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為朱先生叙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為之柰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怍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祕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官為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為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

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予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為貧之仕為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為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為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為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為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為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為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為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為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

似邪大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其為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為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為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柅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為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

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為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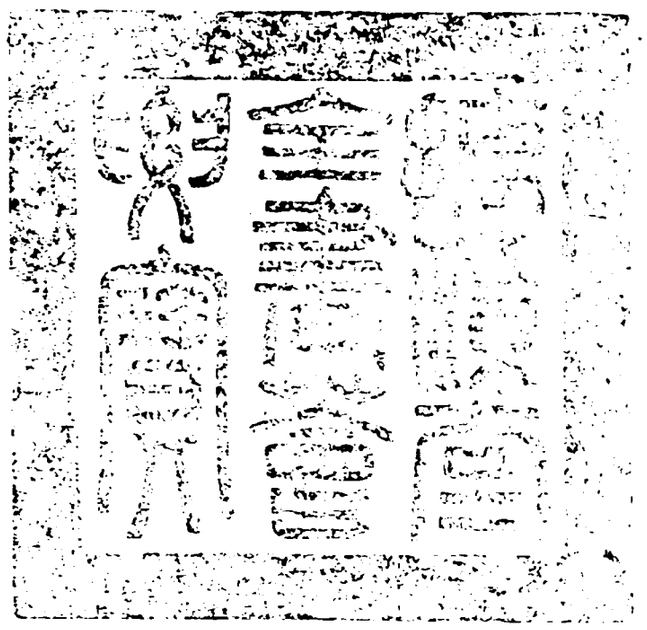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王景山書

其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
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
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
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為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
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面惠賜之又語以見
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
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
江南士大夫為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
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偏識安知無有道與藝
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
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
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
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臨川文集卷七十七

謹案卷七十六第二頁後一行願陛下行之刊本
欽行字據唐宋文醇補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八至八十

臨川文集卷七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書

答郟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修撰書 復主

與徐賢良書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

與樓郁教授書

答王逢原書

答王致先生書

回丈太尉書

回元少保書二
答范峋提刑書二
答孫莘老書
答俞秀老書
答宋保國書
答熊伯通書二
答蔣穎叔書
答郟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今感
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
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
此秖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
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
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愒而痞喘稍瘳即若
督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為時自愛勉建功業
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牆浸彌年月悵悵鄉往豈可勝言
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衙校
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
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為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　久遠言侍豈勝瞻仰
山川阻闊修問曠疎窺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慶新
正伏冀為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懷
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
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無
緣追路且為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叙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為恨更煩專使貶
以好音宣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
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
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悃悃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
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為道悃
悃也

與李修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為恨忽復改歲豈勝思
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
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
衰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
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
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
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
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也
某不為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
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
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
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
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進其
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祕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怍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為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雞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鵬已領得感怍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為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閭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卹在力行之而已不知卹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為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為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奬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

之於後自已為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為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緝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

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為之柰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為不可耳更裁之黃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閤下治行自為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已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蠶麩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為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

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為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答王致先生書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奬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為仁矣他留面陳忽忽不謹

回丈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 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為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鄉叙感日詶營從之東馳布悃幅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為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輿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閒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悃悃也程公闢想日得從容也

答范峋提刑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膽晤又重以喜餘非面叙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悵悵冒涉方遠冀良食

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叙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愒餘非面叙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聞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為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親墓不獲追送瞻傃旌旆重增悵恐唯冀為時自重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淮濵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悵悵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為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為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絶故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為水水不可以為地地不可以為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着爾若了

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陀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七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啓

賀韓魏公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留守王太尉啓

賀致仕趙少保啓

賀呂參政啓

回謝王參政啓

賀章參政啓

免參政上兩府啓

荅高麗國王啓

罷相出鎮回謝啓

謝皇親叔敖啓

賀韓史館相公啓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回王參政免啓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回曾簽書免啓
上執政辭僕射啓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回謝舍人啓
回韓相公啓
回丈侍中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
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
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
揔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
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
荒迷慈聖以謙沖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
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
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
方嵬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某久叨庇賴
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
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
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丈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㦷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
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
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

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
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
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
美爰田衍食旧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
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洎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
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
事樞勲庸已著於三朝寵禄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
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眄永言感戢實被
悃悰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奬者明肇建節旄再司管鑰匪周邦之獨
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
華問既大寵禄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間季友
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衮之歸豈晚某舊
蒙識拔尚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為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
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
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
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宜獨後思爾瞻
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

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
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
必受遥辭詭行雪見睨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
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
之重宜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
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緝敷告庶位交忻歷選迂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予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樞膺休顯允屬者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孚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爵單最稱眷旧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為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湮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末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為云胡不喜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綸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已不遑切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疎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吞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賡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啓

伏以畿疆阻闊覿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旟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獻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

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紓符被歸責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敖啓

此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聲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叙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効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某久曠舊恩尚竊榮禄以承流而自効知馳義之所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伏審升拜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早與朋游實先慶忭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驩隆名於四海大忠無佛常深簡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早與朋游實先慶忭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驩隆名於四海大忠無佛常深簡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瘝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上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夙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剡章上奏辭寵更堅惟祇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勳乃稱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更叨於殊奬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成義惟兼濟特借末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任揔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塵事任叅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效久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冀辨章之地方蒙曲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怜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寔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綍之恩遂膺顯服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自翱翔於朝路寶熠耀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未皇贊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祇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惘然汗顏俯以拜賜其為感戢實倍悁悰

回丈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敏著三朝之茂烈為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恕尚屈謙虛況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沖守以對茂恩

臨川文集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百六十八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　宋　王安石　撰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丈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圖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謝夏噩察推啓

荅交代張廷訊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荅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上韓太尉狀

荅程公闢議親書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社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疴阻於稱壽瞻瞻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寖長惟勲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顧叙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桑麻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叙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為聞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贍馳頌願倍百等叟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奬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為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遊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為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路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悚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毋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為貧直鎛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

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為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

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庇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汔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

當遠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為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恫愊發中臨啓怔忪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為國自愛副人所瞻

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相仍顧勝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脆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侯某早煩教育晚出藪延方茲辨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為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為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慚遑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儁偉天子之旰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尚幸仁明儻存哀恕縻身於此望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忭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書辭報荅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衔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儁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襄陞之寵倚立以須

謝夏噩察推啓

伏惟為上自願副人所望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汝名異等以財自稱為議所歸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貶華牋窺覿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

謝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邇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殘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疎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翁艴取道阻長緊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長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為雅故夫何竿牘之問乃後門闌之厭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興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先人是為雅故夫何竿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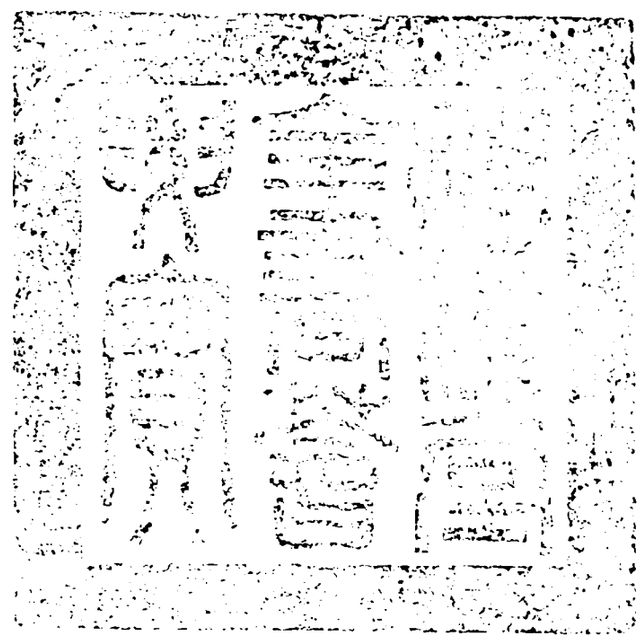
地殊南北勢隔毘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幕府文
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
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
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
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
否深慙固陋有玷奬成將次郊闕即趨牆屏其為感喜
豈易談言

答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賕
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逑之首
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占既吉
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
館俯愧衰宗榮幸所蕪敷陳疇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
謹狀

臨川文集卷八十

謹案卷八十第五頁後六行然奮功朝路刊本路訛露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一至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九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啟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啟

賀慶州杜待制啟

賀運使轉官啟

賀鈐轄柴太保啟

賀知縣啟

上宋相公啟

上集賢相公啟

上梅戶部啟

上杭州范資政啟

上江寧府王龍圖啟

上泉州畢少卿啟

上信州知郡大諫啟

上明州王司封啟

上運使孫司諫啟
上發運副使啟
上李仲偃運使啟
上通判啟
謝范資政啟
謝知州啟
謝隣郡通判啟
謝葛源郎中啟
謝林中舍啟
謝徐祕校啟
謝林肇長官啟
荅林中舍啟二
荅定海知縣啟
荅戚郎中啟
與交代趙中舍啟
與張護戎啟
與譚主簿啟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啟
謝王供奉啟
荅馬太傅啟二
荅沈屯田啟
荅陳推官啟

賀集賢相公啟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啟代人作
荅福州知府學士啟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啟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啟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啟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啟
上樞密王尚書啟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

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詢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為國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齎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啟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按部聳羣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覲佇參駿嗟以協具瞻壯律方嚴冲真尚遠希上為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啟

躋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祕延閣剸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庶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袞之榮某側聞詒聲阻隨賓慶贍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啟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豐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強濟出天媚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屬閫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啟

先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庶尹良增欣抃恭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

自歷煩任罄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啟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為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勝書而寵荅優為禮貌略去等夷繄奬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伏況某官

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為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嵓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踈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未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啟

為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衮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祲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氣為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叅鬷嘏旋屬圜虛耀狼角之色狂冦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燀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冶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

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為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啟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奥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膴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轓問俗訪山

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
瞻屬臨懷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啟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
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縉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
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
牢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
麻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
間闊恢台貴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啟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贄見之儀承之
一涯彌闊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鋟畫
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
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與使臺峻右
陝之邦均逸方城為國巨屏帝暉温睟召還即對於清
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尚遥伏
希上為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啟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揭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為陰想价
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鋟畫清
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庶深出相衮之名
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
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
規光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早飛已
甘心於枚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尚遥堂下之趨

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啟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為仰庭角之姿何嘗贄見敢謂玉
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貢塵容過形謙柄外惟榮佩
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絶俗之器敷揚大
業陟降泰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獲天邑具瞻
表則之材屬邪正之豪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

福於民鄰鴈廳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為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啟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茫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啟

近者承顏使廒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顧賦材之鄙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為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為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啟

海濱重複天韻闊踈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惟某官材為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寖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届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啟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寮之愚敢叛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畚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為愛已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泛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

副人所瞻

上通判啟

颺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范於公材欣扑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啟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

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衮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
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
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還
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夙荷
於揄揚立鯉聿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啟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
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為歲恭惟布宣善
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
之世躋陛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
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為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
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啟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
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獎以謙辭惟茲感銘其
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襄以遷可拱而俟仰惟
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啟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
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
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
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懼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
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乎
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襄升之
寵日月以須唯慈憃愚其卒茫賴伏惟為道自愛副人
所瞻

謝林中舍啟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之
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
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
存之教曲加奬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
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顛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

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啟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奬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為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啟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愊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啟二

幸隣封畛叨綴戚姻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措陳不既

答定海知縣啟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悰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願良副所望

答戚郎中啟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啟

竊以璿璣工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衮輔成欽四鄰之基
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
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欝為時棟雍
容禁署嘗密賛於睿謀恭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
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
甸為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
慶抃率同俯念空踈夙叨存記綰縣章而祇役望君幄
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啟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侯人善政可
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啟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
激懽悰

與譚主簿啟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聿循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
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斂板即
趨於前屏瞻望塵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啟

近持帨幅進叩高明荷温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
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啟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疎賤將底高明敢圖恩私先
賜教督感竦之極數言曷殫

答馬太傳啟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
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詣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慰至
深叙陳不既

答沈屯田啟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咸云郁沐物且長贏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愜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啟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觀以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啟 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溫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唏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為異數允答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叙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為儀寖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啟 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臺仕逮濬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懋惟徽數允合膚公命布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逖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答福州知府學士啟 代人作

某啟辭闕義風累更元歷雖疆城之相比愧緘疏之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知悚某官鄉材修固國器方廣登步本朝汪翔盛問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啟 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業

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之館方指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籲俊熙天即頒寬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寢為俗吏瞻牓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贊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啟　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叅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韋平之系冑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端蹤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全責欽若壯猷興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緊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今具美與古無徽某夙附末光雅

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目安佔宿邸之移文翌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啟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恩賜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伎猥塵華選冒榮之辱撫已而慙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為盛忻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嶷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疇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而賤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員冠方屢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為養偃首干進斬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毗遂負書而應令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試殊庭僅成骫骳之談誓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輩試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

厚兼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
妍惡曲成其量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
路敢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
之守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汚廉
潔之尚庶期盡益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文集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記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

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侯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柰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敢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益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忤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

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焼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益上失其政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愚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鳴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説莫若使諸儒舍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令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處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益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益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心服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譏者益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

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鑾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

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户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捄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復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績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俟之為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俟之庭願興學

以稱侯意侯為相地遷之為屋百間為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為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益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為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為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為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餔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貴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為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為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為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

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工之法而苟欲為古之所為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

盖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救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

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

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謷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為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宇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為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為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役之勞遂不踰

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是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

者也通塗川沿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為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曾為之而曾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子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始終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歷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敺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為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壯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八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楊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碑契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廬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晡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歷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

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益為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墓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謻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工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令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

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産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止發土得泓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為二池池各有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焚善端請名余為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

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杇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益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

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為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

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為然而全之為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焉予為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歷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為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慨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塔

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望遠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為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為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為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為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為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

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為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為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為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為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為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

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為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蹲若踞若伏若鶩為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為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為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為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為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益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狥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盖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為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為我强記之乎善因者盖常為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

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鐫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為堂庖廡已又為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遊

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又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為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軒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軒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

巫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歷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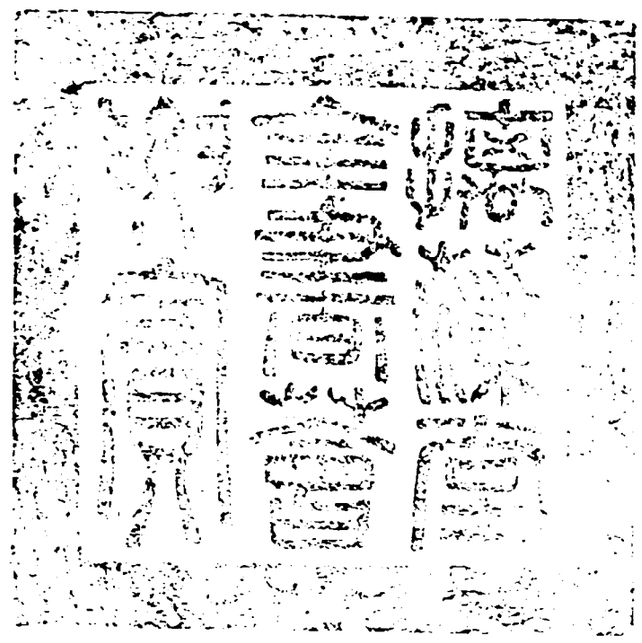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岸皆在其門户牖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

臨川文集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至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二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樂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益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徵言與

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益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績 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于雩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又區區所聞承之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益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泰集序

新泰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虢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姻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

其蒙為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為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黔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為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録其忠賢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為朝廷惜也公所為文莊厲謹潔類其為人而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家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址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為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泰之如皐簿某為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皐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為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為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豁其心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為之曰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闕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曒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猶馬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

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勑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為君子所取故悉録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詮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

上下誄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昫昫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誄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誄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誄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庞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于彦博也彦博字文叔為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

慶歷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竞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賢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遇儒耗其千金之産卒無就邑豪以為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

臨川文集卷八十五　宋　王安石　撰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頼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韋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實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禄養具美阮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隕以薦食酒

祭范頼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

與良稚子歌呼赫赫之炎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
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
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
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
營躬外吏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
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
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
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
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
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
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
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吏于朝士變
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
外身也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既
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弊絺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孰埋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令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永言萬里不往而留涕
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
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頹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
黧馘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
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
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名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為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
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
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禭缺無以缺祭又不時獨
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
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為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乘離詭駮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亾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為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爛彪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駉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其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昨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為世臣熙耀家邦方奮厥閒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殞祇薦羞酹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嶕嶢始逢君之執鞅屢顧我而回鑣逮揚于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于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

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出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莫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詣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我勤我急難相見悲歡去歲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笑語有如一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庭維君家行昔屈指數日待君歸餘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為時能吏剸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慰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已無憀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禒死賻存

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
奠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疇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問不
再行豈曰忘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曾幾何
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假棺前縻不可奔
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
喪且暮纔命使人薄進蘋藻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修身身修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
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
豁豁不置牆惟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
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
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
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酹公以文以配銘

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

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
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
屯又從蹠之使以蹲死豈伊人尤天實為此有棄彼石
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
馳我哀不在酹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
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俾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
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
辭以侑乎酹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為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
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
發論使權彊兮縈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
盍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啟夕豈獨愁兮吾儕隱多聞兮
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魄魄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為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為之流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

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文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四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束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祭吳侍中沖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娄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榱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詰有謀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眡何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卮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突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為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為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伾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為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為所疇乎人豈能無疵所佯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疢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酹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殯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為世友不朕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朱向元道文

嗚呼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鶻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蹏焉僅住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悶悶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

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為已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禄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為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膺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敝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偽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于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肯之同升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乎髮猶羈惟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翣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莫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為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戚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違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為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酹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强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敎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為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為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為公於四方為鎮為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仵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為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為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為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

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蓋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令其神也享廟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于太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甘霪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

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契合若影響然鼐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滂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醴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為千古世諺尚饗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為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為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為塗之人而已邪為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為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

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為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為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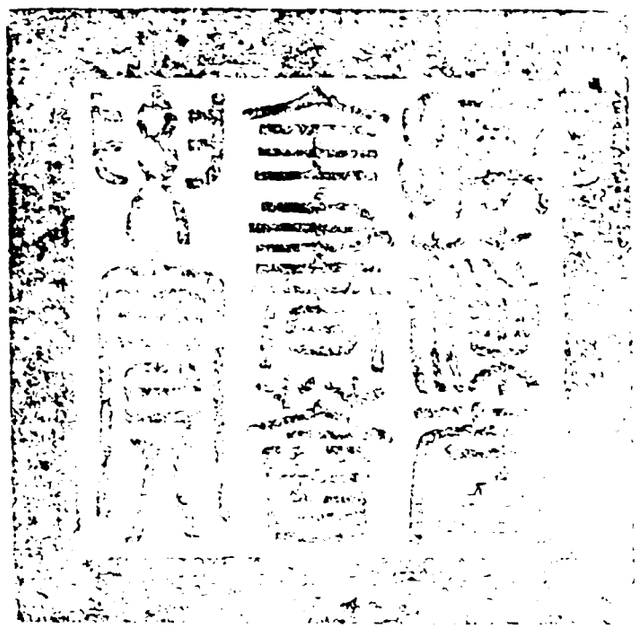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為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蓋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陽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予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兮亭滴固偷孰神不悲兮隕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慼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婣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為兮不壽貌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柰何兮哀以吾辭

謹案卷八十六第二頁後五行何辭能為刊本何訛句據宋文鑑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令吏民潔牲醴訛體據別本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樊少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九 七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七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大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賛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琏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莖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為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

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
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
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
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
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公於
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
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

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疏闊
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
以為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
請悉記録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
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
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
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
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
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
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
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為銓也河北蝗旱以公
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
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
請縣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為趙元昊
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
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
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
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
即為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宗慶公奪其州人
以為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
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

萬慶歷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為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裨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勅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勅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黠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

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鄭歸葬扶畀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荅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薦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薦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薦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為治人安樂之宅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

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薦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壔也其後天子

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禄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為盛銘曰於皇仁宗時宋之隆莫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闡洗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絲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茂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勑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令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

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敵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

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蹙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贏卒三百

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泰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

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

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宅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頴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院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讋讋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為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為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臨川文集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六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人尚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嘆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鈐轄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

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

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為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掃掃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奬諭名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為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勑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

醫不足賴以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為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為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誄於太常太史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文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頷頷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

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妥若
兒女武室以戡文罷於采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執施
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
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勑公拜
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
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甲贈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為
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昨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
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
雄為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

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
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己
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
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
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
謀至疆勑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
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
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
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蘋列國東屏漕輸渭河就付將
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

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煌煌金童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名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祖池再副戍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陜荊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

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令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為序其實而繫以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

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户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禄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陽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為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實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為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為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為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奬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為賊令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為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强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為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為辭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七

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為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為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奬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為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為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已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譖群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為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絡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為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侍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為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為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為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為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為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

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寬嘗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為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為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名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歷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酋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

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壍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救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瘴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戰輒破敵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贈恤錄公子樞以為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即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為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顒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榮今為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使葉今為右班殿直榮今為右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祖伐之孰致予武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為廬陵人公曾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

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糴償之所抹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為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畫夜為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曰約所以為均即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為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名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鞏請鑄小鐵錢為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為不便而鞏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浙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斬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鵰鶚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鸛代之宜州蠻為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珏爭銀冶殺珏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户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珏者而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名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渰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渰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渰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歷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

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為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令為永州祁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

蕭氏食鄧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折獄禦戎有聲無譖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為梁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録事參軍及公貴贈録事

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慕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寖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為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為學士天下稱為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衡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録通判鄧州成都府為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浙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歷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

南海所齎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為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汚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四百户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導道導度導禮導慤導路導彝導度當天聖初善為古文志義甚高嘗為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導路為太常寺奉禮郎與導道導慤導彝亦皆早死導禮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潤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歷五年既葬二十年而導

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宗義剛施垂于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為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恚無忘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穀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為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為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為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

缺
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為論功驛名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渰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渰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為材且名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毁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員州潭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强果辨治終以愛利為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滹池終功渰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毁于大喪曾不及暘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禄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陁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為人俶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名還為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户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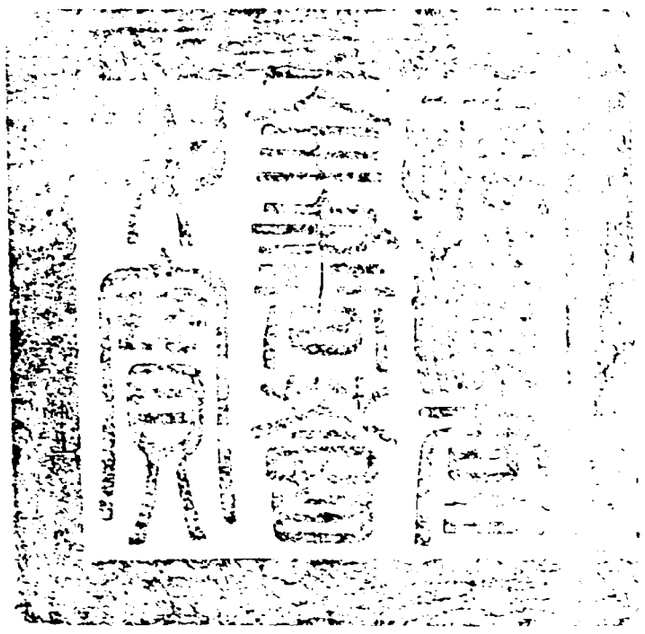
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為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録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為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奬諭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為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之以尚書户部侍郎知光州仁宗即位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書禮部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名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頴州自頴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為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

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為世所稱每書輒為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户食實封至九百户嘗為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為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

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為大理寺丞延讓為太常寺太祝延壽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儔為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儔為尚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閱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儔為後死徵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懍懍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為略也銘曰

韋獻侯侯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真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閒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

謹案卷八十九第九頁前四行汝士今為永州祁陽縣令刊本祁訛祈今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八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　　宋　王安石　撰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黄夫人墓表

韶州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識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名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檢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姒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武

寧二軍牙内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即位改内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内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

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内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還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哨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户郭厮敦公遂奏以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為鄉導公即誘為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

秦州生事熟户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亭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内附羌百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歛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為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喻厮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

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俁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兔亭戰死贈寧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祗候譜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

故今為管城人馮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為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為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為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為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為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為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為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覇聚黨界中為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韞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誘

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
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為盜者聞公擒
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
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
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
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
年為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
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

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為築築者久之而無敢
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獎諭
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
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
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
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
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

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
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
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為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
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
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
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
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也於是
天子心賢公以為可用及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
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
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
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
理而有恩故人為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
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
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
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
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

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
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
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
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為人言如此公
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為武寧
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
而言者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為右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人為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
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
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
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
愧其言曹人喜鬬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
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歷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
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
人言為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
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
熟豈非公仁政之效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
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
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
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
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
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
為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
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
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
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
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
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
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
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
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
之震恐已而天子容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

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名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名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為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為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為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為之不得已猶以為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為同羣牧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為之罷朝一日又為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翛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為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為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簡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諄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

祇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自善果至胜七世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為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為能又為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為盜者又為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

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榮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自善果至胜七世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

智高為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壍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為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沿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為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為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為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浙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為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

如此故為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子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子先君之壻而子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子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尚悉為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

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嶼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子先君之撰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為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為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

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
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
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
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
於毉無負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
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
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
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
呂箠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箠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
更箠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
箠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
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
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官某今為某
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
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
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
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
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
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
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
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吳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
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
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
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為女子以善事父母
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
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
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

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當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為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為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為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慶州録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為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疆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級接卒夫人之世戚

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為士無虧行緊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斃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為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為大理評事皇

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名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來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為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蘧璉捕答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餉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為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餉民如君語蓋君為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

臨川文集卷九十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墓誌

宋 王安石 撰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沉悍簡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

殺通判閉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師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幷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愚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

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名馬未至以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　上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脩於諸弟尤篤為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

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安撫使改知青州又改知亳州又改知揚州又改知潁州又改知河陽又改知河南府又改知鄭州又改知許州又改知青州又改知蔡

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

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吏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

樂振施遇故人子思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

納銘為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叙銘赴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其孤持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辭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

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令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隣為進士其季思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卅角未嘗從人受學

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為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名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旒旂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旒旂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邠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未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名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名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彫弗政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元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簿會予名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為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璹早卒又

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綑緼始克
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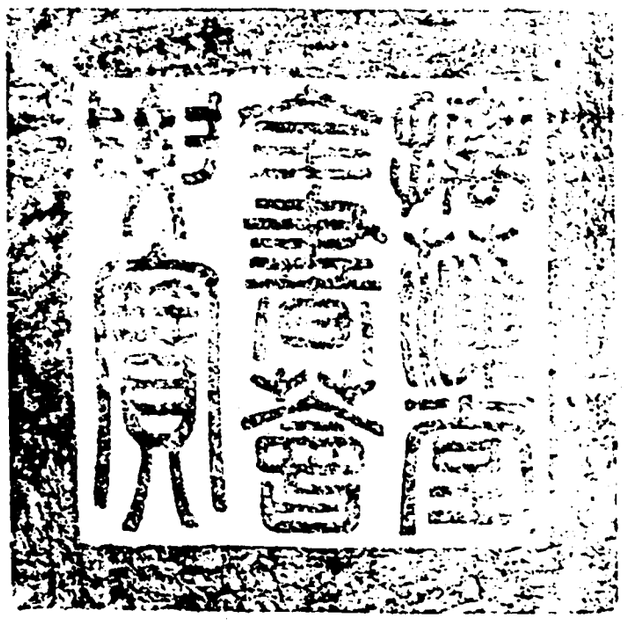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
君為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
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為祖有二子生君者長
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
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
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
而有以君為言者乃名試以為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
五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
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
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洵其次尚幼治
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
主郤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為利余所

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
盱竈新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為吏當官有所守
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妥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薄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以
博厥聞我肖其滁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謹案卷九十第七頁前五行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刊本脫以字據別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可徙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

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
台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
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
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
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
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譬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
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
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紲楊允恭督
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
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
以所守言上蹙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
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
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
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
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

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
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
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
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
句院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名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户
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
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
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
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
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
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
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
部署為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宵用吾進
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
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詔陝
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

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起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服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為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鄆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

患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稅祀恩遷户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殁八年而博士子鞏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

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為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展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為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字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郃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為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印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因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窘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君脩偃渠始訖其專灌田為頃萬有七千鵠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傚屋吏代之輸君為朔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令以為勑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名實集賢以為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慕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讙

然為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廬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蟊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諏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毚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内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汹汹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咸還之卒再成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成大恐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成

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陜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

率府副率大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彦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

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歷六年

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邠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為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為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間為

為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為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為孝將以某年某月葵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徙内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葵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為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為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

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為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即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葵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為銘曰

嗚呼張公兮韜矣其光其先蜀産兮後葵于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顔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為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簿又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為有不可於衆徐

啓諭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為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為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

詰立服舉州讙以為明居頃名為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為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為佛寺置田又疏以為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惎愻憙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惎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

丹徒故今又為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

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

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繁蘊皆有文學繁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為人尤不慤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為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為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

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
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
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皐信州之玉
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
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
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
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
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暈翬牟宰布肇女九人
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歷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
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
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
百人皆不復為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
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
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為汝成之為
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皐歲大饑固請於州而
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
公獨不肯聽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皐為完
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
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
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為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
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
下之憂以為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
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
蓋公之所為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
近邊陽為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
將在於近而遠人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為事不
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為冤退而
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
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鄰敵無可憂者不自治憂
貧人為之憂也而公所為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
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為言公沒而其
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

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為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為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為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為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為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幣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

杞明堂息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名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名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鈐治姦蠹

所禁無不改崇奬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即位召還向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徹庭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繼內翰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克扉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濶略而州人之負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吏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閒鳴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

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

悲愉樂不主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歉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為皇考故君為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璹守某縣令次玘璟玤珣為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茂厥

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于位祖相名原竅此新宮筮云
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
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
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
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
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衆州
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秘書省校
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
行內脩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為君求遷有命
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衆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
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
舉者十四人當名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
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
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
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
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鋗郊社齋郎女六
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
人其四人既為士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
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
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
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
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
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

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畧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牾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忘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怪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為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為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名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

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
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
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
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
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
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
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
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
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
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所
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楊清明升氣之鄉沉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
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文集卷九十三

臨川文集卷九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
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
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為荊湖南路提點刑

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為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為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説智高内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為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逆沮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古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為君訟君遂絶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為

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為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為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絡秦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為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奬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闊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

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
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户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
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
馬氏時為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
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衣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
今為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
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
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
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
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貢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
賛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
告厥猶朝為弗聞疆場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既窮
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
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
儂智高友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

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
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
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
者為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
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
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
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説之不容口又用
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
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
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
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
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
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
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
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

謂能安之矣君一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觀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涉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髙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為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為之出淚又為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為甚具蓋公之為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人情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為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為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

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為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為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為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為梁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玢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識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

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范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於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訚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為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戮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為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為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為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為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歷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為陝西招討使欲君為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毆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

兵彎弓叙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為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敉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為父終君去不為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為大理寺丞次閎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擾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錢君葬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

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為之叙次使歸而鐫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為憂而我以是為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産曰

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為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淛轉運使君以廕為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官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邵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鄲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為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遁去復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

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

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為古文章晚而尤好為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為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為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為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為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為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户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関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觔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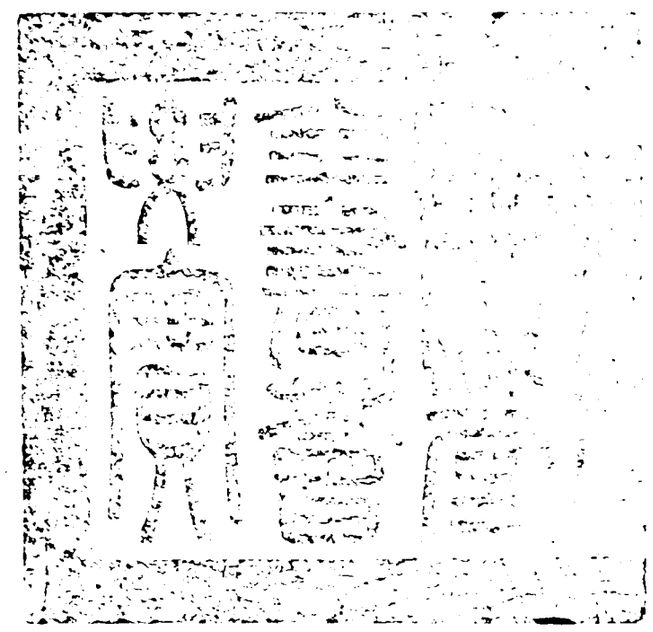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温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絶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絓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為諸舅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

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
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
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
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
卒再娶楊氏生羌适枉羌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臨川文集卷九十四

謹案卷九十三第五頁前一行通財幣刊本幣訛弊今改

第九頁後三行以迪祖武刊本祖訛徂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謄録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三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五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白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

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
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
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
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
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
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
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
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

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
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
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虞部監泗州糧料又
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爵居京師
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
幸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
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
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蹶
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
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
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為進士得嘉
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官去臣
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
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
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
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
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
銘初公為臨江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
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
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為且貴富
世其家而遭平世概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
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
其藁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
尤悲因掇其大概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
焚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
家歷選於吏部為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
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
為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
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
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為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
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
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
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為
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
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諶尚書屯田員外郎
訢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
丞劉倚榮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

六年同館事多去為將相而公修職守道未嘗為之少
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真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
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
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

丞杜師益秦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衒不求卒為圭璋考冀在上公丞在下為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歷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為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

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辭或誣浮屠道人為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即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堤摠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糺劾莫敢校及笞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摠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為可愧其仁心尤至既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為進士而公子亦皆為進士曰尧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為世名人嘗為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

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
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
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為行及
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
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潞澤
齎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
卜塋高原日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為泰州司
理調泰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母憂服
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搆事
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姦窮而從之由此無敢犯
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既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
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
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

也人為公憚公至則拔根摘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
正坐除名既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
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
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
遷度支以卒慶歷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
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縣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
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為邀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
羣詆以為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
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
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
而所至即有惠愛某嘗羈遊過常里中民有以褒語相
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
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
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
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

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於唐宜享世澤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貧爵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愁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為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為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為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為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潨潨生紳紳生詔詔生公四世咸為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為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為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衰矣而為是是不可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為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令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實唐貞孝公皐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何頻高為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為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為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

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先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澡遂留家海浦
子紳孫詔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賚後
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為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
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
縣移知廉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為求才能
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
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為江淮荆湖兩浙
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
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又以為殿中侍御史
遂為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為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
為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
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
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

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
所至號為辨治論議條悉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
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
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
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
屬也縣遂無事及為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
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為也嘉祐二年君
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直
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
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
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
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子嘗愛其智略以為今士
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
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
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
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

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為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實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興縣令陶舜元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銘曰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誰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為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

葬臨川王某為之銘

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窆土以為宮聚封其上兮為記無窮

臨川文集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九十六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參軍周君墓誌銘

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持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為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為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太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為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為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懌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為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為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

士以此稱公為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
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燒之公為諱其事以失亡
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為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
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為吾屬而任京官吾則
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
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
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
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為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為急
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
書奬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為宰相
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
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
有贓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即位移滁
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
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
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
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墊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楊子縣萬
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為殿中
丞曰某為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
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為進士而公以殿中君
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為
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
叔父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
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孰
忌以爭孚予恭寬在室而亨疑嶷之節因時乃發曰黜
予咎匪仇予過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維以長
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
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
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

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
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
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
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為
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
吾所素知者為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
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為慶歷七年于七
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
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其卒也族分而貲
衰舜元為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為邵
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為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
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為破貲
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為名而有譽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皐為江東撥發
寘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為人喜酒色其相語
以襄私侈為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
教也然漢臣亦踈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
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
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
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

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歷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於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為洪之武寧令於君為魯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為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為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既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為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祇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為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令不祔先人於御

史以弟交君子丈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為銘銘曰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龍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縣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為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

於忿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為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為息嗟叔方剛何愒之亟昭昭者逝冥冥者藏為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為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為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為祕書丞知泰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幹之少與其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為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為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天子以為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為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為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為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為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為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為泰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為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為進士女七人皆嫁為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

銘曰

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令聞貴

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已方飛方騫方缺于天既鍛以歸既隕于泉有高其後有缺其前作為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璟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場為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祇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為瀛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為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即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誣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宅吏方習為姦賕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宅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為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既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為能撫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郎諱京之子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淆渥澥皆為進士二女子嫁如皐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為進士而濤今為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為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為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為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為楚州司戶參軍又為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

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兆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既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歷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塘二縣內行敏能為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已不肯釋事實為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曾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五人稑穜秩穆稌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蹲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鼎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鼎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

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鼎望頼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藉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蘑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聒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擾

獄夙如我謀君不為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户愁嗟君裒偽券應手即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郛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内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温湯之鹽實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朞年條教逾肄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携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河避羅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人幸是

為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為士妻石端俁彦俁歸而嫠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籛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内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賙族婣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絶之時子丐埋辭衰麄走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竁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

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徵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

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

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六

臨川文集卷九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郎中劉君墓誌銘

運使李君墓誌銘

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致仕周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道雖不行

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令弃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謹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曷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尚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為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扎舉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克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脩集韻

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燕飲未嘗往居項之改著作佐郎當罷矣又留為國子監丞講讀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考鑰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為樞密使薦宜侍講禁中方召而公以謫去久之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何不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

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銓轄司奏請不以
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
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為特勑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
如法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
復為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
慎刑愛人為戒公因奏開封勑有重於編勑而當改者
數事仁宗皆以為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之於是貴
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人平恕可任
也道士趙清貺出入龐宰相家受賕御史以劾龐府治
實清貺自為龐不知也清貺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
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貺殺之滅口仁宗亦疑
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平州初清貺事獨判
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未幾仁宗即寤罷者皆復而
以公提點淮南路刑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
考課為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為三
司户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
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為政
而州無事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
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賴蔡流人及歸計口量
遠近給食遣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
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為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
牒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行
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得出
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尚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
郎勳至上柱國今上即位遷司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
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為廣陵富姓兵部兄
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譬解不得乃悉推
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携公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為真州
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子又卒為富姓為公千
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
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
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稱天下及仕號為忠厚正直終

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為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混澄泳淵淑湘早卒溱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州寶應主簿洙祕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月十六日葬公楊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為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祇慰其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為兖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為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

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彦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

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
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詔集强壯
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欲走君諭以詔意為
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
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
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
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為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
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
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遣職方君喪以去
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
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
敏而敢為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
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為宅亦曰愛人
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為敏
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
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廉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

輸考攝官功次絶其行賂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
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椁諸物
皆荆南士人為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
為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為范富
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
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没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
世用若將有以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士
之赫赫為世所顧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
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
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寬字伯强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六
世祖又移建安今為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為鼻祖君
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其贈官
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

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禄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衡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為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人曰是嘗涖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弃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為第一母夫人終去位三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老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久之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西

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乃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十四員為額待攝常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賕吏君第其課為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賕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即出道遇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初李氏既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歸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弟仕仍世德義為南人所慕君既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為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者尤謹所拔舉過百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秘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晬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

簿余公弼次適大理寺丞田真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除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塋五里君所自為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弃閩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農一丘嫫姦鉏彊以殖善柔均之利澤深時平穫乃登禄實尚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為韶州樂昌無為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榷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今上即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君善為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為吏所在推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授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為銘銘曰

斬曠平窾幽窓工相方史諏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尚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

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絶為士大夫家而尚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天子又多賢顯尚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尚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為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為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即興元府君尚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治滌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璹試將作監主簿孫婿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煽而昌艱難徂遷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尚多顯服君勤厥紹考終世禄書銘在京兆實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所子緼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蘄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國中以鎮為縣又以為南康軍故今為南康人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當李氏時皆以學行為處士家皇考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尚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仕已而今天子大享明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嘗令岳之沅江壽之霍丘池之建德玏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寛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蓬人愛思至為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

人諷公請已獨拒之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夫所難者卒時春秋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縕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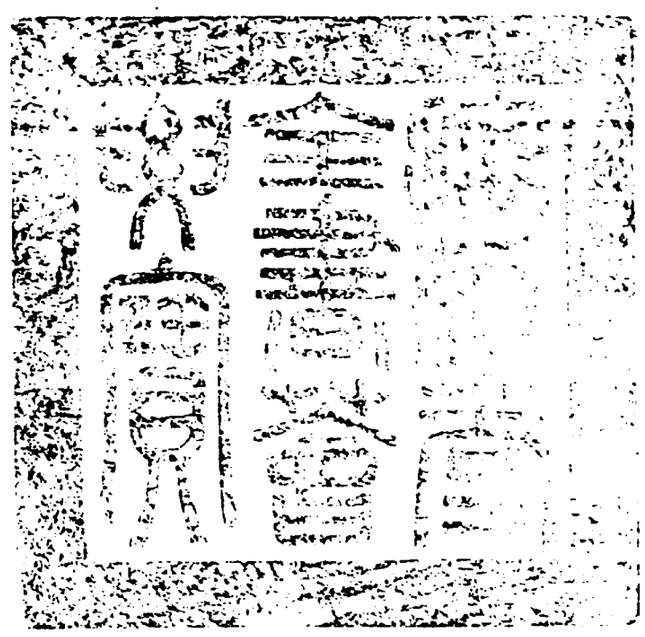
余聞異時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為之誌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娶予從父妹也故君從予學銘曰

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兮銘以哀之

臨川文集卷九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八至一百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六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御史王公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致仕王君墓誌銘

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參軍杜君墓誌銘

金溪吴君墓誌銘

南京沈公墓誌銘

吴録事墓誌

郡公宗辯墓誌銘

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華陰侯仲厖墓誌銘

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將軍仲夔墓誌銘

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歷五年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為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為户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為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録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為學者所歸至為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强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詘公請已公故不詘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已而罣思遷祕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為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徭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已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為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為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為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閔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為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尚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既行內修其大者為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

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柴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為漢雁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為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為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頗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伸伸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為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曰向曰固同問皆為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為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既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四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於君播惠在甿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為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為恥慶歷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

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晞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魯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為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謹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為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楊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强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為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為受也數

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為牌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為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為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抗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為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為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禋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寶弗仕考曰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祇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榷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嫚論宜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謫請求者又論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仁宗皆以為然君之為吏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為御史者拔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恥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入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強能吾羸吾與之為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為讓卒羸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葬下山至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祔施氏生一子稚恭為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汶孫大正大成大亨大鈞今尚幼君事毋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郭而召後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卒功為恨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蹲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次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為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為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為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鄧州穰縣五龍原之兆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攻乎其為良汰乎其為精吾見其質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既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眞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眞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尚穉自將以下合貨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司録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歷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

猗嗟杜氏搏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頎而陽陽囂囂而才其生可懷死矣皆傷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

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邪銘曰

蕃君名字彦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散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尚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予逞以身屬社稷書於春秋文論次其書曰沈氏自沈子逞以學賢勞功名不曠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為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尚書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為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為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由蘇州為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為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為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

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為公自絀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為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為之可以當十民盜鑿舊錢且盡鑄之為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為已悉聞公寬厚即以為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

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靜寬愼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櫝有松有鬱其岡不陁不騫萬世之藏

吳錄事墓誌

君諱貴字成之世為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蘄州石橋茶場廬州司理亳壽州江寧府錄事參軍以某年月日卒于家享年若干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厥侈父母兄弟寧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憂也義不忍貲親遺産悉推兄弟比沒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為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顧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愼微祖諱元佐是為魏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謚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數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舍晝夜嘗獻所為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

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十五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尋右羽林軍大將軍黎州團練使仲綰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瑝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仲汧右監門率府率仲琨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尚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猗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貴明德能不外勤維家之飭厥承詵詵餽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窀穸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迥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佐之魯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歷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亿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季與女皆尚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厖墓誌銘

公諱仲厖字子厚濮國公宗樸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年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上為不視朝一日內出司賓祭弔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為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為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濮世封實承安懿公緒厥慶尚終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耆韓恭懿王諱元偓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右侍禁歷太子右司禦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廉州刺史隰州團練使潍州嘉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上幸其第真哭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謫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為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璆仲俶仲誘仲砥仲疇仲璆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璆墓誌銘

君諱仲璆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為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其年其月其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殲今為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山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懿王諱德昭為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為考君母曰渤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宸之孫娶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君授尚書能通章句遇人恭謹有恩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

有昭其明有華其榮惟其弗馮以隕其生

臨川文集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九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

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户部侍郎謚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為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侯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為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為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為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閎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溫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喜慍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

以篤悛其悍老矣歲時尚先諸婦以涖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狠狠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為之銘曰

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僭我鮐背子祈以盡溫清之愛奚命之畸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諼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貴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睨子慈睨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為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為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為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為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踈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為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顧愉愉教簉弗行婦妾乘夫趨為亢厲勵之頵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線絰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

必為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為之辭越國而求銘子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子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子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為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翺字翰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為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顗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為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歷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尊也夫人母其尊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為異母既楊君卒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

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覩開封府雍丘尉覩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為妻而妻為母而母為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間毀工

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卜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為誌如此弟安上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餘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為鄭州新鄭尉公輔為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冶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叙曰蔣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於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没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慍均親嫡庶有鴟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而家人

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没紉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為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鳴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已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闕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内外無違聞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詘哉其興以克有

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為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産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游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為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為吏歸

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勻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母瘞銘斯石子閩余姓母氏惟陳煢煢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為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處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之某年葬某所

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臞事齋飭甲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挾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

夫人之德順慎明祇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我敏為之誰為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鄱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褥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謝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為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為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在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為淑女既嫁為令妻其卒有子為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為國子博士嗣恭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為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榮諲為尚書刑部郎中潘士龍為殿中丞王俔為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尚書刑部郎中諱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為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為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

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
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為太
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為秘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為
祕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户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
人皆已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夫人少
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徽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
之欲有所為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
君二弟皆尚幼也夫人鞠視如己子出篋中物以助施
族人游士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慍色治諸子有
節法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
稱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為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
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為同年友故其葬來屬
以銘銘曰

夫人既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
致兮名聲之揚慶暨諸孫兮學問文章象服命書兮寵
祿方將氣魄天游兮體魄在牀往營新宮兮嶷洛之陽

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
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
而閉居躬為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
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為里賢母嗚呼其可
銘也於其葬為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
之曾祖諱某光禄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

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
居於常州以太君為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
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
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為廣德君判官以卒太君
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
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遵為進士子遵為殿中丞知連
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
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

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為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跗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尚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度使端憲之子是為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之妻温柔靜恭内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嬪皇宗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霖為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為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内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

子之言為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為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臨川文集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一百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鄞女墓誌銘

太君羅氏墓誌銘

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郡君翟氏墓誌銘

郡君齊氏墓誌銘

郡君劉氏墓誌銘

太君徐氏墓誌銘

縣君陳氏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銘

縣君康氏墓誌銘

太君李氏墓誌銘

縣君武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鄞女墓誌銘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歷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劒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君諱某之妻比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考諱某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日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為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為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為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為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為邮者以夫人為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妣慕其所為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

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
人卒銘曰
揭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叔女順
婦慈母內諧尊甲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
爵邑維榮有家方大弗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
卜

河東縣太君魯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
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
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為長者
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
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
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
者猶知嚴憚其為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
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
人芳祕書丞蕡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魯出也皆進

士而蒙為濠州司戶參軍於是蕡蕃皆已卒芳蒙以某
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
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為銘曰
靜專幽閑女子之方閎觀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
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嗚呼
公父穆伯之妻

魯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魯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
歸魯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人蕤年宰女一時博士
方為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
之某地前葬蕤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
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
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已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
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中於以永永延夫
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
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蕤於友莫厚焉

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為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并序

尚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為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雖雖上下順治自皇舅尚書公以才為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禄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於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有異狀為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上留主客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衰彼暴而興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為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磨女名豎治夫人無所不為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閎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迥泰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遨漳州漳浦縣主簿曰逌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祕書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圍練使守素者當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為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為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既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

亦遹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梃梃中丘萬木如汝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禄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强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没齒雖時為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為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生死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户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贄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為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人之在父母家既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閲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為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

中丞前死億今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肅迅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祇順飭來嬪王宗時勤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為大家自我承冀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兆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為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没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于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解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于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鄱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褵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禄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為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濛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禄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為

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為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閶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罍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澥而周君卒後十八年子濤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濤等護其喪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之兆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疏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祗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秋方胥有家裕厥羞不永于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款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碩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為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為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為女子以至於為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為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尚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

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柔順靜
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為昭州團練推官蕭君
諱貢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
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學歸其女為士
妻孫曾詵詵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諺歎息治平三年
渤用尚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
有八以九月八日卒于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
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
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既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
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摛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馮之妻永嘉縣君武氏墓

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馮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
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尚書工部侍郎
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
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
為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衆服之粲兮容車之晼兮歸于陵陂哀歌以相挽兮摛
銘壙石識幽以告遠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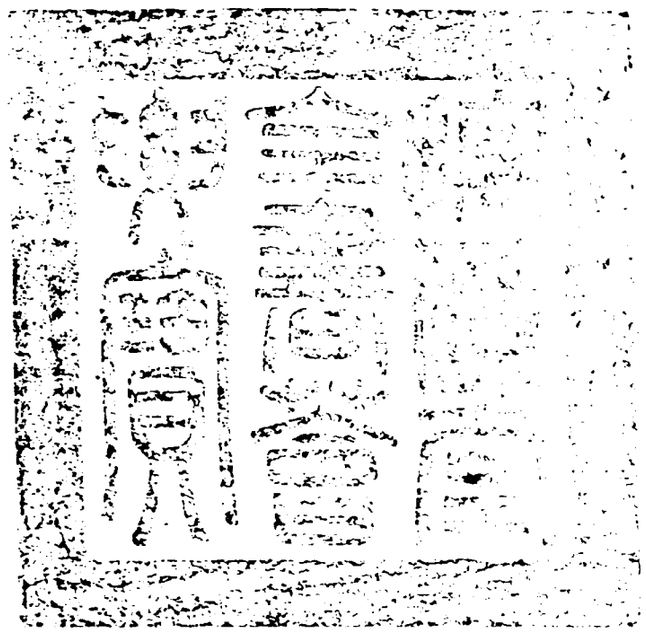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紓之夫人追
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
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
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
夫為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為熙寧元年
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
人兩子彌為祕書丞知潭州攸縣廨為翰林學士尚書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
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
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
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斡濯饎爨朝

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為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為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謹案卷九十八第十七頁後二行四年改右武衛大將軍刊本脫年字今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丹淵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丹淵集目録

卷一

詞賦

卷二

樂府雜詠

卷三

詩

卷四

詩

卷五

詩

卷六

詩

卷七

詩

卷八
詩
卷九
詩
卷十
詩
卷十一
詩
卷十二
詩
卷十三
詩
卷十四
詩
卷十五
詩

卷十六
詩
卷十七
詩
卷十八
詩
卷十九
畫廚雜詠
卷二十
挽詩
卷二十一
雜著
卷二十二
記
卷二十三
記

卷二十四
記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序
卷二十七
表
卷二十八
表
卷二十九
啟
卷三十
啟
卷三十一
啟

卷三十二
啟
卷三十三
先狀
卷三十四
奏狀
卷三十五
文
卷三十六
墓誌
卷三十七
墓誌
卷三十八
墓誌
卷三十九
墓誌

卷四十
墓誌
拾遺上
詩
拾遺下
雜著

臣等謹按丹淵集四十卷宋文同撰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故人以石室先生稱之皇祐元年進士解褐為邛州軍事判官後歷知陵州洋州改湖州未至而卒至今畫家稱文湖州從其終而言之也遺文五十卷其曾孫鶩編為四十卷慶元中曲沃家誠之守邛州以同嘗三仕於邛多遺蹟因取其集重加釐正而卷帙則仍其舊所增拾遺二卷及卷首年譜卷末附錄司馬光蘇軾等往來詩文一卷則誠之所輯也同未第時即以文章受知文彥博其詩如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諸篇亦盛為蘇軾所推特以墨竹流傳遂為畫掩故世人不甚稱之然馳驟於黃陳晁張之間未嘗不足頡頏上下也集中稱蘇軾為胡侯或曰蘇子平見誠之跋中益其家避忌蜀黨而改之今亦姑仍其舊云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九 集部

丹淵集卷一

宋 文同 撰

詞賦

超然臺賦

方仲春之盎盎兮覽草木之菲菲胡怫鬱於余懷兮悵獨處而無依陟危譙以騁望兮丘阜嶊崣而參差窮莽蒼以極視兮但浮陽之輝輝忽揚飈以晦昧兮灑氛霾

於四垂躓余心之所行兮欲溷溷其安之蛻余神以遐騖兮控泬寥而上馳闢晻曖以涉澒洞兮揮霓旌而掉雲旗導長彗以夭矯兮從宛虹之委蛇曳采旒以役朱鳳兮駕瓊輈而驅翠螭涉横潢以出没兮歷大曜而蔽虧羾萬里以一息兮俯九州而下窺有美一人兮在東方去日久兮不能忘凜而潔兮岌而長服忠信兮被文章中皦皦兮外琅琅蘭為襟兮桂為裳儼若植兮奉珪璋戢光耀兮秘芬芳賈世用兮斯卷藏遊物外兮肆猖狂余將從之兮遥相望回羊角兮指龍肮轉嵎夷兮蹴扶桑倚泰山兮聊徜徉下超然兮拜其旁願有問兮遇非常勿掉頭兮告以詳使余脱彌天之網兮觧逆物之韁已而釋然兮出有累之場余復僊僊兮來歸故鄉

石姥賦

上嶜崟之飛泉兮披薈蘙之榛莽骭倦埶而膺喘兮窮其巔於絶岨爰有石而跂跂兮旁無他而相伍色黤黕而骨勁劣兮具支節而帶文縷其遠睨之若人兮迫猶

疑其蹲虎里俗神而甚恭兮號相尊其曰姥謂遽亟而丐貺兮緣其求而下予忽旱陽赫而上爇兮飛光流而燎土燀多稼以巨甗兮烹羣命于碩鬴走羣靈而莫答兮後率歸而此愬役稚耄而竭蹷兮來號呶而嘂謼會諸力以掀揭兮使轉移其常處靈欻然而見景怪兮衆外愕而中怖愉堀堁而下發兮鬱黯靉而上布憺砰磕而中作兮漭滂沱而四注回極熾而施大潤兮曾不暇乎旋步已復還其故立兮各再拜而引去問其端而何

從兮年皆失其幾許吾聞懷澤之與符陽兮亦有石為
牛鼓彼民鬻而擊之兮常以旱而取雨宛其於爾為類
兮彼又載于國譜噫惟皇之大職兮繫陰陽之煦嫗奚
磊砢之頑質兮輒矯權而自主事豈無於適然兮而惑
者槩從而為語皇忽寤而震憲兮列罪目而爾數訶星
士以施梏兮勑雷將而揮斧赫電火而厥爾兮鼓箕風
而蕩汝閒大空而泮散兮一摩刓其處所俾愚黎之偭
正兮識惟皇之覆露皇未寤而民尚惑兮徒吾髀之長
枯繫乎所托兮用捨由乎見覓敢並名於杞梓兮甘取
誚於樗櫟

問神詞 并序

丙申歲夏五月南豁大旱土人走寧之要冊池取神水者如市既得各就其社祀以禱雨然踰旬不應民甚恐懼禾稼焦枯不得食以死且疑神何不若嚮時之速驗也

三篇如左

惟歲之旱兮叩羣靈而寂然璽踵汗顙以歷它疆兮俾趨神之所淵飾盎缶以借餘潤兮輦護以歸期監乃衷之虔兮少悼民之凶饑巫歌覡舞兮舌橋而腕垂原呼野召兮翁走而嫗馳奉新絜以羅庭戶兮日屢薦而益祇吾將問神兮不閔此而曷為

二

寧山之環兮寧水之灣吾神宅茲兮幾千百年土民所仰兮重如一天凡旱取雨兮易若手然潤逐灌洒兮陰

隨蒳煙盡秦之境兮歲無赭田茲夏隴之槁渴兮風燥而日煎吾將問神兮豈或不職而累前

三

神嘗以功兮荷天之福衮畫藻火兮冕垂蠙玉樓殿轇轕兮楹廡聯屬炫熀煜兮盤山結谷幄帟之下兮雲藏雨蓄宜以其潤兮惠吾百穀胡為自嗇兮肆魃之酷吾將問神兮寵其為辱

去陵

度巃嵸兮外岑崟宛詰竭兮辭高而謁深望巉嵯之危堞兮隱重闔于幽林石塗齬齬而直注兮盤苔磴乎千尋問守居之何所兮凌絕壑而繚層巒櫚廡鬱其紆絀兮觀閣緣乎孱顏嗟余胡為棲此兮日儔伍乎羣山歲月淹其兩周兮悵何時而當還熇兮爀憯兮慄若寐之覺兮疾而復承詔易守漢上兮幸旋轅于夷陸側身東望兮掣余思而太息山中不可以久留兮無四時而蕭瑟

秋望

愴嶷立兮臨層巔極延迤兮睇遥川杳營營兮其何之馳滉漭兮浮寥然彼美人兮在一方望泊鬱兮蔽雲煙期將邁兮殫所思念莫致兮勞且悁零露濛濛兮促其歸灑涕淚兮紛如泉

送李道士

雲離離兮風漻漻羣山空兮萬木凋水滉瀁兮大野平天泬寥兮新霜晴送先生兮歸鵝池晨霞鮮兮明羽衣

乘青騾兮度南岡荷瓊笈兮秘雲章先生去兮來何時上三嵎兮余之思閑居靈巖兮摛錦詞有鶴可使兮其致之

哭仲蒙二章

憯憭栗兮臨清秋懷坌憒兮紛予憂拂其弭兮久復留念將焉適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絙予心兮不解以繆謂遐闊兮願如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緬脩已忽寤兮往嘗此以訃盖子之生于世兮期為已休萬感芸然兮盡予之中魄幹漂潰兮索其若抽念子一去兮不可以復見顧予之於道兮尚胡為而此謀欲子似兮取友但寥寥兮安求孰識子兮予深當何人兮與侔彼徒以文行兮為子之高其不為賤正體而貴余肬如刻畫兮妄以累子類神珠兮釁天球知子之末兮尚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矣乎子之存兮在予憶子之疢兮將何時而可瘳歛予恨兮暮來歸煙雲飄蕭兮奉予以愁

右臨高

念子將歸兮于嵩之陽彼山之中宅羣僊兮欣得子而翺翔冠之英兮佩蘭芳躡暐曄兮服熒煌執瓊笈兮披錦囊遡天風兮誦霞章神君揖兮登寶牀玉女進兮奉瑜觴予浩歌兮頌靈休瑤瑟差薦兮相與子之獻酬客下緱嶺兮飄霞旒人來潁陽兮駕琳輈蟠桃春兮白榆秋雲開月皎兮桂巖之幽子之樂兮千萬億年下視此世兮不肯還猿嗥鶴哀兮怳惝乎空山相望何所兮杳莫可攀

右懷嵩

仲蒙為人無所不備采摘一二以為其美行累之多矣劉元平嘗論人之賢者曰無長仲蒙似之故同之二章為此熙寧辛亥仲秋癸酉仁壽郡東齋題

哭任遵聖

覽顥宇之渺漭兮悲萬彙之漂搖林薄颭以殞瘁兮帶

原隰之蕭條幨離魂之怫鬱兮紛渙散而孰招悵節物之變易兮付餘懷以無聊念先生之生此兮皇曷為而有之既誕畀以才德兮又復艱其所施使輾轉於偪側兮躓其行而莫馳哀抱憤以遽去兮問誰賢而爾師飽道義兮富文章轟大聲兮發洪光潔如玉兮凝如霜堅不可撓兮凜不可當嗟爾世俗兮曾莫測其所高但輒詆以絶衆兮實自疵于爾曹且勿辨其薌臭兮混蘭藏於蓬蒿不善擇其至行兮務族譟而叢嗥今已矣兮想

孑立而孤居游澒洞而入奫淪兮乘威鳳而跨鯨魚出入乎無極兮旁羊乎太虛下視夫塵寰兮諒將厭其如帑惟不肖兮有性自天蹈大道以直騖兮繇中軌而掉長鞭寧剛折而方毀兮恥從柔而逐圓獲稠人之笑詈兮獨先生之見憐負先生之所與兮羌莫恤乎其它今既失先生之為徒兮顧泯泯而奈何茲忽訃以大事兮還英氣于岷峨恨不能撫柩以一訣兮横涕淚而滂沱亂曰先生之美兮豈衆人之足云兮先生之慶兮有弟賢而子文兮先生之安兮地既吉而可墳兮先生之壽兮期萬祀而有聞兮夫何憾耶

哭許駕部

曏余登大嶓以回軫兮過君公之故里涉郊坰而歷閭閧兮聆絃歌之盈耳稔德義於洋洋兮時屬君之令此因執名以願見兮遂日親於燕几挹佳論之端潔兮識所存之可喜議為邑之良術兮欲儷君而無幾後余出守於陵陽兮君亦擁麾于通義封壤相切行不越宿兮

朝暮之聞愈美彼邦之政素艱其施兮前罕稱乎善治惟君之才力强敏兮條若紛絲之就理余改符於漢中分君復駕題輿於錦水閱月未久而君以疾聞兮忽遽傳乎君之不起哀哉淑人之云亡兮無由撫棺而問天以死徒臨風以永歎兮何壽夭禍福之反是獲河内之來訃兮蒙不鄙於君之子云將歸君于幽宫兮撰吉日而且邇湯湯乎大河之湑兮峩峩乎大行之趾岸磅礴而岡隱轔兮茲有利乎君之所止限川塗之脩緬兮阻

陪葬乘之末軌悼余懷以遐薦兮曾莫殫於累紙酌芳
掇以盈樽兮寘生芻而在篚遠不能修此以奠君兮悵
音容之已矣

送人

風寥寥兮黃茅飛黯栗冽兮寒滿衣歷欹嶔兮山逕微
背晨霞兮送子歸子之居兮錦水湄樂莫樂兮奉庭闈
凝流塵兮掩瑤徽知此音兮天下希

玉女

艷明霞兮體霏煙秀婉嬽兮靜嬋娟如龍之矯兮鳳之
翩倏見光景兮忽自還乎杳然宅幽宮兮閟靈囷領羣
娣兮司寶泉福斯民兮千萬億年享豐祀兮期終山

登山

余將往兮南山路骯髒何高眛其適兮茫茫歷崎嶬
兮嵯峨枳棘紛兮鉤衣解難進兮前阿指屢血兮險艱
翳冒拂兮叢蘿地虻結兮伺人復虎兕兮羣嗥念失足

丹淵集卷一

丹淵集卷二

宋 文同 撰

樂府雜詠

秦王卷衣

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鉤加銅蟠逐銀貔壓屋矜蟠拏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閉弄玉指環輕冰扼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期無涯

殿前生桂樹

童童彼芳桂藹藹生廣內靈根浹和液柯葉冬不改日月最臨照雨露偏汪濊願保剛勁質與君同萬歲

臨高臺

臨高臺望故鄉地千里天一方極目外空茫茫孤雲飛不我將安得羽翼西南翔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弔影度晨夕中門一步地未省有行迹閨闥足儀檢常恐犯繩尺欲寄錦字書知誰者云的

東門行

士有失所偶難甘蓬蓽微拔劒出東門感憤不顧歸賢哉彼嘉匹逐逐牽其衣願同此簞粥節義安得違況今謂清世不可復為非

西門行

盛年可愛重芳辰宜嬉遊金甕釀醇酒玉盤炙肥牛青春九十日不可一日休勿自汨沽氣滿胷藏百憂君莫惜黃金黃金身後讐自古貪與吝常為賢者羞

塘上行

寒塘漲新雨灩灩翠波滿沙晴步聲澁風引羅帶緩蒲牙妬舌利荷葉歡心卷生平玉衣夢至此神亦誕徒誦小星篇無人覺腸斷

釣竿

霜刀裁緑筠桂餌掛輕緡歛迹天地間側身江海濱悠悠寶帳夜寂寂烟波春何時投竿歸再與君子親

烏生八九子

南山有烏烏生子層崖巔戢戢新羽成相將弄晴烟朝饑集壠上暮渴來巖前託居深林中自足終爾年胡為去所依無乃甘棄捐却愛庭樹好羣飛投碧圓高枝踏未穩身已隨潛弦因知萬物理主者持默權凡云愛此命生死期已然出入既有定何歎於後先

野田黄雀行

搥鼉鏗鯨宴瑶臺紅鵶弄翼春徘徊和風入坐賓主樂金觥玉豆天中來勸君劇飲莫自訴暗中光景能相催試看庭前好花謝枝下落多枝上開人生不厭苦行樂勿用蹙促相驚猜賢愚貴賤各有命此理悟者真賢哉

苦寒行

上太行兮高盤盤日將暮兮歲已闌入谷口兮出林端風慘慘兮吹骨寒冰霜結兮玉巑岏光上照兮天色乾紛横委兮草樹殘黯慄烈兮烟雲霞僕足皸兮馬蹄抏望所舍兮摧心肝囊立空兮衣且單嗟道途兮胡艱難

苦熱行

黄人頓駕留天中金鵶吐火燒碧空炎光染雲聳岌岌旱氣爍土飛蓬蓬龍揺乾胡不作雨虎裂渴吻無生風安得有術擘海水入底一扣鮫人宫

俠客行

紫髯圍碧瞳勇氣炙坐熱生平脫羈靮少小服義烈堂堂吐高論牙齒若嚼鐵寶劒壓脞横誰恥我可雪酣歌入都市當面洗人血常言荆軻愚每笑豫讓拙事已不受謝門前車馬絶自謂取功名焉能由筆舌

巫山高

巫山高高凝烟十二碧簪寒插天危嵓絶壁已飛動況復下壓萬丈之蒼淵波衝浪激作深井虎眼徹底時一旋長風澒湧發灩澦惡色怒勢因誰然我欲截中流虹梁莫得施蝀蜷東西相遠望不到兩目欲斷心將穿回

看高唐廟下灑靈雨遣我歸意常翩翩

水仙操

嗟哉先生去何所兮杳不可尋捨我於此使形影之外兮唯莽蒼之山林仰圓嶠之峩峩兮俯大壑之沉沉長波澒涌以蕩潏兮羣鳥翻翻而悲吟寂擾擾之煩慮兮納冥冥之至音先生將一我之正性兮何設意之此深我已窮神而造妙兮達真指於素琴先生盍還此兮度明明乎我心

大垂手

華堂合樂轟春晝鳳叫龍嘶畫鼉吼瓊猊壓地開組繡美人舞兮獻君壽紅婆娑兮翠蚴蟉雪飜花兮風入柳曳輕裾兮揚綵綬金鸞飛兮玉麟走入急破大垂手香檀札札江雨驟情凝力定方舉袖烟收霧斂曲徹後錦盈車兮珠滿斗

採蓮曲

綠纈襠紅繡裳衫盤蜂蝶裙鴛鴦雕瑰錯寶垂鬢長紫冒翠盖行新粧蹁躚曲堤下回塘畫橈送入波中央羅袖卷起金釧光搖輕撼脆敲短芒丹瓊紺玉低復昂霑裛薄粉撲嫩黃蠶腰蛛腹絲飃揚列坐綵舫求比方笑聲吃吃動明璫挨蒲拂蓼次岸旁風吹落霞供晚涼西城鵶鵶啼女墻歸來索酒酌滿觴吳屏蜀帳圍象床困卧不起燈燭張琉璃盎缶叢生香

對酒

朝廷皦如日區宇清若水殊方文教達微品德澤被伊人復何幸遇此栗陸氏茫然太虛內蒸鬱盡和氣真風浹敦俗無所容一偽唯宜對罇酒酣飲樂無事人間此昭世得偶須自貴無為名所勞區區取愚謚

白頭吟

憶昔宴華堂金徽導幽意雖知取名賤越禮奉君子相期本同穴誰復恥犢鼻一見茂陵人烟霄與泥滓願言保新愛妾以甘自棄恩義薄所終多生於富貴

芳樹

庭前有芳樹穠陰滿軒碧莫惜更携酒醉此青春色朝
來見鶗鴂飛鳴繞其側光景不可留徒遣君歎息

武溪深

嶠南之武溪其深不能測潭潭溶瘴癘水色重如墨昏
然潦霧作上下毒氣塞仰視高飛鳶跕跕墮兩翼交州
惡女子制馭費衛勒伊余繆兵寄得總浪汨沒常甘馬
革死持此期報國卧念少游言從之何可得

走馬引

羣蹄蹈空山半夜若風雨平明即其地已復天上去惟
予迫大義盍免以名捕蟠蝸入寒殼此豈謂安處脫身
入浩渺固有神物護禮謂不戴天天知天亦許

起夜來

曉牕明緑紗蜀錦壓春卧橫腮虎魄冷驚起新夢破玲
瓏轉條脫縹緲梳矮墮高軸響銀床時誤君車過

長安道

長安道隋唐宫殿生秋草若使皆知嗣業難爭得行人
望中老

王昭君 四首

不惜將黄金爭頭買顔色妾貌自可恃誰能苦勞力

其二

絶艷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

其三

幾歲後宫塵今朝絶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

其四

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没恨長入四條絃

吴趍曲

萬頃平湖水晴光射早霞紅裙鬬畫楫相結採荷花

又

岸上相將疊鼓催青翰齊上碧波開鵁鶄鸂鶒不驚起
慣見蘭橈日日來

又

蕩漾水中舟徘徊岸邊馬相看兩不語密意待誰寫

劉生

歷古推任俠彼劉生者何提搥擊朱亥引劍刺荆軻飲肆扶頭出歌樓掉臂過無人繼義勇關隴氣消磨

紫騮馬

翩翩紫騮馬爛爛黃金鞍流水四蹄急飛星雙目寒擁頭青玉缸蔽臆絲絲鬃誰取交州鼓摸將骨去看

驄馬

鬈鬚擁如雲西人號乞銀更逢桓御史特地起精神

欽定四庫全書

丹淵集卷二 集部

宋 文同 撰

詩五十七首

貴侯行

將軍功勲滿旂常昨日賜對開明光腰懸橐駝紫金鈕爵號進拜諸侯王戟衣翩翩弄春影大第高門臨萬井但願囊書絶邊警常官中都奉朝請

朱櫻歌

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貌瑞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日午坐猗蘭翡翠一盤紅鞣鞨

拾羽曲

新羅研紅裙纖齊綵縷剌衫花倒提新晴暖日麗烟草金獸齧鎖藏春閨朱橋逼江曉沙白錦帶交風大提窄蘭洲遺翎得淺碧歸來驚飛上橋額

沙堤行

金吾馳騎東復西督兵萬指平沙堤傳言築路拜新相
恐與九衢同一泥夜來上在蓬萊宿手寫姓名符夢卜
連詔黃門下北扉趣草贊辭登力牧平明劒珮羅東閣
大字滿行書德業謁者長言告紫宸感召一庭和氣合
上心喜曰予良弼未謝急宣令直筆羣吏迎歸政事堂
指顧之間歌畫一午漏初移催入馬寶帶盤腰印垂胯
歸來冠蓋爛盈門異口同音賀太平

五原行

雲蕭蕭草摧摧風吹黃沙昏沉寥胡兒滿窟臥寒日卓
旗繫馬人一疋夜來烽火連籌起銀鶻呼兵捷如鬼齊
集弓刀上隴行犬嗥狐嘷繞空壘羌人鈔暴為常事見
敵不爭收若雨自高聲勢叙邊功歲歲年年皆一同將
軍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

讀漢武紀

嗟哉漢武有天下甘心神仙希羽化五十餘丈起樓觀
萬八千里走車駕安期羨門竟何在五利文成終死詐
若非留意尚文學羸政且賢非爾亞

題東嵓隱者壁

青峰叢叢擁危壑綠樹團團抉曲閣幽人睡起漱寒泉
坐看一林山雨落岩前火氣雜芝术澗下苔痕亂猿鶴
自憐塵土滿衣衫欲解從君令尚莫

東山亭

朝陽之峰乃天設曲嶺長崗地盤結下臨絶澗走縈回
上聳巍亭飛巘嶼晚雲幾處水墨畫秋樹數番紅綠纈
安能恰會此時閒靜與詩翁吟曉雪

水邊春半

芹牙差差蘭笋短石渠水銷水色淺倡情治思不可奈
好鳥間關花婉婉鮮衫翠裙者誰氏行歌楊枝惜時晚
臨流有客抱危膝苦調長謠問誰遣

採藥歸晚因宿野人山舍

東岩陰深崖巘古夾澗垂泉結鵝乳我來採藥晚忘歸

試宿荆扉問鷄黍春風滿林燈火冷一夜不眠山月苦
平明携策下青蒼松葉紛紛洒新雨

後溪晚步

陰陰芳樹暗回堤路入蒙蘢轉野溪澤雉應媒高復下
林鴉引子歸還啼青蒲宛宛全淹水紫笋斑斑半出泥
倚杖風前感時節亂烟斜日一蟬嘶

山中新晴

山中新晴曉烟暖散帶頹冠漱岩畔海鹽未去猿鶴喜
柴桑初歸松菊亂林閒餘雨時一滴嶺上飛雲忽雙斷
安能舉手恣扶搖欲共高鴻拂霄漢

鹽亭縣永樂山叩雲亭

長江合高峰爽氣左右繞中流望絶巘萬丈見木杪孤
亭揭其上隱隱一拳小李君令茲邑邀我升縹緲是時
天宇淨晴色洗霜曉萬象滿四隅轉盼皆可了神清塵
塵坌志適喜狹鳥人生貴軒豁世務苦紛擾茲焉獲登
覽浩思欲飛矯令謂亭我為勝絶此應少願子立佳號

光輝飾松篁因名之叩雲大字榜霞表

杜逸人歸龍山

上亭北望二百里頹巘墮壑圍龍山余嘗往來見之喜
飲食夢寐皆孱顏恨無羽翼一飛到羙子長往不欲還
安得擺手掉世故相與傲兀於其間

曉入東谷

振纓効王官釋耒去鄉縣十年始還此景物覺盡變東
谷素所愛乍到若創見烟雲引晨策數里入葱蒨明霞
照溪口花草露初泫長松盤高崗竦竦擢秀幹垂陰雜
羣木上欲接霄漢柔蘿互鈎鎖攬地走荒蔓修篁揭其
間萬个挺若箭登臨愴舊歷眺聽悅新囀讀書破茅廬
徑行已漂斷唯餘舍南水尚吐石實濊潺湲落危壑滾
滾引飛練臨流濯塵襟照影寔覿面功名竟何所旅跡
轉孤賤引手謝猿鶴深慙爾驚怨

東谷沿小澗樹木叢蔚中有圓潭愛之久坐書所見

野水瀉古穴石岸盤回淵飛塵不可入竹樹圍清漣靜往得勝玩深居逃俗緣寒光照煩襟景寂心自圓枯篁蹲碧禽垂頸窺沉鮮對之不敢動相望兩俱禪

東谷茅齋

野徑轉深密靜無車馬痕松花金粉墮苔菜翠茸翻蟲鳥春音雜烟雲晚色昏俗塵何處入長是掩柴門

夏樹

夏樹始繁密條縷方且柔左右覆吾廬合如張碧油新蟬噪晴午餘響藏深幽軒窓轉炎日清影為我留蚊蚋亦取庇鬧若春雨稠拂揮不停手咀嚼胡爾雖何當薰風來一與掃蕩收吾將就高蔭濯足臨寒流

田舍

園林曉氣清籬巷夕陽明石竇聞寒碓烟坡見晚耕豚蹄供禱賽龜殼問陰晴欲識豐年樂一村雞犬聲

高槐

高槐夾前除合蔭卷若洞交柯載宿雨壓地翠色重青蟲暖自挂黃鳥晴轉哢枕簟傲炎風為君高興動

春閨

枕帶縈春思窓紗漏曉光蠨蛸傷遠別鶗鴂感流芳粧匣蒸殘粉薰爐試舊香洞房燈燭外只有夢悠揚

採桑

谿橋接桑畦鉤籠曉羣過今朝去何早向晚籃恐餓家家五十日誰敢一日墮未言給私用且以應官課

青城山丈人觀

羣峰垂碧光下擁岷仙家神皇被金巾坐領五帝衙威靈攝真境俗語不敢譁精心叩殊庭俯首仰紫華願言鳳羅盟畢世驅塵邪循奉蘂珠飛期之飛太霞

上清宮

瓊臺橫紫霄上有縹緲居雲霞抱窓戶日月循庭除飛羽下金輦隱芝岭玉書俯首視人間臭如帚

張少愚書院

澗水侵斷橋車馬不得通飛嵐積庭礎秋蘚垂紫茸窓

紙爛溪雨簾衣拆林風主人殊未歸使我烟景空

誓鬼碑

正一受天籙腰垂神虎章羣魔獄幽隱秘篆刻青蒼故事駭前志餘威驚大荒誰能識奥訣禹步學魁罡

天師栗

天師携此種至自上饒遠當時十七樹高幹倚孤巘蒼蓬蒺藜大紫殼檳榔軟蜀部名果中推之為上選

孫知微畫

太古奇偉士精思獨於畫馳心入茫昧萬物赴揮灑當時一名重顧陸非爾亞卓哉青城筆妙絶冠天下寥寥九天仗一一若神寫吾恐千載後是終無繼者

早晴至報恩山寺

山石巉巉磴道微拂松穿竹露沾衣烟開遠水雙鷗落日照高林一雉飛大麥未收治圃晚小蠶猶臥斫桑稀暮烟已合牛羊下信馬林間步月歸

揚山人歸綿竹

一別江梅十度花相逢重為講胡麻火鈴未降真君宅金鈕曾盟太帝家道氣滿簪凝綠髮神光飛鼎護黄芽青騾不肯留歸馭又入無為嚥曉霞

閒遣

庭竹擁高叢移床就好風掩門休務外隱几坐忘中世事元何物人心了即空客來休借問此意浩無窮

睡起

寥寥公館静門掩似山家竹簟屢移枕石盤頻浸花閒多新得策事少早休衙一覺高舂睡誰來伴試茶

梅

寒梅引舊枝映竹復臨池朶露深開處香聞暫過時凌兢侵臘雪散漫入春詩贈我歲寒色憐君冰玉姿

永泰劉令清曦亭

木杪照初日捲簾知曉晴軒窻無限思圖史有餘清露下濛花重風來泛竹輕何須嫌五斗持此謝淵明

貧居

繩牀擁敝裯初起髮未櫛南窓展書卷就暖讀寒日門
前絶車馬薄暮垂斤席短墻挂纖蔓幽鳥啄紅實羣蝸
惡積雨繚繞篆空壁男兒處貧賤舉首宇宙窄翩翻槍
榆鳩宛轉匿絮蚍蜉妻孥競相咲憔悴守文筆

惜花

胡蜂採花花氣薄黃鳥啄花花蘂落林風吹花花片亂
池水浸花花色惡少年惜花會花意晴張青幃雨油幕
勸君直須為花飲明日春歸空晩萼

正女吟

身外無一簪何以供鉛華飾行不飾容濁水白藕花藕
心亂如絲妾心圓如珠絲亂端緒多珠圓瑕纇無焉得
偶君子奉之此高節所生雖至親此意安可説

莫折花

莫折花花好亦自喜勿謂花無言請以君心酌花意君
容待花轉豐艷花枝因君愈憔悴莫折花任花飛地但
對春風倚芳樹長遣香英伴君醉

織婦怨

擲梭兩手倦踏簡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
處畏風日剪時謹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
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雕印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
歸舍拋向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
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
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昏踞門限叫
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野花歎

昨者百草抽新芽今者百草開新花岩隈水側自成列
紅醜紫賤何交加東皇施恩豈不溥隨所付受無少差
爾之瑣細亦蒙被盡使奮發爭春華織叢密蔓不可數
競起塗抹如矜誇妖鶯治蝶不爾顧去爾自欲尋名葩
爾知有艷貴爾否歌管匝樹侯王家爾徒此地弄顏色
只自狼籍隨泥沙何當照水自窺覽枝報葉懼相藏遮
晩村無限曬殘日索酒為爾成吁嗟

均逸亭 晉州三亭

亭宇跨城端新苔磴道盤風光晴水石烟景暮林巒簿領仍多暇賓從每盡歡何由掉塵鞅聊問借闌干

東溪亭

短杓逶迤渡高櫂夭矯沉波光環堵淨日色綠梁深萍荇翻金鯽蘭茗超翠禽主人公事簡時此照清襟

碧崖亭

斷巘澡溪邊危亭翠壁前軒窗誰是客詩酒自稱仙遠壑春藏雨長波晝起烟吏人休報事高興正陶然

送郭經知縣

促促送歸客短亭垂柳風離罇掩殘日去騎若輕蓬百里謳歌內三年畏謹中鄉人問蜀物笑指一囊空

過祿氏山齋

過水得憑檻滿川皆夕陽江山逢勝絶手筆恨荒唐城郭蒙籠近汀洲杳靄長明朝又東去塵土入衣裳

題李處士月軒

圓蟾噴金波萬里灑清滴幽軒得虛敞皓彩溢素壁繩牀有高隱苦調起岑寂盈襟納孤光靜與爽氣敵

余過興州太守晁侯延之於東池晴碧亭且道其所以為此池亭之意使余賦詩

鄭谷題詩處荒涼不復知使君來問日景物欲歸時崖巘供清溜亭臺繞翠漪主人憐過客借與傲炎曦

蒲氏別墅十詠

風交蒲葦亂烟斷鳧鷖飛日暮一笛起扁舟垂釣歸

右方湖

軒窓曉吹清枕簟晴光冷亭上逍遥人滿身搖水影

右涵碧亭

逼簾呈素艷入座薦清香何以陪暑飲對之飛玉觴

右白蓮堂

曉靄滋花色晴輝發水光何人露新緒不管著秋霜

右芙蓉溪

積水自淵淵來源常汩汩岸上翠衣禽對人時一沒

右魚池

紫蓋嫩貼水玉梢長刺沙避風紅出沒驚雨綠交加

右蓮池

溪光搖玉壁雲影漏金盤誰此伴高興畫橋憑曲欄

右清蟾橋

決水轉橫渠交滕畫方罫秋風報秋熟滿頃吹罷亞

右稻畦

高臺按虛境飛駕羅太空小兆佩神虎每來清夜中

右朝真堂

深深鄭真谷小小焦光廬借問貯何物滿牀皆隱書

右草庵

丹淵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二 集部

丹淵集卷四

詩五十一首

宋 文同 撰

蒼溪山寺

正午風色高遂泊蒼溪縣層崖抱林木有寺藏蕊蒨出

舡步危磴蔭密頗縈轉上到金僊家緣空列臺殿修篁

掛懸溜坐覺炎暑變老僧曉經論言語何貫穿引我上

高閣闌干俯江面寥寥百里內山水盡奇觀誰謂羈旅

中所見皆所願汀洲白鳥聚井邑青烟散樂此暮忘歸

踈鐘起岩畔徙倚下松門尚怪舟人喚

五里三灘

羣石壅水成哀湍五里之地凡三灘舡如走丸勢不住

力敵萬弩雲濤盤門窓掩塞怕飛浪已倒牀座翻盃槃

長年三老色自落捩眼不敢窺波瀾捎渦撇漩出九死

衆命幸免魚鼈飡須臾出纜繫高岸競以好語相慰安

是時左右有觀者應亦為我心曾寒

咎公溉

晚泊咎公溉船頭餘落暉携家上岸行愛此風滿衣村巷何蕭條四顧烟火稀問之曰去歲此地遭亡饑斯民半逃亡在者生計微請看林木下墻屋皆空圍好田無人耕惟有荊棘肥至今深夜中鬼火流清輝衆稚聞此語競走來相依錯莫驚且哭牽挽求速歸

王會之秀才山亭

盤盤翠城山君在城中住溪流第縈轉岡勢復回互蒼林無春冬啼鳥常旦暮漠漠嶺頭雲霏霏岩底霧中間列亭榭佳景實天付物象皆自然人巧誰能寓浮生欲何事有此即樂處況君弟兄賢信道各已固詩書誨兒姪觴豆燕逢遇敢問彼簪裾何如此巾屨

謝友人寄畫

客從長安來厚紙封小軸題云此奇畫寄贈公可蓄開之掛高壁爛綃止一幅中有兩駱駝氣韻頗不俗大駝

載半髀正面頸愈曲小駝方就乳蹲身脚微跼一馬立其後才露頭與足三犬乃子母共臥啀齕肉老羌抱朱旗狀貌何狠愎端然立高岸勢若不可觸定是西酋長華旃蓋鮮服不知何所來隨從無一僕初誰作此畫精妙亦可録應餘右方在次第不止獨更願君訪求我肯萬錢贖

夏日閑書墨君堂壁二首

先人有敝廬涪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焉時五六月赤日烘遥天山川盡燋爍草木皆焦燃塵襟既暫鮮勝境乃獨專高林抱深麓清蔭密石綿層岩敞戶外淺瀨流窓前邀客上素琴留僧酌寒泉竹簟白石枕穩處只屢遷忽時乘高風遠望立雲烟野興極浩蕩俗慮無一緣氣爽神自樂世故便可捐却憶為吏時荷重常滿肩几案堆簿書區處忘食眠冠帶坐大暑顙汗常涓涓每懼落深責取適敢自便安閑獲在茲怳若夢游儻行將佩守符復爾趍洋川山中豈不戀事有勢外

韋尚子願未畢安能賦歸田

其二

歸來山中住便作山中人冠帶亦自閑累月不着身散髮層岩阿濯足清澗濱石蘚黏簡冊松風墮衣巾鄉里多舊游不厭過從頻山肴與野釀待我如佳賓有召即走赴愛其愛我真常恐禮數乖取問吾交親正此一夏樂忽茲邁蕭辰還愧擁千騎又走西道塵

送馮允南倅梓

去年父老送督郵衣上淚痕猶未變今年吏民迎別乘馬前懽聲挽不斷梓州城中十萬家家盡喜見君面以君鄉里最相近物態人情素諳練況復才力强且明中理之的無漫箭從來府政歸號少事今更得君愈清簡太守李公詞掖老淘汰心源無滓澱時携賓從訪山寺惟以高譚侑清宴蒼崖素壁多自書是處新詩題欲遍君今到彼亦爾為異日唱酬知幾卷

宿東山村舍　是秋栗為白蟲所食復為鼯鼠所食

八十雪眉翁燈前屢歔欷問之爾何者不語惟扶淚良久云老矣未始逢此事種栗滿川原幸已皆茂遂喜聞欲登熟近復失所冀有蟲大如蠶日夜囓其穗羣鼯利蟲食剪摘俱在地驅呵力難及十止餘三四供家固未足王稅何由備塔土耕至骨所得幾何利又令遭此禍不曉上天意在世幸許年必以饑饉死聞之不敢詰但愧有祿位移燈面空壁到曉曾不寐

季夏已亥大雨

黑雲推空天地昏風勢猛惡山岳掀怪電燒藝嗔霆喧鯨海起立星漢翻玉竿銀索傾絣盆豪威怒力凌乾坤川陸浩渺同一源泛濫直欲浮高原澗谷洶湧龍蛇奔溝渠溪壑相吐吞土肉刮盡惟骨存漂蕩秋稼無一根天生烝民主仁恩覆露養育生理蕃誰持害鑰開禍門絶滅黍豆災元元無路能去陳九閽此事是非安可論

謝任遵聖光祿惠詩

常念文選詩最愛顏光祿君今作此官詩亦顏之躅尋

常得君詩如隼饑見肉凡當憂憤際不可不取讀我自
山南歸幽居值炎溽六月久不雨萬物蒸煮熟正在墨
君堂流體汗可掬單絺與圓素豈解瘴煩毒聞君有詩
至猛起捧大軸拆開得累紙半日了一幅使我困病除
如藥清頭目把詩坐前軒憤惋幾欲哭君也實高才徑
庭無骫曲六十尚為縣不自耻碌碌近聞移小麾所用
愈局促安得長康莊走此老驥騄哲士甘藜藿鄙夫厭
粱肉天理不可問長吁倚喬木

謝任瀘州師中寄荔支

有客來山中云附瀘南信開門得君書歡喜失鄙吝筠
籠包荔子四角具封印童稚瞥聞之羣來立如陣競言
此佳果生眼不識認相煎求拆觀顆顆紅且潤衆手攫
之去爭奪遽相趂貪多乃為得廉耻曾不問喧開俄頃
聞咀嚼一時盡空餘皮與核狼籍入煨燼

霹靂六月四日有父子被震者

君不見前時忽疑天地坼萬里一聲晴霹靂彼某氏者
爾何人敢自欺証被誅磔子爛華容神火燎父碎梓潼
靈磯劈惟震與曜令曉然誰對君親肆姦逆

後溪

新晴採藍染溪色我愛常來坐溪側一林奇石宛如畫
兩岸野花殊不識蟬鳴晝日競何事鴟下多時猶未食
細觀物理須靜中歸去無辭更昏黑

黃功垂秘書嵐城閣

羣峰繞高軒四望如城密晴嵐逼窗戶淨若新洗熨香
杳其中人衣襟照寒碧臨風設橫几蕭灑坐終日門前
車馬道擾擾亂如蝨轉眼不復觀長歌傲簪紱

鳳山古祠

林木摧折堂廡傾其中塑像猶縱橫狂巫騰踏野老拜
瘦雞薄酒邀神明形容詭怪蛇虺亂聲音醜惡鴟梟鳴
災牛禍犬亦可作世有此事何由平

靜中吟

客去復掩戶高松下清陰微風動其間對語雙珍禽幽

人獨凭几聽此古意深起來南窓下被以朱絃琴彈之
代佳話俚耳誰知音

送黃庶先岷州赴舉

朝廷取士及洮西君今去就岷州薦男兒致身自有地
六月萬里君莫憚君也經術三十年此發必中后羿箭
聲名大抵重文章慎莫便從班定遠

大熱見田中病牛

壠上病牛良可悲皮毛枯槁頭角垂兩鼻谷砑只自喘
四蹄岁发曽不皮牧童黙坐罷牽挽耕叟拱立徒嗟咨
朝驅暮使氣力盡爾死主人安得知

呈里中諸友

君莫怪我不讀書君莫笑我不飲酒更精文史豈足用
漸老懽娛復何有負郭安得二百畝舉家已聚三十口
且來伴我數月閑未幾區區又西走

寄彰明任光祿遵聖

軒軒任公子本是釣鼇人手把虹蜺竿一舉百萬鈞得
鼇謂無用坐卷千丈綸却自絓蚯蚓淺瀨收纖鱗悠悠
世上兒不識此有神但將俗士眼下視窮水濱

庶先北谷

路自西溪入園當北谷開月亭詩作客雨館睡為媒摘
果衣霑露尋泉屐漬苔閑居正無事莫問我頻來

謝王庶軻秀才見贈諸篇

覽君山中詩多有贈我篇感此意愛厚使我將潜然世
態日衰薄交道君獨全豈若賤丈夫心醜貌甚妍我已
嬰組綬君方傲林泉出處雖有殊所樂同一天

前溪獨遊

溪水碧溶溶紆餘短矼通小灘晴靄外獨鶴夕陽中倚
杖對清瀨披襟當好風幾時歸住此長下釣魚筒

書綠帷亭壁

喬木繞舍如綠帷羣山四面寒參差春禽入秋啼自別
早雲到暮歸常遲庭前好菊勸飲酒案上佳紙邀吟詩
閑居數月興便野渾忘簿書相賒時

青山道

寞寞青山道叢木舍古烟遠客事行役未晚不敢前乳虎正養子采食大路邊但顧已所急其誰辨愚賢

野老

野老扶白頭耕墾事田壠豈無兒與孫凍餒實我恐地產止數出財用知幾種食肉與衣帛賢者何言冗

誰氏子

縹緲誰氏子學道要昇仙人世豈不樂何苦求上天反首顧我語子豈得謂賢智如撲燈蛾甘就膏火煎

秋興

晨風吹茂林夕露下芳畹秋容變憔悴復此白日短蕭蕭歲華暮冉冉節物換浩歎倚前楹使我心曲亂

其二

百蟲感秋陰入夜聲更切問爾苦何事到曉嘐不歇盈庭不可止翦蔵萬穴會是天使然相將送凋節

書平泉草木記後二首

衛公當國日力與天地均平泉植草木取盡四方春海嶽欲必得亦能役鬼神可笑身未冷已聞屬他人

其二

公豈不聰明嗜好乃如此若非以私餌是物安至止彼致者何人定非端潔士草木固為塵醜名終未已

重過舊學山寺

當年讀書處古寺擁羣峰不改歲寒色可憐門外松有僧皆老大待客轉從容又下白雲去樓頭敲暮鐘

書隱者壁

枳棘分三徑猿猱結四隣茂林修竹地枕石漱流人肴雨擔藤杖迎風卸葛巾我來懷愧甚衣上有紅塵

訪古寺老僧不遇書壁

寂寂復寂寂門前苔蘚積巾鉢定何之禪房封屈膝蛛絲網窓戸蝸涎篆墻壁欲去重遲留空中望歸錫

村居

日影滿松窓雲開雨初止晴林黍熟曉巷兒童喜牛

羊深澗下鳧鴈寒塘裏田父酒新成餅罍饋隣里

宿田家

日落雲四起牛羊下高原今夜宿何處孤烟生遠村

寥岩狖鄉音擾擾林鴟喧危坐欲終夕此意將誰論

大熱

大熱早復暮幽居如火圍更無風稍快只有汗頻揮袒

露憂生客沾濡怕熟衣何當生兩翼直近廣寒飛

閒樂

晝睡忽過午好風吹竹牀溪雲生薄暮山雨送微凉粉

裹衣裳潤蘭薰簟蓆香歸來閒且樂多謝墨君堂

寄楊歸一

出處久異矣居常勞所思烟霄惟子未鬢髮已翁為世

故豈須問人生當自知林泉聞幸好足可樂明時

行李載書成詠

於世已無用何苦愛讀書自笑身許大所處如蟫魚編

簡補斷爛卷軸收殘餘又鎖十餘篋作數隨行書

還友人詩卷

作詩所患格不高君今已得詩中格吾鄉風物最清麗

君向其間作詩客定餘絶景在幽深更欲煩君用刀尺

上亭北軒對月吹笛得才元舍人昭華引醉霜

月草堂吟皆詩譜也 三首

瀲灩金波瀉碧空隔霜寒影下征鴻夜深一笛昭華引

吹滿千岩萬壑中

其二

羣山暝色烟開後遠水寒光雨過時令夜何人醉霜月

臥聽緑嶺玉參差

其三

涪江東岸有雲林巒嶺縈回澗谷深何事遲留未歸去

強顏猶唱草堂吟

苗子居運判歸宿州同赴武康西縣道中奉寄

二首

霜風舞征袂有客去荷離斜谷雪晴後曲灘水滿時亂

山誰對酒孤驛獨吟詩不得陪清絶悵然空所思

其二

漢中為會失兼程雨雪曾無一日晴拗項橋頭聊立馬使車應已過褒城

孫懷悅紙本亂石

老孫抱奇筆臨紙恣揮灑從頭掃亂石磥砢隨墨下焦頑與圓潤無一不精者誰信萬鈞重卷之不盈把

熙寧辛亥歲春予自京師赴陵州因過家省墳

墓是時見所居東西長衢比户競取榆栽列植於官道左右者後移興元滿替復歸待洋州闕始四年爾而榆已高大繁茂深密可愛予正得此過一夏旦夕與諸親友優游於其間蒙庇厚矣閒因作詩示諸君

昔我去守陵陽日門前夾道初種榆今年我自山南歸向椽大者皆柱麗兩邊合陰若深洞滿地清影繁如鋪是時暑氣正炎酷無處容此煩病軀晝搖清風夜篩月

日日不可離羣株閒邀親友坐其下左右間設琴與壺人生適意乃為樂此樂已恐他更無霜飈未起枝葉在且與諸君同此娛

旱雷

夏旱亦已久衆懼非常災茫茫大田中赤風起炎埃密雲徒滿空甘澤竟不來但聞南山下日日喧怒雷

久不雨喜見晚雲

晚雲萬丈如銀山日光返射紅孱顏莫誇突兀在天上且放霶霈來人間雷公施力已憤怒風伯壞事休庸頑我將待之至夜半慎勿更似前時慳

丹淵集卷四

謹案卷一第三頁後五行内氷筋與玉骨兮刋本内訛向今改

第四頁前五行葉獥猭而若冪刋本獥猭訛徹掾據洞簫賦改

第八頁前六行蟠桃春兮白榆秋刋本秋訛林今改

第十頁前七行後余出守於陵陽刋本後訛復今改

卷二第八頁後五行鵁鶄鸀鳿不知起刋本鸀訛屬據玉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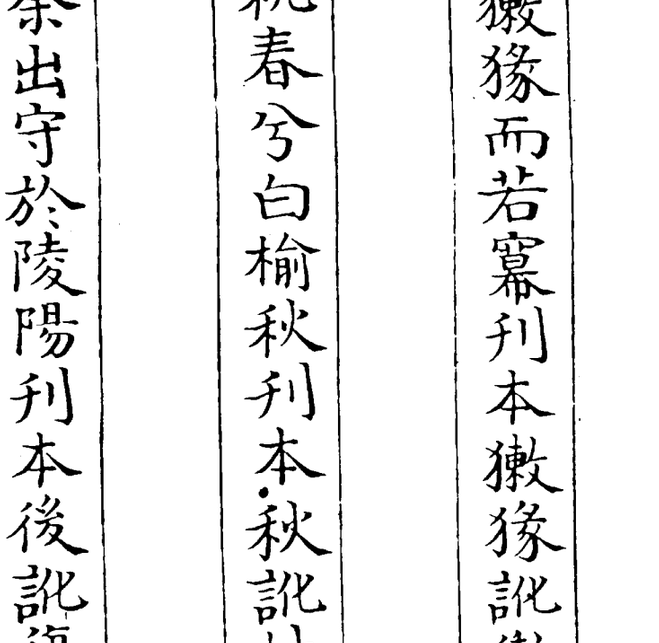
卷三第五頁後三行讀書破茅廬刋本廬訛蘆今改

第七頁後四行上清宫刋本清訛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謄録監生臣沈啓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丹淵集卷五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三 集部

丹淵集卷五

宋 文同 撰

詩五十一首

賈佩蘭歌

綠髮憶新梳君王侍玉壺相隨五色鳳飛止帝宮梧鳳時入紫烟一舉萬羽趨乘風恣敖盪衆首傾雲衢帝既天上行留鳳不與俱鎩翮下永巷髡鬄編鉗徒赭衣舂且歌北望鸑鷟呼凜凜赤喙鴆一盃死其雛鳳亦飲瘖藥鞠域支體殊娥姁豈不仁幸此全賤軀歸來南山下秋風裂羅襦寒牀覆龍具霜雪侵肌膚忽自感時節臨風只長吁徒懷掖庭事飲泣對民夫

徐太元

彼徐太元者杭州之參軍同僚曰張惠犯贓抵深文徐哀其母老詣獄輒自陳謂惠所受贓太元本同分今儻獨坐惠此獄無乃寃均之不滿法惠遂減死論太元亦

坐免不調十餘年西臺李侍郎典選世所賢聞徐之所
為特以不次遷擢授鄭司功太元名始傳後為申王師
德行人推先嗟哉後世人恩義日不完初既同職事言
色殊相歡詒酒與佞食旦夕同杯盤一有不得意艱險
立萬端推之入網羅又以毒箭攢昂然了自得衒露其
術全此等雖曰人犬彘曾豈然眼見與耳聞天下何可
言我今作此詩中有二義存欲使在位者此風幸相敦
勿令有識人命爾為蝎蚖又欲彼正士為國掌三銓須
察此惡子廢斥入冗員自然此浮薄不長其姦根覽者
請味之勿罪其言煩

蓋寬饒

次公清而狂其本出天性惜哉公廉質不以儒術正陷
害公峭刻奸犯語堅勁在位及貴戚合然仇怨盛稀遷
愈失意躁戾因以逞王生識其趣勸以全壽命胡為不
開納封事轉凌橫五帝官天下此語豈君聽上怒以不
改章下求衆定礭然金吾奏直以大逆訂雖為鄭昌頌

萬嫉掩一諍遂爾屬諸吏蓋復受笞榜行當北闕下輒
引佩刀剄時雖衆所憐終為端士病

諸葛豐

少年名特立初為貢公起元帝擢司隸刺舉無所避閒
者何久濁京師語如此馳車下許章去節自豐始上書
摘章惡此舉誠可喜奈何少恩怒春夏常繫治人多訟
其短遂徙城門尉復列堪猛過上為之切齒制詔白其
罪不忍下豐吏豐初在朝時數道堪猛美失職乃自取
憐之老矣庶人終於家反覆豐可恥

新津退思堂

三江古劇邑入籍生齒夥詞源百端起區處不可惰子
醇為之宰幽隱照必破斷事精且密有若麥歷礪尚懼
忽一失退即此堂坐庋者思改易無使下罹禍如此凡
二載不識有纖過賢哉令之師敢以此為賀

墨君堂晚晴凭欄

墨君堂中看新霽十里平林鋪淨綠青烟一去抹遠岸
白鳥雙來立喬木戴勝入園蠶已老栗留過隴麥將熟
坐待月破東嶺雲自取簾鉤更高軸

山舍早起探晴

山鳥轉晴日獨行風滿林澗花薰野袂岩水濺幽襟側
石驚新滑垂蘿愛近深蕭然此清興不似戴華簪

東谷獨往

久不到東谷晚晴欣細履陰夾路木濺濺落溪水幽
澗界屏粉亂喙刻窓紙兀坐忘所歸烟雲逼人起

西崦道友

西崦入深窅幽茅藏隱仙虛窓畫雲篆淨几校靈編絶
巘聳玉幹危岩瀉珠涎相留飣青餑人世幾幾年

送李野夫兼簡公擇學士同年

吾友野夫官滿歸峽中風物正春時莫因道路起長歎
且對江山吟好詩異日滑臺君若到寄言別乘我相思
聲名已重更論底但引冰堂金屈卮

任居雲棲枝閣

我栽仙鸞山杳杳山上閣道傍問耕者居雲之所作居
雲個儻士韁鎖不可縛讀書三十年議論寫不涸縱橫
入衆藝深曉不止畧自笑與世淡回首念岩壑安排事
幽隱終老期此託結茅層巒巔退比籬下崔棲枝榜其
號意豈羨鵬鷃時茲入岑絶寄憤滿寥廓江風拂危欄
澗月滿疎箔獨橫古溜琴居雲琴名遠意追淡泊蕭蕭履霜
操隱隱天外落履霜居雲之所好彈者飄揚雜仙籟泛響度林薄
其誰共高興唯此猿與鶴願言解塵纓一赴方外約

朱康叔郎中棄官求母於金州因會華清宮作此詩送之

蟠桃實在枝蟠桃花已飛相隔五十春一旦還相依康
叔視金龜解去如糞土徒步入巉闕金州取其母古人
亦有此比之康叔難幾時有古人能如公棄官玉蓮仙
宇中相會談此事使我發驚歎達曉不能寐借問侍安
輿輦下何時過我欲率諸君扶服詣門賀

蓬溪蘇令均利泉

潛流蔽荒壤嘉惠鬱所施邑人念遠汲視此無以為蘇君作之令大利收前遺一日會衆鍤茲焉發清漪既已就新甃瓶缶何纍纍盡言彼汙濁豈爾同甘滋比戶獲美飲頌君皆一詞何以紀君德是泉無涸時

寃婦行

婉婉西隣女韶顏豔朝霞淑性自天與少小傳令嘉孝愛親黨重巧慧閭里誇其母最嬌憐看若眼下花自從

插冠笄未始離窓紗讀書佩箴戒舉止無纖瑕求媒不自審得壻非良家如以瓊樹枝使之並蒹葭憶初行嫁時遺贈矜豪華明珠蹙袿裾雜寶裝簪珈餘貲詎可數但較輦以車其姑本寒種貪壑常谽谺得婦不問好求索惟無涯侍奉四五年叫物逾餓鴟百欲一不應用毒同虺虵豈惟被詬辱抑亦遭笞撾馳使執賤役課責日夜加手指盡禿瘃鬢髮仍髟鬖一旦不任事病骨枯若槎委頓臥在牀尚爾磨怒牙既死亦不顧但恣攫且拏聞之道路人涕泗而咨嗟養女擇所適此事寧輕耶家法要相委在邇不在遐聘禮貴得中尚約不尚奢尊章若慈仁至死甘苧麻請看西隣女一失千里差

林居

宿髮未暇梳林居且辰詣鮮暉散清滴濕濕滿衣袂仄行盖前礙傾視因遠翳野意浩盈懷曾忘傲公退

墨君堂

嗜竹種復畫渾如王掾居高堂倚空岩素壁交扶疎山

影覆秋靜月色澄夜虛蕭爽只自適誰能愛吾廬

鑑崖 山居有青崖平滑如鑑

層崖瑩青瑶冷滑不可捫秋光發淨照林影搖晴暾飛瀑滌吟肺垂蘿清飲魂惟憂漬愁霖碎蘚來相痕

宿超果山寺

荒途涉沮洳危嶺升坡陁愛此清淨居不倦來往多山僧見余喜顛倒披乾陀引我坐前軒山果丹碧羅食已步野徑新柔踏晴莎就石枕古稜依松執長柯是夕乃

宿此東山吐圓波夜久不能寐禽蟲伴幽哦達旦鳴落葉固非俗士歌岩猿與谿鳥應笑頻經過

富樂山海師

上人者何人富樂之禪客成都昔嘗見時已坐法席別永二十年嗟此出處隔昨過芙蓉溪捨檝得携策盤盤轉危磴上叩金仙宅林閒識孤標梵眼老愈碧引我翠壁下煮茗拂蘚石問之第二月雄辯發古譯無由從之遊不得蒙久益翻然入塵闠俛首愧名跡

彭州南樓

百尺壓城端飛簷欲上搏湖光摧坤堄山影轉欄干秀野含春煦喬林擁暮寒回頭大岷雪千仞玉巑岏

大慈交師演古軒

萬法一軒中周回百座容曲爐燃蔗蔔久橫揭貝多重信士供晨鉢門人集午鐘何時聽雄辨幾柄換庭松

新晴後溪樹陰灑然覽景成韻

雨後溪水急晴光鬱如浮高林放繁陰黯黮幢蓋稠麥

熟桑椹好撩亂黃栗留咿咿動新蜩局局啼乳鳩晚策貪靜境緩帶成獨遊照影俯回淵濯足臨漫流願言懷世慮逐此蕭灑休定知今夕夢不作塵土憂

黃秀才北郊書堂

吾邑固僻陋巉巉合羣山苟無賢者居孰能營幽閑黃子治北郊勝絶收其間長溪斷谷口翳謖陽塵闠始至甚夷曠漸往頗險艱洞穴烟雲昏澗壑松桂環幽芳自芬馥野哳常綿蠻繚磴挂絶壁孤矧飛遥灣氣象奪天奥景物搜鬼慳築室貯羣籍軒窻面屏顏朱黃列几案坐把古穴刪自取天爵高下視五兩綸處心固已定詎恤時輩訕伊余素無似謬入文墨班前得省親歸屢此容追攀時亦竊講議始蹈賢聖關譬之拉虎豹所得纔一斑自愧鄙樸姿得涉道誼寰余亦有東谷對此何格頑每來輒盡日須步明月還

讀楊山人詩

秋高羣山空衆籟吐毛竅霜颸擊林野岩壑起哀嘯蕭

蕭寒月下合若萬鬼嘯疑是太古魂嗷嗷此中弔山人
住中巘側耳得清峭譜之入文字滿卷冷雪照其聲太
淒楚勁澁皆古調俗尚正淫靡惑者自夸耀山人持之
歸無乃取衆譙會有知此音相逢當一笑

已師竹杖

已師杖奇竹坐亦不去手循摩瑩且膩瘦骨何蚴蟉叢
枝抱奇節兩兩相對走孳常出孤梢上下分左右如何
此獨異天產固非偶師初得之誰此實世未有不為師
所用亦共衆植朽願師勿棄置珍之比靈壽

晚至村家

高原礄确石徑微籬巷明滅餘殘暉舊裾飄風採桑去
白袷卷水秧稻歸深葭繞澗牛散臥積麥滿場雞亂飛
前谿後谷暝烟起稚子各出關柴扉

雨喜客過

積雨無所詣十日不出屋故人念端居牢落如槁木高
軒過窮巷下馬想慰沃載酒酡揚顏裹飯飽桑腹日暮
盤盖客至病榻厭人語地僻誰往還閑門閉深雨

墅居

不復入城市亂山園一村雲霞供几席水石佐琴罇病
久筋力緩眠多頭目昏無人來谷口苔蘚上松門

東窓

叢榆落碎鈿蔓柳撲輕綿麗晚暗紅霧曲堤橫翠烟嘉
樹正陰合好禽新語圓東窓日已滿猶記隱囊眠

大雨

驚雲駕長風大雨灑九有崩騰百川倒豪怒一雷走茫
茫草木亂隱隱岩谷吼高閣晝眠人覺來但支肘

芹歎

清霜入寒溪水迹落一尺飛沙上芹葉脆卷如燎炙孤
根抱生意春澤守遺澼願奉野人薦充君盤中實

憂居

憂居向山林蟲鳥日為伍形骸忘摧剥骨肉慣辛苦蔬

任氏鳴瑞橋

清溪漱碧崖哀哀寒聲落子川愛溪聲架橋橫絶壑山風撼松月倚檻聽噴薄遂號曰鳴瑞古人無此作

過友人谿居

籬巷接菰蒲閑扉掩自娛水蟲行揷岸林鳥過提壺白浪搖秋艇青烟蓋晚廚主人誇野飯為我煮新蘆

江上主人

客路逢江國人家占畫圖青林隨遠岸白水滿平湖魚小猶論尺鷗輕欲問銖何時遂休去來此伴潛夫

詠月

見說樓臺滿玉波中間惟只鎖嫦娥可憐八萬二千戶每到缺時爭奈何

五十

生平曾不事悠悠倏忽年華五十秋宦意丈情俱淡泊可憐渾似李蒙州

攬照

耻將衰晚競青春強把圓波拂曉塵自笑年來鬢髮白

王昭不解作官人

梁景和

隋氏廷中列百官幾人風節動朝端越公事勢炎如火獨有梁毗會忍寒

何桂林

十萬餘工造羽儀夾堤浮浪去參差當堂送入江都去渾忘當年攬頸時

傲吏

管馬心何在排車意自閑問時將手板拄頰對西山

閬州東園十詠

錦屏閣

茂林斑若錦秀嶽矗如屏底處供登覽闌干在杳冥

清風臺

無時來見襲有地更臨高坐客清談起紛紛落麈毛

四照亭

畫箔褰何礙珍叢發已圓願公皆遍賞莫為一隅偏

柳橋

接風誇晚態垂雨怯春寒為問題芳意同誰倚畫欄

曲池

水似珠璫入池如玉磬開臨流唯自適魚鳥莫相猜

明月臺

微稜生海角圓晲到天心共上唯佳客無容照俗襟

三角亭

合棟交生角回欄互引牙由來因地勢不是故尖斜

花塢

繚繞穿紅萼爛斑踏紫苔誰將錦步障端為使君開

藥欄

玉箏齊抽日金釭競列時自然俱可愛莫放畫簾垂

郎中庵

已築環為堵仍栽月作牀公來時隱几身世在羲皇

詩四十首

和仲蒙石龍渦

羣岡壓涇湄於此聚衆首其間石屋露遠視若呀口林

端躡絙上却入勢愈斗圍空豎古壁闊可百人受洪鍾

誰倒仰巨甕忽側剖層岩寒泉飛絶巘怪樹走陰風喜

復怒野霧吞且嘔晴嵐逼衣襟欲住不得久嘗聞耕者

說自昔藏蚴蟉當年救旱事有記刻不朽近歲靈恐歇

百禱無一偶至今閭里人不復來奠酒

和仲蒙山城

大歷年忠武居豳捍逆氏平民營板堵斷賊閑遠溪連

檜橫朱鳥飛檣切紫霓縈紆圍絶巘靡迤附深溪外濬

池隍險旁聯堡障低轀轀防籣石埤堄礙雲梯樹杪鳴

巡鐸崖端響守轅石頭何培塿龍首太醯雞歲久蒼

苔上時平白草齊全秦襟帶地惟此壯山西

和子山春日雨中書事見寄 二首

菀菀寒宵雨氣沉一春長是詠春陰燕歸畫棟簫櫳靜鷰下雕欄院宇深鬬草玉釵應復約看花金勒悞重尋謝郎風調將誰奈獨倚書牀擁鼻吟

其二

青春已破六十日正好共携歌管遊鶯花有意欲惱亂風雨何事相淹留南園綠樹映綠樹西湖畫舫臨清流幾時雲陰得歛霽願把一樽相獻酬

馬子山為余與賀順之書記李仲蒙察推同年同幕作題名記復有詩督程適之書石余因和

兼謝

太常舊得同科第幕府今還次姓名作記馬周文已贍書丹程邈隸尤精定知二美能傳久從此三家覺轉榮每對雄詞觀健筆自慚孤迹附羣英

官舍春日書懷 二首

自趍戎幕佐鞬櫜四見新陰發舊柯學飲不成歡意少好吟無倦苦心多舞傷池柳風圖甚泣破庭蘭雨奈何敢對青春歎留滯且須開口更狂歌

其二

琵琶泉水碧溶溶又見春歸玉柱峯歡緒已闌羞老大交期將近懶遊從杏開暖萼融紅蝀柳放晴花拆白茸賦得上林佳景盡不知誰為薦臨邛

登邠州城樓

試此望搖落秋襟成惘然客懷傷薄暮節物感窮邊斷燒侵高壘微陽入晚川年來舊山意常與雁翩翩

秋盡日陪諸友登白佛閣

危剎隱高阜孤軒橫碧虛登臨賞秋杪笑傲樂公餘野外景入盡坐中歡可書重城已嚴鑰歸馬尚踟躕

極寒

燈火宜冬抄圖書稱夜長簫鈎挂新月窓紙漏飛霜酒醴慙孤宦皮毛逐異鄉誰知舊山下梅艷滿東墻

謝惠橘

緗葉隱朱實纍纍楚江筵寒香摘清露奔走寄迢遞琳腴滿金殼咀嚼想佳惠君未致此時風已吹削肺

登山城書事

節物感羈旅連空生塞陰亂鴻寒渚遠羣雀晚叢深霜重涇灘出烟高隴樹沉歲華徒自老幽憤滿登臨

送夏殿直時婿於李璋太尉

霜樹東門曉清寒滿客衣一樽從此別百兩幾時歸漆水魚初薦梁園雪正飛高堂今遠郡須念報春暉

送錢規判官歸蜀覲親遂之岳陽

嚴風吹玉柱有客動歸裝古道轉危阪全家行曉霜休嗟遊薄宦且喜拜高堂會合知何所春江泛楚艎

和梨花

素質靜相依清香暖更飛笑從風外歌啼向雨中歸江令歌瓊樹甄妃夢玉衣盡堂明月地常此惜芳菲

山櫻

巖壁自叢叢年華寂寞中偶因移曉雨似欲占春風嫩葉藏輕綠繁蕚露淺紅孤根知幸否從此對雕櫳

秋子

裊裊復翻翻封條壓樹繁羣芳非姊妹亂實見兒孫蔭日臨虛檻披風拂短垣主人無奈爾常為醉幽軒

桃花

種近短墻邊開臨小檻前倚風無限意笑日有餘妍枝輭園深密芭穠墮碎圓祇應芳樹下時見武陵仙

杏花

仙杏一番新妖嬈洗露晨待粧憂粉重欲點要酥勻月淡斜分影池清倒寫真君須憐舊物曾伴曲江春

秋日寄呂永壽徽中

落日照容谷寥然官署秋開簾臨絶巘凭几對寒流古意深中得詩思靜外遊三年多少景滿篋是冥搜

吟春

春工運潛巧是處有行迹庭梢發新顋巖溜融暖脉晴

湖影撥剌曉樹音格磔須知玉峯下日有尋芳客

琵琶泉

險道入幽邃深溪轉岑寂蒼烟鬱孤岩秀石圍斷壁古蘚荒碧潤寒泉灑清滴誰能厭塵襟茲可供洗滌

和子山種花五首

風流從事季長家遶徧官居種盡花應為清才無比敵擬將文彩競春華

其二

碾薄搓圓粉色勻一枝寒艷惱青春曉來帶雨西廂下恰似蓬萊見太真

其三

曾宴瓊林爛熳紅寶津樓下看春風今朝忽向君家見猶憶當年醉眼中

其四

幾樹山櫻曲檻前花開如火葉如烟待將短句誇形似已被休文道欲燃

其五

新自涇州趁雨移便開繁萼擁芳枝紅霞照地清香起似到玄都觀裏時

和張屯田雪中朝拜天慶觀二首

蔌蔌遥空墮碎瓊一街寒色曉風清題輿想入簫臺下似駕飈輪向玉京

其二

寶幢珠節共玲瓏九虎嚴關有路通遥望玉宸端象簡宛然身在廣寒宮

送酒與呂令答所示詩二首

君無彭澤五十畝我有謫仙三百盃聞道山中足春意滿壺聊為撥新醅

其二

見説西溪裏羣花艷正繁不知紅影下誰共醉芳罇

初雪

一色陰雲蔽曉空粉英瓊屑亂茸茸不知遊騎將何處

已失南城玉柱峯

對雪獨酌

雲陰低重玉花繁獨擁貂裘對一樽不語佳賓是何物
古書名畫滿西軒

槐莊渡口

雲烟飄泊樹微茫一岸人家帶夕陽欲上高原便回首
可憐風物似吾鄉

約春

去歲相違恨已賒今年相遇喜無涯紅情綠意知多少
盡入涇川萬樹花

和子山陪使君遊西湖三絶正月晦日

柳色透堤金粉明湖光浮岸玉烟輕風柔日薄恰新霽
正好訪春來此行

其二

遊騎翩翩從使君娛賓亭上宴西曛座中不用頻辭酒
明日青春已一分

其三

滿眼垂楊照綠波就中春意此先多不將歌管酬佳景
擬奈翠漪堂上何

探春

郊寒重勒春遲消息如今尚未知只是垂楊最先得
每朝來覓向東枝

春寒

東風何事力猶微凜凜邊寒犯客衣舊雪未消新雪下
南園春色幾時歸

丹淵集卷七

詩四十首

宋 文同 撰

新秋讀書

高風發遠籟轉響為清商隆曦減炎威未晚先自涼庭前碧桐樹昨日聞早霜朝來逐葉上已暈一拂黃壯歲覺時節燿若翻電光自顧勿嗟惋徒然攬中腸官居幸少事署案日幾行公退清且閑垂簾坐虛堂解帶輒傲兀左右羅縑緗所務唯討論一燈從夜長

貧士行

側身入窮閭踢影守環堵日高齒未嚼風勁骭猶露胡為迫凍餓此道吾所素出每駕雞棲歸仍伏龍具原生本非病董子蓋不遇誰將斗升水活此轍中鮒不見裹糧人欲死者亦屢徒自諷詩書區區立名譽

馮氏道中早行

畏暑事晨役高原動征鞿遥遥歷廣博浩浩長風吹踈星才出沒河漢西南垂林端啟明上飛光發丹曦熒熒洒晴露百物含華滋爽氣入肝膈宿濁無一絲寒泉漱清甘洗滌俗慮遺還憂火輪怒萬里燒雲達

宿李同年蔭碧亭 時自長安慮囚屬疾

抱病出煩闐投此青林間高軒得清涼坐致精爽還主人止之宿借與終南山中宵皓月起繞枕皆屏顏望久氣自清心胷無結頑平明又西走勝軌不可攀

李生畫鸛

昂昂青田姿杳杳在輕素一身萬里意雙目九霄顧鈐羽翮利竦竦骨節露君初本誰學我恐必神悟得於想像外看在絶筆處稷筌如復生相與較獨步

巫州

昔年戎馬盡南巫今日風光已太文雅吹夜喧金府月靚粧春艷玉峯雲泉亭柳色濃將滴水寨荷香遠更薰邏侯不驚烽燧息高原閑獵舊將軍

寄友人

惟秦抵於蜀間可歷萬巇遥懷嚮英義潜想一夕馳之人探道奥求合常苦奇音羈見謂可招納欲與相塤篪夫何屢乖絶出處各一涯秋風動孤況西首勞所思

和仲蒙夜坐

宿鳥驚飛斷雁號獨凭幽几靜塵勞風鳴北戶霜威重雲壓南山雪意高少睡始知茶効力大寒須遣酒爭豪硯冰已合燈花老猶對羣書擁敝袍

明教院

野逕欹危入谷斜曲崗田嶺共交加經年不到為隔水此日獨遊因看花兩岸烟雲閑景物一軒泉石静生涯自憐冠珮嬰身者直入樊籠老歲華

和仲蒙夏日即事

簿領初休几案清西軒移枕臥前楹香從菡萏紅芭發粉入簟簟翠節生不分去聲便哀聞蟻鬬可嗟俱妄見蝸爭日長景静官曹冷莫厭頻來對一枰

西軒秋日

官舍蕭然似隱居一軒秋色伴怡如深藏宿雨樹木暗高灑夕陽籬落疎景物静思臨水石光陰閑覺入圖書此心只有雲相信長伴吟魂遠太虚

和張也田秋晚靈峯東閣閑望

直欄橫絶紫微陰凭久秋光照客襟一道山川寒色遠萬家烟火夕陽深涇灘水落羣鴎集秦嶺雲高斷雁沉此興浩然須把酒可憐難醉異鄉心

春庭

春院陰陰翠靄低春庭寂寂曉光迷花間蜂去抱黄粉苔上鶯來銜綠泥兩行高梧初蔭合一番新草恰生齊微禽已識幽人意飛下欄干向裏啼

過永壽縣

驅馬上危坂暮鞭搖客愁峯巒驚滿目咫尺擬回頭紅樹擁野店白雲藏縣樓須知此北下地底見幽州杜老幽州有地之句

東谷偶成

府事幸稀簡常為東谷遊舊山茲琴鬳佳景每遲留斷續溪雲起縱橫野水流拂衣知未得聊此慰鄉愁

宜祿昭仁寺後軒

危欄憑絶壑欲奈此時何但有夕陽處就中秋色多與誰同徙倚空自發吟哦便覺成羈旅歸心逐雁過

過高墟城

頹壁乍高低中間已亂蹊長原想鵝鸛大塚記鯨鯢黯淡寒雲結蕭疎野草齊興亡盡遺迹立馬看扶犁

夏日翠漪堂

湖水碧溶溶寒漪四望通龜魚遊浩渺鳧鷖下虛空爽氣吟窓外清光釣艇中一襟時自快多謝北軒風

玉峯園經春不得一過因成詩呈同官約遊

春來少嬉遊俗事日相耗南園只城外累月不一到花香雨後歌樹色風中老惟有嵓下泉猶能滌幽抱

送張兢無悔秘校赴調

無悔富道誼卷藏無所施端笏拜上官十年走堦墀人皆為嗟惋君獨安且怡又執考書去當衡誰與知

六月十日中伏玉峯園避暑值雨

南園避中伏意適晚忘歸墻外谷雲起簷前山雨飛興餘思秉燭坐久欲添衣為愛東嵓下泉聲通翠微

咸陽道上晚晴有作

積靄晚盡散南山明夕陽秋容偏豐鎬古恨入隋唐草木咸搖落風烟自渺茫客亭須下馬把酒慰殊鄉

歲晚登清素院北閣

雲端訪古寺樹杪臨危閣風厲懾草木霜乾喜鵰鶚天時既悽慘人意亦寂寞回念故山遠心隨日西落

炭泉險道

一澗呀然截亂峯更於何處問途窮高深出井又入井曲直上弓還下弓絶底乍臨渾偪仄危顛纔徹似飛沖我來行縣須經此正在炎炎三伏中

玉峯園避暑

伏日當飲酒南城會羣賢開樽蔭碧樹移席臨清泉浩意脫塵土高懷軼雲烟早歸休信俗須待月娟娟

早起覽物成詠

移枕出幽幌披衣步前楹秋容草木靜曉氣烟雲輕蟬噪宿露滴雁飛朝霞明塵心幸未動聊此納餘清

寄馮永州

山水永最善守居聞更優烟雲萬石古風月九岩秋几案少俗事壺觴多雅遊無因陪後乘幽意滿湘流

暑夕待月庭下夜深方歸

畫蠅方少夜蚊多搖脫霜紈奈熱何獨向中庭待明月一身清露瀉金波

中伏日諸君會玉峯余以病不預作詩寄呈

去年中伏在南園同聽清泉引綠樽今日諸君又高會獨嗟移疾臥西軒

興平原上赤熱因寄永壽同年

日午終南翠色燃滿襟飛土下秦川是時獨想君高尚正在山亭弄野泉

亭口

林下翩翩雁影斜滿川紅葉映人家岩頭孤寺見橫閣有客獨來登暮霞

淺水原

鶉觚西北地鱗鱗此處當年起戰塵見說如今溝壠下斷鋒殘鏃屬耕民

興平原上

東西車馬走秦川擾擾飛塵混曉烟我亦中間遊宦者尚慚無語賦歸田

西湖荷花

紅芭綠葉共低昂滿眼寒波映碧光應是西風拘管得是人須與一襟香

石龍渦

嶮勢圍空斷壁圓四時常見聚雲烟為霖救旱今何在徒有遺文記昔年有李懷父記備述禱雨有驗之事

水蓱

紅芳宵露清翠節曉霜犯雨後曬殘日秋容滿庭檻

黄蜀葵

錦江何日别漆水今朝見清露染顔色秋鵝一分淺

千葉鼓子花

柔條長百尺秀萼包千葉不惜作高架為君相引接

鄠上懷古

未曉南山去從禽夜不歸凡行多少地十二所更衣

石竹

蜂齧紅蘂爛蟲啼碧叢短秋風畧地起惟有蒼苔管

丹淵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六 集部

丹淵集卷八

宋 文同 撰

詩五十一首

邛州東園晚興

公休時得岸輕紗門外誰知吏隱家鬬鴨整羣翻荇葉乳烏無數墮松花攜琴秀野彈流水設席芳洲詠落霞向晚雙親共諸子相將來此樂無涯秀野芳洲二亭名

雨過側調

陰車飛空載急雨雨過林塘若新換檉花浮波魚誤食松子落屋烏驚彈白雲挂樹久不起青煙泊草殊未散東園傲吏愛高竹把卷倚風頭髮亂

題象耳山寺

轉谷縈巖路始窮隔林遥望一門通溪山俱在見聞外臺殿盡藏懷抱中像閣罘罳明海日經幢瓔珞撼天風勞生又逐輕舠去珍重高僧解苦空

題晉原舒太博清谿閣

危閣飛空羽翼開下蟠波面影徘徊光搖畫板月深淺
聲遠曲欄風往來瞑色四郊煙莽蒼曉雲千嶂雪崔嵬
主人好事民無訟日夕登遊對酒杯

縣樓獨酌

向晚無公事身如太古閒縣樓明夕照罇酒對南山放
意利名外遊心天地間生來不能飲到此學酡顏

殘秋郊外

蕭蕭風色美寒威見盡郊原向晚暉昨夜星霜和月落
滿林紅葉隔煙飛已嗟北渚蓮初老更惜東籬菊漸稀
休感歲華傷節物眼前罇酒重相違

郊外

城市厭塵土高原聊振衣晚雲多淺碧秋樹半深緋江
氣雜輕靄山光明落暉因成求好景更就野橋歸

靜林詩僧已老

七十吟中老清風滿舊林倚筇秋岸遠圍衲夜房深未
得雲空在將成月已沈生平苦如此誰是識師心

高堂山兜率寺

孤絶不可狀此山餘舊聞因官多暇日與客到深雲門
外一塵斷座中千里分勞生當自去繚繞下西曛

閒居院上方晚景

繞岩縈谷到禪扃更上危顛最上亭風攪亂鴉盤古木
雨催羣鷺下寒汀秋田溝壠如棊局晚岫峰巒若畫屏
詩已就成終夕去遠村燈火一星星

李道士惠琴軒集 二首

驅役精魂入大幽滿編奇絶盡冥搜不教天地畧容隱
應與鬼神同訪求海藏光芒開寶玉羽林鋒刃立戈矛
蕭臺自好携歸去莫向人間苦暗投

其二

壽寧孫老畫壁下當日偶同君此行是時衆裏畧一揖
自爾乃得君詩名風馳雨絶十五載此地忽爾相逢迎
見投琴軒雨大集寶匣金鑰緘瑤瓊未開試使道所有

毛髮寒竪肝膽驚歸來燒燈讀至曉句險字硬才力獰
君身長不滿三尺萬象何術獨手擎嗟我氣俗音韻淺
不敢與君相和去聲鳴聊書短歌報佳惠它日願將朝七
瓔

彭山縣居

公館靜寥寥園亭景物饒溪光明短彴樹影蔭危譙山
鳥忽雙下池魚時一跳主人王事簡文酒日逍遥

下金雞山

峽束幾重煙山分數尺天巖猿與溪鳥一似過飛仙

過金雞關

關頭氣象古關下風煙淡春深草木活嵐重坑谷暗禽
聲著部奏花色成窠勘歸鞍雖若水留此亦能暫

夜靜獨登小閣有所見因書

危閣横空蔽野扉夜深來上久忘歸水光瀲灔和煙動
雲色襹褷夾月飛隔岸葦村聞笛遠背灣松塢見燈微
此間自得吟中樂不覺霜華滿盡衣

送黄夢得

去年輕舳過巫山今日羸驂度劒關孤客每嗟隨斷梗
慈親常把夢連環蘭陔歲晚雖堪采桂窟春深正好攀
決取榮科歸舊里板輿迎侍且承顔

送郭方叔南充簿

六月東山道炎風滿去鞍譙周之舊里仇覽此初官簿
領無煩壅圖書好燕安清朝名路闊慎勿學長歎

送張郭二秀才赴舉

二子共齎刀翩翩去意豪負才皆萬選入手定雙高上
道梅薰袖還家草映袍須知本鴻鵠終不在蓬蒿

謝人寄蒙頂新茶

蜀土茶稱盛蒙山味獨珍靈根託高頂勝地發先春幾
樹初驚暖羣籃競摘新蒼條尋暗粒紫萼落輕鱗的皪
香瓊碎鬣鬖緑蠆勻慢烘防熾炭重碾敵輕塵無錫泉
來蜀乾崤盞自秦十分調雪粉一啜嚥雲津沃睡迷無
鬼清吟健有神氷霜疑入骨羽翼要騰身磊磊真賢宰

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澁莫惜寄來頻

謝許判官惠茶圖茶詩

成圖畫茶器滿幅寫茶詩會說工全妙深諳句特奇盡將為遠贈留與作閑資便覺新來癖渾如陸季疵

雨後看山因憶黃世南先生詩以相招

新霜夜落羣梢鳴羣風刮天為早晴南山向曉盡張列頹嶺斷壑當空橫開軒一見喜無量走上高閣臨飛甍層欄倚遍不能下狀貌秀活圍雙睛奔騰遠近若波浪愛極擬去中間行此時只恨少佳客相共叫笑誇崢嶸我思黃子者奇士趣向超越無俗情手提詩筆若椽大到處詠物物有名我今此縣頗幽僻復在歲杪天氣清溪中魚蟹易尋覓林下梨栗新收盛子如訪我住旬浹此品可備盤與觥遂馳僕馬去邀子願子為我聊出城私心不獨徒見子亦願揩此山之聲子如不見不為詠可惜此山虛此生

送楊議卿赴舉

寒日照殘樹新霜結衰草有客奉高薦策馬奔遠道聲名近轉大文字素已好壯歲雖可恃榮科亦宜早勉自報春暉高堂親髮老

和楊仲軻春難度三首

春難度紅梢梢綠縷縷朝披煙暮結雨勸君飲酒莫用訴春難度

其二

春難度歌滿闋酒萬舉喉欲破腸欲腐風光滿天已不暮春難度

其三

春難度池浮花墻擁絮枕書睡樹陰午日長幾何萬尺為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

訪李奐山人隱居

多暇無所適故來尋隱君搴開壓屋樹觸散擁門雲狀貌不妨古言談何太文今人重高趣歸去每斜瞻

冬晚書事

倚杖立亭皐寒威向曉豪雪乾山色老風烈樹聲高殘日千鴉舞孤雲一鴈號自然成感物不覺首重搔

晚次江上

宛轉下江岸霜風繞人衣翩翩渚鴻墮冉冉林鴉歸前塹已重靄遠峯猶落暉孤舟欲何處劃浪去如飛

十月梅花

十月凍墻隈英英見早梅應從九地底先領一陽來紫萼紛紛脫黃膚迸迸開得風渾自變與雪欲成堆細暈輕檀口濃粧膩粉腮月娥身解寫青女手能裁冷艷浮氷沼清香落玉杯只憂融乳酪不惜露瓊瑰避妬情堪重禁寒術可猜有誰憐寂寞盡日獨徘徊共語誠無計將題恥不才東隣夜夜客莫放笛聲哀

吉祥院

寄題何靖山人隱居

門外鋪寒水墻頭立好山先生忘勢利高隱寄中間鳧鷖應同樂煙雲已共閒幾時能少暇携酒到松關

寄楞嚴大師

錦官城裏寺一室若雲峯水縮秋吟鼎霜低夜講松住齋塵入鉢出定蘚生節曾聽三摩義居常夢曉鐘

揖山閣

一問此孤高蒼蒼欲上摩有時臨縹緲盡日對嵯峨絶

底秋陰重危層晚照多無由從隱者空自愧雲蘿

杏杏堂

杳杳堂何者余常此養愚放身依曲几忘慮若枯株莊老題書冊喬松列畫圖客來休見問非爾識于于

安仁道中早行

行馬江頭未曉時好風無限滿輕衣寒蟬噪月成凿起野鴨驚沙作隊飛揭揭酒旗當岸立翩翩魚艇隔灣歸此間物象皆新得須信詩情不可違

竹閣

回廡抱層閣蕭然深且虛畫欄憑曲曲高竹愛疎疎塵滓外不到衣襟清有餘每來聊自適幽意滿琴書

尋春

馬行如疾輪十里去尋春盎盎日光麗鮮鮮雲色新樓臺出花木道路夾松筠欲買前村酒陶然作醉人

太博孫公遊大井因寄

七盤雲道與雲浮下見高林壓縣樓覽景莫能陪後乘

臨風空自憶前遊已聞去日謀詩席更羨歸時就釣舟好句定知酬不得盡將奇詭入冥搜

墅居

林下覽清曠此懷殊不羈散行輕幘便獨酌小甌宜自可追三樂何須作五噫世情歌笑外紛擾竟何為

面川亭

幽亭最孤絶直入亂叢間近晚獨來此有誰相與閒卷簾通大野臨檻數前山便欲教携酒陶然踏月還

南亭

晚衙初散吏人歸獨立南亭著道衣淺酒小詩聊自樂此心渾欲外輕肥

北郭

繞樹垂蘿蔭曲堤暖煙深處亂禽啼何人來此共携酒可惜拒霜花一谿

讀史

不得滎陽遂失秦始知成敗盡由人可憐一擲贏天下

只使黃金四萬斤

夜學

已叨名第雖堪放未到根原豈敢休文字一牀燈一盞
只應前世是深讐

畫眉禽

盡日閒牕生好風一聲初聽下高籠公庭事簡人皆散
如在千岩萬壑中

鷺

濃染羽毛深畫眉曉來風日正晴時只應自道新聲好
啼遍後園花萬枝

佛頭地名也此中山水絶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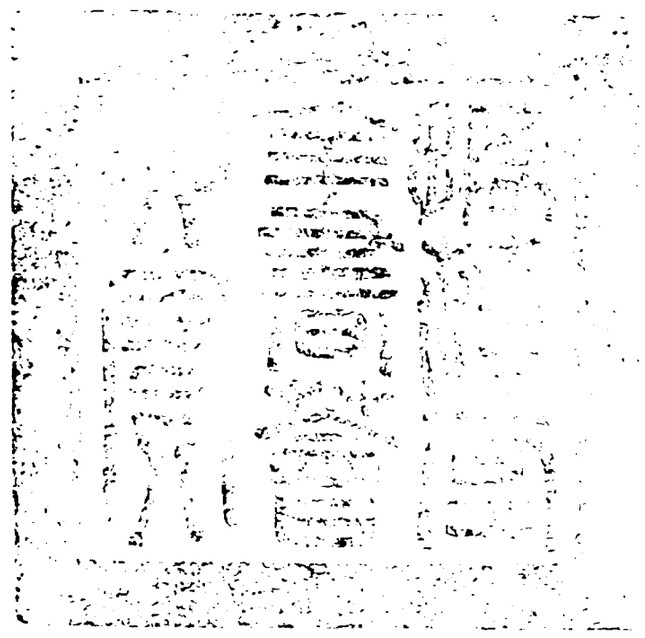
公暇常來此處遊碧波蒼巘解相留翩然又向城中去
回顧溪山只自羞

丹淵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三頁前八行猶對羣書擁敝袍刊本敝訛敞今改

卷八第二頁後五行城市厭塵土刊本厭訛壓今改

第五頁後一行入手定雙高刊本手訛守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沈啓晉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七 集部

丹淵集卷九 詩三十五首

和子平弔猿

宋 文同 撰

去年汶山花平僧求得匡猿遠相寄來時野性已馴熟
趫捷輕便殊可憙呼來遣去會人語一成已絶歸山意
置之眼前看不足解去條索令自恣月明木杪倚風嘯
參夫每日費提擧未始時節虧飲飼前時忽來報之病
天暖花陰向陽睡兒童圍繞賓客惜倒挂横跳銜嬉戲
抱立堦前自臨視與之柿栗不肯顧局脚埋頭交兩臂
毛焦色暗肉攣縮斗覺精神變憔悴尋常忽然遇小疾
不過蜘蛛嗽三四咽喉才下即無恙何此不効況頻餌
今朝霜風冷入骨早遣之問云已斃人情不免為傷怛
退自悔恨中且愧重蠱複岫本其樂大薄長林違爾志
苦將韁鎖強維繫不究天年良有自遣人包裹瘞深僻

不使筋骸屬螻蟻西隣子平最好事聞之搏髀歎無已再三慘怛來訪問歸作長篇踰百字其詞讀之甚悽愴亦謂悒鬱歎其死復推物理重相慰聚有散無皆偶爾把之庭下讀復讀仰望高株一歔欷

和子平悼馬

生來未嘗畜良馬近得此駒誠可嘉骨節權奇毛肉好此種無乃真渥洼徤蹄駸駸穩而疾歷目一過如飛霞自歸官下少出入惟是芻粟意轉加前時相期好天色

往返百里馳平沙誰謂兵奴踠其足針烙熨裏成瘢痂立多氣毒憤入肺雙膁攢縮兩鼻呀庸工謬藥久不効倒死櫪下鬃髟髟敝帷一區瘞以贈惜爾命薄如萎花子平平時最愛爾對客滿坐常洪誇今朝見爾忽斃踣重以好詩形歎嗟嗟余逐貧官職小此馬豈合居余家從今但只跨欵段壞轡破鞍仍短撾

冷缾

海南有陶器質狀矮而橢云初日炙就鍛鑠不以火水壺醜突兀酒甒肥磥砢山罍頸微腫石鼎足已跛圓如鴟夷形大比康瓠顆華元腹且皤王莽口何哆蕃胡入中國萬里隨大舸携之五羊市巾匱費包裹侏儺講其効瀉辯若炙輠課以沸泉沃氷雪變立可炙敲療中渴其用豈么麽君凡幾錢得不惜持遺我曾將對佳客屢試輙亦果勿云遠且陋幸可置之左

中秋夜試院寄子平

憶初我來時夜色如墨障心常念明月幾日西南上松

梢倚樓角一玦偃相向漸見輪中物依稀吐形狀今宵東嶺外灩灩金波漲人間重此夕一歲號佳賞而我督秋試鏁宿密如藏細務紛滿前約束甚鞿鞅無由奉朋侶徹曉坐清曠之人富才華筆力趫且壯誰陪把罇酒露下與酬唱南墻咫尺地使我起遐想人生此良會可惜已虛放獨立中夜歸俛首入書幌

贈城南觀音院菴主廣師

簿領日嬰薄紛然汨幽襟駕言出城南聊欲清此心平

岡見淨刹石逕鬱以深中有苦空人峭健奇骨森十年一菴下形迹了莫尋兀如擁敗褐口吐衆妙音時下寂照堂聲絶響亦沈默矣蓋自得其誰知少林

送韓震都官監渭州酒韓近悼亡

士師每失官未始有憂慍園吏既喪婦何嘗復嗟憤二子道義勝一與天理順之人乃其徒心迹兩相近區區赴窮塞而使責官醞胷中浩然者俗口不得問好軍此開府遇士以恩信若訪禦戎策請為講三陣時仲儀帥渭

成都楊氏江亭

汀洲煙雨卷輕霏遥望軒窓隱翠圍萬嶺西來供曉色一江南下載晴暉鳧鷗慣入闌干宿魚蟹長隨舴艋歸我亦舊多滄海思幾時如此得苔磯

漢州王氏林亭

短笻疎籬入野扃竹烟松露滿襟清奔湍激險飛寒響弱蔓穿深挂晚英惜去更觀曾畫壁記來重注舊題名門前便是紅塵道誰肯同過洗俗纓

春雪呈知府龍圖

朧朧玉晛沈霄彩欸欸瑶花破曉陰和氣所蒸緣異政豐年之兆慰羣心畫樓卷白歡聲洽遊騎障泥樂意深太守安閑民訟息錦城無限好園林

同藠秘丞子平登延暉故亭

城端有亭餘故基吏曰舊榜題延暉行穿蒙籠倚孤陴霜風飄蕭吹我衣高林滿郊目四圍雲起日落晴烟飛感今念往聊久之堄堞昏黑羣鴉歸

金桃

雨染烟蒸萬實垂丹硃為骨菊為衣客疑麗水新洵得人向瑶池舊帶歸只恐壓枝星欲落最憐和葉露初晞銀瓜玉李君休並此品仙家亦自稀

房公湖

一頃清波四面平宛然唐相舊經營高秋林木形容老落日樓臺綵繪明有景可尋蘭櫂遠無幽不入竹橋横

錦雞

高原濯濯美春暉金碧冠纓綵繪衣石溜瀉煙晴自照
巖枝橫月夜相依有時勃窣盤跚舞忽地鉤輈格磔飛
寄語人間用繒繳瑤臺鸞鳳好同歸

竹梭

秀榦扶疎綠檻新琅玕一束淨無塵重苞吐實黃金穗
密葉圍條碧玉輪凌犯雪霜持勁節遮藏烟雨長輕筠
此名未入華林記誰念西南寂寞春

無為山寺

一徑危磴遶崢嶸上徹幽深入化城烟外川原誰繡畫
雲中樓閣自陰晴老僧高論都無著古佛真身宛若生
聞道軍持新呪水願傾涓滴洒塵纓

劍州東園

羣峰高擁碧嶙峋亭宇清華氣象新雨岸烟雲先向日
一林花木暗藏春溪明夜閣軒窓月風斷晴橋井邑塵
好酒滿樽詩滿軸主人曾不倦行人

運判南園瞻民閣

青都高與紫霄通獨此危欄望不窮萬嶺過雲秋色裏
一峰擎雪夕陽中櫚楹曉落天倉月牖户晴吹石關風
民吏安閑財賦足管絃時復在層空

讀淵明集

吏人已散門闌靜公事才休耳目清牖下好風無俗客
案頭遺集有先生文章簡要惟華衮滋味醇醲是太羹
也待將身學歸去聖時爭奈正升平

張次公太博歸閬中

制詔頻來試玉京清途猶自滯豪英策高三道竟何用
恩拜二親方爾榮嵇阮襟懷終曠達儀秦才術本縱橫
閬中勝事知無限且向城南爛熳行

寄成都監庫石屯田遠叔

一年同住夾城中小圃高齋幸見容吟盡物題春唱和
講窮人事夜過從尋芳待去門前約訪古邀回道上逢
別後西樓不堪倚滿川林木暮雲重

宿隆平精舍

萬木羅青蓋雙峰敞翠屏風埃愁客路鐘鼓喜禪扃下馬穿蒙密隨僧入香宴俗襟如見濯試為瀉銅鉼

弭蓋亭

弭蓋長亭下軒窓慰客心田塍交遠日水堋瀉清襟北道雲千里西山雪萬尋塵衣無奈拂去騎復駸駸

什邡道中

驅馬下遥川殘陽促晚鞭高林夾廣道亂水入平田村落晴如畫桑林畫起烟飛鴻正南下歸意滿雲邊

夜思寄蘇子平秘丞

亂竹敲風遠高松過雨涼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好月娟娟上輕雲苒苒長端令阻佳客不得共清觴

西湖

丞相淹囘地光容滿落暉池塘存舊夢城郭歎前非煙靄晴出鳧鷗遠近歸松風殊有意猶欲下金徽

猿

岷嶺高無敵來從第幾層攀緣殊不倦趫捷爾誠能睨嘯思危石睛懸憶古藤王孫非汝類只可以文憎

幽沼

促促開幽沼涓涓引細渠無由安島嶼才可活龜魚秀荇新宜食圓荷淨好書時來坐高柳濯足蔭扶疎

步月

掩卷下中庭月色浩如水秋氣涼滿襟松陰密鋪地百蟲催夜去一鴈領寒起靜念忘世紛誰同此佳味

中秋對月懷寄鳳凰山鄧道人

有客千巖萬壑中綠毛丹臉紫方瞳不知今夜西樓月幾處飛仙下碧空

秋日晚晴呈同院

秋風漸漸吹碧虛白雲鱗鱗如臥魚共君今夜賞明月興來誰欲騎蟾蜍

戲呈鳳凰長老用師

七十頭陁會語言古根流利口闌珊羅浮居士最難奈

穩把無絃琴與彈

郡學鎌宿

長栢高栟蔭廣庭夜涼人靜夢魂清不知山月幾時落
每到曉鐘聞雨聲

子平棊負茶墨小章督之

睡憶建茶斟滋灩畫思兗墨潑淋漓可憐二物俱無有
記得南堂棊勝時

長安李晦叔醉老菴

醉老名菴晦叔為菴中長是醉淋漓扶頭未得日過午
門外萬端俱不知

和邵興宗棊聲

二客與棊酬寒聲滿側楸急因隨行發斷為見遲休花
下鶯翻翼林間鶴轉頭丁丁竹樓下不獨在黃州

丹淵集卷十

詩三十二首

續青城山四詠

昭慶觀

琳崖盤玉霄彩翠接步武雲霞不可畫泉石固難譜神
幢逾百尋帝轍歷萬古靈瀑誰與窮長飛六時雨

天倉山威儀觀

羣峯削瓊瑤老蘚抹古綠應朝大嶽去簪笏儼相逐珠
宮秘仙仗錦笈藏寶籙上帝此為倉其田堪種玉

飛赴寺

平林露層巘上獨置孤寺羣仙馭飛駕往往赴於此風
高幡影亂日落鐘聲起誰可謂詩豪興來吟萬紙

香積寺

道險轉詰曲山深愈嶢屼行松耳目清入竹襟袖寒殿

閣紅芙蕖嵓巒碧琅玕高僧把金字擁衲對雲看

夏秀才江居五題

枕流亭

愛此煙景佳開軒故臨水晴暉照寒浪飛影動牕紙倚檻見魚游卷簾知鴈起憔悴笑湘纍區區詠蘭芷

鬬碧亭

雨餘山景鮮風定水光好晴陽破宿霧秀色濃可掃平時一樽酒野客共傾倒朝暮山水間年華不知老

天隱洞

層崖削青瑶誰昔此鐫鏤潭潭鬬孤洞中可百人受巑岏列岫繞洶湧大江漱虞卿方著書入此幾年就

直鉤磯

盡知人鉤曲獨見君鉤直年年此磯上萬掣無一得持竿只自苦吞餌何嘗識試効人所為君魚不勝食

醉經庵

垂茅緝為庵有類穹廬形之人伏其中日醉乎羣經世俗安爾知但謂長不醒寄此語二豪渠非彼劉伶

寄題杭州通判胡學士官居詩四首

鳳咮堂太史書言官居在鳳凰山下此山真如鳳有雨翅翅止各建一塔而鳳觜正落所居池上舊有一堂在山欲落處近葺之謂之鳳咮堂因而求詩四詩為子瞻賦今易以胡侯宣黨禍未解故竄易失真歟

胡侯外補來錢塘所居之山名鳳凰不知元本發何處虵頸魚尾盤高岡婆娑欲下大江飲萬里一息頭低昂誰將屠蘇壓兩翅直使帖地不得翔前人眼俗不知顧會有賢者來形相憐汝困欲共汝語故近汝咮營斯堂起居飲食不離上外孰有耳聽琅琅應云汝德未衰在旦暮可起鳴朝陽

濺玉齋又言山上草中多恠石近取得百餘株於東齋累一山激水其間謂之濺玉齋

石林闕

森座隅激水注射成飛渠寒音琤然落環珮爽氣颯爾生庭除主人清標自可敵底處勝槩為能如

想君不欲時暫去其餘滿案堆文書

方庵又言堂後有屋正方謂之方庵同按釋名庵圜屋也

衆人庵盡圓君庵獨云方君雖樂其中無乃太異常勸君刓其角使稱著月牀自然制度穩名號亦可詳東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後誰能防願君見聽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傷

月嵓齋又言累石為山上有一峯穿竅如月

謂之月嵓齋 詩中子平即子瞻也

月為太陰精石亦月之類月常寄孕於石中事理如此何足異天地始分判日月各一物寄名物乃入形器安有形器不消沒況此日與月曉夜東西走珠流璧轉無暫停豈與天地同長久其為勞苦世共知惟是月有生死時既然須常換新者人但不見神所為日須天上生月必地中產君不見霈州朱陽縣之山谷間纔成未就知何限石有不才者往往其卵瑕靈媼棄置不復惜任人取去為珍玩佳者留之待天取藏滿庫樓千萬許彥瞻博物天下稱更無定不以予之說為寱語予恐世人不知嵩丘嵓洞中中有八萬二千修月戶其人所食盡玉屑昔有王生見之滿襆提斤斧應是當年靈鷲山直自天竺飛落西湖前其上有石姙月月已滿此人朅來就彼剜剔歸上天所以此石拆疈不復合至今神胞所附之處其痕圓抛擲道傍凡幾歲風刷雨淋塵土穢子平一見初動心輦致東齋自摩洗更選他山相擁列就

中獨爾一峯最奇絕每至瑤魄流光下照時玉柱橫欹無少缺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寄邀我為詩我豈能窓前累日臨空紙遥想嵓前寶穴通玉蟾從此去無蹤請君為我細書字側名為月母峯

寄貟文饒屯田

英英文饒江漢士何者天教喪眸子用心專一性轉明無所不知餘兩耳能為樂府勝張籍暗誦史書過杜顗棄官新自荆渚歸萬里逆風衝峽水峩峩全家載巨艑

坐卧吟詩滿千紙自言從此生事足可了芋栗及麻枲數椽舊屋蔽風雨一榻蕭然容隱几丘明國語浩如雲子夏門人紛若蟻向人問口誇舌在道義文章吾豈已自知俗事無所觀便落雙睛君亦喜

奉送少訥還青神

濕雲堆空洩淫雨日與三嵎氣相軋春陽沈伏不得動萬木屈蘖草藏茁叢岡複嶺誰敢度旦暮寒鷄叫泥滑少訥胡為犯此苦特念我困來省察延之累日對佳話

如侍大饗聽椌楬彥瞻弟兄別已久使我心胸昏莫刮天將少訥愈我病次第為取蹊茅拔長編巨軸寫治亂筆墨揮灑何橫猾詞章直如子長健辯論不比仲連黠我慙無琴類師曠鶴誤銜珠投二八酌泉煮蔬共家饌敢用俗禮費烹殺少訥忽爾道其去歸轅在途不可揠此懷作惡定數日憒憒已覺漸磨戛欲留少訥意無盡更為逡巡柅西轄

送無演歸成都

曾讀契嵩輔教編浮屠氏有不可忽後於京師識懷璉彼上人者尤奇倔余嘗從容問其友璉復為余道居訥是三大士才過人所畜豈肯吾儒屈文章汪洋道義富不止區區事其佛余思此等更誰似蜀有人焉頗超越成都敏行字無演所謂萬星中一月想嵩璉訥見須避不爾往往被呵咄通禪曉律兩無碍前會定預耆闍崛羣經列史固汗漫獨泛其深仍出沒外之所精者書畫不問不語常若吃計其夏臘殊未幾在大衆中誠突兀

余守陵陽至窮陋雨浸一春泥汨汨英磎磽磝磴道嶮行客欷歔上嵒崒無演衝冒獨不顧來欵余門手持謁呼之使前見已喜相皃圓滿藏神骨退之送澄觀詩有坐睨神骨空潛然之句清譚坐久愈飄灑頓遣塵襟落如拂新詩古文覽嘉貺氣格俊健凌霜鶻觀其衮衮出論議收斂便可與簪笏試將邀之使從仕笑指此頂安更髮日招與語自無厭何乃告去苦倉卒西城曉日照高嶺倒搭乾陀入深樾師歸常宜見嘉祐此老心中已無物好音相與頻寄

惠余在空山正伊鬱

闔君見示岷山賦因為小詩謝之

大岷西南鎮嵓壑天下秀厥初造此者以作神仙囿相
如子雲沒李杜繼其後欲賦俱未敢於詞怯輕構闔君
通方士才力誰可闘驅聯八健筆萬狀無一漏駸駸語
趫勁駿馬雜馳驟太華楊已拙天台孫亦謬示余讀數
過驚聳肩縮脰勉為成短章聊酬君意厚

闔生談黃庭

茫茫誦靈文誰為抉久瞽不能辨三一豈復更知五方
迷得真指忽悟有奇觀自此日相親赤龍交黑虎

送范堯夫

遲遲走閭巷都人起中宵相擁候府門惟恐失此朝盡
言來送公車馬城北橋橋邊腊轄亭大尹此相邀歌管
盛宴集簪裾合羣僚四座酒既行相顧魂已銷亭前有
楊柳秋風減長條折以持贈公莫厭霜葉凋節物雖謂
晚比春情更饒遮起勸公飲雙呼金翠翹豈徒要公醉
恐公遽乘軺借問何爾為重公若瓊瑤美質未省變與
人存久要既莫不可留征衫遂飄飄鳴騶過昇遷羣旰
閙如蜩感公來二年免我於無聊今公舍我去何由借
諸朝願君富且貴壽命等松喬直似先令公巍巍佐唐
堯涕淚逐公行不憚公更遥公誠上下通和如奏笙簫
所以得如此人情不相遼嗟同繆與印垂之腰使歸
今二十年不見有所趍前日荷君相與卬夜摇恨不能
守山郡藏伏甘寂寥聞公將治行乃心日

送公俛首類酸痛徒為送公詩有如草蟲嘤強勉寫之
去憂來立危譙

推官惠李庶子鄂州篆字

天下有奇篆陽冰書鄂州異獸呀五口狂蛟掉三頭碟
砢玻瓈盌詰屈珊瑚鉤愧無希世寶何以為子酬

和提刑度支王店鷄詩

王店有郵吏養鷄殊可笑昂然處高襟不肯以時弔官
有宿此者西征待初曉鷄竟不一鳴問吏吏已告云此

最荒絶左右悉蓬蓼狐狸占為宅恣横不可道前此三四鷄一一遭其暴尋聲即知處盡獲爪牙禍自後始得此其若有人教東方或未明羣醜尚騰趠此鷄但鉗結直伺太陽耀雖然謂失旦似得保身要官曰此何用不然則宜糶不見不鳴雁先死蓋自召天下已明白豈假更喧鬧徒爾費稻粱曾莫知所報吏云官言是且願勿嘲誚知是本在人此物何足校

送李道士

先生若孤雲兩在隆山見清標瘦彌聳秀骨老愈健高談吐深詣大句寫精鍊忽起憶鵝池嵒飛石泉濺

送韓山人

昌黎山人抱藜杖三度訪我於三隅端然入座更誰顧談辯衮衮如流珠靈丹嘗凝日月鼎至寶自産乾坤爐要行撇起不可逐安得雙舄為飛凫

丹淵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九 集部

丹淵集卷十一

宋 文同 撰

詩五十四首

二年陵陽不見中秋月

陵陽亂山中陰雺日夕發晴光尚希見況復求夜月二年逢中秋曾不識皎潔煙雲爾何事常此作蓬勃纔令薄中明已遣濃處沒羣邪利幽暗左右覺窸窣清光若蒙蔽誰為我磨拂庭下倚高株露華霑鬢髮

夜聲

秋風動衰草摵摵響夜月其下有鳴蛩到曉啼不歇乃知揺落時衆籟自感發安得苦吟人不能為一吷

送棋僧惟照

學成九章開方訣誦得一行乘除詩自然天性曉絶藝可敵國手應吾師牕前横榻擁爐處門外大雪壓屋時獨翻舊局辨錯著冷笑古人心許誰

送喻介夫

介夫陵陽奇男子節義素為人所談身長七尺氣萬丈自謂流落誰能甘去將舊學中新格坐拾高第如手探明年西歸有光耀且請為我來山南

飛泉山寺

東城兀高峰爽氣浮翠微霞光射巖壁中有寒泉飛上方金僊家煌煌啓雙扉欄干出雲表目可了四圍我來久不下幡影移斜暉風吹月中桂天香滿人衣遠渚鳧

雁落前嶺牛羊歸尚此戀幽勝不能手聊揮

山雨

山雨灑春城潗潗聲頗急牕下讀書人橫編揭陰濕高鳶餓獨叫遠燕寒雙入南園有桃杏盡抱羣梢泣

送牟太素山人

山人高迹若孤雲聊問太虛求所止昨因隨風起西北翩然遠墮三隅裏攬之不住瞥爾去瞬息誰知幾千里東遊必定遇鴻濛請問無為寂深旨

送龎中秀才

曼倩學精知蜥蜴公明術妙識蜘蛛臨卭復有龎成叔萬事先將入卦圖

遣興效樂天

君莫學楊虞卿奉李宗閔宗閔權勢豈能久君莫學劉栖楚附李逢吉逢吉祿位寧長守雖然一時身暫好其奈千古名常醜丈夫讀書要知道所信不篤被其誘大張富貴作羅網愚者紛紛以身就左纏右繞不可脫誅

竄還當逐其後君不見虞卿須遇李固言君不見栖楚終遭韋處厚一朝摧折靈氣盡龍如蛇兮虎如狗勸君聖賢術內好潛心勸君邪佞黨中休入手豈不知潞州處士田佐時喚與美官嫌不受

遣興三首

惻惻抱伊鬱試此登嶕嶢陰風吹繁雲黯黯蒙泰霄關河渺無際節物何蕭蕭過雁安所之驚哀翻泬寥幽懷莽如失隨此羣草凋嗟予生胡為迹玷明盛朝服職詎

云補赧然綴羣寮感此四序遷一昏復一朝寒霜入兩鬢漸積不肯消良辰乖所遇慨嘆心魂飄賤稟迂且介於時信無庸欲適閩所之此道當何從富貴諒非有僻陋知可容豈不媿上恩耗此釜與鍾昨歸得此州滿眼皆亂峯事物固瑣碎敢茲任頑慵報國秖自明惟神誘其胸

其二

少小事編簡淵源極沿洞不自測其深津涯信悠哉既長務修省日以德義培一簣敢中畫期之至崔嵬振纓仕明廷鴛鷺忝遊陪蹇修無嗣者誰可吾與媒吐艷落晚春蔫然抱枯萎因人寔自恥寂寞余敢哀何當清泠泉襟裾濯氛埃故山有松菊待賦歸去來

其三

連陰不肯解山霧嘗霏霏積潤日已滋厭浥沾人衣輾轉厭早起隔牖問晴暉幸聞太陽出身體輕欲飛

中秋夜坐遣興

素紈不搖風滿襟露氣中夜寒相侵予懷浩然杳莫窮伴月直到青天心

臨闌閣

絶壑迎朱檻高林拂畫楹卷簾千嶂遠入座一川平蜆綵緣雲斷霞光射水明不須誇曠望為語謝宣城

野逕

山圃饒秋色林亭近晚晴禽蟲依月令藥草帶人名排石鋪衣坐看雲緩帶行官閒惟此樂與世欲無營

寒蜩

山月滿地流金波寒蜩向秋鳴更多大都時節使如此止爾不得將奈何

辛亥孟秋戊子有虹下天統飛泉山入東谷飲古井良久去作大雨咄之以詩

長虹落天帔萬丈截羣嶺蟠身下深谷頫首飲古井居人莫之指況復敢引領幡然統空去雲霧變俄頃乾坤為之黑噴雨極暴猛崩流匯溝澗巨漲沒四境民田一

漂蕩多稼不可省此物蓋蟲類聞亦具頭頸淫淰之所生詩傳載為青朝西暮東出輒與日對影夫何此公孽得使乘時逞高風掃寥廓一帚昏穢淨煌煌太陽起隙穴被光景羣陰逐海內此物應遠屏

寄何首烏九與友人

此草有奇效嘗聞於習之陵陽亦舊產其地尤所宜翠蔓走嵓壁芳叢蔚參差下有根如拳赤白相雄雌斸之高秋後氣味乃不虧斷以苦竹刀蒸曝凡九為夾羅下無窮余夜坐平雲閣是時山月清凜啼蟲正苦

余因此景物索筆硯為山人賦之

香屑石蜜相和治入臼杵萬過盈盤走叢纍日進豈厭屢初若無所滋漸久覺膚革鮮潤如凝脂既已鬚髮換白者無一絲耳目固聰明步履欲走馳十年親友別忽見皆生疑問胡得爾術容貌曾莫衰為之講靈苗不為世俗知蓋以多見賤逢羣同一窺君如聽予服此語不敢欺勿信柳子厚但誇仙靈脾

霜栢亭試墨

山風吹早晴秋服覺微凜煙雲有佳尚竹石得幽稟閒

牕覆蒼局晚閣試新品幾欲賦郊居奇詞未如沈

閱史感事

世間諸味已全踈惟愛縑緗似蠹魚名霸者來為御史姓關人去作尚書晉師嘿嘿魯何害楚客昂昂只自如安得漢陰歸抱甕灌園青甲灌新蔬

富春山人為予道其所獲石於江中者狀甚恠偉欲予作詩言若可得持歸刻其上當相與傳無窮余夜坐平雲閣是時山月清凜啼蟲正苦

余因此景物索筆硯為山人賦之

奇礓巉屹倚秋江俗眼過幾多所忽風霜鍛鍊愈堅重怒浪噴激不可沒富春山人好尚古見此便以作吾物鐫鑱牽挽置庭下犀角鮫牙蛟蜃骨精金凝滑露筋脊老玉磔砢開竅窟狂螭奔拏勢夭矯猛兕搏怒氣蓬勃山人誇我謂如此欲我詩之慙拙訥何當走到山人家撫月摩煙觀突兀

平雲閣偶作

陵陽郡事全稀少嬾守長贏半日閒晚後須來上高閣
就中無厭是雲山

聞陳山人定命丹成試以詩乞

水火相交養大還已聞神汞滿爐乾颯肪穀漆尋常得
敢服靈丹二萬九

厭蟲

月出松塢明露下蓮塘清今宵好風色獨遠林下行百
蟲爾胡為嘖嘖饒秋聲求靜不能得我詩何由成
主人日有西園客得爾方於勸酒宜

新晴山月

高松漏疎月落影如畫地徘徊愛其下及久不能寐怯
風池荷卷病雨山果墜誰伴予苦吟滿林啼絡緯

送堯夫二章

有志深沈定無心出處同廟堂應為國臺省復還公肖
似家聲重端方士論雄上如留左右風采壯朝中

其二

欲與民為利先求政所妨紛更初下議旁午遂交章不
爾毛安傳其如體自傷西南餘槩在歸為對明光

秋日田家

淘漉溝源築野塘滿坡煙草卧牛羊今年且喜輸官辦
豆莢繁多粟穗長

二色芙蓉 已下五首和吳龍圖韻

蜀國芙蓉名二色重陽前後始盈枝畫調粉筆分粧處
繡引紅針間刺時落晚自憐窺露沼忍寒誰念倚霜籬
主人日有西園客得爾方於勸酒宜

洗竹和吳龍圖韻

斤斧從來到此稀為撩疎密遠藩籬已繁不用饒新筍
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清音聞曲閣月中寒影下方池
想公日在琅玕逕正是棠陰訟少時

明堂肆赦不得預觀感而成詩

季秋陽館事嚴禋能饗洪惟上至仁游廟衣冠參帝座
侍祠簪佩儼星辰歡聲被寓和於律恊氣流天籟若春
即見陪鑾千萬祀豈長如此在遐垠

經史閣

自持金節此爲州小善何嘗不見收更起麗譙連石室
盛藏縑帙擬蓬丘師延舊德皆高誼士集他邦盡久留
當念河南鄉儒意莫教弦誦少時休

有懷致政景仁侍郎

一生名籍占風流為識莊環可自由几杖未銷容早退
廟堂將近肯中休有人把酒思高節何處揮毫詠素秋
故國岷峩最佳絶幾時歸伴赤松游

吳公惠酒因謝

山城物色正嚴冬梅放長梢露小紅破蕚未深聊敵雪
收香不密任隨風儘教插滿金釵上休管吹殘玉笛中
須至開筵召佳客為公連夜賞郢筒

登陵陽雲山閣寄上吳尹

雲山高閣倚危墻晚意無窮在渺茫極望不知雲幾許
滿空惟見雁交相與誰把酒邀明月獨自吟詩到夕陽
因念平臺有佳興鄒生枚叟奉梁王

和寄白聖均

年來雙鬢已絲絲頭角低催羽翼垂無命不窮常自笑
有謀皆拙敢求知榮途謾說居三館僻郡還甘守一麾
賴是山城好風物不能逢子共吟詩

和提刑郎中閱兵之什

曉營金革列周遭大纛長牙擁帳高虎豹用韜傳妙畧
龍蛇供陣役羣豪言初撫處如蕭繹恩盡均時若楚驁
敢謂施行剪諸盜亡之纔比一牛毛

晚坐山亭口占

嶺上生來月似磨當前斷去雲如削遥聞褐吏叩高林
應是雷公催采藥

送王晦叔

豈無舊德爲清望亦有彊親在要流班簿至今纔博士
郡書猶自許諸侯貧甘遠宦氷盈腹老憶高堂雪滿頭
不恃交期便求去趣歸春圃奉蘭羞

重送

一生自守至如此惟道外皆非所親顧已通塞盡有命
是身可忍求因人

又六言

鷰尾歸艎正穩鴨頭春水方深不得同揺楚棹與君齊
到山陰

登山亭

登臨平楚外徙倚夕陽間歸鳥亂飛葉暮雲凝遠山行
知筋力倦愁欲鬢毛斑坐久成搔首疎慵好强顔

文領相仍意慮煩濁聊携野策獨訪山園因覩
霜栢亭殘梅憶公向時有詩酒之惠感物成詩
繕寫拜呈知府龍圖諫議吳公

昨日梅開飲公酒今朝梅謝念公詩眼前光景急如水
案上簿書棼若絲且試輟忙來此地可憐遺恨滿殘枝
西園想已成青實敢問調羹去幾時

依韻和張推官元夕

山郡上元榮樂事大開金地作遨場煙雲向曉誰教霽
燈燭乘春自有香紫陌熒煌隨步遠綵棚佳麗鬬眉長
遊人莫惜酬高直買取銀蟾一寸光

小閣戲書

閒揭新刊集時裝舊窨香還如到茂灌無物在牀旁

伐枯株

層崖垂空石壁牢上有大木百丈高古荔全身裹鐵甲
頑薑滿腹鋪金毛空根老蟒露擁腫曲枿恠鴟爭呼嗥
一朝壯士揮巨斧無限隨死蓬與蒿

可笑口號七章

可笑庭前小兒女栽盆貯水種浮萍不知何處聞人說
一夜一根生七莖

其二

可笑陵陽太守家閒無一事只栽花已開漸落并纔發
長作亭中五色霞

其三

可笑此公何太惑讀書寫字到三更也知學得終無用

自肯辛勤比後生

其四

可笑生平事迂闊向人不肯强云云到頭官職難遷轉
一似城南蕭次君

其五

可笑為官太徼幸養愚藏拙在深山君看處置繁難者
日夜經營心不閒

其六

可笑兒孫亦滿眼朝朝庭下立參差謂言飽讀詩書去
憔悴如翁亦好爲

其七

可笑山州為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無書籍兼圖畫
便不教人白髮生

近日

近日簿書全簡少吏人惟趁兩衙休歸來便只尋冠屨
遶遍林亭山上頭

丹淵集卷十一

丹淵集卷十二

宋 文同 撰

詩五十首

送知府吳龍圖

國初已來治蜀者處置盡自乖崖公當時奏使便宜敕不與天下州府同行之已及八十載姦宄消伏誰之功因循至此漸抏敝有未曉者時相攻鞭管小罪亦檢察不許略出常科中下民知之頗不懼州縣往往藏羣兇側身斂足未動者實以累朝恩澤隆公之初來蜀人喜慈愛舊熟民情通衆心懽然耻犯法抹藥浮薄歸醇醲盡將約束付僚吏興起學校還文翁二年美化極沾洽遠近循服如偃風上將歸公問誰代當使閒作如笙鏞遂求元老得青社其人廊廟之宗工往年鎮撫有異績大施再遣來於東公今與之合符去到必奉詔參夔龍大資蘧德固無慮剖判自出其心胸所憂厥後嗣之者

雖然有時亦為會此事可知誰得已酒肴麕糲妓樂可況復謔謔滿公使惟於試茶并看畫以此過從不知幾幕中有客乃佳士愛遣高談聽亹亹如斯共處五百日索寞情懷未嘗起君今官滿忽先去撩動予愁安可抳英溪長亭一揮手自此吳蜀五千里謂言川江會北固中亦有船多上水願君因出到金山遇此莫忘批紙尾

送通判喻郎中二首

晴霞照西城漠漠卷宿霧高空繚危磴此乃君去路吳

蜀向萬里上馬初一步莫言道途遠況已嗟久寓今茲有行色便可到北固長亭聊把手幾日更逢遇不敢醉君酒君意實急遽惟是送君心相隨亦東騖

其二

羣居五百日日如初見一日忽遠別能不成愴戀人生三萬日光景若激箭何苦於其間喜慍費顏面茲緣勝心在胸內每交戰既欲多上人計校須自衒於事固無補在已亦非便仕路繁此徒可謂丈夫賤愛君性渾厚殊不與時變相共為此州敢說皆盡善何嘗分彼此惟務乃職辦所以將二年無有長短辨為人倘如此所至復何患官滿去還臺豈能忘眷眷陽關調雖苦且盡西城宴問君到京國幾月方下汴予亦想是時移守至梁甸佳音幸見及西南足郵傳

山城秋日野望感事書懷詩五章呈吳龍圖

其一

原隰蕭條草木哀倚風渾類楚人悲便成孤憤終何事且寄遥懷對此時千里暝陰雲杳靄一川寒影鴈參差登臨自不宜羈旅更敢憑高賸作詩

其二

已是秋陰更夕曛亂山高下起寒雲危樓願見客何處遠笛不知人厭聞身外流年波渺渺眼前生事葉紛紛此愁萬斛誰量得直為重拈庾信文

其三

才力雖難敵楚騷賦詩常亦在秋多自然野思元無限不爾閒愁可奈何要路故人皆廢忘偏州佳客少經過明時且為貪榮禄豈學湘纍便九歌

其四

嵓谷雨餘生晚煙高城危閣坐蕭然側身仕路本誰使回首家山空自憐遠信斷來從過鴈苦吟多後敵鳴蟬郡齋有客唯莊叟常與高譚内外篇

其五

早是蓬山預校讎起居常赴殿東頭鵷鸞擁陛聯簪笏日月開天拜冕旒一出光陰銷遠郡兩形篇什詠清秋

有人更在楊莊上文似相如肯見休

東丘老人

東丘老人眉有毫皮肉先潤牙齒牢自云新年九十九鬚髮白者無一毛問之吾術本無有嚥津納息徒嘈嘈莫將元氣佐喜怒自然所得春秋高吾嘗行之五十載此事至易曾不勞飲之以酒謝使去手足輕利如猿猱嘗聞唐人柳公度八十許歲精力豪其言與人亦如此老人無乃斯人曹

送堅甫同年五首

堅甫神太清不謂久流落別來二十載論議轉深博其中富所有種道以文蓺鋪張講治亂破若勁弩彊衆人誚青衫可笑俗眼薄蘭筋隱瘦骨垂耳受羈絡拳攣喙拄地過者無伯樂去蜀持底歸雄豪滿壞橐朝辭玉壘關暮上石櫃閣知子者云誰獨我懷抱惡

其二

得數常奇懶下籌壽肯來荒徼治纍囚三年笑別浙江遠萬里吟歸岷嶺秋趙壹囊空常骯髒虞卿書就愈窮愁跖香回臭都休問未有林泉且宦遊

其三

春深行劍棧羨子此時歸照日江浮馬迎風花聚衣下程家累省對景俗題稀若遇西來客書言不可違

其四

春風吹雪滿西窓此夜無人對酒缸若到杭州見蘇子為言常夢過松江

其五

華亭有珍禽毛豐而骨細他日上隋渠為我致清唳

送李道士歸

先生狀貌古瘦健若老鶴秋風唳清霄寒響滿寥廓一腹冰雪詞勿為俗人作便可住鵝池乾死守當壑

師厚還朝

聞公之名三十年常恨與公不相值豈期今乃出門下每一見公心自醉詞章豪蕩已難敵辨論注射尤可畏

諮詢故事要蔣乂講正大體須賈誼荊山拾玉抵乾鵲
虞坂裝鹽壓良驥用人最忌非所宜願莫使公嗟俗吏

牽牛織女

桂陽有仙人姓成名武丁胡為墮人世人惟識其形一
日語其弟吾將返青冥乃曰此七夕上天呼羣靈織女
欲渡河暫詣牽牛星諸仙盡還宮天路羅雲輧吾亦向
祈召當往不得停弟問何時還答云三千齡明日失丁
在恍惚迷所經後世凡此節兒女喧家庭縱橫具鍼縷
花果排甘馨貪巧但云得欲窺曾莫寧俗尚每怪妄吾
言誰見聽

金鳳花

花有金鳳為小叢秋色已深方盛發英英秀質實具體
文采爛然無少缺纖空翩翩翠影動紅白紛亂如點纈
誰云脆弱易飄墮自卵至翼亦數月美人形相欲摹畫
巧不得施暫自拙鋪茸剪綵轉難似只把長條恣穿結
眼前草木盡零落憐爾開於此時節常　闕　如小兒花

性命所繫不忍折君不見昨夜雨今朝風一隊驚飛返
丹穴

亭前高桐

石田磽磽地力燥誰種雙桐已高大長材夭矯堪巨棟
老頂縈紆若層蓋雪下孔翠寒不起風中笙篁清可愛
菟絲幸好求女蘿莫倚纖柔欲無賴

凌霄附桐

古桐蒼蒼高入雲凌霄萬朶擁其身有如巨君染須髮
新娶杜陵佳麗人

謝黃森惠詩并草書黃蘭溪

南榔黃夫子生平氣凜然吟詩舊有癖寫字近方顛可
惜空山老須為後世傳蘭溪修禊否願續永和年

東齋悶書

讀書已無效何用轉勞苦閒齋幸無事日共古人語古
人議論好善惡皆有補舍此欲奚為惟應睡滿午

寒食感事呈同官

三月八日值寒食陰霾蔽空不肯收北園花木殊未動到處哭雨惟鳴鳩吾曹可憐愛薄宦甘此寂寞來山州酒肴有無更莫問逢遇相與清談休

惜杏

北園山杏皆高株新枝放花如點酥早來其間有啼鳥兒女盡識名提壺急教取酒對之飲滿頭亂插紅糢糊可憐後日再來此定見隨風如錦鋪

讀蔣都官畫像記蔣為永康軍判官甲午之亂死於賊

聞昔妖氛滿巴蜀所臨州縣偃如風其城陷者盡從賊以義死之惟有公節與岷山高莫敵名隨阜水注無窮蘭臺秉筆今誰氏舍此何由壯史功

題黎公照序訓堂

常愛三峨臨古郡君之別業在其城近營大第當高處更起新堂立美名滿外江山皆秀絶入中文史自縱橫如何置得烏尤住相與談經過此生

朝陽亭

戔戔乎守居已與前峰對朝陽乃危榭更在守居外煙雲一川滿林麓三山會近檻有胡牀無忘傲公退

觀風閣

危閣覆高林晚步聊徙倚東南兩峯斷空濶見萬里茫茫落霞外苒苒孤煙裏忽暗識歸雲乍明知積水風從半天下月向平地起夜久殊未還戔戔冠露盈几

山池

傾側蒼苔地仰臥白石池數枝紅菡萏幾尺碧漣漪魚鼈爭香餌兒童簇釣絲愛來芳蔭下每日日西時

憶西湖舊遊

西湖晴碧晚溶溶與客常來坐好風記得有人歌小玉月明猶在畫船中

再送師厚

久使西南此召還鹿頭東去漸雲山莫嫌策馬經燒棧正好題詩到散關財利文書猶絡繹邊防田地已朱殷奇謀不吐將何用況是歸臨咫尺顏

平雲閣觀雨

黑雲滃天雷破地風卷雷射雨傾瀉噴山崖倒壑恣頹蕩咫尺不可辨牛馬雞豚已見逐高浪禾稻應須沒平野莫言魚鼈走堂厨且看泥沙漫屋瓦

不雨

陵陽官居遇久旱發喘渾如起新病已驚赤日晨可畏更恨炎風午尤盛徒嗟禾黍盡焦落無奈蝘蜓轉豪橫安得神龍駕九霄大霈注滿傾如倒井

久雨

寒鳩劬劬屋上鳴欲使此雨何時晴山中有客抱幽鬱日日起望東方明今朝晚霞發光焰喜極再拜當西楹須臾雲陰又蒙沒遣我涕淚流沾纓

山園

久雨無所適新晴步山園西風滿高林敗葉驚已翻時節急如此世事安可論夜歸燈下吟寒蟲伴幽喧

石泉

巖巖聳石壁拆穴中流泉斷崖散激激曲竇藏涓涓活古蘚參虛發晴煙時懷一勺惠使我心冷然

史少訥見許江豚未得以詩戲之

霜重水落岸有冰江豚乘寒弄晴日搖波拍浪乍羣起尾厚喙長鬣眥鼠赤漁人清曉橫巨舟一舉大網凡數頭想君盤筯已厭足何不略遣來陵州

北園梨花

寒食北園春已深梨花滿枝雪圍遍清香每向風外得秀艷應難月中見苦嫌桃李共妖冶多謝松篁相葱蒨黃鸝紫燕莫過從時有一聲拖白練

華山二首

嵓頭漠漠衛卿雲谷口紛紛張楷霧安得鉤梯上石龕欲看明星洗頭處

其二

石蓮峩峩橫紫霄中瀉萬丈銀河水安得大箭長八尺欲與天神博於此

黃崖洞

黃崖大洞埋古雲入去所履平如席其中玉髓盡可飡
只恐歸來變為石

師魯推官惠甘蔗戲謝

滿節甘滋滲齒寒醍醐誰與釀琅玕不知佳景何時入
試似前人取倒飡

寄呈溫江安寺丞

高崖古驛荒涼甚過客何嘗住久之獨有門邊君寫處
每來無不讀多時

嘲任昉

幸自文章亦可憐不消一事已為賢何如却逐蟲兒去
忍恥更來王亮前

索術

四代司空倚世勞可嗟不肖事姦豪妄云名字與讖合
直欲起應當塗高

偶成

僻陋為州恥不才偃然空見兩星回祇應歸舉謠言日
三府諸君口盡枚

即事

公禮欲下格具觀人所存須知范孟博豈肯伏陳蕃

薄命女

天夭東鄰妹艷色如春柔去嫁不得偶羅衣空自羞輕
埃掩菱花不分鉛華休回首視庸奴寂寞還卷收

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福山藥方因戲作

雜言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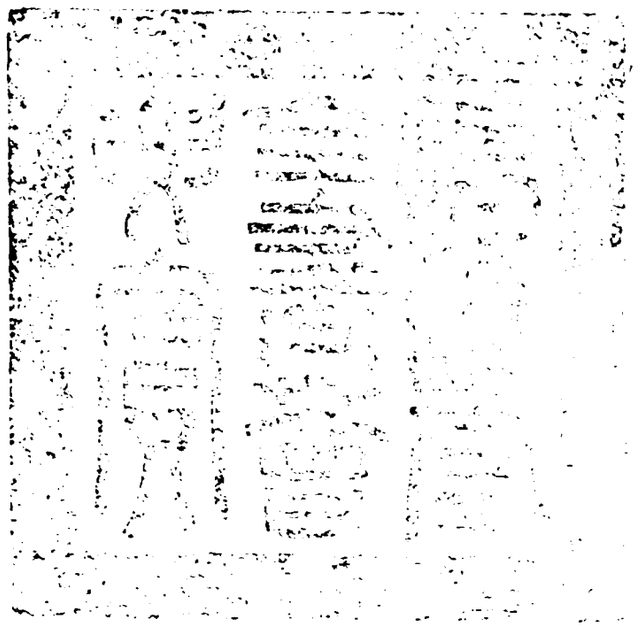
蜀江之東山色畫如赭有道人云此是丹砂伏其下煙
雲光潤若洗濯澗谷玲瓏如刻畫我聞神仙草藥不在
凡土生是中當有靈苗異卉之根莖果然人言所出山
芋為第一西南諸郡有者皆虛名就中唐福衆稱賞
肥實甘香天所養有時當頭倒垂三尺壯士臂忽然
洞口直舉一合仙人掌土人入冬農事閒千籌萬鎛來
此山可憐所鬻不甚貴著價即售曾不慳往年子瞻

為余說言君所部之內此物尤奇絕後復寄書勸我當
餌之滿紙親題華嶽先生訣予因購之不惜錢依方服
餌將二年其功神聖久乃覺牙牢體溢支節堅自問丹
霄幾時上早生兩翅教高颺塵世如郤不可居待看鴻
濛對雲將

謹案卷九第一頁後八行苦將韁鎖强維縶刊本
縶訛摯今改
第七頁前三行櫚楹曉落天倉月刊本倉訛蒼今
改
卷十第五頁後一行每至瑤皛流光下刊本皛訛
皃今改
卷十一第五頁前四行蜺彩緣雲斷刊本蜺訛蜆
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蓬瞿同一窺刊本窺訛虧韻複前
今改
第九頁後一行洗竹和吳龍圖韻刊本洗竹下脫
和吳龍圖韻五字據宋詩選增
卷十二第二頁前五行不謂其州陋如此刊本謂
訛請今改
第八頁後三行南鄉黃夫子刊本鄉訛蔪今據蜀
地志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清香每向風外得刊本清香訛

青春據宋詩鈔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啓晉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丹淵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一 集部

丹淵集卷十三

宋 文同 撰

詩四十四首

李太尉 固

昏雺翳紫極橫霓勢光大妖威集凶冀忍穢實中賴姦鋩日增剡誰汝觸取害驕根愈自固所植利孱昧容容彼羣輔竄伏皆鼠輩側視況未敢肯復形歎慨太尉漢

中士氣引八極外岌然處大麓天下聳風采自開煑餅禍賊意已莫快移書瀝憤膽語激益睚眦罹寃卒用此數與六九會基茲被沈酷燮免乃天貸高忠揭萬古宇宙莫能載垂晶耀簡策糞土視廣戒歸來葬埇墝祠冢茲儼在宏垣敞深豁巨木森晻曖神靈皎如日過者知再拜同愚忝郡寄公里曰境內心期欵舉像所顧官有礙精衷託明酌舉手向東酹

趙壹

壹也本西縣狀貝徒磊砢其才固難得行有所不可世
人詎能掩而爾輒自我既慾焉得剛所守實未果抵罪
當至死其中遂水火一為人所活上賦何瑣瑣為文好
譏罵惡吻事掀簸逢陟與規輩次第滋爾禍無成困鄉
里傴僵老愈叵何煩遣相視器識自幺麼余固守漢中
作詩揭墓左勸君莫學壹學壹終挨軻

張騫家祠

中梁山麓漢水濱路側有墓高嶙峋叢祠翁蔚敞野霧
榜曰博望侯之神當年寶幣走絕域此日鷄豚邀小民
君不見武帝甘心事遠略靡壞財力由斯人

駱谷

高峯傴塞雲崔嵬層巖夾長峽開龍蛇縱橫虎豹亂
古棧朽裂埋深苔行人側足恐懼過飛鳥斂翅哀鳴回
君不見德宗注意用姦慝大駕從此蒼黃來

慈濟院雙楠

雙楠高聳綠氤氳密葉長柯蔭四鄰佛現寶幢經幾劫
天開雲帳待何人護持必有諸賢聖觸犯寧無惡鬼神
付囑寺僧常灑掃莫令向下有纖塵

觀音院怪松

怪松屢見無如此每度來觀說向僧若遇風雷宜守護
恐生頭角便飛騰秋聲遶殿隨齋磬夜影侵廊對佛燈
韋傴畢宏今不在欲求人畫有誰能

江原張景通善頌堂

庭前雲蓋碧巖巖品堂上先生雪滿髯說藥客來聊下榻
謁齋僧去便垂簾種時法好花難謝買處錢多石易添
子舍光榮身壯健只將香火事華嚴雲蓋堂下石名

夏夕

池館蕭然夜欲分滿林蟲鳥寂無聞風吹松子下如雨
月照荷花繁若雲泉作小灘聲漸瀝筍成新竹氣氤氳
清陰正覆吟詩石更引高梧拂練裙

寄宇文公南自文州曲水令棄官

彭澤長謠便歸去君辭曲水亦其徒一官何藉五斗米

二子況皆千里駒懶對俗人常答颯厭聞時事但盧胡
從來綿竹多賢者唯是楊雄識壯夫

北禪龍井

城北神龍去幾年近日人言歸舊址澄潭沈沈不可近
百步之外毛骨起今年興元輒愆雨衆懇問龍求滴水
香煙纔上雲滿空一夜滂沱遍千里

送潘司理秘校二首

已自多時賦式微五峰佳景夢長飛四年遠地為官去
萬里高堂喜客歸下馬便呈新授敕開箱爭認舊縫衣
鄉人氁次來相賀專菜鱸魚正軟肥

又五言

曲棧繞斜谷鉤欄天際分吟鞭搖嶺月倦枕拂溪雲好
景不關俗新詩皆屬君西南有歸客一一幸相聞

收復河湟故地

唾兒峽西山已塵馱金鞍無斷羣河湟故疆盡收復
解辮厥角歸如雲堂中玉帶賜丞相隴外金節酬將軍
唐兵萬里若日月請作古今人未聞

自斜谷第一堰泝舟上觀石門兩岸奇峰最為
佳絕

北風吹雲落寒水逆波刺船行五里層巒夾空抱叢石
萬劍側脊翠烟起草木枝葉自殊別禽蟲羽毛亦奇詭
安得雞冠數稜田便可誅茅此居止

宿斗山奉真宮

山形如斗勢坡陀甿杓攜萬尺高近世無人知火棗
當年有客得蟠桃靈蟾尚隱凝瓊髓神鶴常歸墮玉毛
一夜杉松響天籟滿空疑是奏雲璈

晴望漢川

城頭看雨霽天地若新浴晚容變雲霞秋意著草木四
時易遷改萬事苦迫促舊山何日歸三徑有松菊

清景堂

公外捐塵慮閒中見物情蕉花紅炬密竹節粉環輕燕
泊簾鉤語蜂尋筆架鳴靜能知此趣吃吃笑勞生

梁山大雪

嚴風吹屋鳴向曉尤凜冽應從北山上一夜吹猛雪幽人不能飲身體冷如鐵空向龍具中苦吟聲不絶

寄夏文州左藏佾二首

翩翩貴公子佳譽本能文大第辭京輦高旌擁塞雲勸農唐刺史養士漢將軍莫刻和戎誓朝廷立功勲

其二

寄語文川守謀邊想甚勞封疆通鳥鼠種落雜猿猱甲馬廉頗少詩書郄縠高當須辦乃事不用耻弓刀

狗溪迎湫祈雨輒應

夏雨渴久矣秋苗憂槁然至誠通祝版靈貺逐香煙桐祓應無訟囷倉定有年曹公三大堰一夜滿民田

晚興

衆吏晚已散西園常訪尋覆棊苔閣靜行藥草橋深草色晴承屐松陰密灑襟山蚿欲重賦倚竹聽清音

嘉川道中寄周正孺

草木春深後山川雨過時清佳常滿目衰倦敢忘詩好尚舊若此飄零今比誰爭如畫堂上日日聽新詞

還李中舍杞奉使集

奉使道中詩百首古人遺落盡冥搜自憐吳蜀佳山水一夜燈前得遍遊

雪後寄景孺提刑時按洋川

雲陰低重雪花繁夾道歡謡引使軒何處郵亭鍊佳句綵毫揮罷索清罇

寄永興吳龍圖給事三首

高春鈴下索焚香鏤管紋牋發綵章應在後園涼榭裡玄霜仙帽紫霓裳

其二

見山樓迥倚晴虛看展終南百幅圖聞說二林尤勝絶想公高興在香爐公有別業在爐山

其三

土風豪盛古長安誰謂元侯卧治難使客不來公事

少一牀蘄簟石林寒

不飲自嘲

能詩何水曹眼不識盃鐺而我豈解吟亦得不飲名持此以立世可笑實浪生

寄紀禪師

自笑塵中游宦客長輸林下坐禪僧水田百畝一區宅歸老城南何日能

中梁山寺四首

臺殿晻曖山嶕嶢雲霞鮮明天泬寥側身下望厭塵世安得羽翼凌九霄

其二

煙巒彩翠霜林紅層樓複閣雲霧中襟懷太爽睡不得一夜滿山鈴鐸風

其三

群峯南北爭嵯峨如瀉大壑翻衆波愛之欲把入圖畫世無好手將奈何

其四

上方梯磴繞嵓頭誰就孤高更起樓直望漢江三百里一條如線下洋州

仙人二首

身著青羅緋衣裙口誦白羽黑翮文半空欲下復不下回首翩然歸五雲

又

頭梳三角髻餘髮散垂腰時伴秦樓女月明吹紫簫

山堂前庭有奇石數種其狀皆與物形相類在此久矣自余始名而詩之

鸚鵡石

靜立身微聳驚窺首略回何人將至此應自隴山來

柘枝石

紫蘚裝花帽紅藤纏臂幝被誰留斷拍長舞不教休

狻猊石

巨尾蟠深草豐毛覆古苔雕欄臨綺席長欲上香臺

崑崙石

雨漬身如漆苔侵面若藍問時都不語應是憶扶南

羅刹石

洗濯形容露剜挑口眼通試教常點檢每夜定飛空

珊瑚石

海底初生處扶疎苦未全幾時隨鐵網流落漢江邊

病眼

病眼每至午其視何䀮䀮安得張中書就欲求古方

吾友務深有歎琴之什運使子駿答之佳章務深亦使余繼作

白水滿方湖山中好秋色逋翁促瑤軫來坐湖水側臨風起高調此興浩無極波靜戢游鱗雲空矯飛翼蕭條變林野萬籟一以息且莫緩商絃令人涕橫臆

丹淵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二 集部

丹淵集卷十四

宋 文同 撰

詩四十九首

子駿運使八詠堂八首

寶峯亭

嘉陵抱江回平衍出橫溼中間築雄壘獨據兩川會行臺敞嚴府磊砢北城外潭潭走群楹直上巒嶺背危牆

繚空濶飛閣入茫昧上有寶峰亭仰見白雲內岧嶤占孤絶下與萬山對層欄動寥廓曲檻枕闤闠主人從籃轝晚興在公退心掩萬象遠目引八極大鈎簾拂坐榻隱几緩衣帶詩書抉關鍵筆研産珠貝是時衆吏去不敢呈計會雖然彼郡邑原本窮利害自取金穀饒無煩米鹽碎此地寄清襟歲書從屢最

桐軒

晴影滿空壁晨曦上清軒庭下雙高桐枝葉蔚以繁種

者意自遠豈並羣木論謂可絙朱絲中有雅韻存成之在誰手但為培霜根須知治世音盡付於此孫

栢軒

沈沈敞幽軒聳聳列寒栢清音納牕户爽氣逼几席主人重端勁坐若對佳客時復下撫摩破蘚交履跡此意乃如是來者當愛惜大厦須良材相期早千尺

竹軒

此景絶可愛叢筠挺修竿侵簾復映幌翠影何檀欒霜

威忌晚秀雨氣矜晴寒每向極靜時幽禽發清彈自無車馬塵飛來泊琅玕宜遣老鈴下日日申平安李衛公言北地童子寺有好竹其綱維令人每日報竹平安

巽堂

華堂聳嚴臺地勢側隨水高臨巽宮上其取名以是峩峩寶峰頂日影正辰巳繚棧入雲林詰屈如篆字輕霏互虧蔽亂樾紛間厠賔來獲清歡吏散生野思靜見萬物本一一齊於此體道以行權端居得深旨

山齋

職事凡少休餘復不經眼幽齋設横榻盡日對層巘遥懷寄浩蕩靜想縈巉嵯松雨潤書簷竹風吹酒盞榮名付傲兀勝事入清簡雖有舊林泉何須嗟去晚

閑燕亭

靜宇占幽深是中何所有軒牕極清潔硯席羅左右公餘每休此俗客曾不受六尺局脚床解帶就横肘掃除閒景物健筆當大帚敢問公許年得詩凡幾首

會景亭

誰兹敞高亭磴道繞千蹋江山接平遠百里俱會合人間最佳景牕户供遠納煙雲互蔽虧蟲鳥相應答吟牋摘奇勝畫筆寫紛雜安得日從公短屐手自蠟

呈李堅甫中舍杞

往年曾憶過長安短紙書名詣門下君時延我坐終日灑掃東軒留看畫横圖巨軸不知數但見匣中時一把甲猶未竟乙復作門類著番開滿架使人歎羨不能已

只恨有門歸隔夜歸來兀坐想精絶念此榮觀若為謝
就中寒林兩大幅此物世間誰敢價倏然一別十五載
常向人前盛誇詫因君奉使臨敝邑見先問此餘不暇
君能為我再講說座上不容人俗話如君所蓄更誰有
有亦未能無笑罵況君累世盡清職摹本敢來前奚詐
君今還省正擢用異日須求作鄰舍戔巾曳屣日相謁
更欲重煩開幾帀待尋前輩用心處欵曲應須頻假借
每厨閲記當便還不敢奉欺言羽化

采芡通判盧微之摘種種之次年大盛

芡盤團團開碧輪城東壕中如疊鱗漢南父老舊不識
日日岸上多少人駢頭翳鬆露秋熟緑刺紅鍼割寒玉
提籠當筵破紫苞老蚌一開珠一掬吹臺北下凝祥池
圃田東邊僕射陂如今兩處盡堙没異日此地名應馳
物貴新成味尤美可惜飄零還入水料得明年轉更多

一匝清波流珠子

峯鐵峽

東風吹空力何短三月隴山全未煖文法姜酋引騎兵
飛隨銀鶻弓刀滿霜矛雪甲寒如水候卒何由知首尾
君不見峰鐵峽頭雲色死一過蕭然五十里

周思道如詔亭

繁上先生教子時義方題榜貼亭楣當年此地開師席
今日其言入制詞鄉里共傳為盛事鬼神相助使前知
後人若續成都記第一詳書不可遺

陵井喻氏歲寒山居

巖平處士居山日手種青松一萬根歲月漸深枝盡偃
雪霜雖厚葉仍繁本營勝槩逃軒冕更結清風遺子孫

寄語後人須愛護莫教空有令名存

提刑司勲示及瞑禽圖作詩詠之

朱華盛發穿疎竹寒栖齊枯徧野磯大雪蔽天方亂下
衆禽爭地各相依非公好事誰能得此畫如今自已稀
試待晴明挂軒壁定開羣眼一時飛

北齋雨後

小庭幽圃絶清佳愛此常教放吏衙雨後　禽來占竹
秋深一蝶下尋花喚人掃辟開吳畫留客臨軒試越茶
野興漸多公事少宛如當日在山家

北城樓上

滿目望不極城樓當最高地形連楚闊山勢入秦豪平
外斜通駱深中遠認褒圖經何壯觀故事有蕭曹

晴登北城

積雨已逾月久妨於此行雲山勞夢想風日幸晴明常
愛往來處盡皆苔蘚生一壕新草木强半不知名

寒食書事感懷

寥寥官舍靜於僧雖有園亭亦倦登桃杏花陰流似水
圖書滋味冷如冰坐觀棨戟慙無狀歸掃松楸恨未能
得報君恩便休去虞卿前日本擔簦

送李堅甫中舍奉使還關自洮西又入蜀

斜新路晚鄠杜故園秋歸對延和殿從容問講求
曾歌出塞愁又遣使西州去國星辰動還家歲月流褒

漢中城樓二首

解帶緩幽憂登城復上樓斷煙橫汚水孤鶩入洋州浩
蕩成遥望淒涼起暮愁山中自有桂何事此淹留

其二

蘚徑踏層斑高林古木間鴈隨平楚遠雲共太虛閒晚
靄昏斜谷晴陽露斗山將身就清曠名路爾何顏

凝雲樹晚興

晚策倚危榭羣峰天際橫雲陰下斜谷雨勢落褒城遠
渡孤煙起前村夕照明遥懷寄新月又見一稜生

山堂偶書

幾日無公事山堂興頗清和詩防積壓九藥趁晴明厭
石新稜出澆蔬晚甲生此皆忙外得低首笑塵纓

清閣

治庭區紜紛齋閣簡應接身閒喜枕簟慮靜厭圖牒孤
芳媚深叢幽哢出密葉物理茲領會真境知可躡

靜庵

問此初誰築經營羨爾能依深還巨木就蔭覆高藤坐
與境同寂來無人可憎一床黄卧具茂灌本如僧

忘憂堂

磴道循城近垣牆占地幽軒窓誰指畫硯席我優游不
許簿書到恐為圖史羞此心元自適何處欲忘憂

夏日官舍

省事公多暇虛心景更長捨書無可樂就枕不能忘短
葛沾肌薄寒泉沃肺凉何當逢靖節相與話羲皇

寄成都趙資政

纔承寵詔聯公鼎便謁除書別帝閽萬口一詞歌盛德
四年三度福遐藩已為魁壘無雙士更入摩訶不二門
應笑臨邛病消渴最先參見在江原

晴步西園

急雨正新霽林端明晚霞松亭臨曠絶竹逕入欹斜花
落留深草泉生上淺沙稚圭貧亦樂一部奏池蛙

金影軒

開軒俯清溪正在脩篁内霜筠抱氷節爽氣常四會主
人厭俗客日與此君對月上寒影來滿襟搖瑣碎

忽憶故園修竹因作此詩

故園脩竹遶東溪占水侵沙一萬枝我走宦途休未得
此君應是怪歸遲

寄景孺提刑時按武興

夾欄虛棧武興西使騎翩翩晚夕馳想過飛仙須下馬
此中佳景入吟詩

子駿遊沙溪洞

聞有沙溪洞公將柅使輪還如探禹穴應見避秦人石
繖形容古琳房氣象春若逢丹輦客問取虎文巾

送郭榮叔秀才應武舉

愛君才辯吐如傾圓直横斜善講兵休弄向時閒筆硯
破蠻征虜是功名

乞畫鴈寄涇州毋使君

寒影亂翻秦嶺月晚行高處隴山雲回中有客能傳鴈

異日從公乞一羣

興元府園亭雜詠

慧美堂

潭潭棟宇盛宵宵軒牕闢高深與地稱可大張宴席府事如少休茲焉會佳客

武陵軒

水從前嵓來轉入後溪去中間載酒下各到客前住醉後皆怳然再來無覓處

綠景亭

竹間有幽亭所宜惟暑飲層陰隔炎日四坐障綠錦過午不可留單絺覺微凜

激湍亭

高輪轉深淵下瀉石蟾口臨之設軒檻清絶更無有愛此山中來應須坐良久

凝雲榭

朝雲南山吐暮雲北山翕來往高榭中留者頗堆積坐客如久之去須襟袖濕

照筠壇

積土削為壇儉然在深竹中惟一詩石獨坐擁寒玉勿謂人少知此境不容俗

桂石堂

嘗聞陽朔山萬尺從地起孤峯立庭下此石無乃似愛爾常獨來一日須三四

四照亭

巒嶺附梁山汀洲隨漢水秋容上屏障左右二百里此景誰能論殘霞獨憑几

垂蘿逕

長蘿託高株晻曖蔽煙霧垂蔓已百尺更引欲何處願少放餘條恐傷君所附

盤雲塢

幾曲上層城盤盤次文石愛之有佳趣不倦紆晚策禽蟲應見疑日過此狂客

北軒

天上之貴神所居皆在北有軒正相望慢恐取陰劾余嘗過則趨不敢茲少息

棊軒

北城云最高上復有喬木垂蘿密如帳中乃營小屋時引方外人百憂銷一局

山堂

何以山名堂層石作崖巘余本嵓穴士每往不欲返公吏呈俗書還來愧冠冕

靜庵

知動以為幻既知即非靜名庵以靜者無乃自起爭為語庵中人勿以靜為病

丹淵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三 集部

丹淵集卷十五

宋 文同 撰

詩六十三首

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

晚客無一來獨步入東谷園林已成就此景頗不俗落落巖畔松脩脩澗邊竹爽氣逼襟袖清如新出浴寒泉激亂石磊磊漱瓊玉荒溪漬餘潤滿地苔蘚綠珍禽靜相倚毛羽華且縟高下相和鳴不去若馴伏幽花雜紅紫點滴亂盈目坐久微風來時聞散餘馥往年讀書處宛爾舊茅屋雖然小破壞脩整可數木開門拂軒牕無限起蝙蝠縱橫列蟲網不免自掃撲壁間細書字多是親寫録當時苦謀身如此用意毒于今三十年才抵羊髀熟一從入仕路行步每踖踧所畏惟簡書其甘者藜菽中間何大幸致身在天禄無狀陪俊游俛首常自恧連章乞外補得郡悉鄉曲雖名二千石敢自辭碌碌朝

廷設新法布作天下福或慮多垢玩訓戒稍嚴肅刺史當是時能不為驅督行之以中道勉副議者欲刻薄素所憎忍復用刑獄進身豈不願實懼有陰戮昨從漢中歸於此度炎燠親朋日相會分義愈敦篤便欲從之遊投簪解朝服退自數年計伏臘殊未足還當武康去就養若雞鶩貧雖士之常於我何迫蹙簞瓢若自具尚可繼前躅奈何食口衆不比回也獨東方千餘騎導從催我速行復登長途貌展心甚縮淵明豈俗士幸此有松菊

崔覲詩 大中時人

崔覲者高士梁州城固人讀書不求官但與耕稼親夫婦既已老左右無子孫一日召奴婢盡以田宅均俾之各為業不用來相聞遂去隱南山雜跡麋鹿羣約曰或過汝所給為我陳有時携其妻來至諸人門乃與具酒食嘯詠相歡欣山南鄭餘慶辟之為參軍見趣使就職漫不知吏文已復許謝事但謂長者云補闕王直方本覲之比鄰文宗時上書召見蒙咨詢薦覲有高行用可追至淳詔授起居郎褒斜走蒲輪辭疾不肯至高風槩秋旻我昨過其縣徘回想芳塵訪問諸故老寂無祠與墳斯人久不競薄夫何由敦此縣漢唐時諸公揚清芬刻詩子堅廟來者期不泯

寄題閬州開元寺澤師竹軒

澤師種竹三十年竹成滿院生綠煙蒼龍子孫太繁盛分領眷屬來渭川藏風蓄雨蔭殿壁不敢輒近寒森然香飛常入佛座上葉落不到經牕前芟除掃掠淨如洗欄外不許行狂鞭澤師瘦健如老鶴壞衲幾尺披左肩手持數珠讀梵夾狀貌兀若塼與鐫朝旋暮繞在其下不肯出院求齋錢古人亦有愛竹者豈得似師心意專我亦平生苦如此兼解略把筆墨傳逢師正謂同所好但恨尚有區中緣何時相對月明下坐徹清影談幽禪

寄題密州蘇學士快哉亭太史云此城之西北送客處也

出城送客客未來主人到此先徘徊地臨灘水極清曠
每為送客雙眼開客來既坐歌管作紅袖勸酒無停盃
主人自醒客已醉門外落日驪駒催揖客上馬退岸幘
未忍便擁千騎回滿襟高興屬軒檻野濶風長真快哉

獨遊

孤亭入陰森竹逕背松塢高林動清吹猶滴前夕雨解
衣庇坐左右一不許性本不奈雜況復茲寡侶孤懷
託寥曠世慮絶參伍幽花為誰笑獨鳥只自語身閒得
天全一息了萬古忽往而忽來其誰知踽踽

夏日湖亭試筆

亭臺清涼水竹淨愛此來避蚊與蠅蓮花窺人類楚女
野鳥彈舌如胡僧旋來開卷坐松蔭却把釣竿沿石稜
二年何幸爾足樂慙報上恩無所能

楊山人草堂

九隴山人文父後心閒身健兩誰如玉函經外傳奇訣
畫戟門前創隱居入鼎靈丹黃似橘隔牆凡境冥如鄔

何時再到高栟下倚徧清陰聽道書

詠梨

雙雙紋羽美清漪全得天真似爾稀萬頃滄波供口腹
一梁寒日曬毛衣雨歸別島嘔啁語風度前灘翕呷飛
好向中流最深處等閒休要上漁磯

美珠亭春望

岸柳舞絲絲春釀物象酣煙雲分極浦舟楫聚回潭上
水魚千萬眠沙鴈兩三遥懷無可奈長是寄城南

新晴望北山

西風吹北山晚日曬新雨嵐光發巖岫草木紛可數翠
壁倚萬丈白雲橫一縷待訪滄霞人斯游欲誰與

城南江館

漢江之北涯軒宇頗高爽西南正空闊時此託遐想誰
家有竹石更可悦新賞待學秦隐孫秉興欲直往

屬疾梧軒

高梧覆新葉滿院發華滋白日一何永清陰閒自移暖

蟲垂到地晴鳥語多時病肘倚枯几泊然忘所思

北園避熱

繚繞渡回塘紆餘轉短牆引笻聊散誕入竹得清涼正午禽蟲靜初晴果木香移床就高處更欲解衣裳

施公潭

盤巖復轉溪磴道入雲微斷巘雙屏立垂泉一劍飛浮空交彩翠濺遠亂珠璣啼穴饑鼯出翹灘宿鷺歸寒光清徹骨晚氣潤沾衣東谷牛羊下搖鞭去夕暉

罷郡

自問爾何事端然信方策本是鉏犁人強為簪組客何嘗補萬分徒自勞七尺還如裴昭明罷郡歸無宅

送文鑄師游襄陽鹿門

師今鹿門去正此冒炎曦野店乞晨饌亂山吟古詩問程行幾日覽景立多時我有懷賢意憑看墮淚碑

夏日南園

陰陰喬木下翠影若雲浮滿地紫桑椹數枝黃栗留迎風湖上去避日竹間遊定作今宵雨繞牆啼曉鳩

北樓晚晴望秦嶺

秦嶺巉巉列萬峰晚嵐渾欲滴晴空如何學得崔重易吟嘯終南明月中

柳枝

牆宇周回院落深日光風色淨陰陰柔條一似孫荊玉帖地反膏銜寶簪

送王存之

野水冰生薄似綿短亭梅發大於錢想君歸到江陽日欲話今時已去年

放言

稗海之外既漠知自問何苦安喧一畢胡不往見蒙叟士看卷龜殼食蛤蜊

寄褒城宰

灩灩清波瀉石門茂林高巘夾煙村何當畫舫載明月共醉江心白玉盆

贈竹　賈當谷

我昔初來見爾時禿稍欒孛葉病離褷遮根護筍今成立
好在清風十萬枝

竹答

我實仙陂百世孫二年生長感君恩近聞官滿將歸去
更望臨時莫洗園

守居園池雜題　三十首

湖橋

飛橋架橫湖偃若長虹卧自閒一日中往來凡幾過

橫橋

長湖直東西漾漾承守寢一望見荷花天機織雲錦

書軒

清泉繞庭除緑篠映軒檻坐此何可為惟宜奏鉉斲

冰池

日暮池已冰翩翩下鳧鷖不怕池中寒便於冰上宿

竹塢

文石間蒼苔相引入深塢莫撼青琅玕舞時露如雨

蓝筠軒

朝陽媚秋漪蓝筠隔深竹誰開翠錦障無限點銀燭

茶蘼洞

柔條綴繁英擁架若深洞是處欲清香憑風為持送

賈當谷

千輿翠羽蓋萬騎緑沈槍定有葛陂種不知何處藏

金橙逕

金橙實佳果不為土人重上苑聞未多誰能為移種

荻浦

枯荻饒霜風暮寒聲索索無限有微禽捉之宿如客

蓼嶼

孤嶼紅蓼深清波照寒影時有雙鷺鷥飛來作佳景

望雲樓

巴山樓之東秦嶺樓之北樓上捲簾時滿樓雲一色

待月臺

城端築層臺木杪轉深路常此候明月上到天心去

二樂榭

晏山孰云靜漢水亦非動二見因妄生仁智何常用

天漢臺

北岸亭館衆最先登此臺臺高望犀峯萬里雲崔嵬

吏隱亭

竹籬如雞栖茅屋類蝸殼靜几默如禪往來人不覺

霜筠亭

危亭入幽深正在脩篁裏坐久寒逼人暫來須索起

瀼泉亭

逕源分瀼水滾滾出亭下橫湖能許深日夜見傾瀉

無言亭

誰此設孀床頗稱我衰墮公事凡少休須來默然坐

露香亭

宿露濛曉花婀娜清香發隨風入懷袖累日不消歇

涵虛亭

石磴抱城回入竹見虛檻前望佳景多倚笻聊此暫

溪光亭

橫湖決餘波瀲瀲瀉寒溜日影上高林清光動牕牖

過溪亭

小舟過清溪有亭繞四柱地僻少人行翩翩下鷗鷺

禊亭

懸流效曲水上巳娛嘉賓飲罷已陳迹卽復山陰人

南園

農桑乘曉日凌亂如碧油紫椹熟未熟但聞黃栗留

北園

春風有多少盡入使君家當與郡人樂滿園桃李花

寒蘆港

落月照冰湖曉氣何太爽兩岸雪煙昏鳧鷗出深港

野人廬

蕭條野人廬籬巷雜蓬葦每一過衡門歸心為之起

披錦亭

繁紅層若雲密緑壘如浪青帝下尋春滿園開步障

此君庵

叢筠裏圍欄淨影碧如水誰識愛君心過橋先到此

湖上衆禽盡以俗呼為題 五首

淘河

羣魚見新晴萬鬣戲清泚忽爾下淘河驚回入水底

連點七

翩翩彼珍禽金羽耀寒日飛落灘上水對人連點七

施白練

盤石坐深林不欲人求見隔岸誰品絃數聲施白練

泥滑滑

春日正晴明滿園花盛發勸爾竹木雞莫啼泥滑滑

提葫蘆

花開已堪摘酒熟正好沽山禽會人意勸我提葫蘆

詠蓮

金紅開似鏡半緑卷如盃誰為風力清香滿面來

題友人書齋新壁

彩檻縱橫設雕厨次第開須防何法盛直入此中來

張淨琬

驃騎極豪侈後房多艷姬可憐張淨琬不識半酣時

待雪

向晚欲雪天氣陰木葉亂飛雜歸禽城頭徙倚待飄灑

東北萬里皆雲林

丹淵集卷十六

宋 文同 撰

詩四十七首

送提刑司勲

同昔分符守興元公始杖節來武信因而出入在門下未有三日不親近臺移希疎獄讞少凛凛清風滿牆仞乘閒每許陪後乘好寺名園遍遊盡惟攜茶具賞幽絶

新胯珍團曾不吝或因議事閲書畫止用小肴并淺醖清歡雅興自無厭妓樂喧煩誰願進開張胷懷脫羈檢顔色何嘗形喜愠使威歛霽官况樂暫過二年如一瞬後同先滿去涪上數月復來為屬郡再將厚蔭蒙舊物掩蔽不才寛責問同常自念性偏僻凡取交游最精慎雖然衆中事汎愛仁者與親餘不認生平所得無幾人既已得之心自信公家兄弟何磊落一一光華如美瑾顧同質狀似頑石輒遣其間襲温潤令昆强季没已久公獨康莊馳駔駿朝廷要人辦繁劇昨下詔書催入覲連城衆口惜公去不問鯢鮐與髫齔煙開漢沔曉光薄雪下褒斜寒力峻嗟同不得送行旆回視霄間綰雙印灊城西北有危樓徒望高鴻寄長韻

翡翠

清晨有珍禽翩翩下魚梁其形不盈握毛羽鮮且光天人裁碧霞為爾縫衣裳晶熒炫我目非世之青黄愛之坐良久常恐暫爾翔忽然投清漪得食如針鋩如是者

三四厭飫已一肮既飽且自嬉飜身度回塘飛鳴逐佳匹相和音琅琅是時鳧與鴈狼藉島嶼旁滿腹釀腥穢紛紛曬晴陽鶖鶬最麤惡觜大脚脛長入水捕虵鱓淤泥亦啣將想其見爾時一啄亦爾傷其心肯謂爾被體凝華章勸爾慎所止好醜難同鄉清溪多纖鱗亦足充爾腸江海深且濶所獲未可量爾當事澡刷帝囿參鸞凰

平阿馬上依韻和圖南已下共五首

江山相引轉平皐滿馬詩情擁敝袍鳴鶴不知誰使怨
飛鳶何謂爾能高品頭亂木森如戟澗下繁雲湧似濤
才到郵亭便沈思向來佳景待吾曹

過朝天嶺

雙辟相參萬木深馬前猿鳥亦難尋雲容杳杳斷鴻意
風色蕭蕭行客心山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巖陰
生平來往成何事且倚鉤欄擁鼻吟

晚泊金牛

一襟初覺晚霜清短鞚垂頭任馬行斜日欲田疎木影
急風收斷落泉聲望窮好景番番別題徧新詩闋闋精
終是教人伏潘令許多才調賦西征

金牛相別呈誠之

出門相與望橫參露沍幪頭冷逼驂驛在金堆隨澗遠
路經銅治入煙深過橋住馬應回首上嶺聞猿想動心
勝事莫過丈酒樂此時銷得各沈吟

大桃途次見菊

英英寒菊犯清霜來伴山中草木黃不趁盛時隨衆卉
自甘深處作孤芳其他爛熳非真色惟此氤氳是正香
却念白衣誰送酒滿籬高興憶吾鄉

芙珠亭下柳

江柳早春前濛濛芙紫煙未容長作帶已見亂飛綿遠
外分晴島深中泊暮船惟應漢水色奈爾一年年

芙珠亭春日閒望

芙珠亭上客來想芙珠人野草迷晴岸垂楊暗晚津天
涯羈旅地村落寂寥春何處皓然叟扁舟下釣綸

寄子駿運使時按西鄉

西鄉巴嶺下嶮道入孱顏使騎到荒驛野禽啼亂山問
民青靄裏訪古白雲間幾日南城路新詩滿軸還

寄景孺提刑

江由嵓嶮地萬木與雲齊弭節山中宿思歸夜半啼麝
香霑野草虎跡滑春泥到此須憑酒何人手可携

公館

公館晝沈沈煙雲晚作陰琴軒冰沼淨書閣火爐深默
坐自有得閒行誰可尋還應上高閣看雪一千岑

衰晚

衰晚得洋川勞生只自憐文移供盡日心力付流年咄
咄空書字便便足畫眠其如昏嫁在了即賦歸田

欽定四庫全書

丹淵集
卷十六

五

欲雪

山城蔽層陰晚照空外滅天低雲氣暖此意欲作雪歸
鴉煙慘澹斷鴈風蕭屑樽酒聊自持同誰感時節

晴山

東北橫羣峰新過夜來雨扶空立屏障浩翠小萬古豈
無短齒屐携手誰我侶欲往殊未能舊集闕末句

臨漢亭

危亭俯絶岸漢水望天表遥源瀉金穴高浪灌朱鳥紆
餘轉荆楚萬里合浩渺誰知嶓冢下悸然如帶小

雪中三章寄景孺提刑

城頭高榭陟嶙峋坐看江郊灑玉塵恨不同來對清絶
擬將佳景待何人

晚雪湖上寄景孺

朔風吹雪滿橫湖衆鳥歸棲日欲晡獨坐水軒人不到
滿林如挂晞禽圖晞禽圖景孺所藏之奇畫也

齋宮

玉龍噴霧碧霏霏鈿枕珠衾照百枝自與侍書人一處
此中全不管岷之

詠柳二首

丹淵集
卷十六

六

風外挂簾旌輭甚雨中盤砌奈長何一般草木緣何事
聽唱驪駒爾最多

其二

緑蛾緣條立春後金蝀抱花寒食前行人折罷自欲去
更胥長梢留客鞭

郡齋水閣閒書六言

湖上雙禽泛泛橋邊細柳垂垂日午亭中無事使君來

湖上

此吟詩

獨坐

不報門前賓客已收案上文書獨坐水邊林下宛如故里閒居

湖橋

湖橋北頗花塢水閣西頭竹村霏霏薄霧紅暖漠漠輕烟翠昏

推琴

點點新萍帖水濛濛亂絮縈風盡日推琴默坐有人池上亭中

靜觀

十許紋魚羨水一雙花鴨眠沙靜觀只恐驚去無語憑欄日斜

亭館

亭館翛翛度日園林寂寂經春且遮新筍誇客莫掃殘花悶人

流水

四首秦僧絕論一篇楚客離騷讀罷却彈流水先生此興尤高

報國

報國無忘竭節居官勿用論功莫問咥咥趨樂不煩咄咄書空

聞道

聞道幸非曲士讀書甘作陳人為文自怪逆俗好畫誰知入神

相如

相如何必稱病靖節奚須去官就下其誰不許如愚是處皆安

彭澤

彭澤先生未去武陵太守常貧上官幸且容已下鬼休來笑人

憑几

列傳日逢佳士羣書時得微言自對古人憑几不煩俗
客登門

哀後

哀後常親藥餌憂來頗憶林泉身坐謝莊小閣心游沈
約東田

自悟

自悟空王理勝因知辯士辭窮但了一忘六解休論四
異三同

鷺鷥

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翻翻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
沙可憐

蓮子

綠實填房未滿黃茸繞殼方開為問因誰勸酒一時齊
側金盃

采蓮

岸幘客來橋上濺裙人在湖中桂楫蘭橈甚處蓮花荷

葉無窮

翡翠

見諸長喙須避得小纖鱗便飛為報休來近岸有人愛
汝毛衣

朱槿

含露方矜杳裊搖風旋見離披湖上先生笑汝朝開暮
落何為

青鸛

常惡靜時見鷺不驚飽處鰕魚與吾閒正相似問爾樂
復何如

車軒

平湖靜處朱閣垂柳深中畫橋隱几香烟露濕投竿衣
帶風飄

偶書

犢去食苗莫問烏來攫肉休知物須以信相感事忘於
心有為

北岸

曲榭紅渠影上圓庵綠篠陰中門外何人會畫故來寫作屏風

自詠

看畫亭中默坐吟詩岸上微行人謂偷閒太守自呼竊祿先生

再贈鷺鷥

頸若瓊鉤淺曲頭如碧管深翹湖上水禽無數其誰似汝風標

閑書

逐出堪羞子溥歸來可重淵明試問七松處士何如五柳先生

謹案卷十三第五頁後一行神鶴當歸墮玉毛刊本墮訛隨今改

第八頁後一行臺殿晻曖山嶕巉刊本嶕巉訛蕉巉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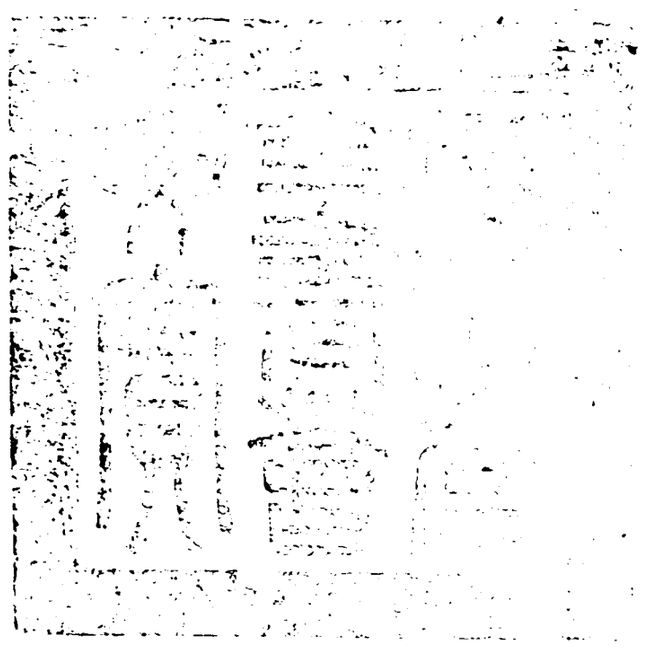
卷十四第四頁後七行一匝清波流珠子刊本珠子訛子子據宋詩鈔改

第七頁前二行解帶緩幽憂刊本緩訛綏今改

卷十五第一頁前七行落落巖畔松刊本畔訛游今改

第四頁前三行上馬退岸幘刊本幘訛情今改

卷十六第三頁後五行出門相與望刊本門訛則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丹淵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八百五 集部
丹淵集卷十七
宋 文同 撰
詩五十二首
往年寄子平
往年記得歸在京日日訪子來西城雖然對坐兩寂寞
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心力苦未老猶玉故態如狂生
書窓畫辟恣掀倒脫帽褫帶隨縱橫諠詼歌詩嘲文字
蕩突不管鄰人驚更呼老卒立臺下使抱短簫吹月明
清歡居此僅數月夜夜放去常三更別來七年在鄉里
已忝三度移雙旌今茲憯憯意思倦加以跕跕疾病嬰
每思此樂一絕後更不逢人如夜行
贈日新禪師
嵯峩祝融峯窈窕懶瓚巖師也西南人嘗居彼巉巉十
年不下山煙雲爛衣衫借問爾何為法味見愈饒妄萌
將軋然即以慧刃芟既久闢門户不須更封緘龍神護

水缾鬼物扶經函疊足坐蒼石放身依古杉一日望劒門歸心瞥如帆過我畫戟前清晨投短銜欣然揖師坐未語已不凡再勘自不破誰敢分酸鹹大朴本無痕巧者强削劖師如捉龜拂定不空諵諵

送竇僉判同年

氷霜滿清漢此地送君歸天涯作遠别懷抱殊依依短亭臨灊水楊柳長條稀道傍有寒梅幽香撲人衣折以持贈君愛之含春暉酒罷不可留晚鴻隨馬飛

拙詩六韻奉寄興州分判誠之蒲兄

武興山水郡左右有佳處仙巖蟬兩殼何賈二真人佛宇玉一柱神坑孕金礫宜口金穴靈竇洩瓊乳乳柱石窟寺不辨文字古主人好事者乃我詩酒侶安得陪後乘放蕩此歷覩

依韻和蒲誠之春日即事

輕烟漠漠雨斜斜無事常教放兩衙問客江邊求好石倩人山裏覓奇花新蔬宛宛生晴圃淺溜涓涓出暖沙入夏盃盤須准備繞畦親灌邵平瓜

和提刑子功喜雨

時雨已可喜況當春發生入地如流膏浸灌萬物萌真宰每自惜纔灑復却晴常時稍霑濕庶彙亦已榮昨宵忽盛下欄宇飜瓶罌高原與庳陸旦可一尺盈尋觀太陽起紅光吐崢嶸萬里洗氛濁四顧蒼煙平羣農悉就野上下羅晨耕父老荷鋤鍤林間笑相迎盡言此美澤天意恤下甿麻麥固已定預見禾黍成且幸賦輸辦敢

望求他贏次第還與官口腹甘别營願常獲豐稔自覺所取輕言罷乃散去溝壠紛縱横使者有職事其喜誰與并高齋聽淙淙不寐達五更豈不省文移賴此一夕傾天明作浩歌滿紙編和聲

謝夏文州寄金線狨

天地生奇獸朝廷寵近臣覆鞍須用此投網為何人梨栗恩雖厚雲山夢想頻煩君遠相惠時為一沾巾

依韻和子駿雪山圖

一甲溪山六幅中其間雪意與雲容君應記得飛仙下
颺馭亭前此數峰

此樂

吏散收簿書公館如山居歸來換野服携策將焉如園
亭極瀟灑陰森脩竹下拂石坐終日徙倚不知夜山月
照我明林風吹我清口誦太古文往來池上行露下覺
微凉南窓歸就枕心閒神自安達旦得酣寢亂曰嬾守
尒何為日日常若斯為言我自爾此樂非汝知

百舌鳥

衆禽乘春喉吻生滿林無限啼新晴南園花木正繁盛
小小大大皆來鳴藏枝映葉復誰使不肯停住常嚶嚶
就中百舌最無謂滿口學盡羣鳥聲自無一語出於已
徒爾嘲嘶誇從横朝朝泊我高柳上吐破一牕殘月明
幽人穩睡正酣美無計可奈遭爾驚少年挾彈彼誰者
安得為我來五更

莫掃花

莫掃花從教花滿地縱然堆積亦何害留之且重東君
意君不見昨朝枝上正芳菲今日庭前已憔悴中間得
好能幾時用此請君窮物理一榮一謝兩皆空若了非
真本自同但對落英開酒盞每年如此任春風

詠竹一字至十字成章

竹竹森寒潔緑湘江濱渭水曲帷幔翠錦戈矛蒼玉心
虚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枝入仙陂呼鳳律鳴神谷
月娥巾帔靜苒苒風神笙竽清簇簇林間飲酒碎影摇
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欒之操無敵於君欲圖瀟灑之
姿莫賢於僕

詠石

石石陰黑陽白岸胚胎山骨骼天地鎔鑄鬼神刻畫鯤
鯨怒眼虎兕交關額敲如温玉聲清洗似精銅色碧
花邊砥爾畫奇品林下礴然無俗格冰霜慘冽堅操不
移塵土昏冥孤標自隔嵲砥獨立見列到侍中家磊落羣

居在牛丞相宅昔時大士常命汝曰聽徒今日衰翁且
對君為佳客

深渡

前日寒食在綿州牡丹盛開海棠落今已逾旬過深渡
山桃一枝橫曉閣此花平川最為早何乃於此才破萼
化工豈爾用功偏蓋爾所生居絕壑一年春事但自了
勿較後先嗟寂寞

嘉川

嘉川之西過新棧幾里朱欄繞青壁我行落月尚在水
水影照人襟袖白繁英雜綴脩蔓上綠錦縚帶垂百尺
清香滿馬去未休賴爾春風慰行客

青烏

青烏客館之東軒前對長江隔層嶂歌危一徑入林外
竹柵茅簷儼相向愛其生事亦自足牛羊縱橫雞犬放
安得與爾號比鄰為作野歌供吹唱

木瓜園

驅馬下高崗吟鞭只自揚溪山過新霽草木發清香浩
蕩來江闊縈紆去棧長春風去欲盡樽酒歎何嘗

長舉

山色滿西閣到江知幾層峯巒李成似澗谷范寬能澗
外晴煙落深中晚靄凝無由畫奇絕已下更重登

水碓

激水為碓嘉陵民構高穴深良苦辛十里之間凡共此
麥入麵出無虛人彼旰居險所產薄世世食此江之濵

朝廷遣使興水利嗟爾平輪與側輪

長舉驛樓

爽氣浮空紫翠濃隔江無限有奇峯君如要識營丘畫
請看東頭第五重

正月八日峽中新花

深碧長條淺紫芽曉叢無數傲霜華只應耻在江梅後
未著葉時先放花

贈洵金叟

濯石淋沙不自勞抉光挑屑甚么麼世間有容能胠篋
比爾元來得校多

過青泥

鐵山正月雪交加欲探東風未有涯纔過青泥春便好
水邊林下見梅花

過大散寄子駿

纔過嘉陵心自喜歸來一夜寫君書明朝便送曾冰底
定有西行雙鯉魚

飛仙石溪

愛此潺湲任濺衣獨尋幽石坐多時日斜徒御應相笑
底事教公上馬遲

籌筆諸峯

君看籌筆驛江邊翠辟蒼崖起畫烟正是峽中佳絶處
土人休用作畬田

柳池贈丁絢

場屋聲名四十年五車書誤一囊錢老來山驛為監吏
相對春風但惘然

偶題

鬢雲雙墮結明珠窄窄羅裙短短襦閒把花枝起新樣
滿調金粉畫文輸

天漢橋

風吹兩岸菰蒲乾日曬一汀鳧鴈寒夜深霜月照湖水
須上此橋憑畫欄

望雲樓

南山北嶺遠如層朝雲暮雨濃淡若蒸樓高百尺見萬里
更有底事須來登

瀼泉亭

竹列蒼戟枝幹稠亭開翠幄窓户幽下分瀼水入渠口
正坐小榻臨清流

此君庵

斑斑墮籜開新筍粉光璀璨香氛氳我常愛君此默坐
勝見無限尋常人

二樂榭

晏山北來聳峨峨漢水東下流滔滔開軒直可望百里
最愛此榭凌雲高

漫郎亭

鑿城為洞深且長沿壕開逕閑復荒有亭如許入蒙密
誰比次山稱漫郎

涵虛亭

雲外衆峰簇際橫竹間飛泉窓下鳴欲往二樂即歌此
胷懷已自如冰清

菡萏亭

日高過竹湖水光風長入座荷花香交紅映緑滿渠下
各有意態隨低昂

篁篠谷

池通一谷波溶溶竹合兩岸煙濛濛尋幽直去景漸野
宛爾不似在塵中

王氏北溪榮州

石龍州北羣峰起一去距城無十里煙嵐秀氣護巖扃
松菊清香泛溪水輕裘肥馬正榮耀春韭秋菘任凋毀
待將底物勒移文谷口濃雲白如紙

雋老水墨

之人渤海後所尚亦瀟灑不承春秋學乃好水墨畫鵞
溪吾鄉里有絹滑如砑君凡幾多筆為我禿數把

李堅甫淨居雜題一十三首　并序

堅甫既得請太平宮遂於長安里第營治亭
館為逍遥種種之樂已而作詩十三篇遠來
見寄且使余亦為之余愛其趣尚清遠因以累
句附其所題之末慙非精工聊以塞命云爾
何事當清世歸來詠考槃近聞新住處不似在長安

右靜居

米鹽辭劇務宮觀得清資自取閒官樂爭教俗客知
將何寫幽意有此古桐聲為問好彈處誰來聽蠒行

右靜叟

右琴室

身閒無可奈惟此度晨昏與客正爭局問誰休叩門

右棊室

縑緗羅几格無限有奇書想在中間坐渾如獺祭魚見義山別録

右書

試品齋中畫曾無第二流頑礓與亂篠應挂在當頭二畫余之筆因戲及之

右畫齋

日光明駘蕩天氣暖氤氳草木徧庭檻清香朝暮聞

右春軒

清飈動蕭瑟翠樾減婆娑却愛夜來月滿窻寒影多

右秋軒

鐵石枝梢勁冰霜節目圓淨搖風苒苒閒映月娟娟

右竹軒

翠羽攢柯密青丸綴實繁誰知人與木俱是太清孫

右檜軒

寒淄日消消縈紆小檻前不知明月下誰與弄潺湲

右水亭

未老先求退題庵乃自呼有才須進用能保此名無

右退庵

淨居都葺了餘地益斯堂不用栽萱草無憂可得忘

右北堂

丹淵集卷十八

詩五十六首

宋 文同 撰

晉銘

長安鼎鬲碑者遺我古鼎銘不知其所來有眼實未經凡百十九字詭怪摹物形縱橫下點畫不類子與丁試考諸傳說其源已冥冥宣王石鼓文氣韻殊飄零始皇嶧山碑骨骼何玲瓏我恐鬼哭時正為此物靈安得不死神提去詢大庭為我譯其辭讀之駭羣聽

秦詔

山流濯幽阬銅冢發古耀我行奉天縣叟以百錢糶讀之迺二世元年所刻詔謂法度量者盡始皇帝造辭止曰皇帝久遠若為道乃命斯去疾具述紀其要文章既精簡字畫亦佳妙亥爾何等人敢作萬世調其為者非是所累纔一廟區區頌徵末回首皆可弔郡兵獻寶玉得此只揮掉漂流落荒壤千載厄潛奧乃知天宇內事有不可料此物今何為惟助觀者笑

問陳彥升覓古瓦硯

魏主用死力構彼銅雀臺當時臺上瓦百澄為一坯燒成比堅玉翠甲橫崔嵬西陵既歸後此地日以摧後歷典午朝羣雄力相砥茲臺既已傾此瓦只自堆歲久岸谷變埋沒深蒿萊初誰得耕人刻之研松煤其理密且潤端歙真可咍彥深所有者一一皆珍材自言欲購時經歲無一枚琴紋與錫花此乃如瓊瑰前日秘閣下重匣手自開示我者佳絶恰用一樸裁形模甚古野用可資怪魁歸來作詩乞願致無遲回

謝楊侍讀惠端溪紫石硯

學文二十年語氣殊未成所以文房中四譜無一精豈不願收貯恐竊好事名自愧中槁然敢假外物榮前日下秘閣謁公來西城公常顧遇厚待以為墨卿延之吐佳論出口無雜聲語次座上物硯有紫石英云在嶺使

得渠常美其評因取手自封見授囑所孳倉皇捧以拜
其喜懷抱盈歸來示家人衆目歡且驚言並我所有瓦
礫而瑤瓊貴價市珍煤風前試寒泓磨知密理潤點覺
浮光清洗濯鑑面瑩彈扣牙音鏗遂剪十襲巾加以重
篋盛客來有欲觀稍俗不敢呈願傳之子孫更重金滿
籯作詩叙嘉貺慙比毫毛輕

西岡僦居

出官在秦蜀始末凡十年所治得公宇靡不完且堅中
堂與挾廊角翼相鈎聯領屬僅十口出處皆安便冬夏
惡風日侵薄曾無緣今年歸中都職事叨磨鈆未免僦
屋住敢謂須華鮮西岡頗幽僻愛此遠市廛問得王氏
居十楹月四千床榻案几外空无處無一椽區涸及井竈
坼壁皆相連經庫須俛首過隘常側肩所謂十口者日
繞蝸殼旋前時大暑中幾不禁裨延欒若鼎釜炊局如
狴犴攣走蝎過亂蟻飛蚊劇羣蟬今日幸過之復畏明
日然喜見白露節相賀肌肉全如何下淫雨曉夕常綿

綿瓦破榱棟漏柱陷墻垣穿惟供改席坐豈暇安枕眠
中庭止數步深已可載船盡室徒跣行一起復一顛京
師費耗地居止實重遷俸料計月入外得無幾錢却思
已過分僅免親犁田自望於古人若地而升天小廬焦
生高陋巷顏子賢引之諭妻孥吾道宜此焉猶勝比隣
者寒突無晨煙

閿鄉值風

烈風吹華陰古槐若長呼高沙起黃磧四望如一鋪上
馬低便面據鞍兀長途日晚過潼關行客亦已疎守吏
索姓名沸亂如蟲蛆兩目不可開說之使自書夜至閿
鄉縣僮僕相欷歔坐定即洗濯泥土捫短鬚草草具盤
飧零落飯與蔬恨無妻少府為膾黃河魚

積雨

京師值積雨浮淖皆滿城況當淘決時左右羅深坑有
客南河居旦夕隄上行病僕挾羸馬十步八九傾職事
有出入長抱落膽驚都人素豪恣小官常見輕排闥要

穩道歛避不敢爭試欲效呵止圜目根姓名往往被濺
汚直落舌與睛歸來事洗濯袍袴紛縱横仰首問天公
春澤當早晴幸有好日月何惜施光明

大熱過散關因寄里中友人

六月日正午大暑若沸鑊時行古關道十步九立脚煙
雲炙盡散樹木曬欲落喉鼻喘不接齒舌津屢涸擔血
僮[illegible]領鞍汗馬濡膊幽坑困猿狖密莽渴鳥雀至此因
自謂胡為就名縛所利緣底物奔走冒炎惡塵心日夜

迫欲住不能略因念吾故園左右悉林薄昔我未第時
此有文酒樂長松借高蔭飛瀑與清濯層崖對僧詠大
石引客酌畏景雖赫然無由此流爍于今只夢想欲往
途路邈所效殊未立期歸尚誰約徒爾發短歌回首謝
巖壑

問景遜借梅聖俞詩卷

前日讀子詩快我煩病軀若坐大暑中瓊杯飲琳腴辭
嚴意清絶敢謂人所無子乃不自高尚爾尊聖俞為我
誦佳句實亦郊島徒遂云有家藏兩軸如椽麤我方嗜
此學常恨失所趨願子少假之使之識夷途

秋居覽景因感所事

閒居閉窮巷拙者誠所宜掩書坐前楹默與天理期是
時新雨收物物含秋姿疎簷正殘日曲几方涼颸羣雀
下空堦逐逐顧且隨微蟲出幽隙繞繞行復飛疎篁挺
堅勁不並草木衰叢蘭吐芬芳豈畏霜露知觀此動與
植一一全天資因念物禀生有性各異持夫人為靈者

仁義實所尸胡為智巧役所有日夜隳不能保其元妄
事紛擾為汲汲以就死所耗無纖釐還本既不完何用
冠且衣余因激所遇攬筆成此詩庶幾學者心讀已而
悟兹

彦思示望南山詩因答

余於岐雍間屢走官道上終南百里近不得迂馬訪徒
常飫雙眼引首旦夕望羣巒突天起氣勢頗豪王余名
愛山者所見亦無量嵩華最魁傑詩之豈曾讓至此覺

才弱不敢輒名狀世謂秦土強捨是孰為壯彦思奇偉
士雅志同所尚近自山中來滿幅以詩貺凡是山勝絶
鈎胥付心匠驅聯以大語局度實奔放豁若展圖畫壓
紙千萬嶂讀之未云徹早自肝膽喪試欲効其說無述
可依傍坐見山所有已若一携杖何當俯清渭解帶濯
塵埃掉手入巖谷琴樽樂幽曠浩漭八極大冥心恣飄
颺此意殊未諧臨風一悽愴

嘲中條

荆山赴太華百萬如走駝觜尾不相殊前後翻海波既
至擁而蹲仰首爭列羅太華勢愈尊引手欲下摩中條
從北來亦願依巍峨豈知隊伍弱只類馬與羸奔騰氣
力盡羣伏飲大河飲已只南望岌然將奈何

寄題威勝軍守居高明榭

石侯守銅鞮暑居念煩愀營基切城角列礎出樹杪窓
横四野外轉目可俱了長風落霄極萬里吹縹緲主人
白羽扇日日上清曉琴樽嘯佳侶以樂軍事少晴煙抹
闌闌暮角送禽鳥語客莫遽歸前林月將皎

仙禽送景遜赴階州監稅

肅肅彼靈羽英英下瑶臺揚翹俗采暗振響仙籟回凡
鳥只歙避衆人亦驚猜羅以萬目網離以雙翼摧十載
困塵土一身伏蒿萊晦色不敢耀藏音豈能哀飢腸金
屑實涓吻瓊漿開俛首事澡刷一飛遊九垓

送呂希彦司門通判河陽

行父須生公相家脩潔不類在紈綺豈惟浩蕩愛古學
實亦縱横曉時事孟州之民爾何幸一旦得此賢半刺
定知未幾政清簡日日案頭詩滿紙河陽花開酒休泥
太行雲飛樓好倚若因行縣至盤谷為訪其間隱君子

送周介之學士通判定州

紫垣之東蕃羣宇合四翼天家積圖史編簡何萬億介
之才藝選此地典文墨縱横四部内驄驟千古力久為
光禄校頗倦承明直嘗言石渠樹五見弄春色前自啓
君相得請均外職翩然駕别乘去去大河北

又

河北扼邉要定武承其咽分道宿勁兵望之為中權朝廷倚注地擇用須材賢黠獫讋所聞射獵不敢邉兹焉勢愈重豈謂甲馬然將軍廟堂老御史蓬瀛仙合謀運潛略勝氣壓古燕惟當陪緩帶壺觴鈴閣前

送柳才僉判蔡州

翩翩河東孫豪邁有祖德二十補楚掾能用口破賊歸來入京寺不借推挽力驕夸固其宜了不見顔色題輿

蓋本乘入幕乃屈職淮西號劇府君也兹歛翼朝廷選材吏聞下前日勅奉詔者云誰此章君可塞

送張宗益工部知相州

學術深沉久未施晚登臺省世方知詩章好奏周文廟字法宜摩魏武碑禁掖便當提大筆名藩猶自擁高麾應憐共試金坡者答颯渾如鄭鮮之

送王恪司門知絳州

絳守園池天下誇紹述有記詞聱牙蒼官青士左右樹神君仙人高下花遠水依然尚鈎帶舊門想已無鞾檛自憐俗狀不能到此去羨君專宴衙

送蒲霖中舍致仕歸閬中

急趨長拜倦勞勞自笑風埃滿緑袍官味十年如水薄歸心一日共雲高毫釐已悟蝸争角文彩須知鳳得毛且喜還家收拾在錦屏山下舊東皐

送劉立之著作歸長安因赴安定知縣

西郊晴霧曉霏霏回首京塵一拂衣上國莫嗟為客久

高堂初喜改官歸洛城氣候花纔動灞水風光絮恰飛恨不同遊曲江岸與將歌酒泥春暉

送張正夫監簿歸漢州

知已非不遇其如才命違宦名疑在夢親禄只徒歸道路盤危棧家山指落暉好將綿竹頌重拂入關衣潞公門客

奏不出官

新霜

新霜著庭樹葉下如猛剉蕭然物容改有若懼凌挫砌

下丹橘落牆邊紫榴破精光竹勁健沮喪柳怯懦覽景惜向暮感時驚忽過勝事實可樂閒愁本堪唾何當共佳客對此酌香糯

答馬子山節推見寄

曾陪衆畫從秦韝文雅當時最盛傳玉挂好風橫飲簟翠漪明月漾吟船石渠金馬余何者綠水紅蓮子尚然好養江邊鴻漸翼詔書非久下苗川

紅樹

萬葉驚風盡卷收獨餘紅樹擬禁秋已疑斷燒生前嶺更共殘霞入遠樓楓岸最深霜未落柿園渾變雨初休勸君莫上青山道粧點行人分外愁

彦思惠橘柽因謝

秦中物專美橘柽為嘉果南枝種府署高樹立婀娜秋來放新實照日垂萬顆中滋甘醴釀外飾素葩裹彦思摘晨露滿合持贈我復佾以佳句再拜極所荷珍之不敢盡玩已即深鎖茲焉豈遂名產沙苑忽幺麽

彦思有北樓見寄之作依韻和答

峩峩守居城上樓最宜登覽羣物秋層簷高峯礙翠嶺采檻直出橫清流煙中島嶼遠歷歷風外巖壑寒颼颼主人好事客意樂日夕幸此忘幽憂

閒居秋日書事

秋雨晚蕭蕭端居閒寂寥雀饑爭朽穗蟬病落寒條雲過茶煙沒風歸硯水搖惟當昵圖史閒日底能消

寄題湖州沈秀才天隱樓

自念久不偶歸老東南州地名水晶宮家有天隱樓收捲勢利心欲與汗漫遊出處固以義無為子光羞

酬仲幾秦州道上見寄

送子入秦處紛紛黃葉間孤舟渡野水匹馬轉遥山明月每夜望清風何日還新詩慰寂落為一破愁顏

入谷馬上四首

宛轉入深谷一林還一丘搖鞭美新霽把筆韻高秋翠巘雲長合寒潭烟自浮因成憶猿鶴聊此為遲留

其二

亂竹圍清密垂蘿蔭屈盤晴林風色淡晚水日光寒樹
石因誰好烟雲只自漫羣峰若相待滿眼碧巉屹

其三

北谷氣象佳有景乃天設峯巒互虧蔽湍瀨相綰結珍
條拂垂袂芳草留去轍自顧塵滿纓安能住深絶

其四

羣山護秦隴轉去轉幽深嵐氣重壓眼秋光清徹心憑
鞍吟絶壁解帶坐高林愛此岩泉好臨流浣俗襟

將至隴城縣

數日山林間嵬眼復傾耳煩襟一以換飄若方外士今
朝出谷口已覺俗慮起可惜身上衣斑斑遂塵滓回首
林下游何年赤松子

宿雲屏山寺

翠嶺聳雲端巉巖走復蟠客從塵外入僧向畫中看月
上千巖碧風生萬木寒平明惜歸去猶待一憑欄

寒夜

蜀客寓秦城寒威怯夜生火床功甚小酒榼力何輕月
外天無色霜中地有聲王章龍具薄數徹郡樓更

寄彥思時在長安言遊終南

日日望車馬君當何日還談諧思衮衮篇什愛關關大
道風埃惡長河冰雪頑相招早來此擬欲問南山

寄景遜

別後西城上來須到日瞻目迎秦塞鴈心過隴山雲寡
合無如我高懷少似君相思只相望徒爾託云云

聽天台處士彈琴

處士得琴要誰師師自然為言秋思好因聽夜聲圓耳
出淫哇外心搖寂寞前廣陵君且止不欲慢商絃

鳴玉亭籌筆之南

層崖高百尺亭即層崖下飛泉若環珮萬縷當簷瀉坐
可脫赤熱聽宜徹清夜亭前樹膚剥為繫行人馬

思歸鳥左右掩作

峽中足啼鳥酸鄒不可會共道思歸者雄鳴即雌對前
壑雲漸起後山月已背行人畏聞汝一聲一心碎

夜發散關

風吹古關口萬木響如裂淒涼異鄉客騎馬關下月板
道霜鑿鑿石梁溪咽咽怪來曉寒重却愛山頭雪

宿山寺

高峯浮雲際古寺高峰上秋來已瀟灑雨後益清曠坐
隨明月轉吟伴寒蛩響待曉出松關幽襟謝嘉貺

中秋月二首

隔林灩灩生寒浪倚漢岩岩數亂峯記得舊山曾此夕
碧嵓千尺坐高松

又

望外物容澄似水坐中秋力凜如刀此身直願乘雙翼
飛上三峯第一高

二里溪濯足

暑氣沈晚樹晴光滿遥川下馬古道側濯足清溪邊勝
事樂水石幽懷託雲烟還來振衣起回首徒悵然

稠桑見荆山

萬嶺鬱彫叢叢盤雲氣勢雄縱横誰畫筆屈折自屏風倒
樹出斷外亂雲生掩中無由更停馬此意恨如蓬

白鶴寺北軒園基

祇園隱城角開軒極幽邃日影轉不到居常抱秋氣余
茲度炎燠一局忘萬事擾擾門外人誰知此中意

太常致齋閒書寺壁

晚日微明天雨餘竹陰桐影共蕭疎旋移小榻中庭坐
讀盡扶桑大帝書

景遜以詩招基因答

待闕官期遠僑居客思多許時閒日月願與局中磨

初入二里

樹色交山色蟬聲雜水聲客懷殊不倦信馬此間行

又送劉著作

北城戎馬後凋殘今幾年邊民此天幸縣令若君賢況

自儲蓄久定知摩撫全好須圖善政能為作詩傳

送張樸翁歸盩厔二首

一覺落天夢遂吟招隱詩攜家異鄉去變服散人為郿塢雲開後圭峰月上時清秋此高興琴酒問同誰

其二

山曲水曲處其間皆美田夫君别桑梓此地卜林泉壯歲可立事明時方尚賢何當再就詔便忍説終焉

丹淵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七 集部

丹淵集卷十九

宋 文同 撰

畫厨雜詠

宋復古度支晚川晴雪

霽色變雲林寒光混烟水遥山定何處渺漭纔可指

早秋山水硯屏

晚靄隔遠岫秋容入平林方素僅盈尺嵒谷能許深

寇君玉郎中大蠏

蟹性最難圖生意在螯跪伊人得之妙郭索不能已

小蟹

骨甲與支節解絡尤精研手足雖爾多能使如一錢

黄筌鵲雛

短羽已襹褷弱脛方岁岌母也向何處開口猶仰食

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葩一枿立紋羽欲品精妙人君當二三數

毛老鬬牛

牛牛爾何爭於此輒鬬怒長鞭鬧兒童大炬走翁嫗蒼
獲八九子駭立各四顧何時解角歸茅舍江村暮

鄧隱老木寒牛

蒼崖稜層草羊綿巨木半死生枯煙羸牛日晚已噍草
稚子天寒猶打錢

許道寧寒林

許生雖學李營丘墨路縱橫多自出交柯揮霍裴旻劍
雷轉威怒龍褫魄須臾定見肝胃折萬力千氣凡幾畫
斯人斯品入神格

范寬雪中狐峯

大雪灑天表狐峯入雲端何人向漁艇擁褐對巉巖

晚秋煙波

直於一丈素寫盡千里景雲山杳杳已成秋煙水瀰瀰
方入瞑君應無心得此畫我豈有言能爾詠

春山

岡原草木秀溪谷雲霞媚君筆誰所傳獨解吐和氣

秋山

疎葦雨中老亂荷霜外凋多情惟白鳥常此伴蕭條

孫太古辟支迦佛

調御出火起正念薩埵捧香生信心二士之意在筆外
彼太古者何情深

許中正捕龍雷

彼龍胡為被天謫不宵為天行雨澤天敕雷公恣搜索
龍藏何所忽爾獲提之滿空若曳帛雲風電火相卷射
雷張兩翅但拍拍首尾挽之足雙磔龍力與雷固不敵
雷轉威怒龍褫魄須臾定見肝胃折萬力千氣凡幾畫
斯人斯品入神格

孤峰露蒼骨踈木聳堅幹高堂挂虛壁爽氣来不斷

梁信羯鼓小圖

高梧間垂楊玉宇極清邃三郎當殿坐左右擁佳麗
廻近香案蹲獸吐碧穗寶几承畫控繽紛交綵袂花奴
卷雙袖俛立前奏技君王顧之笑軒廡動和氣誰謂一
尺素寫遍天上意聽者定何如觀之猶解穢明皇嘗言可解琴穢花奴羯鼓

蒲生鍾馗

寒風酸號月慘苦梟飛狐鳴滿墟墓叢棘亂礧翳野霧
古社禿剥倒枯樹下有三鬼相嘯聚初行誰家作疰忤
痛熱腫痒快嘔吐塞噎咽喉脹臍肚呼巫召覡使呪詛
翁驚嫗忙設賽具茅盤草肛置五路飯盂炙串狼籍布
相共收歛各執去方此危坐歐且哺忽爾相視生畏怖
有神傑然駕巨牡前訶後擁役二豎此神敢鬼充旦暮
其腹尚餒色躁怒鬼遥見之悉失措竄匿不暇相告諭
酒傾肉落雜穢汙鬽魂飛蕩身僵仆一入木底只四據

一尚把盞愕以顧一自隱蔽捩眦覷神用氣攝縛束固
前死入吻無十步計之嚼嚙或味飫蒲生胡為適爾遇
畫之滿卷無一誤筆墨醜怪實可懼持以贈余予何故
搖手不取一錢賂他日乞詩者尤屢試為言之寫其故

折楊柳

垂楊百尺臨池水風定烟濃盤不起欲折長條寄遠行
想到君邊已憔悴

丹淵集卷二十

宋 文同 撰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并狀

同前在草土伏聞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號慕摧咽無以勝處竊念同本遠方巖野之人偶用詞業以干仕進大行皇帝親考其藝賜之科

第尋得名試擢寘館閣憐其親老又與便地俾得榮禄以給供養不幸前歲遽罹家禍解官去職持服鄉里居常自謂同也何人草茅之姿螻蟻之命叨被恩澤如此深厚但恨未有死所不能上報萬一昨者大諱之日以故不得隨從列辟朝夕哭臨臣子之心實為大痛伏見山陵擇日在近同羸病初起復不能奔走匍匐執役斥土荷鍤負畚以先徒衆謹齊戒撰成永昭陵挽詩十首繕寫共一軸非所以盡五内屠裂之意聊以助天下昆蟲鳥獸悲唫哀嗣之一聲云

緒業承三聖規模盛一王朝廷周禮樂庠序漢文章殊俗皆歸往烝民盡樂康帝功如此大宜享壽無疆

右一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天踈屢有搜賢詔曾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恨缺蒲車

右二

求治親垂詔觀文自著圖何曾憑喜怒未省蔽讒諛塵世留徽號煙霄返舊都悠悠增筴驗難問鬼臾區

右三

寶輅嬉遊少珠宮藝學優仙毫媚風帛睿藻煥星鈎天極推神歷兵防演秘謀飈流今已矣長共穀林秋

右四

政殿咨丞弼經筵引俊髦未嘗耽逸樂終是過焦勞歸

路三山遠遺臺萬古高小臣無分去定擁墮髯號

右五

神鼎猶烘藥夷槃已實氷留恩均器服下詔約山陵影殿虛綈几皇堂掩漆燈蕭蕭柏城下空有暮雲凝

右六

浮世期云盡清都位欲傳秉珪徒請命脫躧遂登仙遺澤流天下重光照柩前幾時来甲觀更待一千年

右七

被衮纔憑几躋階忽受同哀文鋪帝業謚册講仁功竭蹷趨羣后號咷動兩宮銘旌來鞏洛萬里卷悲風

右八

幡翣離三殿簫笳接兩都尭殂如考妣禹葬省人徒豈並遊韶石應同去鼎湖愁聞下竹使海外走哀符

右九

史祝周壇日人憂杞國時飲池無善效頮水有遺辭仙仗朝三后蕃儀集四夷從今河與洛長瀉鳳臺悲

右十

正肅吴公挽詩二首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三川清議誰違者高風自凛然佳城空萬古一壙掩寒烟

右一

晁董文章重夔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穹壤與長存風旐飄寒陌霜笳咽晚原誰人碑有道應不愧斯言

右二

張中允先生挽詩三首

善頌堂中客華嚴會裏人生為天所祐没與佛相親祖送逾千兩哀號動四隣宜祠瑞筠社永配蜀江神

右一

鄉校咨橅範閨門慕典刑愛看高士傳欲註淨名經素節標家牒芬情勒冢銘近誰瞻碧落應見少微星

右二

文行俱高妙聲名五十秋君恩來草澤子舍上瀛洲有

相身須盡無誰淚不流庭前雲蓋石長伴影堂愁

右三

張思孺秘校挽詩二首

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相從遠寺攜棋局高亭把酒鍾誰知三載後孤冢列新松

右一

人前常奉詫張也好堂堂處衆謙和甚居官志力強當時君壯健在座我蒼浪今日翻相哭無言問彼蒼

右二

呂惠穆挽詩四首

文靖登庸久朝廷政教隆相門無或議子舍有如公恩澤非徼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滿縉紳中

右一

帝御皇圖後公居右府時開陳諸議論感發止嗟咨自憶在南邛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為濟歸喪賤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有淚浪浪

右三

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交政為郎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訃聞何時高冢上永日哭寒雲

右四

張林宗司勲挽詩三首

司勲自夔州運判移梓州路提刑召為開封府判官出知華州至華二日而死

巫峽乘軺去涪江擁節還方來赴京兆又出領潼關髀肉川涂瘦顛毛案牘斑音容今遂已清淚為公潸

右一

候騎排弓箙牙門換戟衣使麾方報入神柩已云歸閾吏驚來往鄉人歎是非生平幽石在誰為刻珠璣

右二

素節鄉評重清芬世閥傳謝家兒姒盛穆宅弟兄賢展

矣茲良士嗟予不永年西風寄哀調願為唱新阡

右三

張道宗比部挽詩三首

比部有學術司勲弟也自省判為廣西轉運使聞兄死華州一哭而死

學富詞章妙才高志力強帝方知可用官欲漸難量始得西原使纔終右省郎念公今止此無語問蒼蒼

右一

見說關西計危腸已似刀撫膺成一慟復睨遂三號舊館州名桂新居里曰蒿九泉休負恨蘭玉滿兒曹

右二

憶在南岐日于今十二年宦途聊避謁宾館重留連正喜謀黃峒俄驚葬圃田無由執行紼徒爾淚如泉

右三

石左藏挽詩二首

世澤傳清範戎韜演秘謀雄藩未賜節大壑忽移舟謝氏胡床在羊公羽扇收光華歸令子何恨掩泉丘

右一

昔年陪宴上嵫臺一聽新歌一舉杯此會如今嗟已矣擬將何調寄餘哀

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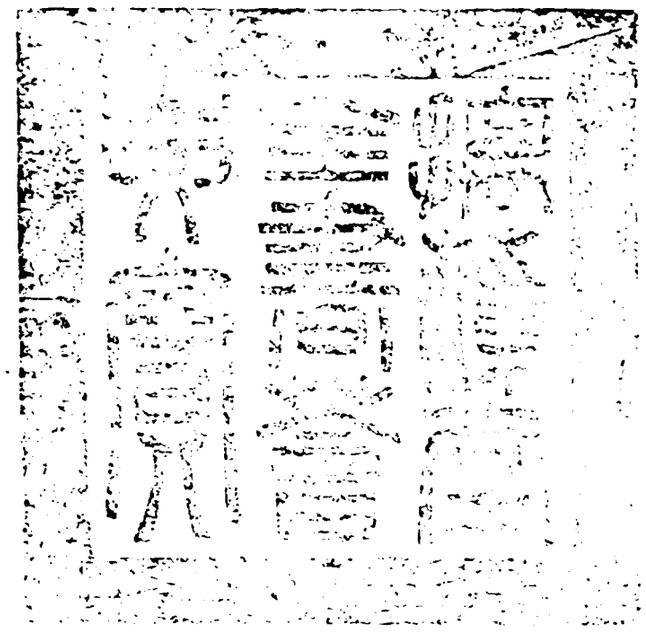
丹淵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七第一頁後八行即以慧及芟刊本慧訛惠今改

卷十八第十四頁前一行寒夜刊本訛作寒食據詩意改

卷十九第一頁後二行生意在螯跪刊本跪訛蛫今改

卷二十第二頁後二行未省敢讒諛刊本敢訛敢今改



校　校　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丹淵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九 集部

丹淵集卷二十一

宋 文同 撰

雜著

黄氏易圖後題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横該直涉窮崇擴遠幽么隱奥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引之舒演盤約以系其説滂洋滉漭而初若有以可紀者究其推合遷

就往往於端末亦自盩今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太審而尚鑿者歟取六十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温以效其裁休獨以坎離震兑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疑彊配不精解勤則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奈何故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善辯議湛思無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虚之説遂以完合京之罅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

諸消息而著之圖焉終始出入無一諄謬如璇之聚斗如輻之擁轂循睨僂拍不失倫類復撰明閏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未至以辨傳記所以昧沒之意磨神晴補鬼髓庶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世求此題述試為道其大氏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者曒然若粉墨界畫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提刑司勳景儒嘗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示某乃公之守成都時通洛中之家問也厚紙細字勻圓滿幅行楷相容淨無改竄讀之其間雖與其家人語言然未嘗不以己之治蜀求宜於遠人及戒告其子使居官當務以清慎端潔與人恭順為意者世之人徒知公生平立朝以風節修謹為名臣且未知公於其閨門不以私忘國不以下廢禮亦如是之至也賢人君子修身治心正家以至於任天下之事豈有內外大小之異耶其

誠固以一矣某今見之於公也景儒公之第三子自幼以孝友聞於人凡公之寸簡尺札盡能收拾裒聚躬自綴緝標為大軸此其尤完者也景儒謂某曰是不獨自愛以為歲時霜露之思蓋將傳諸後世子孫使之知前人所為一切不簡妄知信蹈之是無忘乃祖之懿範矣因捧之愴恨良久某遂借去展玩累日乃曰昔袁彖懷其父集未始一日離於身孔休源每見其親所寫書輒哀慟流涕景儒高行斯人之徒歟其有開畫扇而追悼持遺劍而祭奠者固未若景儒之所藏真蹟燦然終身常在乎其目矣於其將還謹題於後

魯肅簡公尺牘題後

余過城固問魯肅簡公向時為縣之遺蹟有言演覺寺愛山亭之榜公親筆也因往觀焉徘徊其下凜然若在其左右歎息良久顧慕不忍去去寺僧可吟復出公書凡六紙煙昏雨涩幾至腐爛乃公去縣後與甘泉經邑真琛二上人之手書天禧初仁宗為皇太子公自秘書丞

以右正言名改戶部員外郎為諭德仁宗既即位公遂參預大政公生平以剛重潔直聞天下故被選為調護之職當時士論無不相慶以為用人蓋無可踰於公者今觀其字畫與其所以為書究其留意於舊故周旋委折諄諄訪問無一事不至者噫誠忠厚懇實之正人端士也世何有哉今夫人少相與從遊平居勢相若則嘗欲合兩心以為一交內于腹中一日趨所利僅爭頃步之差則闊視遠走亟往先就之既得乃反面不復相誰何狠驁恣肆軒然自以我正當如此甚者交相詆毀或盡力排迮置死地嘗試呂視公彼何等人耶雖然彼二上人者能以道行取重於公信亦非衮衮浮屠氏之徒耳因囑可吟令完綴緘鐍之勿妄呂示人會進士李宏隨計入京可吟委之裝背標軸俾稱其事宏歸攜以過余且求余跋其後庶傳之永久無疑熙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瀟泉亭記

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差謬者具言所以為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敘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容乃言其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垂商暴戾務為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逃天禍完皮革以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令悽楚慘虐不可得而苟脫矣以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首乃此經令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繼舒師善化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白狻猊圖贊 并序

白狻猊圖蓬山太守安子野之見寄也子野言世傳此本甚古識者謂陸探微之筆卽有畫工善摸搭今試使為此謾持去敢求評之余愛其凡用意處非尋常畫人之所能及此

雖不逮前人而典刑在矣乃作贊以示子野至陽之精動而為物豪健趫猛力不可屈伊惟狻猊質狀仡仡西海之中洲名聚窟厥生其間萬里中國請試言之大畧詞曰

肩尻抗衡鬣尾蓬勃口哆舌掉耳衝目突竄海鈹蛟捎空碎鶻虎豹飲髓犀象嚥骨胇胃欝擂不敢前捽忽時驚奔天出地沒有皓然者來何歲月陸生探微寫以奇筆筋緊肉怒常憂竊發後人傳摹粗得髣髴有客好事遠以書達掛之中堂氣象崮崒每至昏夜鬼神窸窣瞥然觀之寒聳毛髮世有此類其勇莫越為之贊云大愧孱訥

覺濟大師真贊并序

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繼舒者以某年某月某日歿于其室其學人文照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州九隴縣選勝地而塔焉既又繪其像於塔中而恭事之請于常所與往來者文同為真贊同為贊之其詞曰

有上品人學大雄氏了一切法到三摩地自領秘囑震音西南化同毗耶現比優曇倡導演教危歷四紀計所悟入屈忘其指在在處處瞻承光聲歸如羣流望海以傾貴主欽依重侯諦仰寵服思名取畀天上乃數須盡示滅浮提孰窮其端住東院西丹景山前大乘寺側藏固遺燼表崇高級是咨妙繪圖寫清真儀形則然不知者神

恠石銘

聶侯友仲立漢學制度宏侈為二蜀之冠當時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質狀怪偉勢若飛動昔孟氏僭竊苑囿所蓄者皆寧武軍節度使顧璘所進昶既面縛是物亦落散民間余在成都往往見於好事者園館凡自璘所來者一一皆具欵勒此非耳而其完厚瓌詭上下可愛雖到茂灌牛奇章號為好事諒亦未嘗見

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犀進士試於此日暮環繞其下歎惜之不足乃為之銘其辭曰

廣漢學宮後有奇石磔砢一抱嵌峯九尺怒屋驤首狂龍轉脊拏空將飜壓地欲拆神乳溜腹老苔漬額堅包勁瞀潤吐活脉誇殺羽人詠窮墨客敢告存護千古惟碧

盧杞傳題後

盧杞少時已險譎無正行藉父奕清名人不識其醜為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國童胎主禍顛替壞爛顛覆狼籍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

國俾造此紛紛者耶無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由畜產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狠躁穢嶮類豬故以豬發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悋矣

李允尚書謚議

尚書恬簡和裕廉明敏給幼而警悟有成人之志壯且詵洽中求士之選兩贊府事再涖邑政居為僚友之嚮

服去得吏民之懷仰常致顯績用傳清議道才美者公
常在焉慶歷中魚周詢為御史中丞好善樂義賞拔賢
俊乃獨表公求以自副公居臺侃侃甚著風力事畧細
故言存大體上常納其中咎人不知其外迹會廣言路
尋當諫職遇有所發強且不避屢詆重戚謂辱於要位
深排貴寺盡奪其寵勢當時衆論于今在耳既膺延閣
之命頻委名藩之寄佩越印守杭符建廣牙握孟節旋
旗自鄧典憲在洛泊然知止還政就第具有斷積訟止
暴役活寃命辨鬻獄公之在官常所從事行已至是與
人何愧以壽而沒世亦鮮儷易名之典禮具於國謹按
謚法曰履正志和曰莊公之居職乃心夙夜義不勢屈
名非訐取考合懿行宜與此對請謚公曰莊謹議

素靈宮醮詞

某年月日具官某今差某官賫香菓醪饌攝行清醮于
大聖金闕真元帝君某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赦書致祭
者皇帝因星文謫見肆赦天下蓋慮方宇之內物有不

得其所而寃憤上激以成茲變者夙夕警懼無或處寧
以至避正殿撤常膳而深自損抑寅畏天戒欽修聖德
如此之至也復命守臣於其境內神靈之所宅皆俾虔
恪供事以道上如此孜孜之意庶期消伏災沴以名休
應帝君昔嘗顯童威靈偃禦元惡棲真秘奧光景如在
某謹如皇帝詔旨上薦圭潔伏望下從人欲垂享精愿
攘妖萃祉保衛方國某無任虔叩激切屏營之至頓首
頓首謹詞

丹淵集卷二十一

丹淵集卷二十二

宋 文同 撰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絓于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傳凡智解狹漭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譎罔誕非經見乃用擯笑不講録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具有導神幾宣靈謀混淪焉行于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消祓摧殄不得横悍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芘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耶其所謂葢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真肇探于太樸之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勢為天奥寶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依跬息大道君玉帝諸真懇請恭受反復難遴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

旬後肯付畀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記從何刼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鐫胎剖魄識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完水壽時正一道陵患魑魅恣雜闢人鬼使異行植幢崏山擔刻嚴毒自是判然幽明不殽至黄唐文缺重瑑置昭慶道祠歲久巋然頗剝爛幾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畯命侍臣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朞民物宜順暘潤孔時川隰生楙蠶饒穀登體腹温飫薔訛勃疫淪伏不起寇兵弭消寐無纖譁頌公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為未然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之深計顯効休功件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修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古公具前躬摹秘符觧鈲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廼相玉局衍基潔為靈塲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蝟地深窅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所一昔暴洚涌發漂硍下磵出道平夷遂可筏行既至正晝裔雲叢飛滃然下覆天光明麗景氣晏悦晻藹高真颸若

來況都人觀繞驚歎喜蹈回頸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等亭育撫燾心精神虔祥報昭露明日授匠矩尺礱為觚榦恭肖神畫鑱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維永永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此羣兆幸焉覯覿常為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無泯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類而為詩以與蜀人使長言之無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擴無端崖滉漭汪洋中函神胞孕此威章靈鋩決分飄

青墮黃布照太空流精發光乃時玉符護於元皇自然秘文盤葩屈芒支交歧聯蜿紆結張皇執焉嘻練于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煇燭焜煌大陽靈洞俛仰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蹡詣皇咨觀祈必願償命入太空九光華房擴開金扃動決靈囊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刼墜流降奠五方完志未朝幼獝肆狂虎冠道師得焉其詳植石摹形大崏之傍陰恠震驚掃滅伏藏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之君尭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齧暴呴尫太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羸襦腹果衍糧境殄萑蒲獄朽桁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願公光華袞衣繡裳移蜀之為天下以滂公聞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禍禳流蔭西南被賴無央公喜趨為日不暇遑牙譙西隅玉宇是望高宮翼如綵枅繪梁覆幢其間崒然百常先時堪輿與公効祥水媵雲幪異孰爾量蜀人其承永隔害殃公德之深萬

世曷忘杪哉末兮峴碑陜棠

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為余言近年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嵬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

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織者隱隱若
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
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
者種山下盡室斂穫於此因遺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
病僧創穢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
未始見弛擔走僧遽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
其事置水田上具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
不露口晚又俾婦致饋既至其所得僧飲餘水者盡飛
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詬謼跳盪如狂人忽聞
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莽童牧
叟常慣見不以為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
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寤乃取畫圖示予余
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
綿谷縣羊摸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凡三數人
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
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

君瑄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川
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
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澗壑巒嶺
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之彥座中遂卷
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列之圖上余為記此九
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永天僧敏行無演在焉為
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為高貲修
積善行嘗奉事異僧四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
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
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
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道人
被破褐狀貌恠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能見之
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荅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
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

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為造藥一鼎使攜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枵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關者遣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辛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寶其中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人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陰行悬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為進士端厚淹粹為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有窮極者矣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與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為記之

彭州張氏畫記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號為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歷二偽至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無它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為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不為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閒暇日與承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者觀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相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後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歎其父祖之所為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六年中秋日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還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

可朋蜀僧之能詩者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歷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諉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為我命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祓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為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

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名使圖其事采飾殊絶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靈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熙寧年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免夫人日夕恐懼世所謂祈禳禱禬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為瘵救之術者無少時不敉敉於此逮癸丑冬徽之移官至自閬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殿廊下見壞像傴於壁金彩晦剥手足損墮夫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来旁謂夫人曰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肯為修之者夫人對曰兒不幸累年嫉子在脆善惡殊未辨願欲莊嚴此像庶憑藉威力使早得就蓐免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報遂覺用言於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見也十二月余與徽之至寺為懿德皇后忌因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頹委于曲室余方名主者譙責之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具道其一一徽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矣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如事澡祓垢塗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

物嚴備相好圓滿百福端厖邦人競集圍繞讃歎後夜
夫人復夢叟持藥一七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其言裁
下嗌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筭溲血如煤凡數外驚
寤流汗漬浹舉體窅然如弛重壓翌日徵之亟詣余以
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沙
刼時在觀世音如来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
諸佛同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
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懇堅固信嚮深切詎
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人精意愿篤勤
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害於已者即時散滅抑
亦自此以往當獲福德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
之昏頑庸戾心生憍慢者来覩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
善道歟自利利他斯莫大之因緣耳徵之俾余次其事
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本在今劉寧州家寧州善自畫又

丹淵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集部一百十一

丹淵集卷二十三

宋　文同　撰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獨常指其地而固名之也余曰不然是其謬泥迂曲不達其體而後獲此之論也夫民之所以資而生者求將以自贍其欲其勢不能無動以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貌矯譎初若不可知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立矣孰者或違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正之令者哉我凡以其取聽於已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之一術也雖民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區處但財勞指顧耳曰難者何耶昧者不能故有人情狡詭不可諭契要深溢不可辨之說是

則天下郡縣常容有不可調一之治者矣豈其然乎中江為梓之三萬戶縣生齒既衆分地既陋其爭鬬之辯侵越之訴蕃已遽作紛午交衍鞭之庭而械之獄者亡虛日矣所決一未厭其頷則號冤唱屈奔走跳盪于勸農使前者絶復續焉士大夫以無可奈何而適為之令者何嘗不望名而起畏茲有年矣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聞之所以為政之大氏也無急擊無緩縱梦以櫛之結以觸之摩撫柔愿規厲陶突善端姦幾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瀆曾未逾歲已底無事噫才者也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佚之高乃營聽事之西為堂四百椽萃蓄經史以朝夕訓育子弟為園五十步蒔植藤木以時酣笑會賓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為文道其所以為是之意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閑以君之政治之閑而於此為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温而氣嚴襟矩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其立行道之地發蓄德之府蹈功烈之途闓名聲之場可量也哉簿書之期會土木之興作于君末故也豈煩余之多言乎治平元年五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為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於綿之龍安鹿爬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漢水會為一西至于羅江南至于陽平匯東南復吞旁流迤浩漾為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歷坤隅勢下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閎遂廖擊左岸土毛毳善崩歲歲內蝕若剞以刀若掃以帚邑人惴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為之令將斮去尚訪遺敝及此即行視歎曰是將禍于後者失吾不為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墊漏填築堅垝以循沿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勝迤逶迤漢安王詡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為金堤望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讙譟踊躍詠誦令德老稱一口且曰秦之氷唐之兼瓊嘗以水利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之今

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即其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為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遝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衆具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詣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迺為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既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上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郭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於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以施短才立異効鄉者議與斯民

近郭有澗自東迤西横匯曲決峭絶傾斷自昔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和甲午夏潦洚溢遠谿逆讓噎滀不寫鐫豗隑岸級礎崩納角楹翹虚羣版散墮日欹月陷以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溝馬還濘間則有矣維汾陽君為令之二年慈惠宣浹民實信賴諸敝已捄回力圖此因倡于衆曰是橋廢圮爾所痌悼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令謀我協不煩令指頷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事於是集斤鋸會錐鍤

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武昌軍適調此尉喜相厥役與令鳧藻昏旭臨視犒饟豐美作息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刱始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甲辰孟春之壬子憮棧朽堊一已絶手觀其横虚亘遠蚨矯虹截鉅載鈎攫攢扶瑣綰覺直如削堅鞏如鑄厓廉褥緻阿榮跂竦湍瀨搪激無以泐其固風日掀暴無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既而行者止居者起田野甿隷閭閻賈儈提引穉幼扶翼耆耋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如是累日始肯罷静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政之鄙寖以毁兮今治之賢倏以全兮興事以時罔齎咨兮取用有度胡惡怒兮無貲之仁濟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同既為貳君委以論譔以詳言之矣復取杖者之歌系于後刻石道下以永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既宫於羣山其修隴楙麓逶迤曼衍分勢而住争會

于左鯨偃鼇卧尾吻相屬谿溝澗谷蟠綰破斷蓋荒源野溜瀵湧潨激夏洚秋潦相倚為暴故東郊之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舉趾衢道横裂岸土脆墮舊架短彴庳劣湫下歲累民一再易登揺蹋漏過者歎愾如是不知凡幾百年人無謀之北橋成之明日其令經尉潤辭又相與議曰此既爾舍彼謂何譬之像飾冠笄而不顧其袂之壞衊豈威容哉材糗羨贏幸可并就遂移工為之廣陿四楹咄嗟以具無慮治木百章礱石百磌覆瓦五

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四百指費日三千刻無横斂無
虐使而告罷矣噫二君者孰為其端然負此千室之邑
耶發已之仁與民之利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
之以道建置之始曰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鄆人曰潤辭
者字堅叔姓史氏眉人曰同者字與可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
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
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為
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慎選注往服其職底財
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顓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劒
南西川原墜演沃旷庶豐夥金繒紵絮天瀝地發裝餽
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鄨居大農所謂之
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齪
齪循叙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
者儀形無欹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常
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庳狹不足以視
清曠講燕休餘基蓊然蔽沒蓬藋鄉所淀者未遑營之
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
以才擢既至攷究内外靜煩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童
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
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
襮矣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具已詳此今復杖
節臨鎮于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為一
圃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
巨厦曽不累月匝以成告危譙支空廣廡延廡衛欄擁
衛牖户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
思于其上鮮藤珍木悦真賞于其下寬衰可以觴賓侶
靖客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
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
指廢今已化為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
子具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

閣柳子厚楊長沙敘戴氏常皆部吏也同令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宇下以考示永久然慙不文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繁茂官於是者力勤于他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居之利病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熟至則為之商輕重決可否為其衆者最繫一府之煩畧繇體均勢平上下易交有從事於是講究不倦迺知子駿非但如衆人者築觀宇設亭榭以侈已之燕逸蓋將於此窮爻考辭磨澀心髓以會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年俾同為之記子駿姓鮮于氏名侁閬中人著易斷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雖美沃腴墳殖蒔蕃猥然弗時芟薅亦已見其報之滅裂如也具有糾鉏故高懼忽墊墮務以不足恥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泮愈堅而礪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

狄道李子忠性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憺于縉紳崇卿巨侯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永昌也其處之譬倕之視桮圈而丁之睨犹菟豈假施其功而肆其力歟既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敞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已修筠珍幹羅立環擁寒溜袞袞渠行沼滀茂樾清響旦夕滿坐子忠公事既休即來其間其所以題之曰治已者有旨夫揚雄曰治已以仲尼曾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

得者為未厭將酣飲而飽飫乎既蒙且晦而又默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噫内以忠而盡乎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悔也愚將見其騰于天而沒于淵横溢于四海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七十子之徒也見屬記之犄為道此熙寧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歷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子航乃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書名予領其事予既至暇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當是時其處所始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見其氣象雄侈縱横高卑次第甚設私自念在蜀土田險陿民屋繁會得平地若頃許愛惜摩撫分溝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冀四時孕利出沒相屬號為中人生涯者百二三爾是能捐倚城腴田萬金為游觀燕佚之所將誰肯然耶杜氏嘗亦指而謂予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亦幸歲入有羨可卒就

其業後時欲於此飾賓館於此敞書室於此開讌堂於此闢射圃使四方名人聞士或至即舍此相與朝夕講肄評議將贍給之無厭或異日渠能挾藝業取科級歸以會郡官鄉人嘉辰令節于是為一日之娛以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之後予從官關中相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進士客凡有至自武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夥是甲蜀矣岑蔚幽邃明露宣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佳境也復見府中羣公燕集之詠大誇花木

之麗池觀之美予既恨不能再至周覽勝絶且曰夫世人欲治一物計一事求所以竒償其志願者未始不齟齬而難合也多矣大抵患力有所不足而不克成或至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所素望若杜氏之為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有司之合法令已見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也披制諸羌畏攝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而安兇零不舉梁苔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業者最焯焯矣大既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顧咄嗟而有所不宜耶坐累家居實纍纍矣始也痤蔀於町扶蘚於徑今已見蕭然為長林而竦然為高株矣杜氏復未老輕速強健家事一切委其季不問日為其子營飭所以延候賓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歉矣予故曰杜氏之為此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薦者得令綿之龍安躬來求記為道其所以然

衆會鎮南橋記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不順而於物未嘗有以不相合蓋正性以復渾融粹熟經營指顧一繇於仁義耳中山鮮于端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謀方朝廷初有枹罕之地端夫首以才選貳其治敢嘗薄城欲肆其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衆乘陴分制禦具隨迮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總守事勢益專諸羌畏攝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而安兇零不舉梁苔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業者最焯焯矣大既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顧咄嗟而有所不宜耶坐累家居杅杅然不自廢猶視其所以當為者為之衆會鎮端夫別集在馬南出有道素號湫底甌窪不夷病諸往来歲久矣無能慮者時或積雨綿日赤埴散潰傾膠覆鬻骭沒股陷噎鬲不吐釀為汙塗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議將橋馬其季師皐聞而説之願亦輸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回流變壤坦若無礙閭里耆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求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

自從宦四方有惠利於久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効世實知之矣竊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猷然者必將犁結囉之田奴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為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蘄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丹淵集卷二十三

丹淵集卷二十四

宋　文同　撰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引僚友窮高遠探古舊發為歌詠以度閑日紫微山靈峰寺者凡出必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險有閣北嚮下臨闤闠官居民宇池園觀榭閭市喧合坊陌斜委平坐俯矚無不盡在外之高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之壁壘唐之丘壠淒涼毀落咸會目下當時猶恨其主者用智未深不能飛楹走棟直跨蘄絕若是則左九嵕右崆峒不起席上皆得髣髴每一來此雖曛黑尚不忍去自被名供職秘館或佳辰令節未嘗不懷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以故復至此郡授館之後接賓客奉燕

飲日不暇已復遽去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往來馬上據鞍仰首憶前事感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中解公指之而謂同曰是昔君侯之所常遊者惜其未甚顯快不稱其地今將授以規制而改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上他人不知詳矣同曰是素所喜命安敢辭六年四月公以書來謂同閣已成磨石久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同把書東望注想良久心與境絶莫得名狀竊謂公之清修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為是閣也必能瓌宏偉壯卓立特出蹲蟠高虚執力走動東泉之幽曠南園之邃密西莊之治麗北湖之清勝宜然四面低色飲氣伏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晓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不肖於具下矣同繫官在遠不能陪賓從之末與公燕賞使遠近景物從來所得者無由採摭以就鄙詞之壯觀聊執筆以應前日之命儻後以幸見尚遺畧者期為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一日記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蟠遠走直注大

波限迤巒詒欝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一屬其間孤峯峯然傑立豪峙首領臨惜此伽藍遂入民籍乃以狀聞于大帥端明殿學士宋公祁頗以本部白鶴山中谿禪師淳用主之公隆法嚮善樂受乃請盡舉其地以畀之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大法眼回矚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衆去部領會者衆受山之日遠近白黑咸赴助景氣明霽嵓谷軒豁若有神物躍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虚日禪悦法樂皆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脱之道場於是乎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晓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丐辭所慰精至因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福持慧圖為永傳師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嗉嗉哉其或敘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之人紀師為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太平渡行深入

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平羣山却立大陸初露畦麻曾稻杳遠空濶披壖帶麓壤土鮮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陀德欽戒操甚嚴歲臘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懼其所將底墮落願擇高行屬以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顓潔所趣端慎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風雨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既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鐫崖大輯材礎構廣厦

設尊像儲秘典納淨侶凡所欲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功力方絶以名上列乃錫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飃動丹明碧照繢繡嵓谷誠歸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簡余之邑人遠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諸峯惟大岷最為高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脉絡表裏披斂出沒澗壑鈎蔓巒嶺屈折高林巨樾巍崗險頂晨霞夕靄染漬輝耀湍瀑淙激禽蟲啼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嵬眼傾耳不知厭倦此方外清絶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輙擅有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以幸吾言之不誣也余聽其言衮衮令人喜聞回視此身處泥穽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瑑諸嵓石遂以為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名守蜀明年

春三月上巳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駕赤文於菟簫雲衢玒天闕以去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籙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日惰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如此人益起信逮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缺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為常三日不修已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候城以出鐘鼓旗旆綿

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繢嵓麓映照原野浩如翻江曄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既至喜遊人之遝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横出夷陸景氣殊曠絶但謂宫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名知縣事李君弼賢語之曰此隷治下載譜籍寔號勝處而模矩制量諸不如所説奈何議者其咎將付之于守宰歟予與君具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宜所以當然者君曰公所命弼賢能為

之乃調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云事畢矣為三清殿為張先生祠堂為道宫齋館為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為之屋者一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咍延連輝顯華昈兀于雲際動于林表誠棲真之秘夏而合宴之佳觀也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為榛墟者凡幾年一旦為賢者所經慮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問者耶盖屬之於我公也盍延其傳以附地志公因使同文之為紀其牖四年正月初五日記

衢州龍丘縣重修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所以設于事為顛沛反復非以衆被利則未嘗以妄施或罹遇不幸至委國動民猶不俾一命自我以死而獨以身負之者既沒其精魂更億萬年亦不泯然與膚骸漫潰隨土壤化去必將憑依其地吐發靈氣闔陰陽主水旱導

宣天心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有王廟退之嘗為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自唐元和時其裔孫放為州刺史即其居侈大之今數百祀不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他走蔑效遠近赴嚮必以王得鮐背稚齒拜列庭下祝語未既祥報已集田甿野婦歲飫稔食不信殣殍泰然自處盖嘗語王以為一天云而棟宇墻級久廢不治騫摧陊爛貌衛蒙沒失於靖密與事不對進士毛維周等視此懼悼咸謂非稱循

不脩飾民恭以惰誠薄禮犅積嫚王饗乃相與具材選工改化舊制天落地湧内外輝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為崇嚴矣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遠來匄文刻㠯示後同不能免因為紀其大畧又繫以辭使祀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既不道兮王為民而遠驅國覆身殞兮其靈徘徊而游於吾衢王之去此兮歲凡會其幾元名與日新兮怳然居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兮獨厚王其以仁死不

俾磨兮顓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厚兮王亦報以其職水以之暘兮旱以之澤民被札毒兮王心以惻烖害攘却兮休嘉翕習牲醳兮醇醲肴蔌兮潔豐歛羣誠兮端莊外與物稱兮進于王堂奉祀以時兮王德敢忘王其安此兮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修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卬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尉相與增修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且未敢使有慶候君侯可否應之曰予何者敢當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獨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未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為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闌為行釋奠禮者既出乃闔戶不復顧風揭雨灌虺鼠鐫潰液爛頹壓墟落如也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堋夫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卿用安靜掾薦者治此景君思誼以才侯子試吏為

之佐二君幹敏而文智參謀同臬地繩基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甄等趨善向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交章委茵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費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内外悉具虛敞深靖崇庳有制蜚簃連連巍譙騫騫藏俎豆儲典籍名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楚楚來立門下願隸業於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勸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為也今夫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褊

辟則嗟悔怨懟一切放墮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及恣用貪狼推剥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涖之邑在蜀無與較其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為政之大端也簿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為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是年五月十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唐紐絕五代易璽為旦暮建知祥將蜀幸中原紛潰遂反側不修職貢輒竊號井底既苟且上下日驚恐延死命豈復議興黌舍訓厲賢俊雖秀穎布列亦自然樸縵無理致暗翳昏部坤文乃落真主出羣偽纍首闕下四海一治風教宣浹字育涵煦刮濯鐫鏤童聖朝典禮大具陛下御世光耀益烈邛為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亦備文采童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初計君用童始縣鄉書奏賦高第是後累詔翩翩繼起至嘉祐某年凡得

隆州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悉石西尤砌層崖餘地丈許平夷可屋因植四楹面午橫楣闢幽軒正對大林高株缺間視遠峰若畫工引淡墨作巒嶺巉巉時與煙雲相蔽虧愛此有佳趣復靜密公事少休即至宴坐伏息日計數取多乃去外俗不得知旁積巨礧如瘤宜鑿刻遂磨治將紀建置歲月沃水溢拭見黝理若髮狀傾灘平波漏漫骫迤複疊先後倫次窪淵聳浪左右從目自非天寫神摩人巧孰能為是必由融結固已有堅包厚藏待子始發童物蓋顯晦信在時人理疑亦然苟達此與知命何遠

雖爾既有形必復壞倘後人加護則傳久未易泐因書側示方來期與子志壹所尚且俾為仁壽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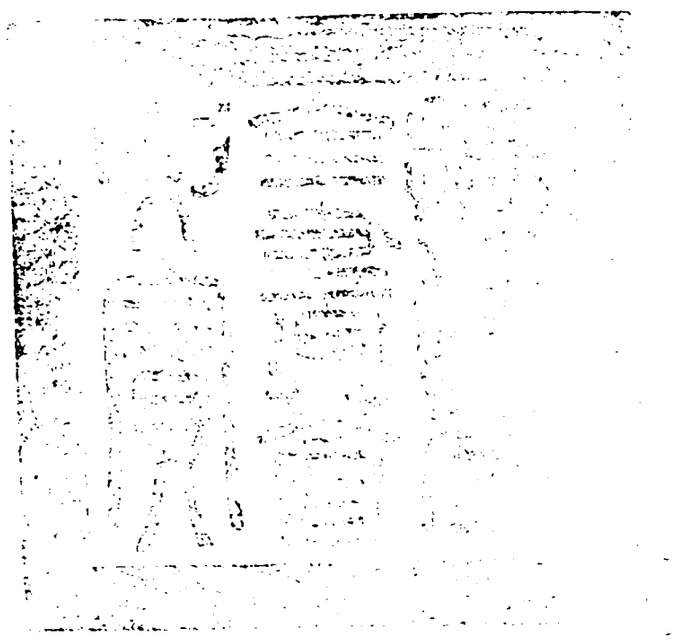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一第二頁前六行若粉墨界畫刊本界訛畀今改

第三頁後四行余過城固刊本固訛因據宋史地理志改

卷二十二第九頁前一行贏形垢面刊本贏訛贏今改

卷二十三第十四頁後三行一切委其季不問刊本問訛閟今改

卷二十四第九頁後四行蜚簽移連連刊本簽訛移據爾雅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勳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一萬四千八百十三 集部

丹淵集卷二十五 五至九

宋 文同 撰

序

御賜飛白書序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儗之絶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情睿思下寓毫墨揮灑變動函負藏畜齊陰陽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奥璚貴室珎刻有容摹肖時亦飄墮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別為秘秉盡略他玩流畀後嗣傳于無極而況密絲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榮者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名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跗縱寫華楷貌瑰遞薦簪笏環視雲飛霞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驚眩流動衆目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

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猶濕觀其點分璽角下壓秦寶畫立圭植高掩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為陵州貴平縣令襲衍複櫝載以臨治願將刊鏤布示于遠謀奉堅琰留寘佛廟見求短引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為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為題此初八日謹序

拈古頌序

甚哉物之勝于人也久矣萬利舞于前其心未嘗不艷然願得悉厭於已者所欲一動厥本遂失而不可求既爾將何護持而復能固之者邪彼根種鈍下迷謬惛塞入類既淺餘習未斷者故不足與道此嗟夫世之衒智巧挾奸妄假名教冒資級養已謂無輩視衆若不覿者尚亦睢盱惘敞不自省覺其神已為有力者奪去淪虛浮空餘止腐殼猶務以氣自侈變改形狀標立高遠誇稱惑庸殊未知一息絶纊百骸附紟則隨業散墮灑隸羣趣沈幽沒冥無可洗脫奈何日日戴此重障了不明悟此尤為最可憐者也嗚呼幻美溺人之深也如此其有能于其中視之謂非已之常所能有故不仞其毒若水之不能濡膏之不能塗者間有人焉資政殿大學士趙公以台鼎之重再尹于蜀蜀之人三十年中凡五見公矣求公之迹終未能得或曰公之位既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懿無一易德者何耶曰是無他也修真

達元總了妄法物有不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據三旌之榮饗萬鍾之厚固如飄風值劍暫有一吷彼又豈能轉之如俳兒顐媼執綸曳俏俛仰顛倒諠詼伏罷一由於他人所役邪公既以無事為治其下亦各以無事安其職化既成矣因萃會古人禪門語録之深隱者拈而頌之凡百篇揭月昏衢擊霆奧蝟瞽者瞶者悉使覺知仁人之言所利信溥一得永得公之志歟嘉祐紀禪師出入公之門下香山如滿從白傅之遊圭峯宗密接裴相

之論得公所述願布行之寫鏤云初屬予為序因為道公之髣髴云時熙寧七年甲寅五月戊子日謹序

射中金錢詩序

學以正治心心以明養神神以妙應物是三者常相為用然後始能就乎所致之事蓋發乎其內而不失其成于外者繇素具此爾古之君子於射事尤所重擇侯選士莫不先之豈非謂其善知夫此理者歟提刑度支張公文章政事之外弓矢之學號為精絶求之縉紳實鮮其類近嘗以金錢置之畫帖之上以壓其的用明其中之審與僚友競勝約先取以為樂公徐立諦視一發而遂獲之正投其虛鏃若手貫坐客歛色相拱而顧左右驚聳都人歎詫皆曰昔人以楊葉銜已戟支伏衆者既大且近何足夸侈較公之善彼有餘拙公因作詩以志其事大尹而下咸屬和焉馳寄於同使序其略同曰世常謂夫射而能居所中之多者豈天性之本然在乎習之之久而後能也如志不自懈日事於其中無賢不肖者一皆底乎其善矣豈他術耶噫非也是不知夫所謂三者常相為用之理也彼知之者則不然取於精微付之於手指之間省度而釋惟意所在未有不如其所欲者矣齊工之於削輪郢匠之于斲堊與公之于今日之事其道一也彼習之之久而能之者末矣哉熙寧六年正月甲子謹序

種柳詩序

樂蟠地切邊其土燥澀磽瘠雖春陽震憤剖發以導仁氣亦踈散不演潤凡草樹託殖生意結結無人許長大柯幹扃然皮葉磔然抱節起癭不中材用豈和理近戚落不霑浹抑西北性慘洌鳥鹵與中州相絶至是耶楊君灝巨川為令之明年暇日乘高窺臨笑此童禿曰宜物之衍人常與天地相比儗寧有施力頴致不可歟遂種柳殆千根表絡諸道既自指閱各任其地闌迾灌浸期以必活生脉通定一無殭者春條森森夏陰團團禽弄蜩喝詹翳蕃茂於是彼人乃能識榮落以記時節行

者得休蔭無懼暍之爾變此川谷一若闢輔巨川為政之大抵也乃作三詩記其事且欲俾後人相增成和者連章以至大軸巨川攜入都下示余屬以序予曰事有利於用求成於本無或不謂為難既成而嗣守之能不毀乃難矣蓋人皆喜善自己出若名于他則萬計沮礙無少假貸者十常八九今巨川營此亦已勤矣來者能為撫摩而不樵薪之是亦賢君子之所為也詩將刻石於縣故余因以告後人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

賞梅唱和詩序

蜀之梅與海棠在衆藹中最為高第他雖弸有處殊瑣陋孱瘠苦不可與為類者然海棠用治麗妖冨偏擅民家取悅羣目無所遴擇梅獨以靜艷寒香占深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華侈之時寥然孤芳閑澹簡潔重為恬爽清曠之士之所矜賞故其第又自高也成都欽轄東衙園有素芳亭亭下有梅因名之慶歷中四方館使太原王公護兵此邦是花正穠盛公命府尹程公而下七人飲亭上第賦詩道其美石刻存焉後二十年太原公之子道恭醇之用閤門使繼領此職其花依然尚如當時之繁醇之復會其帥龍圖趙公抃閱道運使史館榮公諲仲思同僚左藏武侯永孚及之運判職方霍侯交敦誠於此讌集而又詩之語精意新聯照互映落墨未燥衆吻爭習他日醇之錄以示同俾載厥事同曰異乎哉彼梅者生于深嵓窵谷之中又居西南絶遠辟陋之國幸一得其所託遂為王公大人所愛惜而詠歌之以傳乎無窮信夫天之生物滿盈于地中者徒芸芸耳豈能令之各善効其所負以取貴於一時耶蓋須待人而然後其名始有所成矣噫果如是則成之之力其勝愈於生之者耶一人之功殆高茲天耶同嘗於此為識者議之因序賞梅唱和詩故復云

樗蒲格序

李習之有五木經余嘗愛其敘所以為樗蒲之用者始末皆具然其戲最古世之人罕有能作之者故曰木曰

馬曰闕曰矢之類雕鏤彩飾短長鉅細曽莫識其制度矣忠牧夏公守幽暇日出其家所藏先帝之賜者為其僚屬講而行之於是盡曉習之説也如此獨所異者盧白雉犢開塞塔禿撅梟之外復加進退二采蓋使其投無一或虚者焉又以禿為黒以梟為雞者疑語近爾按馬融張華皆云老子入胡為此戲楚辭有呼白之語周史載擲盧之事臧質劉毅何尚之高光宗之徒皆以是而立善名也乃知士君子者亦無害留意于此彼王戎王洪之墨黷鮑泉蕭望之泥嗜掠惡取禍固宜所鄙焉嘉祐二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

費先生詩集序

嘉祐癸卯春東平先生以古律五七言詩共六帙因其甥朱景副書為示且屬余以序置其首余熟讀者累日悲愛之余居常敢言唐人風調涉五代衰季已淪委而不振及見先生之所為信遺音餘響久浮大空至治世而復下令又軋然發于先生之筆舌爾按先生閬中人少舉進士自勝冠走四方游名公鉅卿之門命既不偶退返林壑盡諱其他能而一從事于此凡四十年探深摘幽愈老益工大抵氣和平而意精新使人嗜之而不厭也近世文士以篇什自名者甚衆如使先生之言雜行于其中彼將左右顧揖相推以為先余恐先生得所讓者固多傲然而獨居其前矣是可傳布於天下也

郭令送行詩序

汾陽郭君以成都府節度推官治永泰既二年凡内外職事官得以言舉善於為政者共若干人以狀稱其治具將代也凡遠近士大夫喜以詩章道人之美者共若干人以詩贈其行大抵君之為令之術以廉以恕以不自懈以終始之若一也故吏不得肆其暴而民皆曰是未嘗擾於我者如是安得稱其治者不交章而贈其行者不累篇耶其詩君次第為一編持以示余俾余題其首將布之余為之云云

丹淵集卷二十六

宋 文同 撰

序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内之蕃域號為至重

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内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畧沈辨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為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東土是嘗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故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輙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涖于彼其謂往制無或循襲丞相奏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解既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既聞公来男謼於道女讙於竈皆曰我之七筋安於食而枕第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公既至簡條目去苛暴刷滌梗垢磨盪昏瞀羣疑革而

氷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為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博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泯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難致者哉盖公素事於此以為身術故入居嵓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内外為輕重而一以行其所無事者為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獲愛於民者其將由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譔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興元道

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熙寧六年秋吾友張益孺自太常禮院求為嘉州既得或謂余曰益孺少有才名向嘗以辭章冠國學多士遂優中科等自名試入館凡若干年其踐歷亦已深矣方朝廷急用賢者之時如益孺不補外被寵擢列華貫亘暮期爾何遽求去以自緩耶余曰豈其然哉夫士之所以恃而立於世者固在乎知此道而已矣命既存乎我其所以用舍之者繫人之能否爾惟能常安於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或挽已以求合之雖上竊寵榮以夸耀末俗其為賢者一付清議昧然已為賤丈夫矣益孺修正端潔治己有法度今欲使為賤丈夫者之行具宵邪況漢嘉西南之美郡益孺以二千石於此侍

巖君旦夕之膳其為人子豈不榮且樂歟以此較彼益孺所獲其少歟彼將奚為哉初出都朝中士大夫亦有以益孺之行為可賀者皆以詩餞之凡若干首益孺視事之明日即走書與元求余為之序將刻之石故為言此八年上元甚美堂書

送朱郎中詩序

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康叔昔守閬中以治稱同未嘗識之而嘗相通書也遇於此尤自喜問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欷然謂同曰不肖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自省事始能得有告之者然終不能得知其所以歸逮冠游宦四方雖身居于此而其心未始輒少時不營營於彼期於母氏之見也去歲在廣德一日若有所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之當先出函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殊可信乃斷葦血食刺臂鏤板寫摹佛書輦散於所經由道區區祈徹母氏之聽聞

至此累日又言儻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言罷涕泣嗚嗚是時同亦新免削杖聞之摧咽不自勝起撫康叔曰君尚有母求繄我無之奈何相與歔欷久之夜分散去同輾轉至曉不得寐因口占百字詩送康叔謂其精愿如此不獲之神理昧矣明朝上馬授之而別至京未幾聞長安大尹錢公明逸表康叔於朝曰朱㬎曏棄官本繇尋其母今既得之馮翊矣宜還之舊秩且褒寵之以勸激天下當時士大夫相逢遇讙然駭異稱嘆謂

非世之所有在昔亦無幾矣其秋康叔侍太夫人入都都人逐板輿前後擁觀至所居閭巷談說抃蹈嗟咨至有感慨墮淚而不能自語者如是閱月而後已上嘉賞特名見復其官又封賜其母長安縣太君康叔請願且倅河中庶近母前所在慰之詔許於是好事者爭賦詩以贈行凡若干篇五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雒縣尉瞻之遣使致書授之大軸則前此詩也且曰大人昔求祖母時其端涯絕未知而公與之詩謂必得後果然瞻之將欲益以諸公所為刻傳之幸公復序之使明白同既已高康叔之懿行又愛其子能章大其父之令名故為之云云以警當世之薄俗以貽史氏之願作佳傳者康叔名壽昌今為駕部郎中壬子中元平雲閣序

送敏行無演序

余於莊周書讀之有年矣愛其善騁高辯一盡乎天下事物有名相者性分之理輒嘗謂曰是雖有好為橫議之士於此固亦無地可以容其言矣後得僧肇法師四

絕論因悟不遷不真之旨與無知無名之義漸簡邪惑直領妙慧回視向之所嗜逍遥齊物之說何其詵詵者哉其有高不可躡而深不可汲者竊常患之講師無演自成都來為余設滅緣之梯引除妄之綆使余旁羊恣肆造詣無極俛仰一息空色皆盡斯無演之力於余大矣顧余所獲者何等物耶一日無演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挽裓以留屢不能得遂書此以贈別且自見也熙寧六年癸丑季冬甲申書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虛寬廓夷易秉貞確固動不回辟據通顯處屈約視之堅然弗汨乎中安所自存以充其元焉近世養士不以三代之法成就之使其知大夫遊近日往往有為余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文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為袁君以對之爾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顴廣顙狀貌怪偉肅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異人授秘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所言若牛毛虱鏃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鄉里時所聞者君名歟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形迹

童博而粹無躁志無慙語愉如也同往年拜總之於成都及来南幽復得預總之執事反覆參視無有欹缺誠哉士者之刑範而吏者之文墨耳今解秩歸闕彼能以賢才而報國者云誰如欲為朝廷求所以有益於時者用總之則名知人矣

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道士袁君閬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才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已聞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爻言人禍福已發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秘書幸與士大夫遊近日往往有為余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文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為袁君以對之爾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顴廣顙狀貌怪偉肅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異人授秘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所言若牛毛虱鏃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鄉里時所聞者君名歟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形迹與近日士大夫為予言者袁君是矣遂與之往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曰惟正

該事為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傾側邪
辟龐雜乖盭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術有名于
時為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為利欲撓其
心若莊遵季主之所為君之道高矣宜以行之為字表
君踈而言曰方外之人未聞此語幸而君子字我又因
而規我敢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之嘉祐五年庚子元
日謹序

夏侯字德卿序

古者諸侯有德天子必賞之以樂有樂必飾之以舞有
舞必差之以行級其制蓋自六佾而下佾列也列行級
也夫欲識治民之勞逸者必以行級遠近而考察焉故
曰觀其舞知其德會稽夏君生於勳貴之家能不以驕
蹇自汚而學問無厭其名侯有意歟其將暴厥所修以
進於位而為生民之利歟其欲謀致華顯光大以祈有
德者之賞歟是必恥其行道也不充而受賜也不侈爾
問字於余余以德卿呼之緣其義而就其業也君能勉

丹淵集卷二十七

宋 文同 撰

表

賀斬儂智高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已斬儂智高訖蕩除妖氛天地以肅翦撲兇醜寰瀛甚安凡在聽聞孰不懽快臣某誠慶誠抃伏惟皇帝陛下機與神密道如天高威靈風雷慈惠雲雨國以內外盡陶醇醲物之生成皆荷覆育宜無獷悍之俗上黷寬仁之尊而儂智高者生於窮涯稟者蟄氣善教不率狂謀自將嘯聚九真之徒跳梁五管之地尾掉蜂蝎脣張豺狼驚驅我民人搖撼我州邑陛下震動英武鋪宣睿謀暫迂材臣畧舉銳士大殲鎮壓羣頑遁逃奔流他方寄託微命然且質其親愛許以來馴何梟性之不移但狸蹤之自遠憬彼蕃服憚于皇家姦而弗容衆所共憤乃盡誅其殘孽仍遠告於中區

賀聖體康復表

臣某言今月日本州進奏官任中立狀報聖體康復於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親見羣臣者竊以皇躬忽嬰美疾勿藥有喜大易載無妄之文自得為功內經明適性之說仰聆安豫俯積欣愉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乘熙明之期荷富盛之業抑畏萬務焦勞一心無逸豫以為懷有憂勤而自戒憑乎居海寓之大惕若奉祖宗之休乃身永淵所事宵肝屬履三陽之候偶羞六辨之和而九廟護持萬靈綏佑僅逾旬浹已霾翳歛藏日月所以光耀輿情既悉黨議相驩況今遐

邇乂安左右賢哲願裁思慮游神清燕之深庶名嘉神享國厖鴻之永臣幸逢聖旦忝受邦恩限此守藩無由詣闕臣無任瞻天望聖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乾元節表

臣某言臣切以統當大火聖人乘而上臨月在正陽真主禀而下降寰宇遇乎嘉節黎庶陶乎盛時和聲激揚協氣充衍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合

天地之粹憑祖宗之休誕靈中區撫衆率土纘世而治歷年以深仁恩滂洋德教醲厚顧羣萌常願於崇報盡衆美難酬於極尊唯逢慶辰乃祝睿筭巍然而峙者山嶽浩然而流者江河齊同久長無所窮盡臣被惠累世叨榮遠藩限守符章阻陪班列遙望天闕臣無任頌神禱聖踊躍忭蹈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恭謝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十二日大慶殿恭謝禮畢大赦天下者講盛大之儀三靈集祐沛厖鴻之澤萬寓蒙休鈞隱歡聲之馳熏烝和氣之發浩若九土熙然一春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紹會千齡之期乘臨百世之統崇立禮樂而標于永古燀明制度而盛于前朝念天地生成之深必謹精純之饗惟祖宗功德之茂當崇配侑之文爰諏季商遂就吉卯具祲容於廣殿協大報于丘邦闕浸融國典尤備顧惟已事沿此推貺恩思與元元之繁共均簡簡之況號令迅而風下仁慈滂而雨

流臣幸遇昌辰屬臨遠郡即時分告縣邑輯呼軍民宣揚聖謨曉諭上德傾帑藏之厚賜挺狴牢之衆辜坊歌巷謠耄舞稚蹈悉能祝陛下享無疆之壽願陛下隆不拔之基羣口皆然累日後已臣限以職事不獲陪賀闕廷無任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明堂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日赦書到州祀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臣已於當時呼集官吏軍民宣讀曉諭仍下所屬

縣鎮施行訖者禮行路寢講昭曠之文詔下中區霈汪
洋之澤頌聲飽滿叶氣熏烝天子修大饗之儀史臣書
盛德之事一朝鉅典萬世洪猷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
首伏惟皇帝陛下纂嗣慶基修崇徽扈度越虞華之孝
增高商乙之仁以謂展三載之精禋存五聖之舊矩顧
惟仁廟之世嘗奉合宮之祠念將循仍俾罔譌墜以示
降神之重以彰配帝之嚴精虔致誠靖謐終事將均禧
於四海爰發諏於九閽溢垢滌瑕赦過宥罪陳租久債

潛烈幽功咸在此時盡蒙其惠乾坤泰定日月清明諸
產昭蘇太穌充洽臣方當盛旦出守遐州雖不能陪在
位以駿奔實亦幸與斯民而宣布臣無任瞻天望聖歡
忭踊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伏以月正乎陽體六爻之剛健日盈其數具五
位之生成聖人所以出而為乎大君上帝所以命而撫
乎下土嘉辰在旦綿寓皆歡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
恭惟皇帝陛下文備克明智兼湯勇無治不究有為必
成自履廣居益新大業立帝王之紀將欲度三皇之先
齊天地之休豈止饗億年之久常臨大寶永覆羣生臣
久去明廷叨居遠服屬榮采組是為有守之官仰薦壽
觴徒祝無涯之算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臣聞天之所以生聖人蓋表章於後世國之所
以得明主期保祐於斯民乃宋重熙惟皇嗣守在傳而
盛德天縱居尊而膺謨日新故得荒忽之遐辟陋之衆
泳游帝渥重灼皇明逢慶節以在茲載歡聲而無已臣
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繼堪輿之大紹
宗祏之休上帝鑒觀羣靈擁衛是故月臨于巳六陽儲
純粹之精日決於旬五緯合生成之數誕彌聖質對越
昌期所以靜淵疏通剛健中正齊尭等禹軼漢踰唐文
導武嚴惠敏威肅雖然舉四海之內願報於帝力極萬

寶之重豈酬於化功惟於降聖之辰共祝同天之壽臣
幸陞仕版竊玷儒林屬紆郡紱於遐垠阻綴朝裾於廣
域願言致頌與世同辭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正旦表

臣某言天道運四時之功惟春曰首王者布萬方之政
以歲為端太和發揚庶彙蕃蕪羣靈儲甚盛之祉兆姓
禱無窮之休至尊乘之諸福備矣臣某誠歡誠抃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稟五精之粹會一氣之元襲九廟
之丕祥荷八殊之大統日躋乃聖天祐其仁諒臨御於
三朝固昌延於億載臣方當盛旦出領遐州阻陪漢會
之朝徒祝堯封之壽遥瞻象闕限守魚符無任望天祝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冬至表

臣某言天地既復示一陽生物之端帝王其乘饗萬壽
集躬之慶惟是撫內外之臣庶於以禱邦家之福禧盛

德溥將綿區永賴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荷堪輿之寶籙承宗祐之神基睿謨益新聖度愈
遠皇明徹乎幽隱惠澤浸乎洪纖遇此昌辰備諸景貺
臣蒙恩守郡待罪踰年拜綵仗之前阻聯華貫望裔雲
之下徒想清光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

為楊侍讀謝官表

臣某言才短而治劇務或解去則甚安學荒而為近臣
若忝冒則誠愧讓避不獲兢危以居臣某誠惶誠感頓
首頓首竊念臣素無它能本自孤立天授介狹世名拙
方偶塵官遊誤應官使約已以道豈敢謀身而自營納
名於忠常慙報國之未効命與羈躓職多曠廢惟賴聖
神之知屢寬罷軟之責嚮蒙投拭使辦要煩名至外臺
入陪會省簿領倥傯財賦浩穰顧區撥以非能慮謫斥
而不暇止幸滿歲將從外官甘終散僚分絶榮路伏遇
皇帝陛下補飾治道興崇化原簡求多聞登采衆善演

導聖智鋪宣神猷天閣之嚴署才臣而訪問書殿之秘
列儒官而講陳此之清聯當以碩望況今耆儁在列吉
髦盈庭宜親通才用副嘉選或下授於孱鄙實有辜於
選掄然臣少雖從師久已廢業性弗解而自蔽心不磨
而愈昏古今之宜究極而未至典籍之奥討論而未精
將何以上補宸聰遠荅天眷重煩綸綍難避於新恩退
伏縑緗復尋於舊學庶盡一節少裨萬分臣無任感荷
慚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丹淵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丹淵集卷二十八

宋 文同 撰

表

謝就差知興元府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伏蒙聖慈
以臣陳乞特除授臣知興元府仍放朝辭者便私之請
輒睽死以上聞從欲之仁遽推恩而下及臣何為者幸
至是哉舉千里之大而使之撫綏顧一介之輕而敢不
勤瘁望過心悸感深涕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念
臣誤緣科名竊叨館閣是正謬學問淺而未精講磨
本元才識短而多泥居中無補請外尤頻嚮蒙朝廷俾
守仁壽當奉行條詔之始固勿憚簿書之勞踰年於茲
庶事頗集殆將滿歲當趨還朝因念骨肉衆多道途緬
邈加有為累之婚嫁殊無可仰之耕桑何所責琅邪之
田徒爾索長安之米以再求僻郡少緩私門豈謂伏遇

皇帝陛下照以天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逭誅夷亟下武都之書使紓南鄭之紱矧茲善地實曰鄰鄉川陸寛平魚稻豐美顧惟多士有願往而不能豈爾賤臣或陳請而遂得被恩若此圖報用何止俟交官即赴新治誓盡幺麿之一節庶酬汪濊之萬分但竭愚衷敢誣天鑒臣無任感神荷聖忭蹈欣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興元府謝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興元軍府事臣已於三月十八日上任訖前俾為州愧無善狀今叨易地竊荷優恩退思溢滿之材薦霑汪濊之澤揆其不稱常爾為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稟才不高涉學甚淺偶塵仕路輙玷儒林曾無可觀謬被朝紱獨有甚幸屢親藩條方解組於隆山之陽復移麾於漢水之上逾旬至止盡室安然竊觀風物之宜實與鄉關之近庶事易輯羣情相通顧雖孱庸粗可臨涖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全大勝之德運無私之仁遂使孤生亦膺遠寄臣謹當竭已思慮求民隱微諭陛下愛人之心行陛下考古之政不敢立異自徼虛名惟知盡忠庶酬大惠朝夕於是死生以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洋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洋州軍州事已於十月十三日上任訖解麾漢水之陽卒無善狀剖竹洋川之

上重沐殊恩嚮露愚衷常虞僭責忽汚睿聽遽賜矜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西南僻陋之邦本草莽孤寒之士守章句之學曾未達於淵源登詞賦之科幸且緣於階漸期行所願不負於官粗知廉恥立身之大端素識忠義報國之名節以至四參郡事三佩守符曾亡纖疵上抵明憲惟憂所得過分不敢別有妄營止求便麾屢瀆嚴扆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憐其雖愚而未至無狀許以堅請而尚令有為惟洋號曰小州在蜀

最稱善地所樂有江山之勝其養得魚稻之饒疆界甚遠而民人樸淳牒訴不繁而獄犴希少比之前治事不及於一分在於愚臣心實知其萬幸惟勤夙夜以布教條事有未便則裁而及中民或不然則諭以循理誓殫駑力仰荅鴻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陵州謝上任表

臣某言臣伏奉勑差知陵州軍州事已於三月五日赴任訖竊以陵州在嵚嶇山谷之中城壘邑屋與巒嶺澗壑相為上下所領縣四戶口裁三萬稅錢止千三百緡租不滿萬石土田瘠鹵民頗善耕稼然其性椎質各守護本業不憙作訴訟為之長吏者但能奉諭朝廷所以愛養遠民之意外惟輯簿書趣期會而已如是亦可謂之善辦夫職業者而臣比時輒當斯任豈不為至幸哉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顓蒙淺陋素無才術但偶以辭律獲中科選既而用此復列館閣惟是稟賦孱

薄動涉艱梗凡自近歲已來愈罹患難連綿家禍幾瀕於死纔得舊官復以罪失臣常自念生平蹤跡如此而欲久居圖書之府重費太官之膳苟福不稱是必轉為咎悔臣嚮者所以懇求補外願以所學施於有政冀獲萬一上圖補報頻煩千叩不避誅戮伏蒙皇帝陛下天地父母涵容養育察見幽隱遂賜矜恤不惜千里遣臣試守此州最為僻陋殊無將迎之勞加復其民素號易治臣之得此誠極優幸若夫均賦稅簡徭役撫惸獨明寃滯臣旦夕區區所以留意於其間者願持此効仰荅恩賜策駑鈍不知止息臣無任喜懼交集誠悃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官表

臣某言某今月一日進奏院遞到勑牒官誥各一道伏蒙聖恩以祀明堂禮畢特授臣尚書祠部員外郎者議禮不當奪官至輕固宜終身不復舊秩豈謂今日再蒙新恩緣聖主講右个之洪儀致愚臣歸左曹之末屬被

命忭躍撫躬憂惶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出身寒微受性迂闊偶從鄉版獲隸朝紳迹甚羈孤勢無援助加以讀書不能究其根本臨事所以失其源流當獲罪之時人皆謂其末減在布慶之後天難酬其大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執道之公御臣以一昔之行罰蓋懲其疏略之非今也推恩式示其昭洒之用臣愈當循省敢怠操修惟勤討論庶備驅使誓殫眇節圖報鴻私臣無任感恩荷德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九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度支員外郎仍加輕車都尉者録此微勤進之榮秩念無最績徒被優恩欽閱訓辭交橫感涕自顧漂零之賤常霑優渥之華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仰規洪宰俯育黎元深詔疇人精窮統母撰定歲律編為國章賜弊蠹屢挽而莫前如積岸之積沙將通而輒塞所以為太常博士自首至尾也僅十年轉祠部員郎既得復失也凡三次蹇難若此窮薄使然退常自循本因無狀用何才業稱是寵靈得居班聯已過涯分屬展年之甫滿會奏課以當遷伏遇皇帝陛下發天地之德而溥生開日月之光而徧照枯根腐柢煦以陽和側隙窮涯破其昏蔀是使吏牘之叢品亦升計省之中行臣敢不恪奉官箴究行民政誓殫愚効仰報鴻私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歷日表 熙寧五年

臣某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歷日一卷者切以王者求天之端用正厥事聖人合時之序乃繼其神是故凡當改歲之初必布授人之法以頒宣於列郡以揭示於羣甿使之奉行罔或遺廢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仰規洪宰俯育黎元深詔疇人精窮統母撰定歲律編為國章賜諸守土之臣諭彼食毛之俗使之知氣朔之早晚識功

緒之後先順本陰陽調為玉燭臣謹當祓受敢怠施行
捧戴之初忭躍無已臣無任佩恩服德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歷日表　熙寧七年

臣某言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七
年歷日一卷者竊以天道運動而生時所以合靈文於
璿蓋王者遵承而布政所以定寶歷於清臺步日月盈
縮之躔均節候早晚之序以示萬寓以明兆民付諸守
俾清臺而鈎校實如靈憲之精微是則卦氣効而無災
診之虞月令正而合發斂之節盡蹔庶俗皆底太和臣
幸守羊符叨承中旨謹當宣布不敢廢違臣無任佩荷
恩詒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林大卿轉官表

臣某言正月八日進奏院遞到誥勅牒各一道伏蒙聖
恩授臣光祿卿仍放朝謝者詔下九閽實從於簡顧職
通三義遽屬於孤平被寵有殊仄身無所臣某誠惶誠
感頓首頓首切念臣早編仕籍久玷榮階積處艱煩粗

傾庸悞不圖脅詔之賤自企公忠之為盡蒙宸襟深體愚節用絕衆援進由上知出付巨藩入均會省權寄之重者三路嘗備選求宜遊之貴者九卿屢叨除委上課雖否取尤則徵退念所蒙每虞不稱敢期省録復用衰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象天高明與日臨照霑露旁薄光輝顯融顧惟衰孱亦在存録念以久業加之至恩品序清崇屬以領大官之任訓言温厚勉其紹先子之休拜命云初懼懷茲甚以何才効可荅深仁臣方佩守符遠臨邊屏止能練輯羣武撫綏遐甿以赫揚陛下之威靈以宣浹陛下之慈愛竭臣短力緩主西憂盡已之謀畢生以報臣無任感恩佩德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夏宮苑邠州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知邠州已於十月四日到任訖領戎轄於維陽愧無善狀易守麾於邠土遽沐殊恩拜命之優省躬而畏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切念臣材

謝轉官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告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司封員外郎仍加上輕車都尉散官賜如故者分三郡之符慙無後効考四年之績濫進前行被命優華撫躬惶戢中謝伏念臣本生寒賤之族幸遘明昌之辰官叨清曹職冒秘閣費廩禄已逾於二紀隸朝紳亦預於五遷恥從他求榮自上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御世操兼術而取人是致庸虚復膺敘

轉敢不益循涯分更勵廉隅上堅報國之心下固立身之節忠義大者死生以之臣無任銜恩荷德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丹淵集卷二十九

宋　文同　撰

啟

謝吳龍圖啟

某啟近者伏蒙知府龍圖諫議為某發章薦於朝廷乞召還書殿以備諮訪者聞命彷徨撫躬戰慄伏念某材惟朽下性實杓疏稟之自然確不能變然而纔於為學之始便識立身之端唾詈謟諛憎惡詭激惟嗜古人曰仁義者飭諸已不隨世俗謂富貴者移於心所以自從登科以至游宦二紀於此一節不回雖然官升朝省久軏而難遷職隸館閣一置而不問中間累經患難固亦自安困窮私念既無援助於當途常謂莫如退縮於散地向竊請郡聊圖庇身豈謂孤迹之有依獲在穠陰之懷公相之重臺諫風采至今凜然藩鎮威名所治肅若

其如好引後輩曲揚小才忘長醜於流離采下體於葑菲謂某自登門館已歷歲時知其亡它憐以甚憃今茲守土復在提封考其効官之方參以行已之事雖亡善狀可免嚴科遂抗薦章特形褒語蒙見輓之若是在論酬而謂何謹當愈勵清修益勤素行所貴異日獲在洪鈞之前不後它人亦預巧陶之末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謝運判韓都官啟

某啟近者伏承某官特為某發狀保薦聞於朝廷者反視諸已止如常人念無它才取重賢者聞命之始撫躬若驚竊念某本出孤寒素無才譽自常審已不敢求人獨於執事之門闌向在京師而出入所以南陽丞相嘗為發章北門主人久與同事至蒙存録尤恤單平豈期今守於偏州復幸託居於大庇蓋藏其短已荷殊恩升薦於朝甚出過望何於已而萬幸惟受眷於一門感發於中言出不妄止勤薄劾上答深知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謝運使韓少卿啟

某啟近者伏承運使少卿發狀論薦乞朝廷召某任使者顧此無狀聞之若驚將何營為可用報稱伏念某本無藝業偶竊科名復幸散材更塵文苑稟資鈍緩臨事迂踈用既無堪援亦甚寡然而恥謀優佚願試繁難向請外官蒙除此郡政多廢墮事狃因循凡謂綱條諸無件目加以地產豐夥俗習僭豪疆戾相高孤弱無告某止能為明枉直聊正典章惟存至誠豈有它術伏遇運使少卿選從中扆委付外臺旌別羣僚臨按一道猥收蒙鄙曲為薦揚取困轅間奪燃竈下施之寶校飾以珍徽俾騰長途使備雅樂存憐若此感激無涯惟務操修庶酬知遇卑情無任佩荷深切之至謹奉啟稱謝不宣謹啟

謝成都知府啟

某啟解麾漢水之陽愧無善狀剖竹洋川之上重沐殊

恩退惟謫薄之姿薦託醇醲之蔭已頒條教謹備箴規
切念某性本椎頑學無根據誤中太常之異等獲陪秋
府之英游然而蹤跡甚孤媒援絶寡常務以絀墨而勵已
豈暇學脂韋而事人衆皆怜之盡謂其不肖獨無愧者
自知其當然況其幸之已多於所請而常得矧茲剌史
之職任實曰難才惟是上官之保存方能免過此者伏
遇某官以高才奥學而陞法從以奇謀妙畧而居要權
總鈐兩道之兵符提按諸城之吏瑣向嘗備吏已荷庇
饒今復為州又煩提教屬守符之所系伏賓戸以無由
跂引崇嚴下情無任喜懼交集之極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謝中書啟

某啟郡易其名罷當還館詔俞所表許復為州從人欲
之便安何君恩之寛大重煩宰制竊負兢營某已於三
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念某門地至寒資材甚淺官
途最品儒館陳人學行每强而不高命初稟而且薄從仕
二紀惟憂百端居嘗自知分蓋如此鄉因乞守於鄉近

曾未滿期而地遷既屬減休之員實虞轉徙之患遂陳
悃愊仰瀆朝廷敢期下貸徽求再掌寵寄此蓋伏遇某
官以經術講大政以器識觀羣材輯和衆功製治元化
所以陶鈞之下無坯埏之差丈墨之前盡輪轅之適用
巧所及雖微必收故茲孱庸亦被掄委敢忝飲食王事
寤寐政經對諸吏民之言諭以君相之意凡云釐正止
在矜寛庶知為國之仁少報代天之惠某無任感荷激
切之至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謝文潞公啟

某頓首上季夏極熱伏惟樞密太師侍中台候萬福同
違離門館茲已逾年想望恩闕豈忘夢寐自顧寒賤之
品不敢非時奏記貴平掌縣令到州伏蒙侍中存録孤
生特頒手誨丁寧告諭若語子姓奔騰浩蕩揮灑累幅
開緘之初勢欲飛騰伏誦數過暖如布帛出詑僚友盡
恨不為已物歸示妻孥皆云便是家寶台躔引照蔀室
生輝昔人有受細林之言而退書諸紳獲山陰之字而

別為一表豈與不肖今日所得相比儗哉佩服嘉貺榮
望已足珠璣滿斗實輕此惠永言藏弆以傳世衍同無
任忭蹈激切之至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別紙

某出入門下殆三十年賦命薄淺牽挽不上侍中每怜
孤寒顧遇不替凡列左右温慰如一同所恨窘迫急於
救贍不得居官輦下日趨恩屏得郡於此至為牢落山
谷之中殊無氣味飲食之物藥劑之品悉仰它處速不
能得已過五十漸入衰病生平苦學自知無用閑方僻
所且冒禄食實亦自愧矣侍中常賜存卹敢此具道某
上覆

謝王尚書啟

某啟某近至幕府少謝尚書為辨東行之惠以某之散
冗以尚書之貴重其謁見接遇之禮止當一賜之坐一
勞問言貌温悦遊騎燕席皆許參侍有所過慢一用恕

悉此尚書立德之隆取義之重為之而可也其如某之
負抱靜無所有使之將何以報尚書如是存眷者耶某
此者幸得試職文館尚書將旦夕召用歌勲頌業燀燿
萬分爾漸遠軒屏某無任瞻系激切之至謹奉啟謝干
涜威重伏增恐慄不宣謹啟

謝提刑謝司封啟

某啟某近者竊聞某官以某備吏於所部之下怜其亡
狀之迹不能激昂奮迅自求所以比數於人亦已久矣
故深欲車推而綆汲之使不至留礙沈溺乃持其姓名
覬有聞於朝廷之上而且謂其亦可以施用於當時者
某蒙德之厚將何所有以謝公如此之眡於門下者哉
某不勝喜懼交集彷徨展轉之至伏念某出於孤賤資
品殆不能及於中人學進士本無望遂至於顯榮止欲
求升斗之粟尺寸之帛以免夫終歲饑寒之患不幸天
與之性使之簡介而專僻於人事殊不通曉常自顧其

中栩然無它奇才以求知於人斂嘿羞畏固未嘗敢輒一開口問寵官要人丐少餘論執之以為進取之階從讀書應舉及第守官以至遷改資序召試館職皆以在上者之人見愛謂某所行道途後日當必至其所至之地乃相與極力牽挽僅能致如此之今日雖然所獲能幾而已似夫不可當得十年之中罹禍難被困苦蓋濱於顛隕蹙踣之危者實屢矣昨蒙除恩粗得試守此郡正謂居明公提按之下殊不敢儕於隸人有斯須自便之懈循大端畧冗目擊豪暴撫柔良如是焉而已矣且欲勉在賢人君子之側不使少有罷輭不職之過以取煩於芘賴或至於不可留以為民之師帥又懼取煩於啟上而斥去之豈謂某官以恢博之量通察之明訾相官屬內辨良苦必以某底裏椎縵甘守頑窳偃然自治以安不肖垂哀下閔將洒濯而熏祓之使焯然發光焰出文采從學士大夫之後無或少愧某被賜厚矣言之無由以殫其為感之心矣其如所以日念報稱於左右者惟當飭羈勒騄鑣轡施鞭策就康莊而以事夫駿駿不已者焉有阻趨瞻實增戀慕謹具啟謝謹啟

謝張度支啟

某啟近者伏承某官遠馳輶軒下歷敝邑傾望之始人皆憚於嚴明按視以來衆盡蒙於寬假官吏識提綱之體兵民忘持斧之疑才賢所臨風誼斯在竊惟布郡國之政皆以分朝廷之憂然於察廉必用照恕有智力雖短而顧無貪冒之惡有措置或爽而能盡公忠之心至如決罰微涉於笞杖之差區撥略失於闕移之緩整比未稱古對稍愆此乃衆人常情庶事末節若次第皆指以為罪則煩碎下無其所安須存其權使盡乃術伏惟某官治已以禮示人不疑通達以該乎物情文雅以飾乎吏事凡閱諸目止求大端但觀為治者何如其人曾莫更問其至小之過深副上詔大權屬心某退自省循實蒙存録惟堅其守用塞所知卑情無任感忭激切之至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謝張提刑啟

某啟近者伏審提刑郎中不以某無狀持論薦於朝廷者承命悚愧處之不遑竊念某生於遠方世事畎畆稟賦不厚諸無所長止好讀書幸輒登第間關二紀患難百端雖通籍朝閨隸名儒館而自顧不肖常甘退藏向得此州實滿素望驅勤飾拙僅以逾年至於簿書紛叢獄犴煩瑣丁寧區撥骫曲辨明摧屈姦頑撫字惸弱未嘗一日敢懈於公謀免過尤恐負除委心勞如此才短

奈何豈無不然上達有位伏惟提刑郎中取人無備接下以寛不職之愆過蒙覆護非次之舉復為翦揚荷所眷存敢忘報稱惟期勉懋用答奬知限守麾符阻趍墻閾某無任感佩慚忭激切之至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謝田京待制啟

右啟昨侍燕坐親承誨言心相矜存意在推挽荷德之重撫躬而榮竊念某稟生甚微為學差晚勉道不至强文非高偶塵賢科遂去民籍一命佐府止安勤愚三年歸銓幸免愆曠比調藩侯之幕獲依臺使之庥赴官未期託跡於是此者伏遇都運待制持斧按部驅車過州例叅羣名進拜崇采接以温裕已被寵華之深憐其單平復形恩意之厚退念所守何堪其承再惟顓蒙本喜論譔公有奇節時方盛傳止能竭竪儒章句之微摭賢者忠義之實會以逸事張之累篇或播之於樂工或附之於史氏歷世茲永大名其新惟持此懷庶答乃惠

謝都運傅諫議啟

某啟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赴上訖莫府承寮已編吏瑣嚴臺取庇謹佩官箴省已枵孱側身悚靦伏念某處地遐絶託宗衰寒易業耘芟嚮術鉛槧專尚以學妄追原流偶程其文謬玷科選既策足以從仕遂刻心而首公願殫勤愚儻稱恩遇向宦西鄉幸逃過尤此官南豳誓謹名節然而賦守椎滯云為拙蒙深繫賢明大與寛假伏遇某官德厚而載才高且通接物於誠待人以恕西道籍用簡君相之憂列城

承流聳士民之望某幸以眇迹簉於洪庥當祈台光有照隙漏止營寸効仰報全仁某無任喜懼激切之至謹具啟謝干犯崇重伏增戰越不宣謹啟

轉官啟

某啟考績中臺叨奏成於吏効引名便殿獲序進於朝倫服寵命以優榮揆孤衷而悚越竊原夫歷代之典最重者太常之司有虞之隆兼禮樂者秩宗之任惟周之盛次天地者春官之聯其後取名各殊定品尤貴於以

表國家盛大之義謂其練朝廷沿革之文既為之卿也總正其端原又設之丞也佽助其區處茍非達聖作明述之奥辨功成治定之宜識無不通才有可議則何以槩隷此局濫塵厥官就失慎於選掄是輕蒙於稱誦如某者出在遠蜀生於窮閻自曾高已還而未嘗服官因文物之盛而輒自嚮學性齷梜以非頴文支離而不工偶叨薦書獲寘仕版賛佐兩郡周回十年上官交章謂其可以任使本部按詔乃曰當乎敘遷有持所得之科名為引久行之恩例銓啟上列宸音下俞超居衆前使異平選逮趨雲陛之對親邇天顔之臨錫之恩章命以通籍乃署此職以榮其躬何不肖之賤生受常存之要秩迺幸孰與其緣有來此蓋伏遇某官平誠接人用恕及物凡在顧矚悉生輝華剔鏤枵液而冀成美材鎔鑠堅頑而使就利器茲所蒙被實由翦揚退惟孱冥粗識依嚮某敢不夙夜自敕起居弗寧率道而行狥公以處貴少收於治最勉後報於恩仁心所記藏書焉簡漏卑

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上知府吳龍圖啟

某啟仲夏毒熱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某蒙恩伏念某違去左右倏焉三月嚮慕旌棨發于夢寐候問之簡念常愧仄實謂明公愛恕臨下須煩寵答所以用此有如惰略仰計崇量曾莫垂責伏惟鎮撫方面安靜如堵暘雨時節稼穡登楙善良伸展姦豪屏縮治蜀之績轉聞久矣惟虞鼎席之缺即下鋒車之召西南民吏

求借不得某出入門下十年於此被顧良厚實越倫輩今復試守支郡獲依使芘蒙賴台照日晞光燄敢不夙夜思楙厥職上報大君之殊惠次酬明公之優眷符守所拘阻趨嚴屏乞上為宗社精調寢餗某卑情無任系戀之至謹奉啟上問台候不宣謹啟

賀昭文文相公啟

某此者伏審昭文相公寵被明詔召還宰席朝野之士揖拜相賀誠以相公器度識畧實冠流品洞明前世經

權之會探究當今治忽之體用之於文則修舊起廢而倫理備施之於武則翦暴除亂而姦宄息有惠利以浹民之骨髓有勲烈以載國之旂常窮涯缺隅孰不瞻系而一旦在外頻年不歸雖有美化止及乎一方實使重望久虛於四海皇上懷眷舊德企渴嘉論亟下宸旨以促其入追復正治易如指顧方今四夷未甚率服百姓未甚富庶陰陽未甚調泰稼穡未甚蕃衍相公登庸羣議欣洽感動和氣煙霏雲浮熏烝悠颺疵癘皆愈太平之遇期在旦夕天下幸甚某早荷存顧無所報効側聞休命跳地而舞伏限官守所拘不獲奔詣左右某無任喜躍之至謹奉啟賀不宣謹啟

獻文字啟

某啟某荒闇鈍吶幸庇迹於麾下以某嘗用文字進取科級以某官有重名于當世復仗使節臨按其上固宜整緝舊學蚤先諸人以獻左右為下吏導名姓於上官之禮然猶省慮忖審欲往而復却者二年于茲矣無他

實謂本期用此以求一顧之惠或懼惡其蕪雜蓄亂聽覽反獲投棄之辱職是故嘿然者久焉今歲官滿有旨召試在豳蒙蔭局事甚簡時亦强自搜剔營新補故聯比綴次以備其事雖曰無取詎敢藏匿今輒繕寫古今雜著共二編上塵台几裁制之暇願賜披閱可進可止唯俟嚴教干浼威重無任戰慄之極不宣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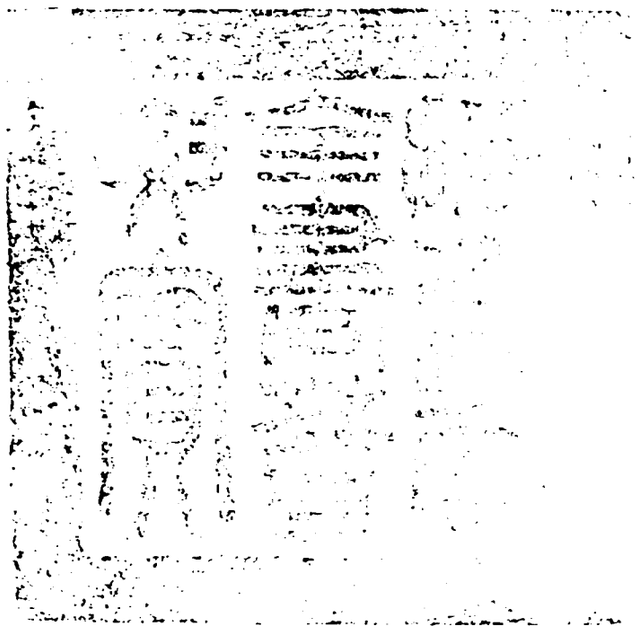
丹淵集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五第八頁前一行短長鉅細刊本鉅訛矩今改

第八頁後一行彼王戎王洪之墨蹟刊本戎訛或今改

卷二十六第二頁前七行而枕第樂於寢著刊本第訛笋今改

卷二十九第九頁後五行止求大端刊本止訛生今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勳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八百十八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

宋 文同 撰

啓

謝趙龍圖舉自代啓

右某啓近見本州進奏官報狀竊承知府龍圖舉某自代者心隨驚飛汗與愧落自已不稱人其謂何伏念某氣識甚蒙材品至下毓質辟陋逢辰盛明起地讀書變儒館蓋緣科名累遷郎曹實用恩例曾不僥競重防詆訶高尋前人下遠浮俗半通五兩得每自安數粒一枝家登第衮衮從宦斤斤勵躬唯循廉隅敢越涯分進隸居無別望幸官鄉郡竊託使麾事親之心大恐不至好古之道深慮未淳豈謂某官愛其所存忘是不肖因遷美秩遂啓中宸謂某竭力慈闈行著鄉里玩心聖壺譽高儕流退謂不如引而自代某愚何者公意乃然大雅所為固云謙抑小人當是能不悚兢念蒙此章將底云

報唯當益謹素節上酬深知限守詔條阻趨塵戰引領門下無任感佩激切之至

謝館職啓

伏蒙聖恩授充前件職者程文禁林幸被詔寵列職秘館謬叨恩榮度衷枵孱撫已慙懼伏念某出自遠蜀生於窮閭逢時之文從事於學性自樸鄙才非淹長嗑磨簡編力不逮古撰綴辭語強無由高名聞寂寥跡緒奇蹇退守舊業田園皆荒進干榮途道地愈遠嚮縣選藝閭里偶塵薦書赴台殿廷誤中科級是後更佐兩郡行周十年近緣公章入改朝序尚茲僭妄敢爾僥希攀援前人引列著令愚悃上達宸音下俞委之者儒較以舊學並取者衆獨知寂艱洎試淵題加多穴思小巫未進靈氣已消大匠在前汗顏不止飛景將入燕音僅成機杼不工痕疵固滿猥當奏覽常待報聞敢期清流亦用微品竊謂圖書之府英儁所躔亡似而居有靦其面靜惟之致良有所階此蓋伏遇某官獎育微才推揚介善言辨臧否人為重輕眷茲單平陰所提振是致懦品亦升華階惟精乃心以辨厥職庶酬已目無玷恩陶甲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謝提刑度支啓

近見本州進奏官報狀伏蒙提刑度支舉某不次擢用者無狀之人本自甘於散外不訾之舉期特畀於褒陞被眷優隆省衷愧負伏念某生地至遠如人且微起家學文擢第從政殊無才術之可用但守勤愚而自將圖敢自謀進嚮以親闈之便得茲鄉郡之歸職事勤迷廩書之淵謬陪於後茂禮樂之府竊玷於班聯居常懷慙食尸素幸諸公之在上顧匪人而若存無責其瘝重為之地此者豈謂某官大與芘賴陰相薦論謂宜名還不次擢用施此晒睞屬之孱庸慮聞於他或議其過斯蓋某官常賜延納屢交語言察某之性椎鈍而少文揆某之心斂默而畏動持此之見抗然以言況如某官奬育微才推揚介善實在時而不肖既不能激昂以取夫榮耀又不能潛伏

以休於幽深徒容其身以累於世然而伯陽所尚者知止仲尼之與者有恒仰惟高明用此采録敢不益敦素節勉尚清修惟堅所為以俟其報

謝運判舉陞陟啓

伏審運判職方同具保舉某不次陞擢者聞命之初撫躬而愧竊念某生無肖似起自單平偶然讀書遂爾登第止知公忠清慎曰淬官之本不能矯曲儉媚効隨時之為用諸公之薦而升朝闥蒙先帝之名而入文館常儀簡屬吏之禮曾無督責常與撫存凡燕游之地許其親闥得託公庥已深天幸運判職方一見如舊二年于茲故常掩覆其不能未始督責其無狀已荷寬假敢期薦論茲佩德之至深復何言而可謝唯將愚節上答已知卑情無任云云

謝成都府尹并三司啓

近奉臺移俾承郡乏已茲涖政常爾兢懷伏念某學術非深才具至短其資選懦所向扯方為治中之官殊恐淡厥進以安其愚兢兢自持默默無競向求鄉郡視寢不職行太守之事固非其宜然而一紀之中三來於此事體素習民情相諳雖若偶人之臨猶為編户之信止循舊貫敢立奇名但勤學製之工庶免代庖之醜惟煩厚比以保孤蹤引企門闌某無任系戀云云

謝府尹并二司啓

嚮者領帥府之召置校財簿之虛盈留連幕中將逮一期之滿出入門下何嘗三日之疎威采霽上官之嚴文儀簡屬吏之禮曾無督責常與撫存凡燕游之地許其來從有詞章之事多以見屬仰被慰録他無間言某自知非木石之頑公垂眷有丘山之重事已還治心焉嚮仁前此違離實深感愴此蓋某官神襟浩粹德量淹宏扶持草茅毀去崖岸周旋接下不以勢力而自高欵曲推誠蓋存信厚以相待遂使庸妄居常傾依里堠裁一昔之行門闌若千里之邈惟勤周闕漸通伏乞上為宗社精調寢興某卑情無任云云

謝夏宫苑啓

右某嚮聞幢節之行敢用竿牘之獻以道榮幸得依美
麻豈期照存忽賜還答顧此屏陋當之悚兢此蓋知府
太博銜相矜憐厚自謙抑禮鈞於下情感於中即斂迹
以瞻依但盈懷而聳躍卑情無任佩荷之至

謝宋國博啓

伏承某官寵被宸恩榮膺郡治側聞休命竊抃鄙悰將
馳慶牋以謝詎覆載領珍牘何勝悚兢伏惟通判殿丞
資猷敏明操履沉厚久從仕治夙著官稱嚮疇畴邑課之
殊茲貳藩條之重車音未及輿意相歡某幸以瑣材獲
依巨蔭臨風以企與日為深卑情無任感荷抃躍之至

謝慶州焦推官啓

右某伏審較能省部贊畫戎藩修禮未遑飛文見及蒙
此厚眷惕然鄙悰伏以推官秘校儒術通明吏事疆敏
蚤伏士論尚淹賓筵署事云初先書以貺過相存録深
用感銘未遂瞻依所期將護謹奉狀賀兼謝

謝寧州雍屯田啓

右某此者祗膺朝檢移領郡章已試薄才輒臨庶務方
以俟某無任系望欣躍激切之至

謝三泉知縣贊善狀

右某此者祗膺朝檢移領郡章已試薄才輒臨庶務方

馳誠而往謝忽遣介以見存伏惟某官出忠孝之家稟禮義之教風成懿德休有令名尚綰邑符固淹輿論下眷僻藩之守特修鄰士之歡佩荷惟深紀銘曷盡謹奉狀謝

謝諸郡啓

右某忝奉邦恩俾臨郡治消辰以吉視事云初退省已以無堪實懷慙而甚厚心之所恃賢者相依幸託庇於隣城敢睎風於懿範某官志勤育德義切成人儻拙政之有聞願美言而見教感所磨礪存諸鏤銘尚遠瞻趨徒深跂引

謝韓少卿啓

伏審榮奉制音寵移漕命郡縣聞此吏民驩然恭惟慶慰以運使少卿性稟淳明才周敏給自歷揚於美仕皆夙著於休庸有忠績上簡於帝心有惠術下充於民望蜀之列部太半被於矜存邦之要權未幾聞於召用西南為地漕運須人豈無餘敝之未安即見良謀之盡

講某猥臨支郡託在洪麻雖勉居於千里之封實徼幸於二天之庇限居守印阻謁使旌引望車塵敢通郵訊云云

回蜀州王郎中啓

親老待養求侍於慈闈君仁推恩許臨於鄉郡至官以近屬事之叢常欲為諸公之書謝所不逮卒未有少時之暇致之無由靜念稽違深懷悚戢敢期存齒之厚特往封縢之先乃眷甚隆其謙益至伏惟某官全守正重端持公忠自歷榮涂皆揚顯譽而能敦奬士之節厲樂人之風雖此么孱亦蒙顧與布詞以麗將意其勤荷德殊優為顏已厚正嬰官守之冗阻奉賓從之遊引首使麾無任企向云云

回嘉守楊郎中啓

向者某官持節為州驅車過郡獲瞻符采甚慰久傾之勤欵奉燕談益資寡見之陋遽爾去德缺然為書視禮之疎撫躬而愧通承撰日榮此臨官將効馳誠先蒙賜

教厚自降接雅存謙尊某官沖量粹温令猷淹茂文章貴系簪組名家茲假長才屈為遠守方成踰月之政已布載涂之謡伏冀勉輔生經寵綏多福

回郭公博德容啓

伏審被中宸之恩進上庠之秩聞命將慶貽書忽先蒙禮見存揆衷且愧某官稟才端厚挺質粹温早歷榮階洊著休績茲膺帝渥實奬年勞未獲瞻依豈勝係戀

回彭守鮑郎中啓

伏審某官被命作藩治辰視事將馳慶幅先墜華函雅意謙沖鄙懷慚懼某官寬裕宏偉端方勁嚴蚤著殊能薦揚脞仕惟天彭之古郡乃井絡之名區民俗淳和壤土饒沃訴訟甚簡幾至於鞠扉教化易行豈煩於餘刀將疇善課即見褒遷咫尺壇坫睽遠風度敢祈葆毓以慰傾瞻

回茂州吳郎中啓 邛州

聞風舊矣奏記缺然嚮服才猷徒傾於翹館輸馳懇素莫置於行郵使由輿屏之來惠有榮函之及布詞且麗將意甚勤某官學有本元術兼權立向繇劇邑選委遐藩蓋憑綏輯之才果布循良之政即程懿績就服褒恩某仰德雖深涖官有制未詣會晤常積瞻凝

丹淵集卷三十一

宋 文同 撰

啓

謝提刑張郎中啟

伏審提刑郎中奉被榮恩按平祥憲西南列部上下交懽伏惟某官器度淹閎資猷敏給奥學洞羣經之本高才通庶政之宜家傳文章世仰方格豈獨推於人望固自結於主知朝廷之慮者寔在乎遠方郡縣之患者恐失乎中典當從讞正乃屬賢明嘉命初聞輿情已愜某幸茲守郡獲在提封顧蕞陋之微材託均穠之厚蔭限拘左印阻詣前旌

謝韓運判啟

右某近蒙高軒遠按下郡地既僻陋事皆因循某向此臨邛比裁閱月雖常整輯尚未安完以至簿書迷甲癸之行倉庾亂新陳之次運判都官持心近厚垂意見存和顏相臨温語下逮譏訶免於羣掾敲扑寘於諸胥重煩文移勤與教示某乍茲試守竊已蒙休始常懷罷輭之虞終實荷蓋藏之賜感銘斯極跬履無忘

謝提刑張郎中復官啟

右某近服新恩再居舊秩曲臺議禮既失於討論重屋奉祠亦霑於敘用久負寡聞之恥忽叨洪沛之榮受命云初仄身無所蓋此官凡經於三拜故為謝慙致於一辭豈謂提刑郎中猥賜存憐重垂褒借念歸華省謂所行之例當然喜動沖襟見相愛之情如此敢期部使深顧州僚謙固已而有之禮待人而厚矣心之所感言不能殫限領守符阻趨賓闥

謝梓州知府大監啟

右某伏審知府大監榮持使節出總藩條妥自下車逮茲閱月政已成於樂易頌皆播於中和九重擇人一境蒙福恭惟知府大監德由世積學有師傳性厚以通才高而敏踐揚仕籍該練政經所臨之地則民實宜焉凡

建之功則上皆信矣沁陽美績與古相參蒲坂休聲至今為盛惟是左川之重寔為全蜀之雄聊藉撫綏庶安遐遠即聞迅召別委要權某占籍提封領麾僻郡文移冗密訊記稽違當逭譏訶但深忘如儀未伸於邑子心常系於邦侯限佩守符阻趨賓闥某無任聳慕激切之至

謝鳳州都監供奉狀

右某去國十年守蜀三郡居常渴德坐失為書此奉疾郵之來忽承累幅之惠過蒙存録深負悚惶伏惟都監供奉才辯而文性和以毅向聞詿誤偶滯騫翔賴昭洒之既明當選掄之甚適勉期善養用對優恩瞻晤未皇企延徒切謹奉狀謝

謝西鄉西縣中舍狀

右某近被中除猥遷前列豈謂眷存之厚特形慶賀之深感佩良多摛裁罔既謹奉狀謝

謝提刑學士

右某近者伏蒙某官特迂盛節來按偏州磴道崎嶇春泥險滑屢涉郵亭之遠頗為車騎之勞然幸瞻依實虞廢弛況茲褊陋久曰因循雖自勉於剸裁但未安於稱慝此者某官究詳所治霽抑其嚴尚相嗟憐不賜譏責豈惟無狀獨承故舊之矜存以至羣僚亦有依棲之蒙賴拜違未幾系戀良深限守郡城阻趨臺府卑情無任感佩之至

謝運使按巡狀

右某近煩使斧遠按州麾簿領猥叢綱條棼弛重勞檢詰悉免譏訶豈惟不肖之蒙休抑亦羣僚之甚幸此蓋運使少卿寬於臨下誠以接人念其間有所未周蓋於理實亦可恕使新後効與霽嚴威高軒遽還畏途正熾計神明之所佑想福履之尤嘉某限守郡符阻趨賓闥其諸感佩莫盡宣言謹奉狀起居兼謝謹録狀上

謝運使司封啟

右某啟近者伏承運使司封為某發狀言於朝廷乞賜

召還者無用之才本自流落不訾之舉遽辱薦揚伏念某椎縵不文孤平少與初登仕版便圖行已之見聞屢析藩符專務究民之利病頗聞治狀未至乖方用此免衆人之見譏因而獲上官之垂眷伏惟運使司封學問深博資猷敏明以忠直自信而曾不他求其職任所來而皆因上選按臨本道旌別屬僚豈期樗散之頑姿亦玷袞褒之華牘蓋膚美之使凡見善而必收而庸常之人宜何事而可報惟堅素節以副清言荷德非輕引詞

安盡下情無任喜懼激切之至謹奉啟謝不宣謹啟

謝成都運判太博狀

右某伏審被寀屏之褒章領漕臺之副節嵗嶺之下豈獨幸提封之吏民涪江以東實大慰同黨之親友用才而當聞命皆歡伏惟運判太博盛有令名共推遠器學問淹博才謀敏明歸按新書已馳平允之譽上陳美績果委將輸之權恩除初行衆望殊快何未遺於鄙樸忽先辱於音題佩服謦辭銘藏陋腑未皇瞻晤徒切傾依

謹奉狀賀兼謝謹録狀上

謝成都端明因上任

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日赴上訖親老切於侍膳累求便官君恩許其還鄉得佐支郡茲服嚴命已臨賤司伏念某生也至孱學焉甚陋偶時之盛從事以文謬緣賢科竊迹秘府嚮嘗遂外官之請尋用持先子之憂一居家山四改歲序有毋八十重遠於慈闈去國三千難歸於儒館敢圖就養輒以抗聞人賤言微天高聽邈

中旨敦迫羣章薦論既而還臺復爾叩閽屬聖君之孝治體人子之勤誠會此空官俾之承乏今侍親輿之至即書吏版之中伏遇某官德量粹淵端誠愛恕秉持重節考按諸城退省懦庸實緊芘賴唯全素守以寘嚴訶

謝主簿任通夫啟

伏審向者召以一封之車試於四禁之地蔚矣奏成篇之上霧焉蒙疏渥之榮光輝朝廷聳動鄉里伏惟某官詞章豪蕩學術深明久馳不偶之稱忽應特招之選果

升官牒甚慰輿情不遺鄙樸之微先賜緘縢之重私心至喜厚意難忘

謝人移厨

伏蒙某官特枉使牙遠移公饌仰荷眷存之厚敢忘負荷之深即俟趨依併伸悃愊

伏蒙某官慰道途之勞垂肴醻之賜下霑僕乘益感肺懷

伏蒙某官遠枉使厨薦臨客傳感領重意銘藏鄙懷

謝知興元府啟

右某啟閏七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蒙恩就差某知興元府候成資日赴任者某鄙輸私悃上瀆公朝音驛既行實懷憂於重謫詔綸忽下果見聽於愚誠不圖猥琐之才薦委藩宣之任叨天若此為地有緣此蓋伏蒙某官稟德寬容遇物愛恕所部之吏勿盡責其無能不才之人亦蒙休而自免所以拙者為郡庇之逾年曾無譴劾之聞復有薦論之重寔由覆護致被寵靈謹當愈勵操修庶符補塞限罄守紱阻謁使旌畢情云云

田邛州劉駕部啟

近貢柔函已通燕几念封圻之咫尺承晤語以差池仰德之深與日而永府吏至止賸音見領頒荷眷録之殊尤增佩銘之稠沓竊惟尊履常擁神休某官涛歷榮涂皆聞懿績比殿西南之服已彰畏愛之能即竒寵褒更膺華擢某向叨交政輒貢願言

田新知郡韓郎中漢州

伏念三泉之別一紀于茲抗俗走塵屬問闊於末路攀鱗附翼致契闊於高風屢嬰出處之煩久廢起居之問瞻企晤語悄勞欵悰某官上奉宸衷遠持使節鎮臨要部綏撫遐旷驛信先馳輿情甚愜某便安親養佐貳藩條未皇裁書以上瀆賢明先辱賜教而俯慰蒙陋荷眷之渥銘懷吕深伏計涓時日之良整徒御之盛煟行遠道方在清秋更希偃昌之勤少護寢興之節傾依匪邈卉蹈殊增

田綿州知郡啟

膺右掖之制守左綿之符已涓良辰方布善政當駐麾於劇郡屬沿檄於它州不時為書以賀視事正深慙悃忽受謙題仰佩眷存寔銘感戢某官負才敏給稟質清淳自揚歷於仕途悉著明於治迹邇承宣化盛已傳謡某以賤局所拘不獲云云

田漢州四縣官啟

持懇聞上請官便親尋蒙詔章許倅郡事冒據貳車之委慙當聯邑之先吏指繼來書音見屬相存者過所示彌沖某官業履有聞才術兼茂乃心當國其志在民尚㠯吏衡之拘猶為縣道之屈匪人甚幸賢者在兹交期有涯瞻曾伊邇

田綿倅萬職方啟

此者猥膺宸綍叨佐郡符垂組過家誠當於素志侍親從政尤慰於私衷竊尋忝幸之殊概出揄揚之始屬窘他故未輸短懷豈期眷沖先墜音訊某官曲敦惠好高喻襟期馳伉步以及門義歸款密側微躬而戴德心切銘藏拜賜猶賒嗇神為祝云云

丹淵集卷三十一

丹淵集卷三十二

宋 文同 撰

啟

賀延州經畧待制啟

右某伏審榮奉制函進陛閣竊惟建廣内清切之地於此藏真皇制作之文厥初命官最號盛選自匪稱職寧容濫居恭以經畧待制全文武之才洞天人之學嘉言讜論簡沃清衷密畫沉謀震憺醜落爰登禁近之職實副詳求之心某久荷眷存遠形扞躍未由瞻倚徒切傾翹云云

賀運使學士啟

右某伏以氣應黃宮灰飛緹室義經示卦復其見天地之心吕令謹時靜以待陰陽之定賢明所履福禄其宜術業通明器宇凝厚優游華貫馳騁重名忠義有先正之風才謀當廟堂之眷嚮居諫首言聳動於本朝今總漕權課殊尤於道左

賀成都知府資政啟

賀利州知郡虞部啟 洋州

右某伏審重膺堂帖榮易藩符顧惟才力之高實協輿言之允恭以知郡虞部文章俊裔忠孝名家揚歷仕途宣昭政績出於廊廟之論授以襟喉之邦僉言得人誰復置議某嚮官漢上已忝鄰封今守洋中又同當道先煩惠教過沐撝謙未遂瞻依徒深企詠云云

賀正鄰郡知通啟

右某伏念五始端元三朝表正陽和發歲已彰生物之仁賢德乘辰茂集履祥之吉伏惟某官清淳稟質寬裕凝懷自陞顯仕之途皆著宜民之績歷夫令序受此殊休某限寓它藩復拘遠道不獲詣前為壽但增祝頌之詞謹奉狀賀謹錄狀上

賀冬鄰郡知通運提勾啟

右某伏以七日有期一陽云復信動於內物由以生賢德所乘福履增裕恭惟某官立誠中正抱質清淳才大業隆天相神佑諒涉佳辰之吉必膺繁祉之休坐遠門闌無任虔祝之至謹奉狀賀

賀提轉知府啟

右某伏以一氣遞時三陽履旦歲元肇正歷紀惟新推言之允恭以知郡虞部文章俊裔忠孝名家揚歷仕途宣昭政績出於廊廟之論授以襟喉之邦僉言得人誰復置議某嚮官漢上已忝鄰封今守洋中又同當道先煩惠教過沐撝謙未遂瞻依徒深企詠云云

賀正益梓提轉知府啟

右某伏以一氣遞時三陽履旦歲元肇正歷紀惟新推德為生盡蒙於幽隱儲仁曰福先相於賢明恭惟某官端莊敏文敢愿寬懿挺秀時之具為康世之才猷犴攸司多存仁恕神明所佑即庇休祥持金穀之權且資碩畫下絲綸之命即見褒陞領劍外之雄藩最書屢上掌禁中之密命舊物當還諒接天之新元必受國之重詔羣情仰祝比屋同辭某限守遠官阻臨高屏其諸頌詠但此傾翹

某啟元正令序伏惟某官乘此三陽之候倍迎百福之休某限以守符不獲詣左右為賀下情但深祝頌之至云云

賀蓬州楊發判

某接鸞鵠之羣昔預九霄之侶簪鵷鴻之列今同一道之官至此歷年自知啟倦役於多事殊失音題遽蒙啟訊之先悦發愧尤之甚敦隆契好度越儕流無似當之不遑深矣某官同年才猷敏劭文藻適華四世三公遠襲慶源之大一日千里早聞令譽之馳著籍朝閨僉謀郡幕方在急賢之會即膺舉德之求某限守藩符阻趨賓闥云云

賀東川知府朱少卿啟

伏承顯拜恩章出臨藩鎮洎辰布治與衆更新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德重行方識周才貫聳朝倫之風望練政理之本原棘位辨名中參九列之峻竹符分寄外殿一方之雄遲舉化條散為民福某叨從別乘竊迹隣邦惟是先廬得依大庇屬居官之有制顧授謁以無階瞻引旌麾幾搖魂幹云云

賀利州王郎中狀

右某近蒙高旌前過敝邑迎候之禮一愧空無睽違以來久失裁謝此者伏審榮臨會府盛布寬條吏民歡呼道路傳播恭惟某官學有本末政知後先比郡聲稱游揚正甚外臺薦辟施設尤殊即聞美課之陞行有褒恩之及某限紆守紱阻集賓階引領崇閤云云

賀提刑司勲狀

右某伏審被明廷之詔旨按當道之刑書佳音布聞羣論欣愜惟是申梁之舊域曾經太守之行春里巷相驩吏民胥慶矧茲蒙顧之舊益用抃懷之深伏惟某官博學精醇負才敏給持誠恕厚涖事通詳詩籍夫正信之才委以平亭之職提封之下治辟所存某嚮詣賓階接辭已幸今居使部承教當先日佇郵音前臨馬首早情無任云云

賀巴州知郡郎中狀

右某伏審宸綸就紓郡組褰帷入境撫几臨民某官嚮輟藩條來參漕柄殊尤之績已當考最之書顯要之綸即應陟明之典云云

賀提刑度支轉官啟

右某伏審提刑度支榮膺顯制寵進名曹凡託按臨之休舉增慶扞之劇矧蒙厚眷實倍常情恭惟某官器業自將風力兼茂充中以道炳外其文蚤在妙齡已著翹然之譽薦躋臚仕衆推卓爾之才上心簡求衆論諧愜右川重委方倚屬於讞疑左省褒遷復延登於主計用雖未既恩蓋非常即聞奏課之尤當有任能之召某幸棲美蔭良動懽懷所限佩守符之微無由趨使節之下引領臺府云云

賀趙龍圖上任啟

伏審某官涓選良辰視臨美政居庥者衆竊幸焉深恭惟某官道貫二儀才周萬變高猷映世亮節端朝會遇聖神之知躋陞侍從之列蜀所巨鎮益云要藩上欲用公詔煩為守鼎席如缺玩印而有求鋒車下臨趨節而先起前是數相一新稚耋之瞻大布慈和之政隣城仰式它道胥傳伏惟某官資稟端淳才猷敏劭仕榮揚歷官最殊尤嚮題漢水之輿佳聲未泯今剖巴江之竹善譽先馳方裂素以通誠忽憑郵而賜教眷存所厚佩服良深云云

賀洪雅知縣陳秘丞狀

右某往年南岐榮治之下獲誦雄編去歲東蜀旅郵之中復傾高論心常景伏迹但睽乖而況處鄉關甚密之鄰預牓籍同升之契故當無遂廢之書簡所恨有相違之宦途向者抗牘而屢請小麾幸此蒙恩而歸守支郡遽承占問之及良荷記存之深某官同年文章高於衆人誼行比於前輩治一同之地難乎盡展驥之才居四徼之山宜矣任和鉉之職即聞美召行踐華途未遑奉左右以周旋實亦望東南而旋倚願勤善養俯慰虔祈

何由瞻依用究悃愊

賀運判都官啟

盛世雄英華門嗣慶蚤奮深湛之學亟陞高妙皆從此

塗某茲處末僚自慙冗器日期大用顧託巧陶所限繫

顒輿之微無由伏齋几之下云云

賀正東川朱少卿啟

一氣遞時三陽履旦歲元肇正歷紀惟新推德為生盡

蒙於幽隱儲仁曰福先相於賢明恭惟某官端莊敏文

敦愿懿挺此秀時之具布為康世之才猷幹攸司多

存仁恕神明所佑即俾休祥諒接天之新元必擁國之

厚寵羣情仰祝比屋同辭某限守遠官阻臨高屏其諸

頌詠但此傾翹

賀懷安知軍轉官啟

伏審近蒙均恩榮進中秩惟慰慶恭以某官挺質高

爽持才敏明稟規賢門登仕聖世尚屈臨於遠國即召

置於華途此而榮遷漸以要用某幸隣善部阻拜崇墉

春輝正深道味益勝云云

回漢州郎中啟

近奉宸俞就遷州寄遽然拜命惕若兢懷某迥蒙朝廷

假守仁壽謂僻陋至微之郡宜迂疎不肖之人逮至此

時云為多故文移坌集事目交紛行雖躬親處實迷誤

無偃仰棲遲之暇有喧囂倥傯之煩已幸報成猶虞罪

去念將滿歲當趣還朝轉徙有道涂之憂偪仄餘昏嫁

之累敢持愚懇溷扣嚴聰奏牘既行秖虞於重譴詔綸

忽下尋被於鴻恩以李固解綬之鄉為阮咸出麾之地

求雖有自得豈無緣某官素與鄉評陰加士論常見匿

瑕之美曲揚剖垢之光遂使孱庸獲叨除委更煩慶問

之賜益荷朋遊之深紬味妍詞銘藏陋腑未皇展晤徒

切翹凝

回漢州知郡啟

伏審近奉宸綸再留使節藉乃厚德慰諸羣心豈惟增

閭里之光抑亦重朋遊之喜某官託姿粹茂賦量淹宏

以儒學踐巍科以吏事陞峻秩還鄉為郡布政宜人是故河内父老願借於寇恂淮平吏民爭乞於侯霸九重是與千里相歡方議馳書忽蒙賜誨仰承眷録深負感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八十一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三

宋　文同　撰

先狀

成都新尹趙龍圖先狀

伏審某官進登延閣之華出守右川之重蒙休者衆竊幸焉深恭惟某官性稟道沖體資坤直端方勁潔博裕寬閎究學淵淳成文雅健事親以孝而行聳羣俗納已於道而名高當時優游仕榮增行賢美嚮自亨衢振采禁路升華奉白簡以繩愆朝倫以肅伏青蒲而納誨帝念其嘉以至總金幣佐會省之繁調匏糗贍朔陲之給皆凝茂績實稔休聲蜀為遠邦邑曰巨鎮其政繫於國體所寄斷於上心地望素隆事權特重將委任於守土實艱難於擇人付畀或差經營且力會此及瓜之代久遐民已聞高牙漸出危棧木牛舊地重識孔明竹馬前頌玩印之求作牧以行非公其可是用褒陞通職慰寵

人再迎郭伋某傾依有素泪泛無庸忝佐偏州幸當洪
蔭歡欣踴躍倍萬於他　云云

漢牧先狀

某自遠標符僅周歲序瞻懷靡極政引為勞顧惟書問
之疎實繫事為之冗側承興止舉集嘉休此者某營禄
養親列情干上尋膺宸檢簿獲貳藩倏得遂依仁豈勝為
幸已計出都之日即聞赴治之期瞻拜有涯欣愉是切

成都韓端明先狀

某近奉恩除幸叨職委顧惟支郡託在洪庥拜命之初
撫躬以抃某嚮終親制屢抗愚衷所聽云高斯誠未允
某官內存愛恕深軫狐平謂宜還官使得就養猥蒙奏
列盡道哀窮今此陶甄實由薦藉已戒出都之日即詣
趨府之期將侍崇嚴併陳悃愊

漕憲先狀

此者某拜恩天朝守職鄉郡侍親以便撫已為榮某嚮
起憂廬召還祕館常念慈闈之養屢祈嚴辰之私愚悃
盡傾聖心下惻許歸舊里得佐偏州顧茲職守之微獲
在按臨之下惟天與幸有地庇身已戒輕裝即趨賤局
瞻依甚邇喜抃無涯

運使蘇刑部先狀

伏審某官榮服命書移領使節提封舊俗參語以交歡
屬部下僚撫躬而自慶竊承行府已涉疆偃冒勤劬
起居休豫恭惟某官探道奧秘業文精深藏以在身施
之行事用無不效績故常尤按三尺之書了無冤議調
九年之食頻倚辦才所至也人皆賴之其功焉上實知
矣徜煩遠使將漸邇臣且蜀號財賦之饒於國當調度
之半有藉供億必緊強明智敏所臨課力惟最兼以重
柄委之外臺民之利害得以興除吏之善惡因而懲勸
高車在道列部傾風某奉親還鄉倅職屬郡比受按司
之檄此讐利局之符有幸屏涼得依庇護即趨近甸引
拜旌旌

運使度支先狀　梓州

竊伏下風講聞高誼自為晚輩未嘗獲對於晤言徒仰盛名不敢輒通於音問比者伏審某官以才能之重受神聖之知蜀有兩川梓為一道財賦之衍當供邊場之求郡邑之繁須慰吏民之望孰膺上眷僉謂老成高車未來列部相慶某庶族下邑居官鄰城企漕節之華願瞻風而實切守倅車之賤顧通謁以無由眇道懇誠少塵几格云云

提刑宋郎中先狀

伏審某官吏麾南豳按憲西蜀邸訊初諭輿情已驩蓋重名之久馳宜遠人之甚慰恭惟某官器畧宏遠材資粹方叅歷榮途盛著徽節科條易避衆脩三尺之書飛輓均輸佐調九年之食休有丕績簡于上心此者出為外臺專按一道中典之重方委平亭列部至繁盡歸廉斜此之要劇宜以通明某昔在上都幸觀高誼今居支郡獲庇洪庥聞命之初抃懷增劇云云

李殿丞權交代先狀

響由貴治嘗挹高風違闊踰時候問無所此者某叨膺

宸檢分守郡條矧漕臺之借才屈明府而承乏獲交善矩且慰愚衷未遑馳書先辱賜教仰佩推褒之重實懷悚愧之深即遂披瞻預增喜躍

湖州提轉先狀

忝膺宸綍薦畀藩條顧惟無似之姿謬此惟良之寄撫衷自省竊幸焉深伏念某單涼遠人漂泊孤宦賦命譾薄與時闊疎故常守於外官輒屢更於數郡雖蔑殊尤之效僅逃殿劣之譏三館既還豈治埃之云補一麾重請得江海之于宣此者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道布惟新之政惠養民旺按所部之城澄清察吏秉剛方之節威惠風行持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蹇跡仰託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即次提封之下有期瞻依無量欣歆

丹淵集卷三十四

宋 文同 撰

奏狀

奏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狀

右臣切見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漢水之上川陸平衍廣袤千里東北諸山縈帶聯屬徑路盤屈隙穴深遠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産濟人急用之助品目甚衆旦夕贏輦道路不絕閭巷井邑百貨填委實四方商賈貿易畢至之地衣被秦蜀有足仰者城池庫漫全不如昔不知幾年滅裂為此苟累土宛若鼠戲缺漏頹落殆不可睹姦庸取罪常在跳越倉庫所寄僅同空曠臣自至此即謀增葺患無兵夫不能施手每一慮至沉唫終日伏以國家設州郡列官府具儲蓄養士卒大抵本以為民故如此其備也夫何此州當襟喉要害之處而顧無壁壘之壕塹之防以保護之譬之於人也筋骨雖云完固而皮革日已爛墮將何以為負恃而能使其中安且久耶一體既虧事不宜矣伏望朝廷慰念黎庶軫恤遐遠特頒中旨許令修築度其工力了不至大庶使郡國制度無有一物廢闕亦有備無患之深計也臣又竊見管內三縣疆境絶無曠闊高山深林蔓衍重複直與巴達金鳳永興鳳翔等處唇齒相密其遠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間有如子午駱谷之類斜通直達徑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織通姦隱罪萃為淵藪當爾蜂驚鼠駭妄肆盤蹯散走巢窟出白為暴呼集除盪形影不及亦須數日為之擾擾往日光化軍近年慶州叛賊悉趨此路謀行於蜀是時西南郡邑聞風震聳賴以朝廷威靈元元之幸而卒以就敗然而此州既為凶盜累伺其隙是後恬然不為之備至今耆旧宿吏語議

及此則無不人人咨嗟嘆惋是知如此與他州別郡封壤接聚隘阨奔衝之處平時常宜預設保禦之方其或事有萬一臨時取具必然手足錯亂不相捄應前無兵而後無城未免一方人心不得不使之旦夕恐懼而莫如之何也臣今欲乞朝廷特賜詳酌更添置武寧一指揮或且先於諸處那屯三五百人常令住此不許差出以備緩急驅使如此則上可以紓朝廷之憂下可以慰百姓之望臣職任守土理當建述此二事者伏望睿慈不罪其狂瞽而留意焉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改陵州州名狀

右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據地志云自秦至齊本犍為與蜀二郡之地在梁常為懷仁郡西魏時始改為陵州因境內有陵井故名焉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陵名遂以名井後復因井名以名其州隋雖易為隆山郡唐又以為仁壽郡至乾元中復以為陵州遂因仍至今已按陵本沛人世有別傳載其異事者尤多臣不敢以聞然觀其為井之功實亦非常人所能建置此州之民既賴之以為生復畏之以為神凡過其祠廟及道其所以昔日為井之事皆慄然加肅不敢少懈如在其上與其前後若是之恭也國家亦殊仰其所利以贍給諸郡凡三載郊禮頒賞軍校一切皆於此取之是所謂有功於國而有利及民者也但今以其名配井與州而使其下負新芻採瓢囊者無男子婦人稚幼耆老之屬日日道其名千萬在口臣愚竊謂州取其名於國體固無嫌若屬之斯民臣恐於義或有未安者已臣聞晉羊祜開府南夏惠流百姓後人諱其名為改戶曹為辭曹王舒除會稽內史舒言其父名會求換他郡朝議以字同音異不許舒云音雖異而字同乃特令以會為鄶授之唐陽城號卓行商山道中有驛曰陽城元稹過其處易之為避賢孟浩然獨能詩襄陽有浩然亭鄭諴為刺史更其題曰孟亭此意皆謂賢者之名當與隱避不欲使其下常斥之也載在簡牒以為佳論讀者皆謂當時

所舉宜矣今陵方之數子其功利蓋亦施於無窮有足尚者累世褒贈實有封號朝廷亦當因其他郡遺蹟建宮養徒俾崇奉之是則豈有國家所以存録能立豐功厚利之人而此州之民素蒙其休顧顯然無一忌憚感得以名而稱之哉雖然千有餘年其民侮慢輕瀆如此至於聖世始歛然若有感發陰期祕數無乃將有所待者耶伏遇皇帝陛下光明盛大之德紹肇固綿長之運順考古道尊尚賢哲舊者修之廢者起之合理當義無不條舉此者伏望聖慈垂仁降惠上嘉古昔山藏海納恕臣僭易下省臣章俯遂愚情特開宸旨別賜州號庶使此方之人存上下尊卑之體已往之靈受光華不顯之賜百王未正之典千載不行之事自陛下今日正之行之爾豈獨光昭史策彰示萬世亦以知陛下不棄下臣之言而特明前人之德矣干冒宸扆俯伏待罪臣無任狂越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置興元府府學教授狀

右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點檢見其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並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修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効更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觀本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四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無秀異可教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霑浹寥然一方遂絶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自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為之講說經藝教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致效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間亦漸

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奬訓厲儻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考第並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俾他官承乏料學者之所悅從未必有能如行者臣兼體問得本路與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件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所貴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燦然與天下士人相侔矣臣職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修興元府城

右臣竊見本府自三代已來號為巨鎮疆理所屬正當秦蜀出入之會下褒斜臨漢沔平陸延袤凡數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棊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棧道抵劍門下趣成都岐雍諸山遮迾東北深蟠遠跱孕畜雲雨罅道百出相拱如輻遠通樊鄧旁接秦隴貢遷有無者望利而入舊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於此今復弛禁一切不問故四方來者頗自占業殊習異尚雜處閭里天下物貨種列於市金繒漆枲衣被他所近減洮河所仰茶產鉅億公貲私販輦負不絕誠山西浩穰之奧區而朝廷所宜留意之劇地也然而事有未稱體有未備者城與兵而已矣城當度之其縱廣亡慮二十里庫藏簿毀陋久不營葺姦竊越易如短屏兵雖合聚羣戍所數裁滿五百罷病羸弱下車者半分隸他役常非此有近復調赴文州今所留者甫二百餘人爾況一城之中民屋錯比連甍接宇可數萬計生齒雜遝填斥坊閈臣常自顧亡狀誤蒙朝廷采用重委符守班條之暇靜慮及此輒謂以如是不甚堅完之城與如是不甚齊一之兵欲控制遐遠應援邊徼保護井邑衆庶防固宮府儲峙若止用此且恐事於臨時萬一有不副國家所以

設城置兵之本意也臣每一念此食輟箸而寢去枕者屢矣伏惟陛下自踐祚已來于今七年曷嘗不一日孜孜以安養元元者為政理之急未治者既治之矣已治者復為之立不可廢壞之法補缺綻漏大小咸輯下聽不倦有宜則應臣是以敢持二者之説仰干宸扆伏望陛下不以臣疏賤而幸録其言願賜參可下詔有司遂俾如事修紊雜堞增屯營伍以赫威靈以壯制度沮邪謀定衆志安固基本萬世不動亦所謂先定應猝豫備不虞之善計者也臣職在守土諸無報稱惟是所見不敢嚱嘿臣無任僭易妄越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差知洋州一次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知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後因改州為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今到任已及一年五箇月臣昨在陵州推行新法並成倫緒僅免敗闕自至興元府凡幹當過諸般後來續降指揮等事亦無曠廢盡為兩路按察臣僚薦舉以臣頗為辦職今來臣替期非遠切慮朝廷不久差官代臣赴闕臣日夕惟念般挈私計實以家貧累重食口稍衆分減寄寓頗難區處臣此者愚妄輒覩八路新勅盡許指射連併差遣臣知洋州一次情願閑居待闕況臣出於畎畝粗諳民間細務幸臣未甚衰暮之時少願傾竭犬馬疲駑之力夙夜勉勵所屬僚吏宣布陛下德澤於一方百姓以圖上報國家所以養育賤臣無涯之惠臣自知才智淺短不可更備他使惟是一郡之政猶能奉行陛下條詔不致違失伏惟陛下哀憐特賜天地生成之恩俯從私願臣惟願忠義以答萬一干冒天威臣無任伏地待罪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免陵州井納柴狀

右謹具如前臣自至當州訪問得所以為其民之深害久而不能去者惟管内仁壽等四縣百姓每歲輸陵井監煎鹽木柴共計三十八萬四千二百餘束也當時立

法但以五等人戶每稅錢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納柴一束故其等高者不下千束雖下戶亦三二十束矣其柴若常時私下貨賣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錢官中鄜亦以其不易每束更支鹽六兩後來常見其虧損百姓不復支鹽却改每束與見錢七文五分是官中大約破九文已來貼折民下三四十文柴一束矣其百姓所得者貼錢悉為出旁引攬之人諸頭銷使尋亦隨手散盡又官中科配盡須要納乾柴其百姓自一夏以來以蠶麥務忙不暇更豫先營置放令乾燥皆於二稅欲起之時若本家田內所產之少則須望林回買生濕雜木鬲截齎擎上州赴場送納依自來體例願以兩束折納一束是三四十文一束之柴又只止得四文有餘矣如此倍之則近納七八十萬束生濕柴也偏州小縣盡是山坡田土產薄別無他產而每年於二稅送納足帛斛斗并科買紅花紫草出助後還青苗之外又復有此七八十萬束木柴之役比之他州此方之民實被其苦臣子細體問得二十三年已前本州止有官井數處所銷柴節若不甚費其價亦不至高大自許人開作卓筒之後部下至今已及數百井故栽種林木不能供得公私採斫以至山谷童禿極望如赭縱有餘蘖纔及丈尺已為刀斧所環爭相翦伐去輸官矣人既匱極草木亦不得盡其生意又緣當州地皆險惡徑路狹隘磴道齟齬不通輦運臣當屬至納柴之處見所輸之民無老與幼皆悉荷負有縣界闊遠奔走百里之外涉歷深阻忽值霜雪風雨衝冒寒滑加以期限相逼勢不能止攀緣隕越飲食失所以至肩踵皸裂衣裳穿露身體胝瘡都無人色吁嗟之聲充溢遠近自冬及春正是他處百姓皆能有所休息之時而斯民重困狼狽如此臣常惜太平之世而尚有此無聊之人其弊衆所共知但謂官自前蠲已來無術可以捄得此者若非朝廷博究民間病苦欲盡釐改使之蘇息其患終無有日休已者矣弊極必復今正其會臣伏覩詔勅遣使專務與民興除利害諸色

場務並令人占買以寬分外陪費臣今管見輒謂官中雖有陵井止能供得成都府一路州軍公使軍食等鹽外並無畧有所獲雖言招名客人將絲綿展博其本監日煎鹽色皆是先已支過諸州軍每年所定合銷綱數更無贏餘見在以備客人入中臣愚欲乞朝廷特下指揮令本路轉運提刑司一就用出賣酒坊體例先為相度擘劃諸州軍公使并軍食等鹽乞不於本監支給召人買撲上件陵井監官中自可端然收納羨利臣嘗試約之除餘利可以霑及買撲人外依卓筒小井課利用五分折納錢綃官中並無糜費歲可獲一萬三千八百餘疋綃帛并見大錢七千二百餘貫及免得酬與監中主當公人等一十一處場務及監內諸般銷費共一萬八百餘貫其餘外州軍般鹽綱後酬奬尚不在其數內如此則七八十萬束之柴能害於民者盡去而五六萬貫之錢能利於國者盡得矣豈不稱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哉臣忝被國恩來守茲土斯民之病職當救療亦欲少以愚慮上報朝廷遣臣為此千里之民長吏之意爾

臣之所見止為四縣百姓有此積久輸柴之弊未嘗有人為之言者臣今既知矣豈敢緘嘿實恐上負委寄循滿而去尸此祿食非素心也所有本監委曲事狀如蒙朝廷允臣所奏下本路相度臣自一一纖悉窮究利害本末供報今不敢以叢脞煩碎之事畫一條陳上瀆聖覽臣無任誠懇迫切恐懼彷徨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伏見管內井研縣去州治百里地勢深險最號僻陋在昔至為山中小邑於今已謂要劇索治之處蓋自慶歷已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鍊鹽色後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姦恣用鐫琢廣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鄉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寖久事有不

便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絶不許容開造今本縣界内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羣黨譁譟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為業初緣井户各須藉人驅使雖知其如此橫猾實亦無術可制但務姑息滋其狡暴況復更與嘉平并梓州路榮州疆境甚密彼處亦皆有似此卓筒鹽井者頗多相去盡不遠三二十里連溪接谷竈居鱗次又不知與彼二州者工匠移人合為幾千萬人矣幸今累歲豐稔無少間隙總有彊獪自安飽暖萬一或恐遭罹歉旱民下艱食此輩當不肯更顧一役之利必能相與唱和跳梁山谷間化為盜賊耳當是時彼井研者區區小縣一二選人為之令佐將何以

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奏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鑄陵州團練使印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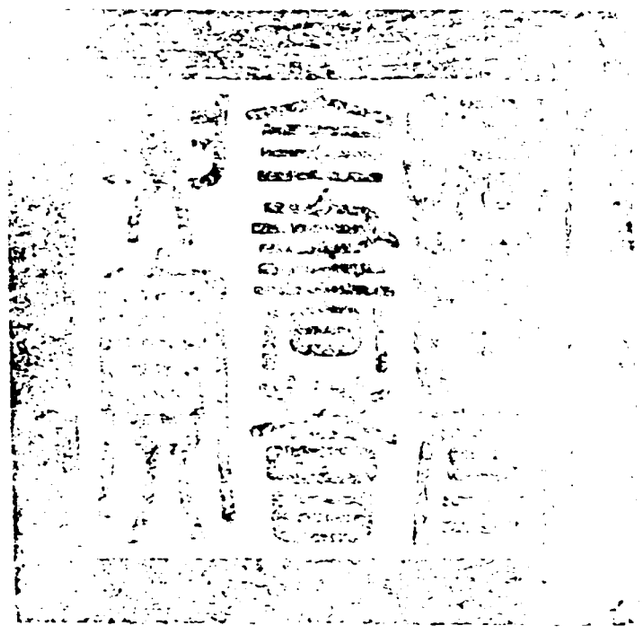
右謹具如前臣勘會本州舊為軍事問其父老云自淳化中因草寇擾蜀凶焰熾猖劍南列郡不隨其燎而為之燼者十纔二三陵其一也當時實以知軍州事張亶能率其衆共力禦之既為完城遂不汙賊朝廷嘉奬故特以團練之額褒名其州雖然但未暇賜印因循至今臣伏見天下團練州軍凡有移牒相關至此考其印文

皆有使纂獨惟當州尚無此者稽諸故事疑有所闕臣不言上事如未備伏望聖朝念茲常典久為廢墜欲乞指揮有司創鑄頒付行用庶使威靈充浹文采完具增光偏州善守之實垂慰斯民效順之望干冒宸衷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謹案卷三十第二頁後一行赴召殿廷刊本赴召訛外名今改

卷三十三第一頁前七行體資坤直刊本資訛茲今改

卷三十四第八頁前五行金繒漆枲刊本枲訛臬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愷玉

欽定四庫全書卷

丹淵集卷三十五至八

集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丹淵集卷三十五

文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文

某年月日朝廷以久旱不雨詔守臣各於其境內躬自精禱者某謹詣中梁山致祭於某神曰自王畿以至於天下郡國自去冬以至於今秋虐暍肆厲害茲黎首雨不時降庶種萎殄大田耗散衆用艱食流庸載道靡所歸止天子盡然震懼夙夜勤閔抑尊損制深自刻約致欵上下久莫之應側省何咎心焉如灼走使方內靡神不舉誠亦至矣而卒未蒙報尚謂名山靈祠有或漏畧俯已博逮庶宜來相迺專詔守臣即訪所治有紀在典躬薦明饗惟神肇自融結遂司梁漢屹然巨鎮遐邇尊望旁開澗谷遠抱林藪風雷藏蓄雲霧蒸吐歲或愆旱有取必得今天子臨制海縣無不總統如神之宅是曰

王土神亦自當竭慶供事以上紓天子之憂往籲上帝均辨厥職普浹膏澤救止大命是則神之所以奉上帝輔天子愛百姓之休功茂德恢大宏遠不獨區區限此一方也神之聰明必能體天子如此之意守土者安敢更用煩言以瀆左右哉

祭諸靈祠文

上以比年以來天地變怪聞於郡國亦云屢矣故嘗恐懼修省勵德勤政求所以可當神靈之心庶下祥應以安黎首而乖舛繆盭未能蠲弭今復星文謫見有駭觀聽是用博及幽隱廣覃赦宥沉冤抑憤咸與昭滌冀蒙休嘉上答明譴乃俾天下守土之臣導上意之專潔致明祀於管內之靈祠期體端誠共底消復某所目恭事修職於神之左右惟神聽之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惟公稟氣之英號時之傑爰始筮仕遂高懿烈才望日偉謹然衆舌踐履郡邑隨所施設人無不宜賢否信悅服采烏臺愈見風節神羊在首所觸必血權臣擅朝勢炎手熱公嘗寒之消釋如雪傾邪落膽修斂自潔皇皇當宁凜凜在列上以公賢超公要切出領榆闕當戎正穴齊輯士卒整若刀截坐作進退韓旨彭訣制服夏寇帖不敢發西南擇侯易公之轍公以家禍解組被絰水菽三年僅將毀滅起臨彭門威惠俱徹乃徙天水中道賜鉞是時嶺蠻凶焰橫發延災邕廣千里一熸公總萬旅兵林馬鐵以氣而壓未陣先奪酋惡奔遁如雀得鷹歸仁之功與古相軋來正樞宥神武機鍔惟公之謀未嘗以殺去守東南有州控越厥敝久積根於祝髮公去大本止留牙蘗至今其徒不復少猾旋移青社遠捍東渤大鹵更麾蓋防驕黠功高德重有忌而訐還政就第屢遷歲月符離宴居自閉如訥曾無一言以歎窮達上始即位思用耆耋詔迫公起賴公才哲褒寵之優盡還印紱奠我慶土以安陲杌高奴謀帥欲窒狡窟僉謂公宜大牙秉揭行次雲陽六氣所汩亟上廊畤誦已云厥

遂至大故隆棟斯折國家柱石一旦而歿上甚嗟惋臨朝以怛贈數加厚列座於八嗚呼哀哉某早荷記存推揚奬拔復許陪親肺腑之末此義至重它非比埒聞訃之日肝胃摧裂引首東望徒深涕噎限領西州川涂阻絶不得詣前撫棺一别聊陳薄奠鄙意傾竭魂兮聰明監此孱拙

祭提刑邢度支文

於嗟乎公世之完人敦惠和懿清莊敏文自儀于朝寖

偉才譽華涂美貫匪徼是與昔在憲府風規酋酋因遷而行海上為州尋來其朋處地皆峻獨公西南淹留俯潤曾未出語歎老嗟卑乃中于于一致險夷簡潔飭身慈仁涖職列部依嚮亡寃有德何天之明戾此人理付公以疾遂折不起嗚呼哀哉昔至持節今歸蓋棺行路嗟泣摧心落肝況同於公取顧最厚其所痛悼惟神可究公有幼嗣必昌後時同報公心會當此移公柩東轅來經郡下薄禮則設哀誠詎寫

祭提刑李子忠太博文

蒙狄道之景耀兮寢惠陵之華滋發秀敏於齠齡兮騁蔚然之麗辭中藝等以服采兮治所止而民宜羣章交以啟辟兮顯懿騰而上知越自邑以振擢兮一諉之以新規飾以權而厭下兮俾分提於憲司搪衆譟以獨前兮極日夜而處之役天倪以造慮兮出萬緒於一絲雖食寢而靡皇兮失按簣之以時勉營効以蘄報兮曾莫顧夫自持沴有隙而得乘兮遂劇痼而囍醫蓋外戕而

內涸兮繇伏職而至斯噫捐已之甚重兮將收彼之纖釐惜乃事之未立兮但久瘽於有為散利目以萬牘兮後疇合乎其離嗟靈之少與年兮嬴財鈎而不訾天胡然而遽奪兮使夫志之已而惟愚叨此名牒兮獲周旋乎累朞今竊吏於所部兮羌取庇而在茲忽淹然以承諱兮涕淚紛乎滿頤顧一麾之有守兮阻詣哭於縞帷徒不腆以將奠兮聊倚騷而託悲幸靈轄之未駕兮願歆此而後脂

祭張時仲文

某向聞時仲以親老得此豈惟自喜於拙者有所蒙賴他人亦交書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為僚相與營治事無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候吏忽報時仲以疾尚留越宿遽聞凶時伸不起驚嗟久之涕泪俱落因念昔者嘗同師席義均友悌後皆從宦聞問不失每一逢遇傾倒肝鬲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況被牒共治一郡私心常謂幸寔天與豈期相去兩舍之地止有三日之約而遂成終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人年已九十積善至此反令哭子天道何耶嗚呼哀哉其承訃之辰願一拊柩還視守印去不能得彷徨西望神魂飛散徒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知之耶魂必有靈當歆之也

先府君焚黃祭文

年月日男具官同與岡周等謹致祭於先考寺丞之靈朝廷以同被先考慈訓之深得入官升朝序故因三年之郊再進先考之秩位于棘寺天語下諭爛然盈軸今涓選良日詰墓次爰之如儀先考至明伏賜鑒領

祭梓潼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受祀茲土彰靈暴異蜀人畏仰其此奉明詔出守仁壽千里之地其寔掌之惟是撫柔良抑強悍宣教化齊風俗行二年之政成一方之善刺史之職事也非素具才術豈能致此某性識淺陋昧於吏理臨涖施設恐不如事負德於上貽禍於下某於夙夜常所懍懍願神陰啓默導時賜警拂心慮口述無使諄謬如是則朝廷之所以遣某於陵而陵之人所以望其為治之意某之飲食起居寔不望其應於神之左右也

祈雨祭王女文

惟神稟大霄清真之靈而天下所謂溪谷淵泉者神寔主之惟是玉井之勝蹟殊利郡志所載皆神之化力使然既吕是惠養於一方其為福於斯民也厚矣乃今其地苦此旱熯神顧忍視之哉叢陰漬潤頃刻萬里在神之翩然飛空勅諸羣龍也監此丹素願神行之

祈雨祭睿聖夫人文

惟夫人昔嘗許法師求護此一境矣今陽氣驕旱多稼將落夫人眷屬善作雷雨苟未棄誓言願救此民命是則夫人享是邦之人祭祀也與天地同極亦持此以見法師無媿矣

祈雨祭天王文

惟北方為萬物所以終始之地天中貴神多臨嚮之而王鎮奠其鄉最稱威勝天下城壘盡祠王像生民瞻仰恃以求福今茲炎熯實害多稼王於雲雨為力易焉願慰民欲聊煩指顧

祈雨祭法師文

惟法師受元一正氣躬佩祕籙凡於下民有敢為之烖害者法師威神所加必底平殄此州之人蒙法師之靈貺者千餘年矣今旱將有魃菑此歲稼法師噓靈於刀噴雨於水詎惜俄頃之力哉願一視其槁然賜之洒濯

祈雨祭諸神祠文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惠未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以視陵人之如此歸嚮當念有以對其奉祀之意今民田正仰膏雨而風乾日烈於此為患陵人旦夕望神拯活之心豈止如窮鱗之卧涸轍渴獸之走焦原者哉俾霶霈矣諒神之易為力者焉

謝雨文

向以時雨愆候秋種不入守土者甚懼斯民罹艱食之禍徧走靈祠望所以施一溉之惠以救恤之惟神助天養育惻然下憫洒洩甘潤區壠霑足禾麻菽稻蕃茂滋長蒙神之祐念無以報修此薄奉蓋惟常禮願神慰監一賜臨饗

丹淵集卷三十五

丹淵集卷三十六

宋 文同 撰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奉郎守尚書郎中知遼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石公以疾卒於公館其子蒼舒奉衛輤車還長安卜㠯熈寧

元年八月庚申塟於萬年縣鳴犢鎮之某村蒼舒以同嘗遊於其父子之間以疏麗公之高行凡六七致而不倦其辭愈勤而愈哀將求同之文寘公之所藏同自視孱吶何以盡公之休懿然豈忍不受其子之惓惓勉為次之公諱某字君瑜世居關中曾祖某祖某生五代荒季之末恥食之粟潛遁自高父某累封太常博士母李氏封清河縣君太博既生于國初聞父祖說前朝穢瀆攘劫之亂謂今有天子在汳除灑潔祓一布休治鋪張建置文采爛蔚輦轂之下士民恬安於是遂攜家以東公因生於京師占籍祥符縣公少舉進士繇開封府荐景祐元年一中上第調孟州河陰縣主簿縣踞汴渠之咽歲驅兵夫十萬餘厮折窴滅堅菑揵以瀉其流絶滎波直王城會長淮通東南之漕給中都事務最嚴劇大農每歲度諸郡之穀峙於縣以稟其用所領内者非精健有智數則禍其囏而使令謾誣受賕矣公始任即當此衆未信其能評之他負蟻入公制以術部後先無相

躐才鋒森然批斷翦翦無一粒宿於外日日用此道塗謡誦之遂著名矣再授扶溝縣主簿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譽民狃悍猾務不直以亂治亡所尊畏侮慢驕狠或時執上官短長側睨若相角急則投鉅筩撾登聞鼓矣公至不能耐一切根排剷劀繩以國律無所借宥久之惡少相教敕避去曰是不如他人慎無犯入即釐汝肉矣一邑斂手翕息不敢議公令嘗間語公謂寰内之治難以比諸外當少寛取無事以去不爾忽失慮

中其奇安可悔公曰用法有内外之異非朝廷所以待天下之意也愚職在奉助惟知以徇公為稱不知其餘矣事在齟齬令輒入告公獨處之益辨内史鄭文肅公聞而喜謂其僚曰石君新進乃能如此後日有勢位何施而不宜優詞荐之改大理寺丞知虹縣虹屬宿當江淮楚泗之會俗尚雜惡昧利而嗜訟令始至先以事鉤之既得乃緣其間巧刻放横肆已所欲以求縣如其意後窮訊暴其情反詰之伏出即飛不穏語撋嗶旅吠中外諠省往往為立獄令不勝顧被謫若此者屢矣公初來謁守守視公少年易之撼以虹治留公假州局公曰奉詔書不敢私自免試往臨之苟有可以上關願府無見爽相庇賴事不枝柱政無難為矣守領之曰然既至嚴肅閉默不露缺巇釁衆莫測其端涯但密記姦榮疏捕幾輩白府逐他所自是一境平静吕善譽聞富人責租使其奴歐逋者疽之公曰奴罪當然教之者主耳并録之主懼匿不出捕急其徒計賂人代焉至廷下公曰是富人耶衣冠則爾其質乃賤隷祖視之膚革皺瘠果其家役僕也杖去直得其主而坐之自是彊宗大姓俯首蹠地栗不敢鼓踵謂神為公矣亡命多聚居辟隙畫則人夜相結為盜椎剽寇攻入舟撤大浪杳不得其所之巡徼日吕告求問莫獲民苦此公為立法以閭里編戶什伍相保信一敗並繫無貸悉感懼相伺察訖公去無人遺一金至今長老道公即歎息矣遷殿中丞移綿州羅江縣蜀人親良畏事索摩撫公易虹治一用清簡未逾時縣事已告無所設簿書凝然械杻積蠹廡下徒吏偃倨門宇終日居貯不識追胥之擾盡力田事新黌舍聚良子弟置師教之親為講説義訓使循服其父兄感泣入謝相與謀寫公之狀于浮屠示世世無忘公成都士人盛甲天下其學術文章平日常相高不肯下服文潞公鎮蜀當貢士先時考官重其人人亦多豫以他事解不得已為之須東輯與大深險之目以苦之幸入等少不毀已舊常若此潞公尤慎之歷計部吏舉無

如公者請公起公未行衆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日皆人常所願其得之者下帖然無一語明年登第十不遺一二聞者無不嘉其精工還朝以太常博士通判許州尋改永興軍公雖佐者然齾齒彊煦輭潛咨密啓府寔賴之有猾盜屢抵法黥竄嶠外者數矣每逃其家隱區落深密間出用兇力為人患人不敢正視孽久益劇後捕得法當流海上獄入公建說安撫使誅之安撫使怒瞪公曰通判欲使我撓法殺人耶公端色緩起曰愚

非敢以刺骨事公者但陛下用公鎮京兆豈特區區若他郡吏守三尺事大小一委公以便宜殺一巨姦安知不治公之民數十百乎公在此渠敢衊公治奈何安撫使悟從公議明日一府讙譟皆曰非貳車不宥惡盜蔓日以滋矣改屯田員外郎大祫加都官員外郎遷職方員外郎三白渠穿涇屬之渭延袤二百里溉田無慮數千頃衣食億萬長安華原倚以為命國家為設官專總其事每秋稼罷鳩役釃闢及壤通蕩無害一不如制壅閼潰壞乃不霑足民遂竊決爭以死繇有司惰忽不厪力矣楊宣懿公辟公知渠事公自谷口行視且曰涇流本無窮率嘗不能以饒者用之乖方也役作公督利夫二萬築堰岸上直表鐫溝枝分股注舊歲一過猶不給自公監乃二過有厭矣六縣之土蒙被灌沃禾黍登倍易民之訟以為謳歌距今不衰矣遷屯田郎中知慶成軍丁太夫人憂服除賜緋衣銀魚知遼州遼鄙小所治當陿阸前人忽之不事事吏頑惷民貧有欲訴者亡地

益窘偪公為之籍記簿調賦役瘍濯而莩飼之宛轉旬月成就人咸安之詔求舉堪清要吏梁丞相為大鹵嚴峭少合特取公應書進之宰相方將汲用而公遂病至不起享年五十二嗚呼公少好學博覽兼記其譔述有尺度名聲鏘然為人器宇儻蕩疎眉廣口望之魁崛偉人也喜大節善論議於世務纖悉無不該究聽之灼灼皆可立施用者與人欵曲接以恩意無一不相能故死之日上下咸嗟悼之娶李氏封南陽縣君知書史為婦

姑跬步以禮閨帷矩範隣里矜法自公死不復御文繡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嗃訓子孫益不容自放男一人蒼舒雋慧修爽雜習可喜攻詞章善草隸前為高陵縣主簿諸公譽之女一人適大理評事裴正民柔淑婉嫕克稟儀法孫若干人公有文集凡十卷所以為銘銘曰石以礐源康叔有孫靖伯之支碏為純臣漢奮恂恂萬石一門昶魏守萊東陵始遷至愷過江從官晉元仲覽于唐所秩亦尊後頗班班雖晦有人公世關中孝謹所

蕃起噓其熒將焰以燉服采吏塗爀然厥聞宣積勠勤勢久且燔羣章交加進天之閽洊試于州朱遼兩轓治居窮嵓胥甿樸渾公為輯齊宜有畢完求賢下書外委要官太原得公亟喜以論上將寘之崇資顯班厄乘其期中壽以淪人嗟謂天孰云而神公胡不留德俾在民昔旟東征今柩西還御羞之隣鳴犢之原山蟠水紆問龜其言此地吉良可棲公魂公其來安以侈後昆

屯田郎中閻君墓志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五世祖某嘗為唐安郡從事因家焉曾祖某有異行鄉鄙稱慕陳文忠公咸平中仗使節慰撫二蜀蒐獵幽隱表言其高朝廷下粟帛褒寵之祖某安善固節不樂仕進考某贈屯田郎中妣封旌德縣太君郎中既嗣累世令德之後薰濡染漬刻意於學酣嗜典冊顛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最為學者左右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淳化中順賊起郡邑大擾郎中盡委去貲橐挈家所有書居二江野外奥曲賊不

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屑此書如為兵火蹂燼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為名儒故有如公者子焉公天聖五年郡舉進士南宮類其所程文奏入高等覆試廷下唱第裁得同學究出身公進撫陛楯辭不願就願復隸他日薦書意甚切上使中貴人㠯温語諭之乃已調佐永興軍醴泉縣間益自勉造為詞章遂鎖主簿廳以起於是中八年進士乙科授本軍推官論代丁旌德憂外除補涇州幕用舉者改

著作佐郎知彭州濛陽縣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監在京
左廂店宅務以郎中喪去職終制授屯田員外郎通判
定州今丞相昌黎韓公時為經畧使判府事事一切委
公凡有可以古義裝潤表疏使理趣較明有條紀不難
諭者非呂公無誰為之丞相視公禮特厚轉都官員外
郎賜五品服御史闕詔近臣上有行誼者補之今孫少
傳抃為中丞呂公名聞衆憚公端勁難揉遂執仇議以
罷拜職方員外郎知開封府縣縣治盡京城之半事目

苛冗復為彊家巨宗佩貴挾姦侵撓紀律鑷折下戶錮
理專利以居於已公至逾月皆慄慄自約不敢引手探
公緩急孱賤孤弱始得開蕩噎噎吐為和氣至今議者
談治赤之最公先也呂屯田郎中知磁州磁人鈍縵少
文公為立學選師以教育之躬自臨視較試藝術旌引
能者厲飭不逮故風尚詭然一變椎俗民既禮讓事亦
休簡未幾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臨川郡丞南昌從事
皆大臣子弟倚藉勢力放肆貪暴前按察者率相顧忌

遮護陽不省問公視事即鉤治之狀得聞上逐去由是
列郡傾聳震惕食飲眠寐不忘檢戒江南民雖嘗以訟
自喜然有呂註誤入法者前人諱惡之概嘗以例移管
他處公閱籍指辨盡還之鄉表州分宜縣具獄上兄弟
二人者斷塚發柩取物敗其重意乘惡綴結增就一與其
弟本非矣弟癡騃庸懦已悉承也公視狀直曰兄乃賊
弟何預為是必有以力轉其情者屬有司謹驗卒如公
言各以罪免羣論稱歎謂公神明矣公行廬陵有婦人

來自嶺南遺婢持尺紙詣公傳言夫死無所附願得適
人以圖北歸望公閔肯書此貴人無疑納我公謂曰若
主何在令自來婢去公曰外有人矣是將有利其財而
為之謀以我為信者默令捕之寔為無賴者誘紿以覬
其所齎裝公致之獄道此伏罪而遣良校護送婦人歸
京虔州民私貿鹽以自業世世習抵冒雖毒懲痛斷然
不肯少悔者朝廷既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吏務多得
其狀名至兗者取所賞往往鍛鍊平罪以當其所酬公

下論切戒謂不可復者比會信豐令嘗繫此等因逮二百人公引前一二簡詰獲犯實者五之二自是鹽獄遂省至今人謳歌之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公權虔守事且出聚僚吏區決如平時罷歸食疾作藥不及下以卒年六十五也公方重端梗簡介靜嘿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賢所以立言示後世之意其為文章浩蕩閎碩騰高踔遠解理析義夷易明白西南士人宗師之其講議世故開列政要原所以治亂之端與夫所以致之之由如誦說可聽以紀性孝友事親生死無少怠養亡弟諸孤恩意益厚如已子善草隸得法然甚惜不妄寫以與人於世少合凡取交於人必始卒用信無以寒熱易其守韓丞相最為知公方將薦用公而公遽亡矣嗚呼其命也耶公先娶勾氏早世再娶李氏贈司空若拙之孫太子洗馬綽之女柔懿恭惠治內有法封同安縣君先公而卒男三人曰高叟曰真叟並補太廟齋郎曰孟叟舉進士皆被慈訓敦厲素業非所以隕墜公之所植

者女一人嫁前進士毛世勣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日窆於晉原縣白馬鄉飛鳧里之先塋也韓丞相以詩悼之真叟以同嘗論文於公之左右來求銘為之銘曰

測古之深蹈道之高極其端涯靜不以勞偉然充中仁磨義軋孰司其關久不使發有地十洲既嘗少施曾不滂洋大故呂隨孰謂乎公而遽及此天其昌之有書有子

丹淵集卷三十七

宋 文同 撰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諱衮姓錢氏懷安軍金堂縣人生七年而孤其世父良絶器之教養若已子去私性淳篤寡言笑嗜學諸兒挽引與戲不過畧就其處已復還几案對簡冊

爾嘗竊誦詩書終卷不亂既冠文章道誼鴻麗通博翕然聞兩蜀間士大夫爭求交之慶歷初舉開封府進士試廷下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居外人事盡取所有書日夜攷究騰高入深裒擥剔抉無所不得以為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尚不肯應書太守集賢林侯概力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為出並諸生試侯取去私為第一人明年遂中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夙黠不敢侮妄時故相劉公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嘗謂去私曰君始仕而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私言是安假習法與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平心自可決不疑矣公是之他日見其所為文歎曰君事業有如此簿書豈可久相仍哉薦之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元獻最愛去私嘗召與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賓佐自隨朝廷改去私定國軍幕潞公留之屢試以難劇皆辦稱其才文章獎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去私盡料邑人子弟之

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中嵩陽之學至今為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京洛之民窳墮事末利不重墾稼去私為遍詣田間相視指度溝泉壠壤藝食桑稻以法授其民飽煖之頴許之人轉流而占籍者歲歲加益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絶處巒嶺澗谷幽深奥邃道祠佛宇布若聯罫前朝高爽遨逸之士遺迹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几與去私為泉石之友間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廢事遷秘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

公事州在崎嶇山壑之下民吏椎質諸不如事向官此者但務一切去私為其整比次序條理巨細無有違失興遂名治郡至今襲用其術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賜服五品鳳翔監屋縣望遷澤置馬務監牧使舉去私主之兼知縣事縣介岐雍土田演沃民高貲常以雄横相鎮迄素號難治去私一以至誠治之久而其下不敢以毫髮不可事徵倖於去私治平刺陝西義勇其法不問衣冠與下戶皆籍人甚駭恐去私為白府免不聽移書轉運使為奏朝廷從之衆始安嘗有兩詞詰去私辨客有紿其所不直者厚納其金陽為將以言於去私所易其獄去私理之自如其人出逼客復取金去私知但默笑待客如平時外人益信去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長者而指客不若犬彘閭巷籍籍交口頌罵客竟以羞死改都官員外郎今韓大參為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府事未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三去私為人情地夷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遊者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去私嘗中辨其所以為賢不肖者寔皎然爾事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呂聞上且曰臣伯良有大恩於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命遂下廩給之贏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故舊所不能自濟者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玩好散置几格人所欲得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臨政明敏愛恕不務巧刻辯詰訴訟儻無深非重過皆講解使去初若寬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漉於人盡愜其所素意蓋本不欲相疵痕而後可使復為完好者也故每去人必思之罷登封累年嘗復過之邑人扶老提穉相與出郊候拜留連不忍輒去左右送之復如此既死二曲人有訟不得其所伸者知其無可奈何則必詣去私殯室瀝酒燒幣號泣告訴其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去私為其區處之者反覆丁寧而後去此古人得循吏之稱班於簡冊者未必有能過於此宦意尤泊然不顧計劉丞相晏元獻文潞公最為知去私者是數公其力儻畧施於去私

則可以度越倫輩為顯官貴人而去私未嘗輒一開口以希其有所進拔人語之去私終不為易其所存同嘗呂長期遠約待去私者久矣且不謂遽然至於如此嗚呼哀哉去私曾祖諱贊祖諱緒父諱炤贈職方員外郎世世皆用儒學倡於蜀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遷居縣太君夫人耿氏婉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相與營飭家事外齊內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官在雍嬰病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沒後家甚貧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為學期以復興門戶為意男六人端甫端夫履端衡端誠端懿女四人長適進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十卷大抵淳重明白長於議論以熙寧四年二月丙寅塟於盩厔縣仙遊鄉黃龍原耿夫人祔焉端甫昆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為最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非矣既泣且銘之曰

嗚呼去私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寬裕和懿才

明敏給政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壽兩不能獲夫天之報効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者同當論之精且密矣今於去私又使人置疑於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所有已不自媿於人其子孫復能嗣其業當有復能興大之者嗚呼去私想固無恨矣銘去私之墓者同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君登詣同於成都回車館手授其友進士張簡所為其先君行狀一通且曰登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塟先人於晉原文井鄉富饒里伏念先人為人終身之大端於世可無媿非以文字載而藏諸墓則恐不知於後人登罪逆愈深矣敢以此累左右願哀其衷諾之同屢以不敏讓不得退而按其狀以書其辭云君諱致恭字奉之其先蒙於三國時自襄陽來為廣漢太守其子憲後有功於晉室封西鄂侯謚曰烈子襲復守廣漢兄之子尚又為益州刺史值

時擾攘遂家于蜀厥後累世不顯至君之高曾皆居於
邛之安仁自大父始遷于益之雙流君既生七年而孤
與母閻依外氏于唐安由是為其郡人順賊叛唐安先
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閻太古攜君遁逃伏匿草野賊
誅太古收斂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君能暗誦尚書
白堯典至秦誓一起不絕太古每稱愛之授以左氏春
秋盡通其學君復以其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顯故有文
行為西南名人君事母孝閭里以為法初徙唐安也雙

流有良田三百畝母以君幼且屬其親句氏者主之句
氏無賴以酒壞其產又反君母之所託比君冠一勝亦
無有也君問求不得遂絕口不道人詰之君曰始謀欲
其為吾幹視此田者乃吾母之不疑其為人而諉之耳
今其既　人有異吾母之所不疑吾將爭之詎不傷吾
母之心乎吾不為矣議者深歎之性剛嚴惡人之不以
正直奉其身尤諱方外怪妄之說與夫鬼神荒惑之事
有語者輒折之不少容故鄉里憚焉築室北城外使子
學求名儒為之師友自身督其業日考其進否為勸沮
景祐中職方君一舉中進士第郡人爭欲以文學大其
門戶者以君為之標榜焉君以慶歷元年三月二十日
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九累以子官贈屯田員外郎曾
祖諱毅祖諱遵道父諱顯君之配曰樊氏封長壽縣君
君生男二人長職方君也行誼粹敏居官人德之次曰
懿為學有守女二人一適四門助教張中正一適進士
樊厚早世孫四人曰貽孫彭孫壽孫宜孫銘曰

君裔本顓頊後以國得姓三世守蜀一絕不續幾千載
無聞人君少時艱難遭盛明始以文訓子弟子已仕漸
顯君亦躬受其榮自此復綿綿以興矣嗚呼君無恨也

咸陽主簿任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性沈敏儀神端厚自入橫舍遂好學凡五
經未十歲悉通誦造詞章謹嚴如其為人兩舉進士皆
首送治平二年與其弟更俱中第南臺調主京兆府咸
陽簿縣居要劇凡西北使車兵籍往來之所求索者日

月不廢領戶復繁夥以曲直來廷下祈取裁辨之者日暮相繼紱君始至會令尉缺能獨當其事巨細區處各中其會殊不若以經營而累其中者上官咸咨之君嘗業畫夜不自休重疚因得疾求歸筦城中開元佛寺萬藥進不効乃革召其孥諭之曰是理吾固已知之矣唯父母官塞上遠不得一訣此為恨持入於地下無窮矣言訖乃告盡享年三十六治平三年六月初八日也秦蜀之人聞者皆盡然涕洟談其為人娶雍氏生男子二人一忠恕年十一歲一小字遺慶君沒一月始生女子四人許嫁廖氏黃氏王氏一方三歲有文集二十卷皆講道濟時之術久必傳者君之先本長安萬年人十二代祖壁自江州移閬州刺史卒以世亂不歸乃家新井縣八代祖畹與其兄疇唐元和中繼登進士既貴遂改所居鄉里為二龍鄉三溪為桂枝村七代祖椿徙梓州鄰縣木瓜莊今為鄰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尚書職方

員外郎父某屯田郎中通判原州母某縣君雍氏初君赴官從郎中至岐留五日別去上馬屢顧大泣且癒癒郎中心異之謂與常殊也後一年郎中表致政得請還里中乃與其柩歸始悟其長辭已去年矣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鹽亭縣石閭里西山祖夫人之塋次郎中以某知君俾其誌君墓銘曰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上世長安杜陵人曾祖知權唐廣明中與公孫佾者同以醫侍僖宗幸成都後以劍南山水佳秀愛之乃留居遂為普安郡人祖昭少有懿行家饒財里人多從之假貸久而有不能自償者見其人愈慰以好語計終不可責則盡取其券投諸火不復問衆感德之父震性端重喜立風節太平興國詔書取天下善士為鄉里所稱者將官之守臣以震聞既至闕下辭不願仕

以歸識者咨其高然好學不倦自六經歷代史以至曲
說小傳皆手寫極精楷校對無少謬日夜督君從事其
中君沈敏強博無所不覽凡見古人行事卓然有在人
所以不能為之者未嘗不拊巳嗟誦賞激再三起而疏
之於屏壁牕戶日自省閱又以教子猶復為其親友良
子弟說是人者所立有如此但人自不能勉爾勉之何
獨其人耶嘗曰子不能仕矣有子行吾能使為之兩蜀
文士無不延致俾其子與之遊行遂善其學慶歷中一
上中進士今為都官員外郎君凡從其子官率以忠義
仁恕教其為政故行所至以治稱君力矣君生平爽健
少疾嘉祐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同州之官舍忽告病漸
革以至不起太子賓客趙公良規時將州素與君往來
甚厚聞君卒走臨君喪哭之慟為文祭之極哀州人無
少長皆下泣曰善人死矣享年七十四君先娶公孫氏
乃其先所與同入蜀名俗者之後先卒贈滎陽縣太君
再娶何氏君亡未幾亦卒贈新安縣太君行以治平四

丹淵集卷三十八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宋 文同 撰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成都府天水趙公某之子新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粮料院名屼字景山以疾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載其柩歸衢州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其部吏廣漢郡尉文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蚤棄世余常觀其所為宜有以舒發流聞于後者今已矣使其志不克就嗚呼余識子且舊子可為余誌其墓同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樸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強無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云君之生風度竦秀寡言笑既毀齒性益聰悟誦書晝字無一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羣弟多攜之官每退食即便舍相與磨礱講道誼為文章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業未始略遨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嘿愈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瑗授諸經鉤探擿抉造詣深隱纂譔辭語精簡渾重瑗獨常稱之同舍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衆以君不敢燕惰廢所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公為益州路轉運使用祫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鑌試嘉慶院復得是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豪俊並挾藝京師無一人肯自以為吾不如某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皆禁林鉅公亦審慎戒飭以待多士既試文卷塗入悉高譚劇辨磊磊可畏而東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宜用者上之以君當奏名第六於是都下恒然馳聲稱遂遠聞龍圖公嚮在臺諫論事不少避權貴風威逼人海内駭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此子矣中第御前謁憲

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盛年有令譽從宦邊藩榮途自此遠矣君曰雖然吾安念此吾親之側無它兄弟以侍且旦暮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廷以君為縣令假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事得疾樂不効寖革母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所問計君徐起安坐怡顏色如平時曰死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願毋自苦恐耿耿祇以累阿婆因索紙為書將留訣成都裁數行復裂之曰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既為名臣子早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疑夫天地鬼神以禍福考善惡而施之者於君殊未為可諒矣君博學喜辯論雅善鼓琴平居入靜室為雍容閑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黃帝書曉診法明藥品之所以能為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狀嘗被羸疾懼其親為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數十篇語氣浩蕩皆可與當時號能為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官于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諱某廬州廬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某廣州南海縣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歲餘尚幼男子一人名河北郎始三歲母安定郡君徐氏見君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邑銘曰

惟君之生蹈慶之基憑堅秉完孰憚以危爰初橫經在勤弗嬉道妙聖真取深其師乃試天官汪洋發詞下動諸公爭收競持籍名於高盛譽四馳獲第入銓犴獄是司曰吾之親有子止斯敢名宦游去左右為遂留其旁氣下聲怡餘力於行學問愈滋帝用成都疏恩淋漓居君洛陽廩事以尸乃進爾資乃便爾私曾不久焉得疾莫醫遂至奄然羣啼衆嘻於嗟乎君命曷若茲回誼之亡君齒與差何天於賢不假以耆紛紜妄庸壽或介眉

當在其嬰百福承之太末之墟舊兆纍纍君歸其丘列祖是毗山磨水淤名豈即衰刻詞茫茫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温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閭巷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為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為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既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俗俛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收斂之者性明悟内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為已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捄人疾苦其惠利為無涯故穎嚮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膜拜西方聖人自閱十二分教者數過以圖報罔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道途之阻未嘗輒以辭既而好飲酒至頹倒而語言不亂善談謔亹亹可聽人多記去以娛其坐實與人交終身常恐有毫髮之缺而不得其歡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曾不以恨至胷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歷中余始自永泰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識余然概以疏外闢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顒信臣詣余於邸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遣其子以從余遊待余二十年日日益恭希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最為知我者今病革不復見子願得子之文以記我死死瞑目矣既死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轜車之後又不得以文與俱歸於幽壤誠所恨矣歸而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叙其理命屢以抵余且曰陳皐希古先生既已誌先人之墓矣其所以為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為之余乃具次希澤之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

稟完而弗駮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動不失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貴可以謂之君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嗇於此嗟乎希澤魂安所適兮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叔獻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潁川從僖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墓十許世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自五代已降無仕者君生而聲慧始讀書一歷目而遂貫於心不廢忘下筆走詞語駸駸不可止過其徒尊畏之中皇祐元年進士第為萬州司戶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黠吏不敢肆其巧忠守缺轉運使以君攝其事久之郡政大治人盡服察舉得令移郴縣郴湖南小邑民吏雜擾牒訴日日堆几案索裁決君始視事睨廷下忽取一人者鉤詰之本虔民也寓於此九二十年受賕出入鄉市構兩訟以亂令治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太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卧疾熙寧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素羸瘠平時常喘喘畏具封聞之安撫使流宅郡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為神不知其用何術也獄辭遂省縣之粟移于衡往反數百里下戶不能獨去人有倍斂其酬為輸之者往往遁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弊尤甚君擇高貲附其直與并斡之故賦入辦先諸縣里民有各失一犢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詣縣辨君俾引其特使視犢躍就其乳乃還甲爭遂定一邑嗟尚之馬氏僭竊多橫賦每丁歲有常率幾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郴道衡永桂陽監不諭旨督斂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免亡慮數萬萬而方二三千里之民始得擲去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邕邕頌君不休同年陳啟期過縣聞之作詩與君有巨刃秋霜寒之句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朝授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秘書丞賜緋衣銀魚魏城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太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卧疾熙寧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素羸瘠平時常喘喘畏

風蕭然骨立若不能朝暮人也然臨事講利害決是非氣厲而語壯短長見前不可屈蓋剛果内蓄以學術輔之而吐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夫人每懼以已疾為憂常強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之答亡恙太夫人乃喜姊二人貧且孀君捐腴田二頃賙之終身以及其甥又為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狠忿暴戾者不敢犯與人交簡介若不相密而遇有所急難冒鋒刃入湯火肯為也死之日無誰不沾泣初病革其弟叔達問所以欲為君曰我何所言但佩恨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母不及封而哭我矣雖然願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幸也淚數行下氣遂絶曾祖某祖某考某母唐氏年八十君娶樂氏再娶周氏男一人君軫女一人適太學進士勾龍均孫女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具書遺介來道君之語求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熟泣而銘之曰

奄奄其息兮嶄嶄其形人視之而不知其中兮但常惜其不能以久生然其論議之高兮區處之明蓋受於所稟兮而發於所行胡不錫以永年兮中道以傾伊神理之茫昧兮善惡安足以講評嗚呼元之兮吾何恐而此銘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曾祖諱某父諱某其先八世祖諱遠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蜀為晉原令後遂不去家成都之温江令又遷為郫人至大父始不仕父贈太常少卿母文氏某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成童悉與他兒異至有未勝冠而能中其科等者慎修慎交也慎微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第二已物故惟慎修今為都官郎中君性精敏自少其氣骨已岌然秀爽讀書不廢忘為文辭皆具曉大端不煩其師少卿厭世諸兄既從宦弟幼各未立君視家事缺然亡他贏以待供索乃脱身治産設次第積居與時逐未幾號饒益督其弟慎用日夜從于學不容墮游嘗語之

曰爾勿與我事凡婚嫁一主於我爾自勤爾之所當為勿中休給遠資近上下究足無間言慎思亦登皇祐五年進士先卒而君獨享優游之樂於其里閭為善人君子衆雖景慕之而不可以力致第嗟咨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也君復和裕堅正内外親友以至墟落鄰閈之人無不相與驩遇其有所未善不屑正之無不改以謝凡吉凶燕集未有一日忽在衆人之後客子游仕至其邑有所求須先詣君君為之推引裁處各稱其所欲以去故其善譽寖聞于人人堅更賢之蓋用此也張少愚明勁辯博少所推借走海内識人無限而每謂君彊果通幹生於自然不假增修而皆詣當處他不能及也少愚將有所欲為而尚猶豫者必更取君講解辨析然後乃定其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嘗謂人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問之但笑不道其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莊釋之書必亹亹再三研玩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某年某月忽得疾雖甚革而神意不亂治後事尤委曲至某日遂不起享年若干

甫五十而遂沒兮夫何講茲乎不幸推其無所歆然兮有後之盛何以知其然兮曰元昆之顯而諸嗣之令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處士者之為人常愛之處士今既死蟠叟求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几幾世占名于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儻邊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

謳歌嚚謼擊鞠弄鷹犬罷即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繒綵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為寒士巧乞盡畀之不以為已物故義聲錚然不瑣瑣治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但我業此而所恃者我有子矣異日教之使立千萬人上令曉道義善文章者爭來推高之視此詎不若爾曹占田藏鏹之無涯哉我豈欲效里閭庸人旦暮齪齪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友皆當

世才傑處士之高識自此愈遠聞處士晚好讀書尤於班馬二史為精深與人議論牽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忽被病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亦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塟之于臨邛縣思君鄉豐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蠒足披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土為墳凡三年遠近觀者日日來不絕歎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已之所欲樂為而禮法從而攖之櫚然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脫略而無羈敖盪一世而胷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羣口為之齎咨發其慶以昌後兮其子宜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石公揚休龍圖李公絢為其考虞部郎中見素妣崇德縣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受經於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於詩既久且精意詞高新無所

得其迹於父母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累亟君再剔髀肉以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賓客兩蜀聞人無不至門下君善治產致資以贍給其用多寡稱之楊氏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羣弟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予其主之爾曹第力學予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屢有繇郡舉試禮部而若沖者遂中其第今已入尚書為郎矣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耻遇之如一善可喜則奬厲稱述亹亹不已宗族

鄰里婚喪之用所不能足者君咸為辦之賴園別業為一郡之冠其林巒之秀澗谷之異園擁列立若詼圖畫君於其間築室百楹裒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耆儒之有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授遂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璁璁號稱佳士者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王氏生男子五人綱約紹紀紘女子六人壻普州進士汝某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某袁某張某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崇德縣榮川鄉南坦莊錡以書并狀拜道士李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銘君之墓同亦與錡識故為之銘銘曰

古語有之天道難論吾今於君以為知言種善殖德所獲未蕃中壽亟亡人聞而冤何以慰君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意其國

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去就閑居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尤深於診劑人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無幾數然未嘗覬之來以賄為謝者有問之曰吾求以此德遺後人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通敏才辯傾給自嚮師學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橫波絕浪大涉經史時出其語以聳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者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吾有子宜其為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偕計吏一試大廷下遂中皇祐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意與物出入相應效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斬喬養同產常使厚於己歸二甥於良家奩盞所與視己子一緊獨不異寶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發私峙合程者畀赤牒先生曰民困戚上憂之若此豈幸之以徼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

其格忍自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廩輸之官無德色
在位咸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所先生
從之遊無間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戚戚故其好事
之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
靜凝默人不知其所以為時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凡
十卷大抵明古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僅有一能補
於吾道者乃名耳好吟詩逮千餘篇語近而意高皆不
徒為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於家病已革

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為訣其日起索冠帶坐求筆疏
紙曰不為不道不為不正裁八字氣漸短目瞑筆落遂
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皆奔走哭啕相屬道上春秋六
十有六矣娶文氏生一男三女男誼伯為秘書丞知邛
州大邑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
人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里祖塋之東嗚
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嶽道先生門下入
拜先生於南堂先生與同語時有不任被病恐不能久
留於世之說同解之先生笑曰事當然者何足異矣別
未百日而秘丞君遣使以狀來且謂同曰誼伯惡逆深
重而遽喪所天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
普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誼伯敢持遺訓以累君誠死
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今死矣其治命尚能以予文為
求於予厚矣肯不為之銘之歟遂為之銘銘曰

山蟠於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而巍問焉居
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先生之生兮為鄉里之所
師宜其遺光餘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綿人世世之子
孫兮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辭嗚呼先
生安所虧

丹淵集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五第三頁前一行神羊在首刊本羊訛年今改

卷三十六第五頁前四行獻齒彊煦輭刊本獻齒訛獻齒二字今改

卷三十七第一頁前七行性淳篤寡言笑刊本寡訛寬今改

第八頁後一行君裔本顓頊刊本頊訛瓘今改

卷三十八第十一頁後四行而尚猶豫者刊本猶訛尤今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儻遇無畛域刊本遇訛遏今改

校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棟玉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七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文同　撰

墓誌

龍圖毋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諱某之子也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太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太

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脫簪笏以去愛鄠杜美田望紫閣並圭峰築室灌園與其人上下擊鮮釀醇相招延為林野之歡遠近附從之遂為其土人侍郎雖宦游四十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高亦自引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為學公之昆弟時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悉曰毋氏慶門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史造詞章能盡至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其等調原州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

輕重索謀慮適當乃無事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為憂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若其將既用武人少曉此得公佽助裁講至去民夷帖帖無他議轉運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從容獨以公為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主吏不職議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足主吏因免戾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知京兆府櫟陽縣縣民橫猾好犯法號難治第一而公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廷下遷殿中丞移知邛州蒲江縣滿歲知黎州黎為西南絕境越巖道濱大渡連山如墻中斷一道州正扼其口乘高見邛部川聚落如掌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以為守長之處詔書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長才善撫馭者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百蠻都王城歲駈馬過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靡耳柔服如人一不厭其欲則嗥呼搏捽羣輩跳盪閭閈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既示以恩信其驁桀不馴者擒戮之衆憚且

愛二年無敢輒以彊語附譯者以及公轉太常博士以侍郎憂去職服除還本官通判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受賕不顧傍他鎖姦鍵惡密不可發包拯為轉運使以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疾之甚願必以誅死請公攝其州得狀即實之獄公往見瑀以數語伏其罪不務奇中而與法正相等瑀無憾衆咸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外郎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麤武暴橫訾用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闕渡多設虛筭斂以殘虐因仍至今後鄉戶使典領其人得此即破產以至一縷盡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桀法也吾豈忍若前人坐視之即上章極言請別立新課以下捄危亟朝廷從之坊人所以獲疽瘼斷潰而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名入為侍御史嘗賜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在專求公相以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左右自後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被散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悟連復

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司鹽鐵判官尋為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知諫院淮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他錢貢上曰羨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賞公曰是兩道比他財用尤為不支苟非誅取慘橫安所出此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剥吾民之膚髓耳不可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向役出下佔盡所有納之相尚無制而其諸所以徭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鐫蠹益暴公請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為優典凡得以官歲上其名者數百矣入流既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敝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顧己謂久令遽更之不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請無慮歲減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建說有大體可行之為良法皆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往至即以居喪聞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行改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

者用諫紙不肯書奇譎么瑣事以瀆上聽總大端發正論與君相默用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既而一落外官頻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用公為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為戚戚先帝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涖之郡邑與常所往來之人無不哀慟號啕云善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遽而不少假矣公既死朝廷遣其弟沆乘驛迎其柩歸權厝於鄠縣以治平一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祔先

侍郎之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廟齋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若干歲沆以都官郎中為陝西轉運判官好學有義行奉公之夫人與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母教如已子愈於公之存以某嘗獲遊於其伯仲之間來請銘銘曰

鎮東儉以忠殉魏後惡禍去丘為民積流藏晶入幽閟宜發其裔洪以熾惟公生實世所異厥中端完外恢粹學焉久充道少試君蒙其休民被利眇然權財用曷既

卒以不幸讙衆欷馳詞窮天浩無寄其將興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携書而進立於庭下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戚云汝亟往廣漢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走四十驛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受其書視其所以遠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得疾棄諸孤於家今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以葬於萬年縣

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使志業不克燀耀於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文載其事實諸壙中以信於人以傳於後世為人之子者之所為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譔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為事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遣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唯執事哀憐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者余曰噫斯人

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邛州幕時有以强幹為轉運使所委往來邛蜀間辨公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今其死而其子幼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險棧於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於情可乎乃為綴次以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蔭為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為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勤聞滿授漢州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惛都不省職事羣吏驕恣翻亂文法以欺枉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至數日視案牒閱租賦攷徑役盡暴敝隱悉伏其罪而一縣乃治轉運使張公挍明毅端肅少所推擇獨稱君才而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訟田十年不能決公以此獄累君未浹日其情得爭語遂息雖其本郡邑之吏嘗歷手者悉曰是善治此吾不及也公又俾其市五州絕戶遺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內諸庫而民恬然無驅

督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幾以市田令轉大理評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守事者有產占君籍中其鄰民張順探守意詰州言狀謂可鑿渠以引其水溉吾村地若干頃甚便守從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建遂使罷君歸一鄉之民擁馬首謝曰我輩非公壓抑且死矣願為公刻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為其父母衣食之也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度支嘗治此彼人德之遺矩餘範君一守無易故居四年而民不敢以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即位轉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還長安遽得疾不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於閭里舍光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巨石氣勢甚古偃蹇嵩峯峯羅立如畫亭觀臺榭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

士往來過雍未嘗不下馬入門登覽嘆愛君少時與兄中隱君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洽好辯論尤不憙狂詭而絶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人鄒僅稱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好談人前世事立禍福以搖撼人人信畏之謂神人云不知凡幾年負此術行於世矣過縣謁君君與語察其怪謬訶下麾左右縛寘獄問狀悉伏誣誕門外要官重臣交書下抹君置之一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寓僧舍且病其子赴舉京師顧前後皆孱輭無一人可任事君親為煮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既卒凡喪事一切具辦無有不如其至親欲奉其死者之意聞者嘉之君大氏所為類此亦足可紀也曾祖彬贈光禄寺丞祖識贈刑部侍郎父瀆任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安縣君贈尚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年亦卒君娶舅氏引進使繼隆之女生五子曰希明希傑希正希亮希益女三人銘曰

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良而不壽宜人之於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為死有可稱身大位微奚足比方陵磨谷闐銘發愈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為人也和裕淳懿昤岸曠濶兩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無有不識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為苟不識伯龍則為徒至於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為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遊伯龍亦未嘗輒厭見其人所以善譽聞於天下將五十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為諸郡之冠聚生員常數百十人伯龍典事其中凡三十年教導揖納上下信愛事繼母朱氏至孝朱嘗病痺輭不立伯龍訪諸術士力求已之遇隱者得火龍水虎之法轉授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享

年八十四而卒於兄弟尤友順不相狠閱分隸貲產獨
占其至下者後雖有所不足亦自無一語之愠有識義
之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秘府之未有
者熙寧四年四月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
守龍州助教一日忽召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
承家已而自知於祿位固不可以强干所以不求宦達
退居田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
是年十月果以疾卒於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為累世令

族之後內外親戚交友甚盛凡遠近慶弔伯龍未始後
他人而至者才智敏給善酒戲辭吐如射坐客不能當
至有叢吻急擊爭欲勝之者伯龍左右酬對愈辯而愈
精四坐笑伏歎其俊銳死之日無不嗟悼之春秋六十
四所著書有劍南廣記四十卷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
沿革樂書十三卷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母楊氏夫
人宇文氏乃蜀之大姓某之女年二十一歸於伯龍閨
閫儀範鄰里矜式相夫以義教子以學正順慈嚴無有

未至先伯龍卒生四子大年大方大亨大受皆舉進士
有名稱女二人長適太常博士李彤封壽安縣君次適
進士文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人大年以六年二月十日
塋伯龍於華陽縣昇仙鄉俱利里先塋之次舉夫人之
祔焉大年等以同為姻家來求銘伯龍之墓為之銘
曰

學無不深行無不淑天胡嗇之弗畀以祿鸞羽鳳翼斂
不得張有翮者微高騫遠翔神道難知人理亦悖吾於
伯龍一付茫昧所不已者郁然清芬更千萬年有信此

文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者廣明
之亂唐統紊裂視世濁溺留避於此子孫蕃衍有居於
晉者五世祖紹卿於五代時以宗族門地雄於一州高
祖諱光偉佐東川節度曾祖諱嶠祖諱元晏並潛隱不
仕父諱某少舉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顧舊業專治養

生之術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年過八十無疾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頴慧不憙他技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温如李畋渭卿皆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為其高弟歸將試藝於其郡廷以干薦書而豪士惡子競以財賂占壓寒素不得一步進於其下乃退而嘆曰是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耶於是收斂退縮芟去仕意僻居靜處討究羣策經深史隱鉤摘藏詰馳詞吐論坐者常屈閭里訟訴緊先詣君所平決以至不復更由官治而兩講解矣教諸子事業悉有端次慶歷中其子今中都外郎如晦用其法一舉中進士君曰是吾門户之大望自此子爾嘉祐初以子官授大理評事致仕三遷為秘書丞賜緋衣銀魚嘗即其居盛創亭宇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其所以獲當世為人之甚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都為晉原之治高出一道君實有所原宰君以雙輿就其養晉原之治高出一道君實有所誨助閭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一旦召中都語之曰官

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之舊廬近常往來於吾懷也汝當具吾歸裝宜無吾留十月促就道中都遂假檄侍還其家既至亟遣去曰汝速往無以吾累汝汝當憂民慎毋吾憂也自是日召鄉里故舊聚飲歡嘻歌詠益精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人謂可以喜懼者汝等當知之吾受禄養幾二紀名復挂朝籍人能如吾者幾何此可喜也然吾春秋已高汝能無所懼乎家人聞之錯愕皇惑問何以及此體中有覺不如平時者何所但俛首嘻笑不荅又數日食飲漸不進求就枕瞑目良久以纊候其氣已不屬矣遂終焉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五夫人趙氏同郡之甲族婉懿有善譽宗黨模其閨法四封為壽光縣君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次處晦用晦并舉進士有文行聞其朋流女五人適昌元解惟正都官員外郎景思問郡人周著進士景思永歸思問者先卒後繼之以其婿封永壽縣君孫男十人某某皆嚮習文藝孫女九人其十始嫁河南趙仲

遘其孤將以三年二月某日塟君於樂至縣普安鄉之西山從先塋也中都與同有塲屋之舊走僕詣同求銘其墓為之銘銘曰

孰不種善君穫其多奄然而歸所少謂何子官曰榮學者愈侈君所常望久焉益偉人生世中超跌百端如君初終十八九完老安先廬沒集舊兆更萬千年銘永其詔

丹淵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八 集部

丹淵集卷四十

宋 文同 撰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伋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為先生之所愛簡靜寡語言居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貲先生常營諸嫁贈紫金大珠巧繡華織日為收置他皆以先得為已物而夫人第拱手嘻笑若都不欲求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以耦佳士故歸之師中既來事姑章接先後勤順柔婉有儀法師中性儻逷畛宇宏大好賓友每相聚集必辦具嗢謼酣飲連日夜不管無有索足夫人愈敕僮婢色色給過無少厭他日問之已脫簪珥襆袿裾質酒肉供矣未嘗以為言教諸子與其壻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絕夫人亦不去房下時至勉勵之寓家蔡之新息忽語其

子曰吾壽不能永異時藏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十矣熙寧元年九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於光州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二人大節大防女子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廉善二幼大節自蔡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訴不忍聞起即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

異哉夫人生於眉山而葬於光之光山也其間相距五千里胡為自彼而止此人事萬變孰可得而知之矣夫之官曰高子之學曰新後事如是之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熙寧九年正月癸酉葬其母夫人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余昔嘗學易於秘丞君之父秘丞君又嘗為余僚於興元府之南鄭縣其為舊如此當為之書按夫人姓何氏咸安郡人少孤其母愛其敏惠有智思視遇過諸子鄉里大族有求姻之者母悉置不荅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誰可婦者有馬服先生者名某眉山人儻遇任氣俠風槩高遠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奕然士人欲宗師之至蓬母聞其名曰可妻也遂求以夫人歸之秘丞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為人挽留主師席凡不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贊善大夫絳之家寥然專一室以居日夜候其子栽能道語言乃教之學書念文字既冠遣從師為詞章後登嘉祐某年進士獨夫人訓導之力也馬服初無預焉馬馬服常曰吾子有母吾何憂贊善尤悌順事夫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不問夫人為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內外所給如一無半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指夫人為姆師焉贊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傾其橐裝奠如禮乃携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壻者嫁之儀具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左右使令常自視其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無歎恨鞭朴未

嘗施於家而閨庭凜然毋戚其子曰罪因不幸觸憲網爾既治之刑常宜輕不獨成爾善名慶當流於後世居處嚴潔四座清灑几榻帷幔屏障之類整婓次置無一塵之栖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對賓客之外衽裾不至穿敝何在新麗紡績之工可惜也素安強雖春秋甚高而鍼縷不廢八年八月十九日忽得疾卒於漢中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人曰蒙秘丞君曰莘曰荀皆舉進士銘曰

於乎夫人柔婉靜默午髮未笄已聞懿德出配有道生子岌岌教以詩書日夜訓飭居貧益堅禮繩義墨愈久不渝鄉閭矜式見子成名至升閨籍覃慶疏封壽安有邑金屑塗羅華誥五色持此就地何慊於臆八十一年晚具五福世亦鮮儷可瞑去目陳倉之山有名雞幘問之青烏此云佳宅宜爾子孫世緒奕奕告後以辭鏤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作佐郎琚之女故太子中允許平施益之夫人也性巧慧志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其親長嗜學書傳無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能通誦之中間事跡詞語沿端極涯開說講辯名氏世族地里歲月條分緒解癸甲不亂自歸許氏事上接下祥順友愛循蹈矩法益之資稟曠濶磨蕩崖畛常以醼飲敖佚自喜夫人每乘間引古之所以因是而取諸悔咎者指諭之益之未嘗不懾然愧畏遂至於不復更敢為此恐或戾夫人之所陳者益之每語人曰予之所以將放而復斂者謂何慮其聞於予之梱中也蓋使人聽其言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靜語默以教義諄諄警誨人者予過漸鮮有奧助爾從知平定軍樂平縣未幾而益之卒夫人携諸孤奉輀車還成都至則舊產已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稚齒者授訓誡教書字

逾十年獲所遺以給朝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居左右之人凡過其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諠譁作高語大笑懼聞于夫人清風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改詰撿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勵不貸故其子天啓嘗預郡府貢書名在高等夫人教之也自是夫人之徽烈懿行愈聞於人萬口一詞謂絶倫類忽得疾於熈寧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於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相與嗟悼有六男子曰某某某天啓娶閻氏太常博士灝

之女天衷娶陳氏屯田員外郎昂之女餘未娶然皆俊爽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者天啓卜以某年十一月四日葬夫人於華陽縣某鄉里海雲山之東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誌益之之墓遣天衷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為夫人銘之乃為之銘銘曰

猗猗夫人夙懋迺德歷求於他類者鮮克既畀令淑復輔以文有蔚其章蘭薰茝芬自居州閭養善秘閾化流郡閨不戒亦式顯懿旁衍衆齠之師十年其家觀書誦詩匳盝久捐裁辨袿褔踐履幽素以儀自律恫視諸藐其孤而煢經耕史耘待獲厥成遽爾云亡聞者愕眙無誰不知語即涕淚可會風節詳而記諸附史以篇庸完國書彼幽良人一紀與別東山之陽遂此同穴能事金石其有子賢為次清休刻之墓前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濛陽人世以大族雄其邑夫人柔懿端靖自羈貫已為其内外戚屬

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許瞻太博占籍成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其母來府中就師友以學太博性高爽不惜所有以交當時之賢俊朝夕會遇講磨其所習夫人常自臨烓鬴手和羹炙以過給賓客無一日不如事且未嘗有倦欲之色事其姑尤孝謹凡曰婦之淑節懿行他不能行之者夫人服之爲終身太博以母老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曰新繁我舊業鄉來此者為將營進士求起家今齟齬矣命也太夫人念故里

數子已可教盡歸以新吾之所為乎夫人喜遂復還所
居新繁督諸子學愈勤而親見其子為尚書員外郎用
其恩進封長壽縣君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以慈恕
潤飾之故梱內斬然若官府纚纚可述為鄉里所矜尚
夫人好施舍不嗇藏蓋閭巷媼嫗每告所乏未嘗不稱
其求予足且謝其所以為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潛相
與語出涕淚祝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欲託賴
之其愛惠得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甚淺但日

日索當有既飲色愈温而氣和語言尤婉緻故諸女暨
衆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強忽得病遂不効於藥熙
寧四年二月一日卒於其第享年八十一職方君初以
太博服除赴闕授通判綿州以夫人之年日夜西走至
家夫人疾雖棘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慰其
所以願見之者後四日乃啓手足矣夫人生四男子曰
伸曰儀曰倫曰偕伸尚舉進士偕七舉一試殿廷下倫
治産贍其昆弟以學二女子長適勾叔良次適周

悤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親從人咸有佳譽男孫五人
善之慶之餘未名內外女孫七人以是年四月二十九
日葬夫人於萬善鄉脩仁里祔於太博之塋職方君與
同為有舊書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不當拒而當銘也
乃為銘之銘曰

猗歟夫人有顯令德修於其家而外以則女婦懿行母
姑嘉式曰其宗姻循蹈矩墨慈柔如惠芬楙閭閾施諸
里閭撫濟艱棘積報在子外科列職暨登於朝取寵自
錫畀以食夫人承之能自謙抑惟衆所豔蒙祉疇克饗
年滋高獲疹遂亟命屬以纊告不能息聞之遠邇孰罔
不盡彼繁之陽在益以北夫也良兆同歸其域粹次徽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為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謹事母
兄有聞里巷宗族凡稱道夫人者必曰是性固所有不

待訓戒而後能也年二十嫁姑平先生希元希元有才名夫人既歸之人皆以嘉耦賀兩家然恨已失舅姑不得以滫髓從事希元舊結廬墓側夫人與同去不入城市凡十年撤紈綺屏脂澤慘慘朝暮奠饋有法希元以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訓無不通曉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獨執匕箸以食夫人多自調絮和齊供儗無少倦至猝遽無有乃解裝購物以治其具惟恐一缺不能相屬者生四子正已正雅正卿皆不許視家事督之學常以願成汝父之志勵之故正符以春秋學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雅以明經正卿以進士為郡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仰伏夫人力也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賁次適進士賈端次適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夫人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於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曾祖德權祖昉父奎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拜求銘夫人之墓余銘之曰

幽閑而為女柔婉而為婦慈嚴而為母是皆有令譽余豈愧銘其墓兮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致仕閻君諱路字蹈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十九明年正月十一日葬於普安鄉沙坎里與先生之穴同焉其子瀕以同為同年進士來求文誌其墓同故采其善狀以書

夫人姓楊氏華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鄉里信慕有善人君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崇文春卿攜養於其家春卿為孟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羣書鏗然有聲於當年昶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為西南士人文章宗師既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薰漬善術該涉文史徽德婉行聞之閭里成都多豪宗巨家有以媒求姻接跡於門者春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脩服素儉甚已深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

化其所嗜者吾將求朴茂清粹嘉才美業之士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以女妻國子助教周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焉式講道著書為詩書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黌舍教諸生與二子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畫訓誨諸女及里中内外親表之甥侄每佳時令節車交馬集衣冠擁會立候牆宇隣釵巷帔招約呼引帬裾次次羅列梱内修弟子之禮為經師教姆之賀如是者

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貧窶衣椸食囷無有贏衍而夫人服敝惡享麤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未嘗以我之無有恥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闕禮撫育諸叔一盡乎仁愛生二子旦暮督其學長曰温景祐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逆江上至嘉州舟覆溺死次曰灝中皇祐元年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層巒複嶺之中林莽陰鬱嵐霧日發殊不與高年者起居相宜灝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假蜀之永康縣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灝言之復得就藥成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歷請諸醫卒不效遂啓手足矣夫人既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女子之所為親見温湛没不救收泣抆淚一斷以命不復更嗟悼為不可活之計被疾歸圍兒女與語無戚戚愛戀難舍之意此儻非盡通事物當爾之説雖烈丈夫吾固知其未能必矣夫人以温封華陽縣君三女適無錫唐棐崔庶幾劉繹孫二人仲曦仲韙銘曰

惟夫人出甲族粤在少失所育祖外氏恤之獨養而教性温淑鍼縷餘親簡牘配先生保邕睦執閫範端且肅固窘陋安水菽以書史化邑屋生二子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禄夫人者備五福數云盡瞑就木歲時吉問歷卜彼東山地高陸從先生關陵谷刻銘章慰子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壙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宋璋與其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金砂下村從

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神域也夫人于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惟其懿德徽行宜所以表之於墓者皆具於興元太守集賢校理楊君繪之文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月之實納壙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辭云

藏於此者誰歟是為母歸而有令嘉之稱於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兀者夷缺者闐而瑑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其知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者之志耶書以貤諸幽

丹淵集卷四十

丹淵集拾遺上

宋 文同 撰

詩

邛州賞豐亭 並序

賞豐亭太守竇公為而名之也摸景畫意屋賢皆榜詩其上同忝隸大莫理亦當有紀述遂為此百五十言塵于其間然句斷甚俗而文詞不深者蓋欲使溝壠之下耕夫餉婦讀易曉誦易記用而歌太守之德也易傳爾故人之創亭意大率由已便夫何我公者所作異他見臨邛郡東北井井畫犖甸其民喜施力無歲不登行公因到城上有此多稼羨而云彼嘉穀誠我民所擅如其每用此豈不鄉土戀伊我牧其衆胡爾懼流轉遂茲謀棟宇顯向一面題為賞豐字義不止營繕常時命僚侶

于時歌管薦高談詑上瑞袞袞莫之倦擎酒揖大野指顧一欣忭田夫各相語我輩誰曰賤太守亦為我今日又張讌

邛州倅廳三省堂

將欲言治人必先由正身身正人自治此化行如神總總羣聖書論說尤諄諄後賢守為法不敢忘逡巡有欲著其跡更假他物伸或取几杖明或用盤盂陳或則銘於座或則書於紳此皆貪道者欲已日夕親涵泳既滋

久盛德光璘璘魯侯相門子佩義而服仁來乘別駕輿齒髮何青春開口議政事條件皆有倫春露與秋霜畏愛其吏民尚懼有片缺不使其質純乃於廳事側開軒承甲寅題曰三省堂大構高榜新地古物象野水竹清衣巾公暇每居此寂嘿如隱淪冥心以自觀外揣復內循一有所不逮補綻無纖塵既已自作詩文理相彬彬宛轉示明戒欲使風俗淳愚重侯所存再拜無辭頻待已固如此賢哉君子鄰常願此基構永不罹荆榛有壞則請修使之名不泯

題何靖山人隱居二首 靖蒲江人

錦屏山下何夫子鐵帶麻衣真古人苦學詩來偷鬢老樂為儒後却家貧酒中酌月江村夜琴上彈風鶴寺春君已歸尋舊閒味肯騎肥馬入紅塵

其二

因循失計下青山却恨谿雲占斷閒黃卷聖賢忻對語青雲岐路祇低顏月墻槐影侵堦暗雨檻秋花滿目斑

自愛蕭條真吏隱心清不累有無閒

題兜率寺

簿領迷人喜暫閒聊尋古寺陟孤巒栢藏一逕中間窄雲歛千峰四面寬遠目已將飛鳥過寸心更乞老僧安若為借得禪房宿卧看龕燈一點殘

題鳳凰山後巖

此景又奇絕半空生曲欄蜀塵隨眼斷蕃雪滿襟寒澗下雨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待且盤桓

子瞻戲子由依韵奉和

子由在陳窮於丘正若淺港横巨舟每朝升堂講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屬他人羞猶勝俁俁彼賢者手把翟籥隨羣優岌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鶖鶬遊文章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資已身搰搰恰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媿持旌旄平生讀書苦奠詬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真可恥

欲撻羣邪無尺箠安得來親絳帳旁日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一羽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依韵和子瞻遊孤山

跨明越壓蘇湖錢塘風物天下無玉峰孱顔石穿漏雪海浩蕩潮喧呼舊嘗持之詫吾孥會挈爾去相與娛宦遊若不來此都腰間綵組徒云紆子瞻鳳咮新結廬日哦其間興不孤平生美志自償足休問滿眼生萑蒲有物可比中鄙夫蜉蝣朝生死於晡公攘顯奪入肱篋驕穉無乃非良圖子瞻之樂固有餘辨說是非從魯蘧我今有索君勿逋歸日好景為我摹

再和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為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藍輿往往從以孥靈運石壁無此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登紆過客休誇衡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字寫物象當截無限尋江蒲登

高能賦屬大夫遊覽未厭嗟已晡安得世上有絶筆盡取君詩粧在圖此身之外何贏餘栩然而寐其覺蘧請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

和陳基載大雨

黕黕雲如湧淙淙雨若傾驟翻銀漢濁匀洒玉繩明雷怒無停勢風豪有遏聲危樓已初伏猶謂袂衣輕

和張推官荔枝

長嗟珍果滯遐方好種華林奉帝王夏簟滿風羅秀色

曉梯乘露摘新香潑霞乍染愁將變烹玉纔凝忍更嘗
正在臨邛病痟甚忽蒙佳惠敢相忘

贈李仲祥道士

不見先生已數年相思惟是誦嘉篇因來守郡空山裏
又喜通名畫戟前抵掌劇談猶矍鑠堆胷豪氣尚蜿延
近聞買得鵝池住且向人間作地仙

和陳基載重陽日

文酒尋常不厭求坐中須得賈長頭幸逢九日稱佳節
宜對三嵎賞素秋歲月但看隨葉落利名當信與雲浮
憑君且學龍山飲一醉能令萬事休

寄張郎中

常媿無才動有權十年鄉里但留連養成答颯人應笑
學得支離自謂賢三館舊遊層漢上一麾今守亂峰前
幸逢別駕如張軌免對蘇章說二天

遊閑居院

乘暇訪閑居臨行欲所須急沽龍口酒忙打佛前魚

丹淵集拾遺上

丹淵集拾遺下

雜著

宋 文同 撰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於其中渾渾融融冥漫晦霽而罔克自章從之師所道有法駸駸焉適柔良粹厚之區會真參元而為正人端士矣反此固隔蔽其素所有也去而名鬼瑣兇桀叢然於天地間口臭耳目眉齒鬚髮徒人耳亡他繇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資朴淳茂歷監之咸可彫飾繪畫以為令器今既學於元防當進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願來之意元防貯儲甚深而宏予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嚮誼毋甘浮淫毋生夸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褻狎毋念荒逸毋聽讒嫉毋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已也甚善乎亦重諸生習之自必見諸生為正人端士矣恭之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摶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遂留此學卒能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太宗朝嘗召入對問俞旨賜詩與號放居華山章靈暴奇久乃解去逮今海内愚耄嵉稚具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為先生本儒人既緜虛無凡作謌詩皆擺落世故披聾剔盲蹊穴易知每一篇墜塵中雖市人亦諷誦不休謂真關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上後人已踵祀已多自丁酉訖今實一百一十四年也苔塗埃昏藏隱晦黑積久不問皇祐庚寅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廷事簡休恬於訪奇考志得此即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外器者言即解名纓脫刹拳扶人於夷曠之鉅達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陊腐不能久傳寓於石其幾乎乃

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子可作系疏其繇俾來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貤於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書其犕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閎善而勿通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重序九皋集

大邑缺令余以郡從事來攝其治既至樂其少訟而多暇獨未見有過從可延之與語議者問左右皆言靜林有老僧曰惟已戒業甚高凡士大夫之賢與其徒之名

者多與之游無不謌詠以道其為人在里閭一切皆歸尊之不敢怠此疑可以當君子之求訪者遂名來果與他浮圖者異狀貌秀健襟宇恢擴辯論博給根固基厚信釋氏之門景星慶雲爾余大喜明日詣其所居一室寥然遠介江上幽澹虛潔整整可愛視其壁有畫儒者像榜云長秋山人胡昭甫字惟岳真者旁有賛乃已師之辭講胡之美尤盛問之曰此已師師也當僭孟朝渠為進士有詩名於時不第已師得學四聲於其門下今不幸而其嗣泯絶已師既荷其教誘竊懼其為鬼而死無食處故圖之庶朝夕得以瞻慕而歲時得以獻享也余聞之益重其所存因而歎曰夫世之具儒衣冠而把吾孔氏之書卷者過耳歷目莫非皆仁義之說及於其所事師一反面不復更名之者多矣況肯有卹其沒後者耶已師乃學佛者斷念割愛實曰其事今反能如此宜乎吾心之信確確而愈堅因索其詩得七百首携歸諷誦累日温純謹愿含蓄意思誠鐘磬塤篪之雅韻鸞

鳳虎豹之奇采其春容彪炳不假於他而一出於自然矣余固願為之序使行於世期覽之者知已師不獨號方袍而能為辭章亦著其行義磊砢魁特而絶出於衆人爾已師字亞休姓仇氏識余時年七十五歲云皇祐癸巳下元夜三更杳杳堂書此序

崇壽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仇氏名惟已字亞休邛州蒲頓人自少時趣尚便高遠不與鄰里諸兒同嬉戲惟是聞作佛事則汎

灑供獻恭勤精愿不敕之而自率常恐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靜林僧籍以仁普為師年十六遂落髮二十受具戒來成都太慈寺聽講大乘諸經盡通曉奥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荒落不治但腐椽破壁欹邪鏬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高世之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入室矣師當以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喬一讀重之來謝師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為修之未幾臺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欽嚮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過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為者與人語和輭未嘗輒迕人出入縣中六十年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稱之師素堅强少疾狀貌修偉慈恕温裕縣人無長少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師誨諭慰滿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在前且曰人既生理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不累吾今日之所付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為是言有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為善不宜失語已攝足趺坐疊手瞑目而逝搖挽不動疑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以師之真身建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蘇塗而扃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芟去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側余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知陵州師之孫慕真來詣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既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之曰

是身如浮雲倏生而忽滅形質本何有聚散俱為幻夫

人而昧此演起無量法從一十百千乃至萬億兆譬如蠶吐絲纏縛身自獄既倮而復羽孳種無由斷出此而入彼輪廻豈知覺師有大智鏡初誰為磨拂光明發虛空淨無一塵染大曜滿法界欲照誰能執收斂付諸匣乃是所假者示現於世人師以願力故師之所非相真實不思議凡所見聞者依以為漸入由此登佛地其則固不遠書以告諸後咸願起正信

紆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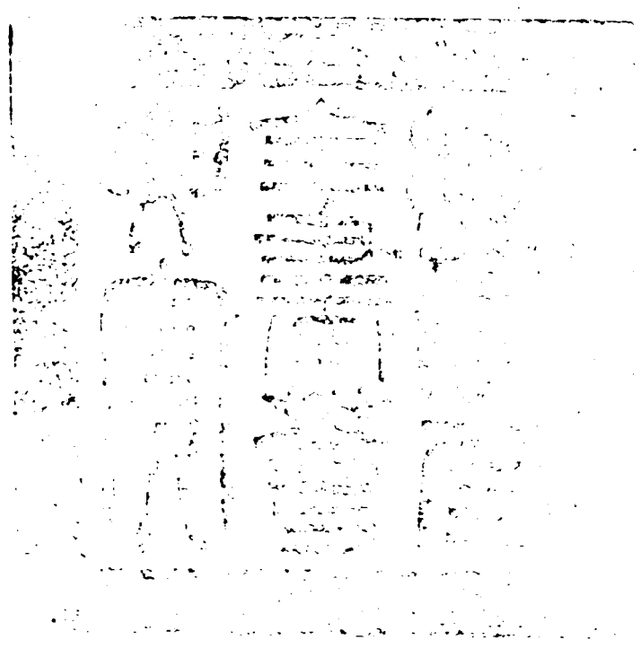
紆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其始共本以出去土未幾而遽分其三裁三尺倮然無他枝乃枒蓋其顛未脫籜時蝎害之使然爾其一既獨盛將挺起為垂巖所軋力不得競乃求虛以伸所趣觝礙無所容屈已自保生意愈艱蟠空繚隙拳局以進伏碣磽敬翁歲曾莫知其歷寒暑之何許也余采藥過其下見之命聱鬻二童奴撥荒榛除腐蔓扶起而支持之則已堅彊偃蹇宛骫附地若不欲使人加哀憐於其不得遂諸生理者然觀其抱

節也剛潔而隆高其布葉也瘦瘤而修長是所謂戰風日傲冰霜凌突四時磨轢萬草之奇植也余歎視良久聱者進而言曰是將以瑞而名之可乎曰瑞生於人所易見俾得以致之此獨處窮僻非瑞也鬻者進而言曰是將以怪而名之可乎曰怪起於不常有物體自効以見駭於世此因地而然非怪也然則何名而可曰天之生物繄授以生其各有所得失之者莫不常繫乎其所託付之為物乃草木之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以完其生上蔽旁闕不使自通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其天之所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巨細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茂於其內而其勢所以促慼於其外也且其所以若是者夫豈不得已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者而名之曰紆庶使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聱鬻並進而言曰公名之既聞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為此者盡摹之以示於人乎余許之使聱者裂素鬻者漬墨清曉

上平雲閣為濡毫而揮灑之自卯至辰而就乃言此題
其下儭寧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謹案拾遺上第三頁後三行聊尋古寺陟孤巒刊本陟訛陡今改
拾遺下第四頁後七行自少時趣尚便高遠刊本脫自少二字據別本增

丹淵集拾遺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